

遜志齋集

三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

中順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雷蘭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益備雷景唐堯臣校訂

中順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雷蘭范惟一編輯

記

柳氏譜記

柳氏浦江著姓也鑄始遷祖也師顏其字河東其遷

所自也建炎初其遷之時也瀚字宗海鑄子也森字

子林彬字子均瀚子也森之子何監字元潔蘊字元

積也監生二子禪也祐也禪生子圓慶圓天而慶子

斷不繼也祐子與其與其子新亦不繼也彬之子何

溫也溫之子福福子周周用無子而周子嘗嘗子施

亦絕也禪以下曷為不字非無字也為其絕不字也

蘊子補之字山甫其官則宋崇德主簿也崇德之子

知高郵縣事金字時某也高郵嘗以子貴贈泗州知

州封浦江縣男則元之時也其子為誰賀無嗣而寶

後也次子貫加諱者何尊之也曷為而尊之學

為當世師而名于其下宜尊也其任則為翰林待制

而私謚則文肅也寶之子曰璟景文璟之子曰復叔

賢祀叔堅也復子三恂性愔也祀子四愉某某愔也

文肅公有子三人紹慶路學正貞三子程穎穆也程

天穎字伯嘉為永豐尉曰士某子如士魯子得其子

也穆字叔雍其子曰士忠字子中而孫則本尚幼也

同二子稠穰叔簡叔豐二子字也士恭穰子也因子

程叔則而士禮程之子也自鑄至本十世矣續絕貴

賤不同者何也天也天易知而難測敬順不怠而求

合乎道者天所愛也肆悖不修而與道乖自逆于天

者也天之於人無不愛而於順其道者愛之為尤甚

愛人則富貴之佚休之引而申之俾勿墜不如是則

否焉然則天豈徒然哉視乎人之所為而已矣文肅

公子雖不及師之而嘗聞之於人誠天之所愛者也

今又獲見叔雍尤嗜學而近道蓋所謂善人乎文肅

公之澤縣乎其未艾也余是以樂為柳氏稱也

龜岩隱居記

山嶽川流霞雲草木流峙卷舒榮頽之態變化至無

窮盡也然咸出天地自然之理使身居其所目寓其

象以充大其德業以蛇濯污垢以通乎出處消長隱

微而不謬乎理則山川雲木固為人學道之助及道

之既成也亦可謂無負於此也苟為不然則蘄然而

高者山也湛然而潔者川也朝歛夕舒春榮秋頽者

雲霞草木也而渺然居處乎其間者曰人耳果何預於已之損益哉余少也好遊每遇夫名山秀川之寓乎目而樂乎心者輒左右瞻眺思見夫學道之人觀其所得之淺深以勗乎已之不逮恨其人不槩見而重巖密林多爲龐僧野叟之所窟宅欲以半畝之宮棲息於寬閒之境造物者亦靳而不之與豈吾道不賴乎外物而自成乎許君士脩有道士也其從父弟曰士成隱居于寧海縣治東南三十里之九灣山日循西行二里許山趾得翠石高大徑數丈若巨龜出曝於江渚之上石旁土田衍沃可耕而山勢九奕風氣固密初無葉室于茲者士成顧而異之曰吾所居雖與山俱而喧雜湫隘豈天偶以此遺我乎因以貲購石旁之地立屋數間而謂之龜岩隱居間見予輒請記夫士成豈果爲隱者哉觀山於良則當審夫時止時行之義觀水於坎則當識夫常德行習教事之象觀屯於雲雷而以之經綸觀升於木而以之積順德之高大他日得出處之宜以其所畜及乎人而不匱者非士成也耶吾聞道之大原具於易而龜列於四靈士成沉靜好易或隱或不隱灼石龜而卜焉殆必有得矣余何足以知之

宜隱軒記

洪武九年余遇鄭君好義于京師是時天子方以災變求言天下御史用深文致無罪守相數十百人于獄議者寬之君曰此寧不足言耶即草封事詣丞相願得召對言狀丞相問所言云何君抗色曰吾將見上言事丞相何問焉丞相怒奏抵君罪君慷慨不少屈辨說天下事激昂奇壯聲動朝廷聞其名者皆稱君爲奇士予亦服君之才以爲且將立功名當世憂患不能沮之也後予遊學于外不與君相聞者甚久前年君歸自江淮予往訪焉視其貌加克聽其言若不忍出口語及前事則深自悔咎曰學未知道而多言此吾過也取聖賢經傳窮旦暮攻習發其理而考諸躬行粹然若循繩墨而蹈規矩非復昔日鄭君也予愈服之乃知昔之知鄭君者特其棄餘而君不予鄙也願以所居宜隱之軒屬予記凡物有所宜者必有所短舟宜於川而不宜於陸驥宜於致遠而不宜於服田偏於用也神龍乘風雲吐雷電下上八極而困蟄於玄冬與蛙蟻等局於時也惟人亦然辨士宜於戰鬪之際而居乎世不如庸人烏獲任鄙宜於尚力之主而折旋尊俎之間手足無所可用拘於

技也孟公綽宜於爲宰而短於治劇黃霸治郡則宜而爲相則損才各有所便也若夫爲聖賢之學者備之於身也無不具而見之於用也無不能豈果有所宜與否哉其仕也隱之道行其隱也仕之用存不違俗以爲高不同世以求合用舍進退皆安之而不顧夫是之謂君子鄭君之學得於聖賢者美矣豈宜於隱而不良於行乎昔之見君也未越十年而君之所得過於昔之所見也多矣自茲以往使益進於道烏知無大異於今者而其宜於隱也庸知非宜於仕之端乎人之常情不能安於藜藿則不能享八珍之奉服䟽布而厭者其衣文綉也必驕未有濫於貧約而可處富貴以免禍者故有慕利祿之心者死於貧賤者也隱居自得而樂之不厭者功名富貴之人也

默山精舍記

余年十七八侍先君守濟寧壽昌胡君朝翰自太學來分教魯諸生余時與之往來甚熟朝翰能爲詩執筆作行草書蜿蜒滿紙余私敬愛之後余先君捐館執喪歸天台聞朝翰亦丁內艱去不獲見及既除喪服至京師朝翰來訪逆旅追計昔日相見時已五年前朝翰貌加老與之語舊故各懷然不自勝余謂朝翰

今內外仕者多出大學子亦將仕乎朝翰曰仕不仕有命非我所敢知我家壽昌有默山最勝吾祖宋校書君楚才嘗歸老于此某思結屋其旁讀書著文以自娛第未果歸耳屋成名之爲默山精舍子必爲我記之子曰子倘歸子記未晚既而朝翰每見必以爲吾言且曰子第爲記歸與否不在子也乃告之曰仕與隱皆非君子之所樂也樂得其道焉耳古之人有居輔相之位而色憂者矣有飯蔬飲水而充焉自得者矣豈以仕與隱爲樂哉仕而得行其道可樂也隱而不失其義亦可樂也故樂在乎道奚以窮達論哉苟無其道而樂居乎位是竊祿也不以其道而自肆於隱是盜名也故君子未嘗志乎仕亦未嘗志乎隱而惟其道之脩不志乎仕而卒然居乎位則人信之曰是不爲仕也爲行道也則其道之化人也速不期隱而隱則人信之曰是將爲隱也知其道之不可行也則人服其行而莫敢非之然則子之不汲汲於仕者是矣而何以眷眷於默山哉且人之榮辱貴賤有命惟君子能不以之爲喜戚而脩其在我者以勝之子不見覺之陋巷乎當顏子之處乎此無一命之爵古金之祿以榮貴其身而今越千載雖野人婦女皆

敬而仰之非以其道德之勝耶語當時之爵祿崇衍者季孟陽貨之流勝於顏子遠矣而今尚有識其故居者乎子誠能脩乎在己者他日仕則以施諸人歸而隱則以善其身而名于後世使後世之人指默山之精舍若魯人之仰陋巷然而予之言亦以子而傳不亦善耶

直內齋記

人之受於天者均也聖人與天同德而衆人至於與物爲徒可不知其故哉於此有泉焉其發源同其繁瑩甘美同其一注之金玉之器而皮之幕之塵埴無自而侵則其明可以察毫髮其味可以薦鬼神與其發源之初無以異其一入乎淤泥積潦之溝牛馬之所踐鳧鷖之所浴穢污之所集而莫或藩捍澄治之則雖欲不異乎其初弗可致矣聖人之質金王之器也而又以禮爲皮以敬爲幕持之以兢兢之畏守之以翼翼之恭是以其中心渾全無所虧蝕其德即天德也其道即天道也其語默進退出處久速舉措設張後乎天者不遠乎天而先乎天者天不能遠也故聖人之質既美而又有自新之具其所合乎天者豈偶然哉若夫常人其質固已不美矣天理之所在嗜

好汨之於內利害鉢之於外聲色臭味爵祿名勢所以穢污之者非一端而又重之以怠肆放之以邪僻彼安能復同於天而不變其始哉其與物相去不能分寸者不知自新之學故也夫聖人之與庸人其資之不侔固有由然矣使衆人亦以聖人自新者治其心而加謹焉雖未至於聖其有不至於君子者乎此予於會稽張君遁之名齋而喜其有志也張君之質過衆人甚遠而好學慕古道取孔子釋坤六二之言以直內爲齋居之名夫敬爲復善去惡之機天理之所由存人欲之所由消也故人能一主乎敬突奧之間儼乎若上帝之臨造次之頃凜乎若珪璧之奉妄思邪慮固或萌孽其中而皆發於義也以之事父則盡乎孝而非欲人稱己之孝而爲之也以之事君則致其忠而非願乎富貴華寵而爲之也操之而不失則內直內直則方外者在是而聖人之天德可庶幾而至矣故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學而至於不疑其所行非幾於聖而能之乎嗟夫夫人皆可以與天同德而不知主敬以明善斯有志者之所以爲難能歟若張君者獨能取古人之學以自勉非有志而能然歟予也因志乎道而未至者焉得

不與君言之而且以自警也歟

君子齋記

去年秋詔選太學生高等者爲郡縣學教官盧龍王蘊玉來教諭馮陽予獲見焉其色燁然其儀度偉然聽其論事與人之得失當否蘊厲而精確使人悚然異肅然敬也是冬例朝京師予獲與蘊玉偕道進往返八千餘里蘊玉不予棄也行必聰轡息必比席食也七箸之與鄰言也辭說之與衆歡然有會乎心而若有所得予與蘊玉皆然而莫知其所由然也今年夏蘊玉復來訪予郡學留與坐察其貌加粹以温叩其言益醇以簡而其志猷然愈自下不倦論古人之學輒悔其用力之未至于於是歎而深竒之噫何其進之速也古之君子德業赫赫著于天下流於後世者豈特天質之美哉蓋其操志也不晝於卑近其爲學也不安於淺陋平居無事固無時而不學及乎臨政事君聽訟接下御家睦親教人授業行師奉祭以至遊息寢處燕語步趨亦無一事之非學惟其爲學之心常存而不怠是以凡有聲者皆足以悟乎耳不必聞琴瑟佩玉而後邪慮不萌也有形者皆足悟乎目不特閑典謨雅頌而後至理可樂也經乎耳目者

顯而天地日月雷霆風雨山川草木幽而陰陽寒暑之盛衰進退無不足以濯舊蔽而啓新知君子之心曷嘗有斯須之不進哉是以自少而至耄老自恒人而至聖賢如禾黍自盈寸之苗而至於有秋杞梓櫟楠自拱把之植而至於百圍蓋有可必而不可誣者後之士志狹而易肆學陋而易足口焉而無得於心書焉而不求其道少之所習至長而忘長之所有至仕而棄未貴而先驕未老而已懈勉強而僅得者不旋踵而失之豈復可望其進哉位愈高而名愈辱年益加而德彌損不至於小人而不止者衆矣求如蘊王之進乎道而不怠者烏可得哉自識蘊王始一年而已覺其進使每見而每有所進焉其至於君子也孰禦蓋古之學者期至於君子後之學者期至於公卿爲君子矣雖不爲公卿無害也爲公卿而不足爲君子其如公卿何蘊玉請名其齋居子欲以古人望之也因名之曰君子齋而以其說告之且以考其所進焉

尚志齋記

今人多不如古也而莫士爲甚以其無志也吾嘗試于衆曰周公孔子與吾同也可取而師也顏子孟子

與吾同也可取而友也。衆若駭然而驚，慢然而相顧，惓然笑予以爲狂，嗚呼甚矣。今之士之無志也，寧獨不思半口之所食者，周公孔子顏孟所食之粟也，身之所服者，周公孔子顏孟所服之帛也，寒而火暑而風，廬而居，車馬而行，晨興而夕寢，莫不與周公孔子顏孟同目能視耳能聽，手足持且行亦莫有異者，何獨於道而疑之乎？使此四君子皆若世所妄傳神仙鬼物之不可形象則不可效之矣。今其人生而居有鄉，沒而相傳有子孫，其德行文章具乎書，可徵其所以爲聖賢爲學之次第，可考而知奚爲而不可効之哉？且此四君子者，其性與吾同，其形與吾同，其能四耳而三目六五常而二其心邪，而吾心之所具者亦未嘗闕其一也。彼何獨可爲聖賢而吾何獨不可爲哉？是有故也。周公人臣也，思兼三王之所爲，孔子顏孟皆匹夫也，而或自比文王或謂舜可得而及，或羞比伯夷伊尹其所志如此，其自視其身何如哉？天之生身也，豈特養夫區區之口體至死而已哉？亦將以輔天地所不及而助之養斯民耳。然有命焉，或不得位以施其澤於當時，則著諸書而傳之乎？後世惟伸其道而已，窮達不足以累之也。惟其不累乎窮達，故

處之廊廟而無喜色，困之畎畝而不動其中，其中之所存者重，故視乎外者輕。志已素定也，豈若鄙夫之爲哉？所志在乎富貴權術，得之則以爲榮，失之則摧挫而欲死。自君子觀之，與犬鼠何異？而或自以爲適者，所志者卑，故也。故志乎富貴權術而不志乎道者，自賤其身者也。謂其身不足以行道者，誣其身者也。謂周孔顏孟爲不可及者，棄其天性者也是三者皆君子之賊也。余友金華俞君子嚴，請名其讀書之齋于太史公公名之曰尚志。余病乎士之無志也久矣，故告之以其說。

尚友齋記

生乎人之世，以舉世之人爲不足，必求士於千載之上，而友之，其待已不亦太重，而視人不亦太輕乎？非然也。顧在我者何如耳。我誠庸人也，雖同閭共巷之人，皆我所畏我安敢友之？我誠賢也，我誠有道也，雖空天下無一人視千載如一時可也。吾安可不友乎？古之人是故昔者孔子自擬文王，孟子羞比管仲，而願學孔子。斯一聖一賢，其自知也明，故其自許者當歷百世而無異詞。苟不度其能而過於自許，若司馬遷之比仲尼，石勒之卑光武，言未出口而人且竊笑。

之矣將孰信耶雖然此要其終而言耳學者之立志則異乎是古今一理也智與愚一性也能窮理而盡

性雖即吾身爲孔孟可也雖上取孔孟而期友之亦可也况餘人乎浦陽黃君仲昭年二十餘好學而警

敏嘗以尚友名其齋浦陽萬家邑也其業儒者亦衆矣仲昭雖賢豈無一人可與仲昭友者乎又推之於

一郡又推之溯水之東其民益衆如仲昭者宜亦多矣又推之於大江之南極其廣而至天下豈盡無如

仲昭之賢者乎仲昭皆不之求而遽取古之人以爲友或者固不能無疑然而仲昭之志則可尚也古之

聖賢曷嘗以衆人待其身哉世衰俗降士不知所立志視古之人如鬼神異物然以爲非人所能及間有

以古人自望者輒指咲以爲狂嗟乎今人啜粟衣帛莫不與古人同至於古人之道則自賤其身而不敢

畧效之不亦愚乎仲昭之爲人余雖不足知然斯志則古人之志也是可以尚友矣顧未知仲昭所願

友者何人爾古之人有賢有不賢其道有至有不至仲昭取其賢且至者以爲友而以其不賢者自懲則

凡冊書之所具孰非仲昭之友乎予頗有志於古以爲伊尹周公皆所當友者每爲人所指笑喜仲昭之

似吾志故爲之記若夫古人學術政事之懿道德仁義之說尚當與仲昭講之

省庵記

同郡廬廷副爲谷府奉祠篤志問學勇於脩己名其讀書之室曰省庵洪武癸酉從王過大梁予還自京師路遇焉請發其義未果也今年復自上國以書數千里抵漢中申前請予曰異哉廷副之求也病瘍之人常求愈於瘍醫必不求醫於瘍者病目之人常求愈於目醫必不求醫於瞽者豈非未能治己者固難望其治人乎予天下之固陋者平居視世事一無所省存誠而無思應物而無機見人給已輒以爲是而不省其爲欺見人侮已輒以爲宜而不省其爲妄聞譽吾者泊然內視而不省以爲可喜聞毀吾者確然自信而不省以爲可怒於凡得喪榮辱禍福皆不入吾胸中疾雷震電而不省爲之驚鬼出魅沒而不省爲之惑舉四海之無所省者莫予加也而廷副顧求吾發省庵之義與醫瘍於瘍醫瞽於瞽何異哉雖然人之情不能兩至有所昧者必有所明有所短者必有所長予於物之外至者固不省矣吾豈果無省者乎吾於言也省其或違乎理於行也省其或戾於義

念慮之萌發也省其或汨於私而淪於欲事上也省其未竭乎忠撫下也省其未底乎寬交友也省其未以先施事神也省其未能無愧於天凡動乎四體而出乎口者未嘗不致吾之省非徒省之而已又必攻之克之揉之直之使中心循乎正而不頗雖若是庸敢謂之能自省乎哉庸敢自謂弗叛於君子之道乎哉且予聞之無過而不省者聖人也有過輒省而即改者賢人也告以過而能改者進於君子者也過之不省而省所不必省者衆人也廷劄能於斯數者而慎所省焉然後知予所必省者非太察而所不省者非太踈也雖然經之言曰惟精惟一精則省之謂也知之屬也一則非致力於守不能也克己之事而行之本也自昔大賢君子未嘗不從事於斯者而况予與廷劄也歟况不及廷劄者歟予也焉可不卒言之以塞廷劄之請且以自勉歟

御賜訓辭記

處天下之大位者必基之以天下之盛德而後可德不足而位有餘天道之所不與也自昔帝王之興天將俾文武才智之士出而輔翼之以享太平之樂必生盛德之君子以爲之先使之積仁累行以啓後人

之業是以本源深長慶澤隆衍而奕世承其爵位于無窮非若僥倖于一旦者之不可恃也洪惟聖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豪傑英勇之臣乘時奮身以立大功至將相者固不可以一二計求其有積乎其前有繼乎其後事業謀謨可以參乎古之名臣者惟故岐陽武靖王李公爲然武靖之先駙馬都尉隴西恭獻王以皇國懿親晚享爵土方少壯時事父母極盡子道及際風雲之會爲上所尊禮在群臣中莫有比者而寅畏慎密言不及私敦厚寬大動必思義海內稱盛德者歸焉至武靖王遂以元勳登上公之貴忠孝大節卓爲天下師法由是福祚光寵爲國世家今國公嗣職思繼祖考之美皇上乃書體爾嫡祖忠孝不息八字以賜公旣寶藏之而祇服不忘復手錄其副嚴奉于居第之正堂出入瞻視恒若對越天顏靡或懈怠且謂孝孺嘗獲拜武靖王而粗知其事貽書海上而以記爲厲立身事君之道莫大於忠孝公之生也天旣命公以是理今上復申言之以爲賜聖人之言即天之言也天發乎言固已昭然若日月况筆之爲書而昭揭于斯雖河洛之所出龍龜之所負何以過于此哉縱有令於辭者猶不能復加毫末而况

孝孺之鄙賤乎雖然忠孝之說竊嘗聞之矣事親而
祇順無違固孝也推以事君誠敬而不欺仁恕而有
容先國家之政而忘乎私惟生民社稷是利而不顧
乎己此尤孝之大者也故知孝親乃可以事君能忠
於君然後謂之大孝而忠與孝非二致也若公之先
王和色順德洽乎家庭宏猷備論禪乎宗社奇功俊
畧震乎四夷而守以誠憇內而君安之外而百姓信
之於斯二者可謂兼盡矣公也可不思述前人之事
以期無負聖天子之耿命乎古之賢臣能繼祖考之
業若伊陟之於阿衡巫賢之於巫咸呂伋之於尚父
召虎之於康公魏文貞之有墓季西平之有愬皆克
宜先猷昭宏遺志以承勳烈于悠久使人因其身而
益知祖德之盛以增國家之光是所謂忠孝之大者
而非有志者不能學也公春秋富而爲學其專器重
厚而用志甚遠刻情飭行不知富貴之在躬而孜孜
焉以報君親之恩自勵古所稱世濟其美而與國同
休者天下固望之矣然則安敢不爲公書之以慶國
之有世臣乎

學孔齋記

陰陽之氣運乎兩間物之有形色者莫不資之以自

成而是氣也未嘗爲之加損三辰之明也五嶽之崇
也四海之廣也百川之流也皆得乎是氣之大者也
豫樟使楠得之以爲材麟鳳龜龍得之以爲祥虎豹
犀象得之以爲威黍稷稻粱麻桑麋得之以利萬
世力者得之以負重致遠靈者得之以司晨紀候而
肖翹之類蠕動之倫非得乎是則不能有生其化可
謂盛矣而運行不息者曷嘗有古今之間哉孔子之
道亦然知者不得之則不能成其知勇者不得之則
不能成其勇賜之辨求之藝偃與商之文學苟非有
得焉則不能成其名而凡遊乎聖人之門者皆有聞
乎其一二而聖人之道固自若也豈惟當世爲然千
載之後得其全者爲大賢得其正者爲君子得其偏
者猶不失爲善人明乎春秋者得其斷明乎易衍者
得其中明乎詩書者得其正明乎禮樂者得其文無
得焉者過焉而爲莊周卑焉而爲申韓悖焉而爲小
人具視聽而備人之形者孰能舍斯道而自立哉故
庶人舍是則長幼乖大夫士舍是則職業墮爲將相
舍是則無益於國而禍及之爲南面之君而不師斯
道則無以施德澤于衆庶著顯號於無窮由周漢而
來得孔子之道以爲君者視其治功可考矣帝者得

之爲文景爲明章爲太宗爲仁宗王者得之則或卓然爲宗英或知爲善之可樂是皆有絕人之資高世之識故能知所務而卒有成雖所得未能盡乎大全然皆聖人之徒也以臣觀乎蜀王殿下其聖人之徒而得其大全者乎殿下資稟甚高而務學甚篤聞道甚早而力行不怠明足以照萬理而不底于太察才足以綜萬事而行之以無爲德度之懿煦乎陽和之溫也問學之博浩乎寶箴之富也學古之士有一于此皆思自附於聖賢而乃處之以謙虛守之以畏慎檢身進道恒若不及而於恤民濟衆賑災施惠之事孜孜爲之使遇孔子之聖而師尊焉所得豈可量哉間論群聖之道因以學孔名殿側之齋命臣記其說夫孔子之學當世之學者皆知之求其善學孔子之道者雖古之君子或病焉非孔子果不易學也竊取其偏而不求其全以名求之而不知吾身之可以爲聖賢者衆矣孔子所以與陰陽同其化者固足以陶鑄百王而範圍三代其言見乎經者人之所能識也其事本諸心者非學道而有得者不能也殿下既有得於斯道矣而臣何言焉雖然得之固美也而守之難守之固難而不變其守推以及物也蓋難先乎孔

子而得斯道之大全者莫如堯舜文王學乎孔子而得其全者莫如顏子堯舜之欽明恭己文王之不顯亦臨無數亦保顏子之克己復禮服膺不惰大聖大賢之守斯道也豈有他術哉亦曰敬而已敬者所以成夫仁而已矣仁爲衆善之原群德之長而天地之心也得此以爲人則人道盡得此以爲君則君道備孔子之聖豈能加毫末於斯乎故爲人而不學孔顏之學則不足以爲人爲君而不以堯舜文王爲準則爲失君之職自孔子以來千有餘歲矣知孔子者多不獲居乎大位而富貴尊顯者往往不知師聖人之大全是以生民於孔子之澤未之數一作類被也夫以殿下備顏子所有之德而居孔子所無之位敬以守之仁以行之至於愈久而不變固所優爲者推至仁以治國俾人人謂居大位學孔子而得其大全者自殿下始以一洗往古之陋豈非天下後世之幸也哉

身脩思永堂記

世子殿下既正位儲官惟負荷國家之重上而祇承帝訓恭紹王猷下而撫臨群臣士民以及三軍之衆弗可以不稽古爲學也日御殿東堂與官僚通經術者講說虞夏商周君臣出治立德之要孔子孟軻番

世淑人之言孜孜忘食因請于王取臯陶陳謨之語名所御堂曰身修思永以著厥志會臣較文京師還有教俾記其事臣拜手讓不可則言曰爲國之本莫尚乎脩身脩身之道莫切乎治心而心之官則在乎思是思者賢否之所由出治亂之所由生休咎之所由分也人之有身孰能無所思也哉惟能處其身于禮義所思不止乎安一已而及於生民不止乎遠一時而貽諸後世發言也恐或蔽於凡近而必務可以經遠施政也恐或便於目前而必欲傳之無窮如是則思永而身無不脩矣古昔賢君保宗廟社稷于千百載者未有不始于斯者也若夫恒人則不然耳目也聲色或誘之肢體也佚樂或溺之好義理矣或不勝乎利欲喜問學矣或不能推之行事言行之間苟且爲斯湏之計而不暇稍遠其謀欲其身之脩而治其國家焉可得哉今殿下名堂特有取乎臯陶之說可謂知所擇矣然殿下日新聖道於古事無不貫達臣不敢復論抑嘗竊觀聖天子之致治宵衣旰食數十年無一日之怠富有天下而膳服未嘗過其節嗜好未嘗失其中畏天恤民之意聞乎中國而播於四夷舉一事立一法必慮萬世而爲之防巍巍高出乎

往古而開久大之業者皆身脩思永之明效而百王之取法者也豈非殿下之當師哉夫人君自謂不敢師聖人者知不優也有師聖人之美志而無其效者勇不逮也智勇俱全而莫能輔君以道德者群臣之過也殿下信道敏學而問於臣顧臣雖不足以辱命而亦不敢有隱周公之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遠之如虞廷賢臣之所陳近之如聖上之所傳篤志力行以保艾王家之不基私竊有望焉

御史府記

皇上嗣位之初卽下明詔行寬政赦有罪蠲逋租鉅萬計去事之妨民者明年以紀元賜高年米肉絮帛民鬻子者官爲之贖免田之租稅幾年分遣使者問海內所患苦賞廉平吏罪至死者多全活之於是刑部都察院論囚視往歲減三分之一二人皆重於犯法二年春二月甲子有詔若曰頃以訴狀繁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治庶獄今賴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更都院仍漢制爲御史府專以糾貪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爲職省御史員定爲二十八人務爲忠厚以底治平三月戊辰賜御史衣明日已巳以都

院舊署在太平之北於朝謁爲難命即詹事府爲御史府賜宴于新治復命文武大臣皆預以寵綏之既而有勅令臣某記其事臣惟斯民之生以德養之則安於爲善以刑制之則棄於爲惡聖人之治天下豈有他術哉使人人皆知去惡以從善而治道成矣惟御史之官始於周其職之所治與權任之重輕雖累變不常然得其人則紀綱振而國體尊非其人則人望不肅而是非錯繆然專任以刑獄則自近代始曩者法吏持刑深刻犯者滋衆先皇帝甚厭苦之欲有所更革而未暇今皇上以德養人群生喜悅訟者衰止復古官名以脩善政實行先帝之遺志自今居是府者其敬承聖訓凡便於國利於民者則言之爲民之蠹爲國之病者則去之母溺於私而在其所守毋偏于勢而屈所當爲一以道輔佐天子行德教使黎民醇厚如三代時斯不負建官圖治之意苟爲不然舍其大而務其細或事小忠末節以市名或爲詭行儉言以規榮利於民之治否國之安危無預焉則是官之名雖更而實之可厭苦者自若也奚可哉臣幸執筆從太史後夫紀政教明職守以示後世史氏職也故書其事以爲居位者規

春風和氣堂記

曹國李公年盛一作富而志博質壯而氣和一作溫爲天子近戚重臣而篤學下賢嗜好與常布之士類名私第燕處之所曰春風和氣堂因友人林君公輔屬筆於某某念堂稚時嘗以文見先武靖王于濟上王喜而禮貌之從容咲語以國士見期今十有五年矣而公克嗣先烈聲譽志業有光於前人名所居堂遂以見屬爲義甚富而相處甚厚不可以鄙賤辭題爲之言曰天以五氣成歲功而施發生之德者爲春人以五常應變而具慈愛之道者爲仁天雖至德非春無以生物人有剛武明毅之才非仁無以立政故國之有仁人猶天之有春也唐虞之世有稷契臯夔爲春而無險戾乖僻之氣以間之是以其時爲極盛爲湯之春者伊尹爲高宗之春者傳說爲文武成康之春者周公召公畢公之徒其爲人不同然皆能協和萬邦施惠澤於天下至周之季孔子孟子者出其德可以爲春而國莫或之用雖能備大和於一身而無由推以及物漢之興蕭曹爲之春光武之復國鄧禹馮異卓茂賈復之流或除殘去暴以成其功或豈弟慈祥以化其俗其事雖殊而爲之春者一也由漢而下

有仁人以輔其政者其國必昌而長故唐以房杜姚宋爲春宋以王李韓范司馬公爲培植元氣之具而皆傳世數百年其他或溫之未幾而寒之者繼之發生之難不能勝殞伐之易由是斯民閱千百載而與春遇者蓋不能十一夫豈仁者盛於古而後世獨鮮哉或遺之而不能用或用之而參以邪佞之人雖欲爲春不可得也我朝之有天下文武之臣爲世之春者不可勝計而武靖王實爲首稱方其戡大難夷大盜以不殺爲威以不戰爲武義聲所被海內率從及功成治定出入殿廷左右天子所言皆惻怛寬大之事謙謹忠恕不自驕盈民到于今頌之此豈可勉強爲之哉仁發於誠而不可掩也今公當太平無事之時思前人之德念國家之恩揭春風於堂上以寓目焉儼乎若武靖王之在前而挹其聲容也穆乎若處唐虞三代之朝而聽仁人賢士之謀議也孝以繼志忠以盡職學益明道益高自牧愈下將見爲國之春贊雍熙之治於斯世也有日矣寧止見於一堂而已哉夫生長顯美而不溺於富貴有以識志節之奇不爲耳目之玩而以仁者之事自勉有以窺需業之盛余旣追思武靖之德而喜見公之有成故願爲天下

道之

蘿月山房記

處焉而樂者不如慕焉而樂之之深也人之常情久則玩玩則厭心生慕則好好則樂心生苟有天下至美之物心一厭焉則雖貴而必賤淳敦擣琬世之美味也使常食者言之未必識其爲至美虞韶象武世之美音也使常聽者聆之未必知其爲善樂是以富貴者不知祿位之可樂而貧賤者慕焉山林之士不知幽寂之境之爲高而富貴者思焉然以貧賤而慕富貴則爲鄙以富貴而慕山林泉則爲達其於外慕一也而賢否異焉者蓋無欲而貧賤猶不失爲善人無道而富貴其爲不幸也大矣世之賢士多喜林壑之趣而忘乎爵位之爲崇其亦有以也哉廣海何茂先資敏而文年少而奇其尊府當草昧時識真主於龍戰之頃遣使迎降所守十餘州不血一刃而歸職方其有功于朝廷甚偉用是歷大藩者二十年遂剖符與諸徹侯等茂先生長於富貴之中足未嘗履丘壑目未嘗覩林嶺性雅好學蕭然有出塵之姿其言論詩章若林居澗飲追雲月而遺氛垢者之所爲絕刮去軒裳綺紈態號其南門賜第讀書之室曰蘿月山

房取杜子美過何將軍山林詩語也室之內外環以法書名畫奇石靈草在輦轂之下而有蘿浮衡麓間意聲利之人從之遊莫不自失也夫薜蘿之月隱居之士夫孰不見而未嘗知其趣茂先以之名一室而坐移崇山密林于戶牖之下欣然而樂忘乎富貴之可羨是果曷爲而致此哉蓋其天資近道超乎世俗之表宜其不爲勢位所動也然心可樂乎物而不可溺乎物苟得其樂而不爲物所溺雖祿位不足爲累苟溺於所好而不能樂其趣雖林泉之清亦足爲役志之具而已故士果有以超乎萬物則萬物皆爲我用無以過乎物則一心將爲萬物役聖賢之學所以貴乎窮理盡性使此心浩乎與天地同體故處富貴而不盈遇貧約而不歉臨大故斷大事而不憚若是則利祿不能使之汚山林不能爲之清出處隱顯將無所不宜茂先之賢倘有意於是乎果出於是則雖子美復起而爲茂先言不能以有加矣而予也何足與聞之

後樂堂記

慮周乎當世然後可以任天下之事德施乎衆庶然後可以同天下之樂所知不過乎一時所謀不出乎

一身者其不爲國家之禍者幾希古昔豪傑之士居乎窮廬陋巷之中布衣蔬食不足以自給而深思生民安危之由政教得失之故古今治亂之原而爲之營度計畫汲汲若謀其私彼豈不欲自逸而過爲是憂勞也哉蓋天之授人以才智非欲其自謀一身而已固將望之補天道之所不能助生民之所不及焉爾是以伊尹方處畝畝而以覺斯民自任顏淵飲水飢餓而論爲邦孟子轅環四方每以先王之道告世之有力者誠知所受者大所任者重不敢棄當世而負乎天也故得志則澤被于四海不得志則功流于後世其德業聲號愈遠而彌張若夫鄙夫則不然利乎身而忘乎人適乎今而不顧其後當其得所願而處大位肆於民上自謂可以無憂而不知無德及人終亦不能保其樂也予求士於今世不歸乎此者鮮矣若河南右叅議董公安常其聞聖賢之風而興起者乎公世居燕之宛平自爲儒生處山林間服布褐而茹藜粟已懷憂民之心及元亡而國朝有天下公以薦入朝爲資善大夫事懿文皇太子其所陳說多忠厚之言皇上聞而善之超遷左春坊大學士會東官晏駕俄出治河南盡心於民事民有所未安若疾

在肢體政有所未宜若災在旦夕草封事數千言上于闕下而名其退食思政之堂曰後樂之堂蓋取范公希文之言以著其志焉世之居大任者多矣以家未富祿未厚所欲未盡得爲憂者常有之憂其職之難稱者無有也不惟憂其職而以斯民爲憂者尤無有也未得位則思位之可樂幸而得位則惟恐樂之未極孰有如范公之不忘天下而憂樂爲民者乎又孰有如公之慕聖賢者乎范公之學術與顏孟未必同也而憂民之心同公今之學術與范公未必類也而憂民之心亦同公之過於人豈不遠矣哉雖然范公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然則世未臻於唐虞三代則君子將無斯須之樂邪予觀公天質篤厚克養有素溫粹之氣溢于咲言其中蓋有足樂者乎有以自樂而莫能施之于人此公之所以憂乎使處大位者皆能知公之所樂而效公之所憂斯民或者其有瘳乎

後樂齋記

匹夫而憂天下無位而論世事時俗以爲狂而君子之所取也以言乎位內而公卿大夫外而伯牧守令祿豐者任榮職要者憂重匹夫固若無與焉以言乎

道吾之所受於天者異於衆人若此其遠也天豈徒以是私我哉故大而天地小而人物而與我同類者或弗遂其性皆吾之任也皆吾任則皆吾之所當憂也安敢以身之卑職爲解乎古之人不敢以衆人待其身亦不敢以後王望其時顏回纍然布衣而自比於舜伊尹在草莽而思致其君於唐虞非爲夸大之論也道當爾也夫人在平居已有仁萬物之心假之以位其功業孰禦乎故憂天下者天下之所恃以無憂者也鄙夫則不然務安其身而不恤乎人悅乎君而不顧乎後世其未得位則汲汲以求既得之則極嗜好奉養之華以爲樂生民之艱瘁政治之闕失若已不聞焉其心非不欲保祿位然其所務既私甚則債人之國否則自債其身固有不能免者以其自爲之心太急而宴安之樂過早也苟能憂民之憂而圖利安之雖不期乎身之樂而樂自至矣寧有危敗之禍哉余少時誦范文正公之言而慕其爲人以爲賢者固當如是既而觀其在仁宗時不獲大行其志以死每慨然歎息以爲仁宗近世之治主公經國之偉才猶不相遇合則世之有志如公而不值主者宜乎其多矣及遊四方求當今之士而交之欲其所志如

公者未始一見然後又知非惟治主之難而有志者固少也近於京師識永嘉戴君思持思持爲大學生試事于外數年有司未之用貸室以居溫袍蔬食困貧殆不可處思持不以爲憂毋語生民之故輒深思長慮如切諸身然扁其室曰後樂若慕文正公之言者余於是私愛敬焉士之不能行道者憂貧賤慕富貴之情寧之也而思持獨不以此易其心其異於常人遠矣夫異常之事雖微而不廢古之義也乃記其齋以告於世焉

孝思堂記

人子之道養其親固難而莫難於顯其親顯其親固難而尤莫難乎安其親安其親難矣而惟壽其親者爲尤難也自庶人以上滑甘臙美之品纖麗溫潔之服孰不知奉乎父母然而顏色之或少違志意之有未誠愛敬之心一有不至則不足爲善養幸而事養無所戾然不能脩德以顯其身使父母之聲譽不彰徹于當世生無以異於衆庶沒無以豐其祭祀則親與已皆未能無所憾或致身於貴富俾親得享其光榮矣苟才不克勝乎位善無以及乎人貽謗取侮而恒懼乎危辱之臻則亦未得爲孝也其或富貴而親

安之矣勢位可以耀當時而名節不足傳後世則親之令名不能垂乎悠久君子猶病焉故孝子事親之心無窮而其道亦無窮養而能顯顯而能安安而能壽其親於未存庶幾君子之所願而可以盡孝思之心乎成都王侯履道少喪父其母夫人賢而知教納之於庠序俾就學旣而遂登朝爲御史由御史爲河南按察司僉事而母夫人固無恙履道迎就官所朝夕率婦子侍側怡愉順適僚友稱孝焉因扁其正堂曰孝思以著其志夫人恒難乎養而履道有祿以具肥甘供養焉莫難乎顯親而履道入朝則豸冠立柱下執憲度以肅百僚出蒞大藩則綉衣持斧按行所部糾枉而旌直吏二千石以下奔走拜伏惟恐或後窮閭下邑數千里之民莫不想望其風采而思其家世之過人不謂之能顯親可乎然則履道之所宜思者在乎安其親之心壽其親之名而已國之所尚者公廉而持之以無欲民之所思者不擾而行之以寬惠邪墨者無所貸而柔原者無所究則可以悅乎親矣一念之所出一行之所施不惟欲徇乎已而必欲合乎天不惟欲同乎人而必欲當乎理使稱仁人孝子者必歸焉則已之名可傳親之名亦因以不朽矣

能如是豈非孝思之大者乎履道家乎蜀蜀之士若司馬相如揚雄雖能顯其親於無窮而德不足李令伯以孝稱于後世而君子不能無憾可以當仁人孝子而無愧者惟諸葛武侯張敬夫爲然斯二賢者皆百世之士也不以百世之士自期則其所思者不遠矣履道好古而文篤行而溫他日致其身爲名臣以不忘其親使天下後世因孝思之堂誦履道之德其尚有考於吾言也

全樂齋記

心無媿戚慕怨而樂者樂乎天資於物而後樂者樂乎人天下之物未嘗無可樂也以無可樂而徒資於外物則其樂也有時而窮而吾樂之也有時而厭崇華侈泰妖媵珍怪之於目繁聲遠調之於耳肥堅安養之於身可以樂亦可以悲衆人樂之而君子笑之君子之所樂全其受於天者而不以人僞參之索之極其明踐之極其誠持而行之至於久而不息則天地之運寒暑之迹萬物之情皆吾樂也豈若資於外者之淺乎彼快然適意自以爲樂者可樂之具接於前則以爲舉世之樂莫能敵及靜思而熟念之凡其所樂者皆可慚而悔恨也庸有一息之樂哉古之聖

賢窮日之力常若不及者求其固有之樂而已不以窮達動其中也不以窮達變其樂斯樂之至者乎浦陽黃君資安脩潔而知義處一室布衣蔬食若無以自適而心獨樂之名其所居曰全樂而屬余以記凡人心有所樂口未必能言也况君之樂而余能言之乎然天下之道同也古今之性同也余探乎千載之上而求之舜之鼓琴顏子之簞瓢曾皙之遊詠會平吾心者如出於吾心也况於君乎余試與君登浦汭之高丘而望之祭且悴者何爲也感乎吾耳者何聲也晦明燠寒行乎兩間而無窮者何氣也流而逝時而列者孰使之然也蒼乎其退乎其者誰爲之宰也君請爲余言之余當援琴而鼓之君之樂即吾之樂也吾之樂與舜顏子曾皙之樂將有同乎無同乎人之樂乎天之樂乎君必知之矣余烏足與聞之

好古齋記

余遊太史公之門東陽爲君信亦以其業來學瞻其儀觀若有志古人者叩其言好舉易詩書尋出其文數十篇皆斥去時俗語已而視其文之目則題曰好古齋余異而問之曰君何古之取乎夫宓犧氏之前世之所謂上古也三代之間世之所謂中古也秦漢

以降世之所謂下古也上古吾無徵焉耳下古吾無取焉耳君之所好者其中古乎中古之世今之世無隨隨疑焉君生乎今之世所好於中古者果何道乎自夫鉅者而言民之生也置連帥諸侯以治之爲阡陌立井田以均之學校以教之禮樂以薰之而今之存者鮮矣爲州閭隣里之法以洽其情爲鄉飲鄉射之法以勉其怠爲冠昏喪祭之法以厚其倫而今之行者寡矣君之所好將在茲乎君曰吾無位奚敢過計願近之余曰古之農畊焉而足食古之商稱物而求直古之工任力而求報今也或嬉懈以困其生或騰價以取乎人或贏其器以欺世或不執三者之業異乎先王之教而肆然衣食於其間是以古之民也富今之民也貧古之俗也美今之俗也薄而君之所好將在斯乎君曰是亦非我所能爲也願近之余曰古之爲士者冠員而履方上衣而下裳長紳委前利劍珮後容臭珩璜備乎左右今也加乎元者方其隅納乎足者銳其首小袂斜裙束絲繫膂俯仰無和平之音進退無從容之度拜則軒其尻趨則頓其步而與古異矣而君之好乎古豈謂是歟君曰服之不衷久矣然王制也吾何敢違用今之服行古之禮可也

願復近之予曰古之爲學者豈務他哉務明乎倫理而已故事君有言責者盡其言有事任者赴其功臨敵致其勇履難奮其忠事父母而竭其孝兄弟焉而竭其愛妻子焉而別且慈朋友焉而誠信不欺君之好古將謂是歟君曰斯人之常行也不敢不勉抑願聞其餘予曰古之人脩其業善其身而已未嘗有求於世也及其舉聞既廣其君舉而加諸位其心戚然若不敢安違違然思推其澤於斯民若益稷伊傳之流是也今則不然脩其業以自鬻于人及既得位則棄所學以富貴其身是以功名之見於世者寔少矣君豈謂是歟君曰此立功之說聞君子有立言者奚若予曰古之立言者豈以文辭哉亦明其道而已道明矣思覺後世之人故不得已而載之言其言出而爲經作萬世之程周衰秦漢間處士說客不知道術各以其臆見爲書偏曲詭激君子羞稱之然其辭有足取者至千今并失之矣而君之好其謂此乎君曰此吾志也盡之矣謹聞誨矣予曰雖然此皆以物而言也以物而觀誠有古今之異君蓋思夫道充天地亘古今一而已矣堯舜禹湯文武盡之以爲君益稷伊傳周公盡之以爲臣孔子盡之以爲聖顏回曾參

踐之以爲賢盜跖遠之以暴桀紂逆之以亡是道也不以富貴而加不以貧賤而損不以古而興不以今而隕誠反而求之自有

太極

具於吾

心古孰甚焉躬而行之遠則兼善天下窮之獨善其身古之人皆然余亦有志於古凡井田封建之法三代之大典未嘗不究而知之思而欲行之不敢以今之人自視也而君好古之道言貌文辭皆類乎古則亦古之人也行將造君而質焉君曰然請書以爲記

種學齋記

農之於田君子之於學其貴賤雖不同力至則獲多心專則功博其道類也然而山澤之農勞苦而常貧原隰之農逸暇而富足此限於地勢者然也農之良者能以力勝之情者地雖美不能爲美焉蓋良農之治田也先時而藝倍力而培早作而夜不休番成而志愈勸竭三時之力棄百事而不顧故土雖瘠而獲豐歲雖凶而不飢惰者不然藝則後於衆培則失其時食休而嗜逸坐視人之勞而弗思及其將孰則礪錢鐔以趨之其土非不美也而力之不至則有不可恃者矣故豐歲而常飢凶年而離散此則在乎人之爲也然用力之中有不同焉五穀穀之善者也或者

棄去不植而惟稊稗焉是藝稊稗歲凶土曠而暫植之可也藉之以爲常用力雖勞而與惰者無幾矣不亦過歟夫學也何以異乎是人之資稟智愚之殊猶地之美惡然周公孔子之道五穀之種也賢智之資學之而易入固非愚者所及或恃焉而不加脩則歸於愚矣愚昧之人質固下也苟能蕪攻而勇致之其有弗至於道者乎斯道也近之化一家遠之濟天下不可一日忘也或者病其難而事乎老佛名法之教其始非不足觀也而不可以用之脩身則德隳用之治家則倫亂用之於國於天下則毒乎生民是猶稊稗之農也學之蠹者也用力雖勞而不可入乎道也此農之有似乎學而鄭君叔度言乎韓氏種學之言以名其齋者歟夫叔度禮義之胄也而質過乎人生七齡而誦周公孔子之言今二十年矣田固美也生乎名胄又加美也學之早藝之先乎人也惟周公孔子焉學學之得其道也夫如是在乎加之不息耳累仁集義以培其本明六藝之文以暢其支疏之剔之惟恐邪穢之萌也扶之翼之欲其日盛而月長也澆之欲其深煦之欲其明引而程之欲其自強而不倦道之成也孰御說成矣歟焉其若虛歟焉如不及

皇皇焉思與人共之足乎已而循乎天用則被乎生民矣不用亦不失令名豈非種學之善者哉不然則鹵莽爾滅裂爾非吾之所謂學矣而與學之蠹者俱矣噫非叔度之賢斯言也吾將誰告歟

訥齋記

工於辯者非能言者也惟訥於言者為近之用心與否之異也李廣之射石非用心於石也故中石而沒羽使廣之心知其為石而求中之則石不可得而破矣天下之事莫勞於過用其心莫逸於棄其智巧而不用有意於用其智巧至拙者也有意於工其機辨至不能言者也漢之廷臣陳平之流口材窮天下而絳侯平居驂鸞若不能出言孰不鄙其木訥哉及乎誅諸呂而安劉氏發一言而七廟定非平等也絳侯也故士能有所養然後臨事而不困百戰百勝之兵一戰而不勝敗矣蓄銳而不發未嘗有勇名必勝之將也夫以無窮之變交陳乎前而人欲以私智利口酬之使各當其理而無缺不亦難哉苟能析衆理以待乎事居至靜以應乎動彼嘵嘵而至吾以默默示之固將銜舌汗顏之不暇而烏能與我較乎天台厲君士榮其少時志銳氣充讀書務博覽談論偉然常

窮其同輩既而涉世頗久乃自懲創見人厚自謙退不為多言題其室曰訥齋士榮蓋有所得而然也吾嘗病利口者之衆以為苟不有以揀止則日趨於薄思以身由之而未能然人見予之不言也或尤以為傲或笑以為愚彼固不足以知然而俗之所尚其可見矣每竊自嘆安得與余同者而語之乎今既於士榮見之而又惜其身之在下不能使人化之也雖然以士榮之才豈有不遇者哉吾試從而徵焉他日大夫士耻言人之過失而尚躬行田野之民安於其業而不能相訐訟臨民之上者相戒以惡言厲色為羞此必訥者之化也當是時也士榮尚以告余亦可出而仕矣

尊聞齋記

古之人有不可及者惟聖人為然自聖人以下其天資與人大相遠也而後世莫有及之者無聖人為之師而為學之功不若古人也七十子之徒既面見聖人而躬受其教矣宜若可以無過猶且日檢其身而不暇聞聖人一言則退而識諸心出而講於友服於言行而推於事功或有愧乎斯言則惕然而慚戚然而憂恐恐然懼無以見於師而服乎友也及善其

身而成其名。人問之則又退然如不能勝。曰：斯吾師之教也。非我之能爲也。稱於人則曰：吾師之云也。非我之所能言也。豈特於師爲然於當世之賢者亦然。於昔之聞人亦然。古人之尊所聞蓋如是。故名立於當時傳於後世而不廢也。今之人豈皆不若古人之有美質哉。去聖人既遠矣。用力倍古之人且恐不足而顧放其心而不持。弛其身而不脩。視聖人之言如爲過。其目聞聖人之言如風入其耳。不求其意。所存不察其道之可法於吾身同時之人。宜又可知也。茂其所聞如此。欲其名之立道之成。豈可望哉。奚獨不思乎。聖人之所由。聖七十子之學於聖人。問荅辨難之說。非徒云也。七十子有是性也。吾性與之同。七十子有是才也。吾才與之同。七十子所學於聖人者。吾何爲不可乎。苟能即聖人之言以爲師。諸子之言以爲友。以顏閔所以自治者治其身。顏閔可幾而及矣。况餘子乎。且天下非無人生今之世而欲得如古聖人而師之。固未見有求勝已者。而師之豈無其人乎。一鄉之中必有勝已者。吾師之一國之中必有勝已者。吾又從而師之。以國爲未至。又求天下勝已者而事之。則吾之所聞必衆矣。告吾以善者必多矣。又

求古聖人之所言者而服之。雖顏閔生今之世亦若是而已矣。苟欲必得如聖人者以爲師而望以善其身。難矣哉。六人郭君士中好學。善文辭。受經於今太史公。而取曾子之言以尊聞名。其齋太史公信天下之師也。士中旣得而師之矣。又能尊其所聞。則所以治身之道。異乎今之所爲也。必矣。余欲以賢者望士中也。故推吾所聞者以告之。

崇溪書舍記

浦江之東有地曰崇溪。吾友烏傷劉君養浩築室講學其上。養浩學于太史公。爲文有名于四方。年四十餘志不稍懈。而益篤焉。養浩謂余嘗從事乎學。俾余記之。嗟乎。學豈易爲而易知者哉。非誠爲學者。不足以知。非誠知之。不足以言。言之而不至知之。而不明。皆未盡爲學之道者也。古之爲學者。可見矣。其幽深奧渺者。雖不可以言傳。未有道不足以周萬理。才不足以用天下。而可爲聖賢者也。孔子之門。若子羔者。跡其行可謂有道君子矣。而孔子鄙之爲愚。若仲由者。可以治千乘之邑。而斥之爲野蓋。子羔之信道而才不足。以行之。仲由優於才。而未能以聞道。皆偏滯於一隅者也。後世學聖賢者。旣不足以得其大全。高

明宏達之士務事功而過於踈畧純恪謹飭之士攻義理而局於卑懦踈畧之流必至於詐卑懦之流必至於木自漢以下未有不入於二途者也近者大賢病其若此於是著其說於群經大窮乎天地而微析乎毫髮精之於性命粗之於事爲莫不揭而示人使學者可以按書而蹈聖賢之域宜乎其易矣而卒未有至焉者有志者寡而安於小成者衆慎言篤行學之一事耳古之恒民皆由之而不以爲異今之能若是者人望之如聖賢而彼亦以得聖賢之道自望文辭言語道之餘器耳古之人未嘗以此爲學而後之大儒君子豈是無以名此學之所以墜地而莫救也吾嘗以爲當今之世非傑然雄才出而脩孔孟之道不足以起俗學之弊而使生民見三代之盛以太史公之賢豈無望於爲學之士哉此吾與養浩之所宜勉也夫人有美才難矣以美才而得師又難也苟不以聖賢爲準則豈不可惜乎故吾以大者爲養浩告若文辭之事固養浩之所知者余不敢以告也

來鷗亭記

心無一物之累然後萬物皆可以爲樂非樂夫物也物至乎前而皆足以資吾之樂也苟爲有累於心擾

擾焉怵迫于中者紛紜起滅萬變而無窮五采八音陳乎耳目之側亦孰與爲樂哉故心誠有可樂雖微物皆足娛乎心其中無可樂者雖至可樂之物亦適以增其累昔之君子有居深山而群鹿豕者有居海濱而爭釣者方其有以自樂快然不知貧賤之足悲而貴富之可慕凡物之觸乎見聞者莫不有以樂其中蓋其心之虛明廣大與天地同體而無一物之累其樂不亦宜乎後之士樂乎物者有矣有以自樂者每難乎其入豈非無得於心故哉無得於心而有資於物猶瞽者之資乎美觀聾者之資乎美音雖有可樂奚從而樂之華亭姚子宗文天資粹美而好學不倦其心蓋有足樂者異日居海上鷗鳥翔集于左右心樂之因名其居曰來鷗亭及來居淮水之陰群鷗從之如昔日仍揭其名而請于記夫鷗鳥之飛水居之人多見之而未嘗知其爲可樂姚子獨遇之忻忻莫逆于心豈獨於鷗爲然哉凡物之接乎前者莫非可樂之具也子思子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與其所樂安往而不在乎斯理也子竊有味焉而未之有得也幸而他日與姚子劇論斯亭之上以發吾心之所同者豈非果可樂也哉

讀書齋記

弓矢于戈所以禦亂而其弊也亦以興亂非弓矢于戈能興亂用之者非其人則亂因之而起或者以其興亂而不知其有禦亂之功遂棄而不用豈不惑哉聖人懼人性之偏於所習而淪於不善立詩書禮樂以教之愚者使之通昏者使之明悍者使之淳頑者使之廉當周盛時天下無不學之民無不善之俗故賓與賢且能者用之於朝則爲良公卿而其在畎畝之人亦皆不失爲敦行君子其化至於刑措而不用其效至於七八百年而後亡詩書禮樂之教使然也後世觀其末流之弊謂辨士以口舌相傾皆教之所致而不究其善俗化民之功於是或任刑名以督責爲能或尚黃老以無爲爲高或用武夫俗吏各以其意見爲治求以勝詩書禮樂而卒不可勝然後知其不可及而終不能以此易彼斯非惑與故欲知天下之治亂視其俗欲知其俗視其民知學與否而已矣異時江南之俗以貴產相推以侈靡相夸其號爲有識者

客爲好學是以大

亂乘之今國家有意於化民之事而其大家巨族亦慨然有慕於爲學車君叔明兄弟尤以文雅稱以其

餘力發爲詠歌入其室樸素儉質其身無異嘗以讀書名其齋州里多效之能文辭者又從而嘆味之吾故以是占天下之將治也人心亦衆矣欲一而同之舍其性之所同有者不能也其性之所同有者具乎詩書禮樂之教以此治人人心有不一者乎能一人心與之生死存亡無不可也此先王之意也今世方行之而巨室者又導上之教以致於衆庶者也使三吳之地比屋皆知爲學之美者寧不自車君始乎然則斯齋之所繫大矣

默齋記

烏傷有士曰宗君思睿病世人以言語取敗題其居室爲默而告予曰子能爲言其爲我記之余曰異哉乎宗君已欲默而強人以言乎以余之言爲是則君之默過也以君之默爲是則余之言非也二者不可以苟同矣君之有愛於余言何哉雖然予非好言者也蓋欲默而未能者也於他人且不能不言况敢默於宗君乎余嘗遊泰山之崖見奔流之注於壑其聲若雷霆之震凡有耳者至其側皆廢其用而人不之恠及處平家聞兒童噪於庭則咄而禁之然後知語與默之訖水之聲役於天故雖暴而人不惡兒童之

噪出於人故人惡之君子之於語默豈有他哉出於天而發於不得已斯美矣道誠宜言也雖終日言孰能非之道誠宜默也雖一啓齒人猶以爲病故君子未嘗有意于言亦未嘗有意乎默也皆一於天而不敢叅之以人人偽而天誠誠者無窮而偽者有時敗也宜默而言其失爲佞宜言而默其失爲誣二者皆君子之所不取今宗君旣以默自居而余復言之而已不亦皆不可乎是不然也昔之聖賢有不語如愚人者矣有以好辨稱於時者矣人豈敢訾其爲過哉有道者之於世不待言而化不待令而從若顏子是矣宗君其慕顏子者乎自大賢以降言不直則道不明道不明則學不傳故孟子居好辨之名而不辭余慕孟子者竊有志焉

見山堂記

桐廬多名山壽昌爲勝壽昌之南山又其勝者而梁氏居爲尤勝梁氏居當山之陽求其畫群山之勝於一覽者則在乎見山堂焉初山堂之未建梁氏曰某者按其西百餘武得小山高而不亢叢而不汙左右顧視而樂之乃剗荆棘除糞壤因崇以爲垣夷級以爲階腴者爲圃而通者爲徑斬木琢石而作斯堂堂

成而四望諸山翼然臨乎前屹然蔽乎後雲幻霧詭林加穹而石加秀禽鳥猿鼯之音寒暑旦暮之變接乎耳目而動乎心志所以增益乎人者大矣於是名堂曰見山命諸子講學其中俾予記之世之山有目者皆見也然多蔽於所嗜幸無他嗜而見之則又病於求之大深取之大博而不能有所得今夫樵者蘇蘇而然也市人屠賈日常見山而若無所見蔽於貨利而然也仕者汲汲於爵祿才者汲汲於名譽衆營營各役志於所嗜皆有所蔽而奪其耳目之正雖見猶否也惟夫幽人靜士遺外物而不嗜故獨見之然又多肆意於瑰奇幽絕之境不達其大至於綠木躋崖窮極險怪散履屐勞軀體而不知厭則其所得者狹矣善於用物者則不然據其要以觀其妙得其一而盡乎百凡接於目者會諸心心之所會皆足爲我用而不爲所役其事至逸而所獲至大故君子樂之若見山堂者近之矣然堂以爲學且與學道者類焉道具於聖賢之言人莫不學也而不見乎道之真以有蔽之者耳幸而無所蔽則又眩於文辭之富驚心畢精博索遠采而不得其要故卒無因而至焉惟知要之士操大中以制衆理居至靜以裁萬變知周乎

物而不勞才裕於用而無窮斯爲善學者矣然則斯堂豈特可爲觀遊之遠而已哉

孝友庵記

烏傷朱氏居赤岸者爲策著元之季世丹溪先生諱震高字彥脩以道德性命之說教其鄉人人咸服之先生娶戚氏生二子衍玉嘗擇地東朱山之原謂其子曰我死與而母俱藏此若等宜祔于左右皆應曰諾已而戚氏卒衍亦卒未幾先生亦卒玉奉先生及母夫人柩窆于其中奉兄柩窆墓右又預治其左爲二穴他日將與其妻合葬即墓前若干武爲庵俾子弟居之以奉洒掃扁之曰孝友而來告曰此先君之志我則行之請有以示後人使世守無怠嗚呼古禮之廢也久矣葬之弊爲尤甚古之葬者萬民各以其族區分而序列之惟有罪者則不入兆域至周之季雖稍變弛然族葬之禮未變也昔嘗觀乎洙泗之間拜先聖人之墓見伯魚子思之冢昭穆序葬而子孫咸祔其側至今二千年而未已猶有先王之遺意焉今之人儒衣冠而誦六藝者皆以學孔子自名至於葬其親則往往信俗巫冢師之說爲其身謀或父子異處或兄弟殊遷使其魂魄不相接形氣不相依與

黜罰其親何異乎而猶以儒稱於人不亦妄矣乎若先生父子者可謂無愧於孔子傳不云乎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慎終之事玉既能行之苟欲追遠則豈不在後之人哉玉之子與衍之子從父兄弟也至於孫則爲從祖兄弟矣愈遠而至于曾玄至于來昆又至于數十世分益盡愛敬之心得無少衰乎幸有人焉能相率而拜于墓下會于斯庵之中指之曰某某墓之子也某某之孫也出於某某者也某某又出於某某者也吾數十百人其初數十人耳數十人其初數人耳數人之先先生一人耳一人之身何爲而不親睦乎聞斯言也有不涕泣而下拜者非人也孝友之心其能自己乎其有弗追遠而返始者乎斯豈先生之志乎其可以示後人否乎玉泣曰是先生命玉之志也請書之

望雲堂記

生乎千載之上而爲後世所慕者夫豈偶然哉生乎千載之下而尚友乎古人者夫豈徒然哉道德功業不能遠過乎人無以興無窮之慕志行才術不能自拔於流俗雖慕古之人無益也故觀古人之善當視慕者之衆寡觀今人之賢不當觀其所慕之人與其

所爲之業所慕得其人而行或不掩焉君子以爲夸所爲有足多而不知取法於古之賢者君子以爲陋慕焉不失人由焉不違道豈非君子之所爲者乎絳人劉士登繇太學生仕于朝再擢爲京府治中二親居乎鄉去官所數千里以道途之不易也弗敢迎以養因名其堂曰望雲之堂蓋慕乎唐賢相文惠狄公之爲人而取其語以表其孝思可謂知所慕矣及觀士登之行已爲政安重慎密不大聲色而吏懾其威民信其令大夫士稱其才而咸謂劉氏爲有子又何難能也今天下之人有親如士登者不爲鮮而能善其身爲時令人如士登者鮮也善其身而能以古之賢臣自望者尤鮮也夫古之與今時有先後而其得於天者等耳文惠公之爲孝子爲忠臣卓乎貫天地昭乎揭日月者曷嘗加毫髮於天性之外哉善率之而已矣以士登之篤志而才美欽之爲德行施之爲事功將奚所弗至他日位益崇所樹立益備使後之人慕其行業猶今之慕文惠稱歎企羨父母與有榮焉則果能拔於流俗而於孝也大矣然則居斯堂也可不深思君親之大義以求無愧於古人乎

梅所記

仙居高君德至博學慎行隱居薦谷之陽名其所居曰梅所客疑之曰有梅焉而謂之梅所可也環坐之內未嘗有梅而曰梅所何歟高君苟以梅自儷則梅一物耳生於寂寞之鄉而榮於窮冬之時視夫娉麗如綺綉絢郁如雲霞奪目適意逞妍於陽春而爲人所善者不侔其矣而君獨何取乎或從而應之曰人與物固非同類也而有以比德焉昔日孔子嘗以蘭自儷周之詩人以樛木儷后妃以檇樸儷賢材屈原以申椒蘭桂比君子斯數者豈非草木哉而聖人賢士皆有取者以德不以其形也苟以其形枯叢敗折非有知識之性聲音之奇何足取之有蓋君子之觀物也求之於形似之外會於心意之表故物皆爲我用用之久而不厭彼衆人則不然騁意於形色之間娛情於臭味之頃譬如游蜂野蝶憧憧旦夕而不知止用力雖勞而所得者寡矣是烏足以語夫道德哉且子不聞乎隨時而同俗者衆人之智也獨立而不變者君子之節也在昔之時挾材御術僥倖於一旦取鞍馬金帛以驕其妻子而自以爲得志者閭巷之間皆是也旋目而視之風雨散而沙塵飛欲再求而燕玩之已不可見矣是何異於陽春之草木乎高君

居舉人得志之時飲水飯粟以樂聖賢之道衆人固
譏其戾俗而笑其後時矣及變亂既清彼方危懼惴
慄恐不能自脫而高君之道確然不變而坦然方亨
何異於梅之在歲晏乎然則雖謂高君爲梅可也謂
高君寓意於梅亦可也謂高君所居爲梅所亦無不
可也何獨疑之乎於是高君謝曰旨哉子誠知梅歟
廣平有愧和靖不如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學教授程

府學生陳鎮 葉奕 毛梅齡

臨海縣學生姜麟 戴濟

黃巖縣學生孫冕 牟文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七終

遜志齋集卷之十八

中順天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蕭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官橋南書房提督 校訂
中順天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臺王可大 校刊
題跋

題大學篆書正文後

大學出於孔氏至程子而其道始明至朱子而其義
始備然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
以不見古人全書爲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問王
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
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
字於聰訟吾猶入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
物由是大學復爲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爲書以辨其
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
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
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
刻以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
非一人之所能盡也千五百年之間講訓言道者迭
起不絕至於近代而始定而朱子亦曷嘗斷然以爲
至當哉故亦以待後之君子爾世之嗷嗷然黨所聞

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爲不類合爲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智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爲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古人之說經畧舉大義而意趣自備非若後世說者之固也由國家而推之天下大學之所宜爲則欲致知者舍聽訟而何以哉是語雖異於朱子然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歟鄭君多學而不雜執中而不滯觀其所好其傳所謂近道者歟洪武十四年冬十二月十二日謹記

書漢三王策文後

武帝朝立三子爲王策命之文深淳溫雅卓然可述雖三代訓誥無以過而諸王或以天死或以惡終無一人能保其位何邪先王之爲治自心而身而推之家國天下行之也有其本事不違乎道言不爽乎行脩之者有其常是以有所不言而人必從有所不爲爲而天必應武帝窮侈極欲以處其身而嚴刑重斂以困天下其本固已悖矣乃欲以仁義訓其子而望其久存豈人情與天道哉故以言語爲教者不若躬行之懿也以制度立國者不若道德之久也

題神異經

東方朔在武帝時諫諍似汲黯文辭似司馬相如肆志輕世曠然有麾斥八極之意去公孫弘輩甚遠特以好爲詼諧無實之談故爲君子所薄而後之麗辭恠說多推而歸之士之持身擇術可不慎乎今所傳神異經誕淺不足辯以朔好恠也人或疑其本於朔然嘗稱淮南子書而文又陋野其非朔著次也其間有窮奇獸事言逢忠信之人則鬻而食之逢奸邪則擒禽獸而飼之似有激於志失正者而言之嗚呼世之可怪者獨窮奇也哉

題受禪碑後

曹氏父子以禪讓又篡竊其事蹟穢矣當時羣臣侈爲贊譽以爲舜禹復生著諸金石誇耀來世若誠有足稱者豈以一己之故苟汗無耻而不自知其惡與將逼於亂賊之威虐雖有君子亦莫能自正而從之與然漢之將亡其漸暴于天下久矣豪傑之士度不能臣曹氏宜若管切安之踰海潔身以避之不能決去低徊眷顧於利祿勇不足以死節智不足以撥亂包羞取容競爲諂諛以全身斯爲小人矣若當時羣臣是也賢士君子者國之本也舉國無一人焉其國安恃而不亡乎此碑所著皆曹氏所謂佐命勲臣而

實賊漢者也用賊人之國者以立其國國未立而賊與國將繼之矣僅一傳世弱子堅孫爲司馬氏所陵劫禪者猶未死而受禪之舜固已先亡以此得者必以此失固可爲千古之戒而其贊譽誇耀之虛辭適足取嘲笑於後世耳果何益於敗亡哉

題王右軍遊目帖

余在京師數見右軍墨蹟率皆窘束羞澁類鉤摹而成者決知其非真也今觀此帖寓森嚴於縱逸蓄圓勁於蹈動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運變化倏忽莫可端倪令人驚歎自失世之臨者雖積筆成山吾知其不能到非右軍誰足以與此哉或以紙筆未故爲疑祕閣有唐初語文紙色如新則此帖之尚完不足怪也浦江鄭君仲辨最博雅善書亦謂爲右軍真蹟無疑相與熟玩久之因識其後

題觀鵝圖

善用物者天下無遺物夫苟無遺物則凡飛走動息之類接乎耳目者悠然會乎心皆足以助吾天機孰非可用者乎世稱王逸少愛鵝鵝何足深愛逸少固以有以取之爾事物之變天地之蹟陰陽鬼神之蘊與心之所得寫之於書其所取者豈特一端哉盈兩間

者皆逸少之書法也鵝蓋其一物而已觀錢舜舉之畫風流閒遠之趣猶溢於目中此豈易與世俗言耶

題蕭翼賺蘭亭圖

唐史稱侍臣請集太宗文章太宗不許曰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因斯言而觀其用心豈欲以區區翰墨傳世者哉而於蘭亭一紙之微乃設詐謀命蕭翼賺取於辨才溺於嗜好之篤顧與中主無異何其惑也然以人主之尊不以威迫勢取而委曲求之於一老僧其用心亦厚矣玩之沒身納諸陵寢石函鉄匣鋼於山陵之下其藏護亦固矣而數百年之後不免爲有力者所發則夫世之縱意非可欲取之不遺餘力而謂可以守而不失者豈非大惑也哉此可見爲天下所同欲之物苟非其所宜有雖人主不能長守惟不溺於物者乃能不爲物所累圖之工否不足論而斯理觀者所宜識也圖今蓄於之蕭君彥祥彥祥好學之士其尚以是觀之十七年二月六日書

書蘭亭墨本後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義獻餘書非不佳唯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

諸公鑒定以為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題褚遂良書唐文皇帝哀冊墨蹟

晉宋間人以風度相高故其書如雅人勝士蕭洒醜精折旋俯仰容止姿態自覺有出塵意陵夷至于中唐法度森然大備而怒張挺勃之氣亦已露矣唐初諸賢去古未遠故猶有晉宋遺風觀褚公所書哀冊豈後人所可髣髴哉古人所為常使意勝於法而後世常法勝于意意難識而法易知顏柳之書余一見即知其美此書八九年中凡三見矣今始識其用意之妙正猶有道君子泊然內運非久與之居不足知其所蘊也

題韓幹馬圖

右五馬圖宋時嘗入內府蘇子美趙德麟題識以為韓幹真跡近歲臨海錢氏兵亂馬失其二而題識猶存錢君克邦重裝褙之恐後人不知其故也俾著其語幹於斯藝可謂精矣而杜甫以畫肉少之世以為名言余謂觀畫之法山川草木當求其精華所聚不必計其巨細踈密鳥獸虫魚當求其意態性情於筆墨之外不必較其肥瘠大小推而至於文章之繁簡

字畫之重輕莫不皆然甫論字則貫瘦硬論畫馬則鄙多肉此自其天資所好而言耳未足為通論也覽此圖者尚以斯言求之

書黃鶴樓卷後

奇偉絕特之觀固無與於人事然於其廢興可以知時之治亂焉夫黃鶴樓以壯麗稱江湘間當天下盛時舟車旌蓋之來遊者鍾鼓肆管絃燕會于其上者踵相接也元末諸侯之相持武昌莽為盜區屠傷殺戮至于鷄犬求尺木寸垣於頽城敗壘間而不可得於是天下之亂極矣及乎真人既一海內建親王鎮楚以其地為國都旄頭屬車往來乎其土者四時不絕盛世之美始將稍稍復觀余恨不獲見之而是貌其狀甚悉雲濤烟樹咫尺千里夏口漢陽蒼蒼如目睫展卷而卧閱之恍然如乘扁舟出入洞庭彭蠡之上而與李白崔顥輩同遊也今四方日就治平而江湘尤予所願遊者他日苟或一登為之賦詠以追蹤於古之作者或者其始諸此乎

題顏魯公書放生池石刻

肅宗之放生煦煦小仁無足稱者當時池多至八十餘所而此碑獨以魯公辭翰而傳則夫天下之可恃

者果在乎尊榮也哉公之書人皆知其爲可貴至於正而不拘莊而不險從容法度之中而有閑雅自得之趣非知書者不能識之要非言語所能喻也

題宋孝宗題橙花詩後

人之文辭翰墨非極精妙不能傳乎後世惟帝王及有道之士雖未盡美人亦好而傳之然爲天下所尊仰而不敢褻玩者恒在乎德而不在乎位陳叔寶隋煬帝之詩宋徽宗之書與畫蓋有見面咄笑其所爲者矣其美而可傳也且若此况其不工者乎故欲圖來世之傳者雖人主之尊亦觀其德而已予嘗論宋之諸帝仁宗法不足而厚有餘孝宗才不逮而志甚銳昔見仁宗飛白數大字慨然想見其時此詩乃孝宗題馬璘畫橙花之作其書法方之祖父不及多矣然使人望而敬之忘其爲區區小詩詩疑當豈非以其志烈之足慕哉

題米氏山水圖後

自古極盛之世天下之間和同無間粹英秀傑之氣充盈洋溢是以賢才之生多駢發迺見父子兄弟俱以所長稱于時者衆矣而宋東都爲尤甚相業功烈則呂氏范氏道德之純則程氏文章則蘇氏曾氏王

氏孔氏劉氏其他至不可勝數而米氏父子各以畫名家亦皆擅一時之妙豈人力所及哉天欲固人之國家必生才以植其本使之扶而立之輔而翼之或從而藻繪潤飾之不如此不足以見盛大之美也元輝此圖乃避地新昌時作山川林麓吐吞闔闢有排幹元氣之勢實可與古作抗衡不特追配先人而已當人物凋謝之餘洞視今昔慨歎久之

題朱子手帖

君子之與小人較勝負於一時則彼常盛而此常衰觀是非於百世則盛於俄頃者不足以蓋無窮之惡屈於一身者未嘗不光顯于天下蓋時與事錯迕雖聖賢竟能達其躬及其勢易而理存人亡而謗息狐狸狗鼠之輩與腐漸盡而無遺而論議之公終不能掩衆庶之口若徽國文公朱子與西山蔡先生屈於小人之事可見矣文公西山相與講說者孔孟周程之正道而胡紘沈繼祖輩極力詆誣甚者欲真之於死地西山管道之窟公亦受僞學之目奪官褫秩逐屏從遊之士由小人觀之曲意悻義取媚於權姦以爲朱蔡且捋終身名俱滅矣夫孰知二百年之後推抑困悴者皎乎若白日之當天而鄙陋邪鬼之流以

擠排汗巖爲事者人之視之猶覩不潔之物目憎而氣奪莫不欲戮既死之遺臭以快仁賢之憤哉嗚呼亦可爲千古之鑒矣西山之竄在慶元二年丙辰文公此書不知遺誰而惓惓欲告郡守稍寬西山之拘執師友之義尚可以敦薄夫而勵末俗非特字畫之可傳而已也後之觀者其尚有所感悟以爲君子之歸也夫

題趙子昂千文字帖

宋之季年書學掃地蕩盡而詩尤壞爛不可收拾趙文敏公生其時而能脫去陋習上師古人遂卓然以二者名家正書尤爲當世所貴重此卷千文洪武初嘗金陵市中而金華宋公仲珩稱爲公中年得意書故刑部主事葉公夷仲因購而藏于家公之弟惠仲父預脩先朝寶錄出以見示於是歎文敏公之學古舍人之精識刑部之好奇皆不可得也

題靈隱寺碑後

天地間至堅固者莫如金玉木石脆薄者莫如簡筆縑紙礪石攻木範金環土以成室其成也難其傳也宜其可久操筆書紙率然而成文非假金石以刻之宜其易毀滅也然而世之爲堅固之具者常托其傳

於易毀之物則豈不以其所托之人爲足恃耶錢塘佛寺最鉅麗者曰靈隱當元皇慶王子嘗改而新作之距今洪武癸酉僅越八十二春秋求其一椽一瓦皆已毀燼無遺而金華石塘胡公及吳興趙文敏公所撰而書之文述寺之創始與其山水之勝棟宇之麗僅盈尺之紙耳誦而觀之當時之事猶儼乎如在則夫天下之可恃以求久者果安屬哉亦可以慨然而有感矣石塘在元位最不顯而行最篤文最奇趙公名重宦高每得其文必欣然爲之書於是又可見苟有足恃固不以外物爲重輕而二公之過乎人必有出乎文辭翰墨之外者而世之尊二公者方拘拘然求之於此而不知求之於彼不亦重可感夫翰林脩撰練君子寧以此卷示余子寧多學而甚文必以余言爲然

題桐廬二孫先生墓文後

子嘗論正統以爲有天下而不可爲正統者二墓臣女主夷狄也墓臣女主之不得與於正統古已有之惟夷狄之全有四海創見于近世故學者多疑焉蓋蔽于聞見而不暇遐思遠覽胡怪乎其未之識也宋德祐景炎之後縉紳先生往往竄匿山谷或衰麻終

其身或慟哭荒江斷壘間如失考妣而不復有榮達之願者多有之及其世久俗變然後競出而頌之其朝蓋宋之遺澤既盡而然也若桐廬二孫公兄弟繁峯公之抗志不汙求心公之不屑仕進何其凜然可尚也哉富貴之過於貧賤也遠矣使義可以處之無愧二公奚爲區區踐其所難而不顧乎蓋必有甚不可者而非知道者不能識也嗚呼斯理也見于孔子之易春秋者詳矣學者不深考至於棄君背父陷于夷狄而不自知道之不明其禍如是其烈也可畏也夫世有知二公之心者其知予正統之論也夫表繁峯之墓者黃文獻公爲求心公墓碣者文獻門人王君子充其事已備故弗論姑識予所感云繁峯諱章發字君文求心諱辰龍字

題元諸儒帖

昔時諸君子學術皆有承傳雖字畫之微亦皆得其意趣故所言多閑遠逸麗非若今人縱于妄作也夫昔人於不急之事猶致其精况所當先者乎今人於易爲者猶不講况難爲者乎有志者於此可以慨然矣吾友俞子嚴有志之士也以數帖見示故以所慨者告之

題賜宋惲頴魯公多寶塔碑後

文辭翰墨於儒者爲餘事然非天分之高學力之積不能造其極兼乎兩美者固難其人而父子相承能擅其工者世亦不可多見也 國朝之初翰林學士承旨潛溪公以文辭發道德之與而介于中書舍人仲珩善書最當時凡海內求文於公者必謁仲珩書之薦紳以爲美談不幸仲珩亡公亦相繼即世十餘年來士之欲昭幽行而紀偉績者無所於歸仲珩之子惲奉母居蜀思紹父學殿下至國聞而閔之以爲名臣之子孫也時賜粟帛賜其家撫勞教育者甚至由是惲得專於學其書益工洪武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殿下講學于齋官左長史臣南賓侍坐臣孝孺亦預在席有 教曰宋惲書法可嘉其以頴魯公多寶塔碑賜之仍手書賜宋惲三字於篇首臣既持以付惲且告之曰士爲衆人之子孫也易而爲名人之子孫也難蓋以德業隆厚非厲志篤學則不易紹乎前美也今殿下仰思前正而施恩於惲可謂盛矣惲尚日莘莘因藝以進乎學因學以進乎道以紹父祖之聲猷以報殿下之寵望則善爲人臣子矣孝孺嘗受學于潛溪公固不敢不勉以辱公門而所望於

憚者非止能書而已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擇也其可忽諸

題賜王訓導詩後

翰林待制金華王公奉詔脩元史文辭為史官最及使南夷一死為羣臣最有子紳能傳其業家學之美又最當時宜乎殿下賜詩嘉獎之也唐甄濟不仕祿山以死其子逢能見知方州大臣白其事于朝且請韓退之為立傳君子稱之待制公文章節義不愧於濟而紳受知賢王深被禮遇又非逢可比父子名績其有不傳也哉後之執筆紀事者當於賜詩有徵焉不待退之之書而後著也

題醫說後

管輅之言曰善易者不言易輅之治易其淺深不可知然斯言則普之清談皆不及也君子之學自得而已果有所得則天下之物皆足為吾用於心無得焉則所習而熟者雜然陳吾前方為所累之不暇於吾何補哉太史公為蔣君作醫說累數百言而無片辭出醫書可謂知道者之言也吾與蔣君論辨甚久蔣君未嘗以術其術而人多以善醫稱之其殆管輅之類耶

題太史公手帖

某年二十時獲見先生于翰林遂受業于門及先生致事還金華侍左右者數年每蒙獎與以為易教所以陶冶鞭策之者甚至此帖乃庚申歲謫蜀將辭京師時所發詞意重厚拳拳以古賢哲之事見勉若誠以為可望者嗚呼

題楊先生墓銘後

太史潛溪先生以雄文厚德師表當世禮接天下士如恐不及而所敬愛推服者不數人若白鹿子楊公本初尤與太史公友善而以為不可多得者也白鹿子貌清而神峻言厲而志端於人無貴賤富貧德有可尊則敬之否則不忍正目視莊辭確論不肖者備慄焉是以鄉閭之民不畏郡縣之管辱而畏白鹿子之公議人或欲薦之仕不應強以酒食非其人輒辭布衣韋帶處乎林泉而聲聞于遠邇蓋有東漢諸君子之風焉白鹿子生於元元之習俗陋矣以學士君子自名者僕僕塵埃車馬間求利達微聲譽惟恐弗得而白鹿子獨能操志篤行不涅乎世之垢汗古所謂介士幽人拔流俗者其白鹿子之謂邪孝孺年二十餘遊太史公門獲聆白鹿子言論固已竦然敬之

今十有五年太史公既即世而白鹿子亦亡於是百年之遺老盡矣其孫友以鄭太常所爲墓銘見示歎士習之日變悲老成之靡存爲之於邑者久之

題太素子墓銘後

昔昌黎韓子之銘盧處士歐陽子之銘薛直孺皆其妻之兄弟知之深望之厚而哀其歿故其辭反覆於天人之際爲最深今戴先生於太素子趙君猶二公之於盧薛也是以其辭信而詳其事微而可傳而太素子之卓行因得著明於世古今人夫豈果相遠哉吾昔遊金華聞太素子之風高其爲人而今已矣浙水東固多奇士求若人之似於山海之間其尚可得邪惜夫

題礪硿子墓碣後

士不以得位而後貴也居位而不能行道祇所以累乎位善推其所爲於人雖未嘗有位孰得而賤之乎故因位而著勲業者易不假乎位而德及於人非有志者不能也吾觀太史公礪硿子墓碣礪硿子鄉里一布衣耳凶歲能活數百家遭亂能衛其鄉人於難此其及物者厚矣何必有位哉公之言曰有積無虧惟後之再礪硿子三子皆才而顯且方以儒術進用

於世吾將於是徵天道焉

題濟寧張氏墓銘後

當中原文獻盛時薦紳大儒彬彬多齊魯之士道德言論既足師表一時而餘風所漸雖閭巷之人皆敦篤忠厚慕尚文學非他郡可及兵興以來師喪道微漠然無復存者余先君直憲先生昔爲魯守嘗思有以化之迎禮師儒擇子弟之重厚知禮者使就學焉于時洙泗之間幾爲之一變自先君去官今八九年魯士之出爲世用者往往有之大率皆當時之秀而張君盟其一也盟以才受薦佐大郡甚有名稱惜其父處士生不顯于時思發其遺德以傳後世乃求銘于聞人以識其塋余遇諸京師爲之歎息流俗之壞也久矣親沒不圖所以傳之而惟祈福於異教所費不可勝計而卒無絲毫之益盟獨能以章著先行爲急豈非知所輕重者哉余久不至魯由盟觀之其俗盖將盡變矣復異時之盛安知不始諸此乎盟幸以告我余尚能爲魯人書之

題胡仲申先生撰韓復陽墓銘後

爵位所以取尊於當世而非取信後世之具也達官顯人苟無足傳則聲與身泯隱約之士道術文學誠

過乎人人其居雖困而其所有昭乎若日月之揭夫孰能掩之世俗不之察託傳世之任者不於其道而於其位親沒而圖銘墓之文往往於位號華顯者求之甚者或假辭於文而寓名於公卿豈知古之傳世者固不以祿位而重哉其陋也甚矣金華胡翰先生

異時嘗以一布衣入史館出爲衡府教授退處田里以終士之貧困無出其上者然其操履高介文章雅馴當世之士多自謂不能及之先生既不妄稱譽而世俗亦鮮知其文故四方得其文者爲最寡具郡韓君奕示余以先生所作先府君墓銘盛有所推許於知愛先生之文可知奕之異乎衆人於先生亟與之言可信其先君果奇士也余年二十一見先生於金華先生不余賤待以國士與語連日夜不休今亡矣思重見而弗可得讀其文如接其聲容因書卷末以授韓氏使世俗知韓氏之求先生之不拒皆古道也

跋劉府君墓碣後

李元賓文學在當時最爲韓退之所推而退之銘其墓不過百餘言稱其美者不過十言然非元賓莫能當也古人之文要而不煩也如此近世銘墓者爲言多至數千少亦不減數百否則求者佛然有不滿之

色是豈特文之不逮古哉習俗之弊也久矣吾友劉君剛養浩請銘其父處士之墓於太史公公爲之銘辭約義該得退之意蓋欲矯積弊而復諸古也養浩學古而攻其辭故公以古道處之由是而求處士之爲人其亦古之所謂善士夫

題會稽張處士墓銘後

外爵祿而貴富者君子也待爵祿而貴富者恒人也備萬物于一身天下之物孰加焉友聖賢于千載天下之貴孰並焉不有得於此而顧有慕乎彼則其所慕者庸知非君子之所耻也耶孔子賤千乘之齊侯而取首陽之餓士曾西薄志得位尊之管仲而畏仲由世俗之所謂富貴貧賤豈足論有道之君子哉嘆之珏芝里有處士曰張公理字克讓生于世者七十六年而不階一命不資斗祿以布衣終田里然和易純正之德見推于鄉閭雋拔清遠之文尚友于古人寓至富於窮約之中存至貴於卑賤之表有子五人既沒而叔子思齊爲陝西左叅政少子遜亦以通儒術薦爲 紀善諸孫勝衣冠者多至二十二人世皆曰處士富貴人也身不待乎富貴是以澤及乎後昆張氏之富貴其亦異於恒人遠矣蓋道德有餘而天

之報有不至者後世必蒙其福然則張氏之孫曾欲保先澤于悠久者可不以處士言行爲法乎參政公名可家以字行繇觀察使拜今官學行政事君子以爲不愧其先人云

題溪漁子傳後

今之爲士者不思其無才而患其無氣不患其無氣而患其不知道譬之源也氣譬之水也才譬之能載也蓋有無其源而不能爲水者矣未有水既盈而不載者也是以君子不敢強用其才而務養氣終身由乎禮義之途使內不愧於天外不挫于人充溢盛大無施而不可舉而建事立功則天下豈有難爲者乎後世學者不知出此用其驟盛易衰之氣而無所養當其銳然於有爲之初固若可喜及乎涉歷無窮之變未有不蕭然消沮者也吾嘗歎而疑之郡人林左民示余以溪漁子傳稱溪漁子事及其言論皆偉甚左民奇士因其所交以觀溪漁子之才氣有足望哉然溪漁子好爲文而不自足顧每有取於世之有道者此其志異於世俗遠矣江淮間豪傑之所會蓋有得道之人焉余求之而未之遇也溪漁子盍求而見之乎苟有得於其言則左民之所稱者皆溪漁子

之粗也余必預聞之

題陳節婦傳後

世之記事者務取詭特奇異之行以駭人視聽而於守常蹈義者則棄而不錄故史氏所書節婦孝女非赴淵投崖則斷髮刳股吾甚感之所貴乎善行者以其當乎義而可法也苟吾之義無愧於天下則亦奚用夫異俗駭世過爲難能之事乎有意乎爲異者未必不入於利不知仁義之可慕而自勉于仁義斯其於善也篤矣余觀王紀善璞及鄭僉事士元所傳陳節婦應氏事蓋節婦年十七歸陳甫一年生子三月而夫亡利誘而勢迫之者盈耳煥然不爲之變劬躬畢志以事舅姑陳氏之宗卒賴以不墜未嘗赴淵投崖而人稱其節未嘗刳股斷髮而舅姑安其養方其自脩於閨闈之內寧知節義之名爲足慕哉無所慕於外而勉於爲善此節婦之行所以爲美惜夫有司不言於朝不獲書列史氏之籍然其孤好學飭行圖顯先德將必有立於世他日使人謂陳氏爲有子而節婦行義因之以章則可以駭人視聽者在此而不在彼矣何患其無傳耶

題鄭叔致字辭後

古者制名之義不一而莫病於近代爲其慕乎美稱也夫人之有名將終身以之苟着爲學之方使之顧名思義豈非善名之者乎世之爲父師者往往以臯夔益稷丘軻回路加於無知之兒其名則聖賢也求其德則庸豎賤夫也不亦妄且誕歟是謂之不知其父師之道也若吾友浦陽鄭叔致則不然叔致之生也其父取大學格物之義名之曰格及冠其師太史公復以叔致字之而祝之以辭欲其用心於致知之學也嗚呼是不亦善爲父師也乎夫人之通患不患於不能行而嘗患於不知不先致知雖有出世拔倫之材亦不免實行謬作之弊能窮天下之理盡萬物之情一旦措之於事業則沛然而有餘發之爲文章則浩然而無涯蓄之以爲德行則從容而中道矣古聖賢之學必以知爲先也而叔致可不務乎物之理不可以數計而欲知之也蓋有要焉操至靜之器以應乎羣動以索乎冊書察之於天地之際驗之於倫理之間譬諸破竹焉既得函刃之地一節之後將詒然矣知既盡而於聖賢之學無得者吾不信也叔致生禮義之家重之以美質耳目之接無非知也舉足動容於堂序之間推而達之無非可行也而太史公

又甚愛之其於學不既得矣乎予復爲是言者予與叔致友以忠告者友道也雖然叔致奚俟予言哉

題宋舍人篆書

篆書以清圓勁拔爲高秦唐二李皆以是名世其用心至矣自江南徐鼎臣始變而肥已稍遠於古然能不失其意故論者尚之近代趙魏公子昂愛鼎臣書所作大小篆多類鼎臣由是學者翕然效之甚至彭亨濁俗如脂豕然不知魏公天資高邁故所書自過於人俗子輩塵胸陋質欲逐其迹無怪其謬也金華宋君仲珩病古學之不振學大小篆匪二李不師其用心甚久故所作駸駸逼真此王荆公刻漏銘爲李思問書亦其一也嗚呼古人不可見矣欲識其遺意者尚於宋君觀之

題宋舍人草書千字文後

近代能草書者吳興趙公子昂公所敬者爲鮮于公伯幾稍後得名者爲康里公子山吾嘗評趙公草書如程不識將兵號令嚴明不使毫髮出法度外故動無遺失鮮于公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康里公如鸞雛出巢神彩可愛而頡頏未熟雖俱得重名而趙公高矣繼三公而作者金華宋仲珩草書如

天驥行中原一日千里起澗渡險不動氣力雖若不可蹤蹟而馳驟必合程矩直可凌跨鮮于康里使趙公見之必有起予之歎此卷千字文乃仲珩爲李君思問書者尤渾雄可喜仲珩今之古人也思問勿易視之

題宋仲珩草書自作詩

近代善書尤著者稱吳興趙文敏公及康里子山文敏妙在其行奕奕得晉人氣度所乏者格力不展子山善懸腕行草逸邁可喜所缺者沈著不足金華宋君仲珩兼得二公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驥奔行不躡故步而意氣閑美有蹴踏凡馬之勢當今推爲第一

題周氏文後

知人天下之至難由人之言以觀人至難之尤也人之平居非察其所守不足知其志非試其臨事不足知其才才志得矣非考其終身不足以知其德此人未易知者爲然也士之寬裕有容者譽人多過其實刻厲疾惡者取人多喪其真自非誠明公溥之士其

予奪褒貶未必可信則察言之際豈易乎哉吾友方君其介潔不妄有所稱而王君脩德確然守正不爲詭隨之行苟非其人雖其親愛不以片言許也今於周君友文俱言其美若出一口然夫以方君之言雖微王君猶信也王君之言雖微方君猶可也而二君交贊之皆以爲難能則周君之善烏可誣也哉昔余與周君遊先於二君而周君之來吾鄉二君知之者詳於余古道之不復也久矣余於周君喜二君之公於取人也既爲之書復繫其說使人知予爲之書者非私乎周君蓋猶二君之意也

題王氏述訓後

師弟子之教不立世之學者一變而爲陳相再變而爲逢蒙由蒙而變不至於羿之爲不止也其漸豈不可畏哉予過梁宋間觀河洛之俗可駭焉至汜水見河南按察僉事王侯履道所爲述訓歷紀成童時所從之師以致不忘之意其情辭忠厚有足感人者嗚呼薄夫惡子觀乎此其尚知所愧耻而感慕也哉

題劉養浩所製本朝鏡歌後

文章之用明道紀事二者而已明道之文非有得於斯道者雖工而不傳紀事者不得豐功偉德可以聳

攝衆庶耳目者而書之亦不足取尚於後世故士未足以明道則博求當世非常可喜之事而述焉亦文之美者也西漢文士最衆尤傑然者賈生董仲舒其才未必遷固之下然後世傳而誦之者必遷固之文而賈董不若焉賈董不得紀天下大事而遷固爲史也今天子起布衣除羣雄十餘年統一四海與漢高祖無異吾太史公以閎博奇偉之文居遷固之任爲士者莫不慕之公之門人金華劉君養浩亦奮然自喜以爲此難遇之時不可漫無所述乃考徵征伐之次第爲饒歌十二篇以宣敷國家之功烈其事信其辭奇其取尚於世可必也嗟乎養浩於斯文可謂有志矣昔之人居史氏之位而不脩其職者甚衆今養浩未嘗得位於時而遇事感發輒有所作使假之位遺功遺德未盡紀載者庶乎有所託哉余少竊妄志述者之事勢孤行獨無宗族親黨之譽而不聞于人而不得賢人君子爲之美故往往顧以怠惰而未能然斯文之有益於世者不止若此而已也願與養浩加勉焉

題黃東谷詩後

昔人謂詩能窮人諱窮者因不復學詩夫困折屈鬱

之謂窮遂志適意之謂達人之窮有三而貧賤不與焉心不道德之要謂之心窮身不循禮義之塗謂之身窮口不道聖賢法度之言謂之口窮三者有一焉雖處乎崇臺廣厦出總將相之權入享備物之奉車馬服食非不足以夸耀市井然口欲言而無其辭心欲樂而有其累其窮自若也無三者之患心無愧而身無尤當其志得氣滿發而爲言語文章上之宜倫理政教之原次之述風俗江山之美下之探草木蟲魚之情性扶婦人稚子之歌謠以豁其胸中之所蘊沛然而江河流爛然而日星著怒思喜樂好惡慕歎無不畢見造化鬼神且將避之而何憚憚於區區之富貴者哉此謂之達可也雖飢寒流離天孰可以爲窮世之人不之察幸斯湏之勢者多挾其所有以驕士而不知士之非果窮已之非果達也象山之東谷有士黃君思銘過余侯城山中其身甚約而其言甚侈其形容甚臞而其詩甚麗出其所作數十百篇爲余誦之金鑄玉戛宮鳴徵和有瓌奇纖妙之觀而無枯淡寒陋之態余雅爲之喜而君復持自此而西歷覽天台諸山以畫巖壑之勝嗟夫近時詩人如君之可貴者鮮矣君行乎世有知君詩之可貴者其亦

世之所鮮哉

書夷山彙序後

人之窮達在心志之屈伸不在貴賤貧富富貴而於道無所聞於業無可傳謂之窮可也非達也賤貧而沛然有以自樂生有以淑乎人沒有以傳諸後謂之達可也非窮也世多以隱顯賢否天下士而士亦以祿位得失爲心之欣戚勢盛則志滿而驕勢卑則志沮而陋於是士之進退皆窮矣非人能窮之也彼有以取之也吾觀四明蔣先生羈寓數千里外在尺竹伍符中而放筆爲詩組織物狀揣切人情敷揚事理浩乎其無涯燁乎其有輝味其言如素處顯位者未嘗有枯悴寒澁之態是安可謂之窮士乎士苟有自達之具天且不能窮之而況於人也哉予自京師還過夷門與先生論詩因識所感使人知窮達果在此而不在彼也

書浦江二義門倡和詩後

浦陽鄭氏王氏俱以義名門事傳于天下而聞于朝廷曩歲兩家爲訟者所誣王思敬甫偕鄭氏之長采苓子訴于朝皇上重二氏之義詔勿治於是二老人驩然同歸置酒相勞苦交遊之士爲詩以迷其

事二老人從而和之讀其辭尊君親上之情戴恩懷德之意藹然溢諸簡冊間何其美也人性之易感也尚矣綏之以德則驩然鼓舞而和氣生焉和聲發焉至和盈溢于宇內則風雨時萬物遂諸福畢應而治道以成觀二老人之詩當世政治之美從可想見豈特可爲鄉邦盛事而已哉

贈樓君詩卷題辭 代太史公作

洪武辛亥之歲浦江樓君真以文學用薦者赴京師有司將官之君固以疾辭歸朝之名卿顯人與君交者皆重惜其去相率爲歌詩以贊其行凡若干首君嘗徵子序予未暇也及予致政家居以爲言予撫卷而視計其時僅越七年而其人存者聚散不常於是益知君之賢而歎斯文之不可復得也嗟夫予何敢序之哉予嘗靜觀之天地之始終如日之旦暮耳千載之間如一時耳人之生世不帝如呼吸頃耳其中離合憂喜何足較乎可以與天地並存而不朽者惟文辭而已若此卷者亦其一耳君試追思往日交遊之人聲音笑貌瞭然著於耳目間固如昨日事也欲求而見之豈復可得乎不知與夢寐何異也而余與君復云云不置何也斯理也非達性命之故者不

足以識之達性命則物齊矣君足踐利祿之場不願而辭歸其中心必有所得余非能知君獨視其詩而有所感故題之以辭

書學齋佔畢後

眉山史繩祖慶長所著學齋佔畢其論荀楊言性本於告子臯夔以刑名聲色絕世引喻有味可爲世戒於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訓與爲許謂君子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效之大學彼爲善之當爲彼爲不善之小人皆可備解經之一說蓋篤志精思而求所自得者非特好異也然論乾坤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乃以稱物平施爲言謂三十斤爲鈞萬有一千五百二十銖又以孟子鈞是人也賈誼大鈞播物者實之其他談數附會曲折纏繞蔽聰可駭者頗衆甚矣乎其爲多思也至於考索經傳可喜者雖有之而謬誤亦間見焉豈所謂知者過之者邪然其異於世俗之蒙瞽拘錮於已然之成說而漫不致思者亦已遠矣况其該博於載籍索之惟恐不致蓋亦難能之士也第疑聶夷中詩二月非鬻絲之時以爲乃四月之訛則爲未當乎理夫夷中蓋以貧困細民未蚕未稼而預貸絲穀之直於人是以雖暫紓目前之苦而將來不

免飢寒之厄此非躬歷其事而深究民瘼者不能述斯言也而慶長乃不之知豈其偶未察耶抑其方銳於攻發前人之短而不知己之失邪

題聽琴軒記後

天下之事才而有爲者非難知其才而用之者爲難智而能言者非難達其爲言之意者爲難是以李長吉發憤欲辭平原君而韓退之亦祭田橫以見志古人之重知己豈有所利也哉吾之所得存於心未嘗發口而彼能的然先得吾之所存固人情之所甚快也世傳伯牙絕絃於鍾子期其事有無未必然蓋以喻知己之難遇耳廬陵鍾深省以聽琴名軒蓋嫉夫知人者之少而欲以是自勉者歟今天下混同四海之才皆麗輦轂下其間豈無出類軼羣之士伏於衆人之中而無所發者乎深省號爲知人將進而用於上爨下之木有剗然鳴者其尚知而取也

題積善堂記後

爲善而至於君子人之所能必也爲君子而富貴且有後非人之所能必也世之人不爲其所可必而妄意於所難必脩於身者無成則委之如當然望於天者不獲則怨且疑以理爲不足信其惑不亦甚乎人

之宜爲君子而不可爲小人出於性分之固有非爲利達而爲之也使慕利達而爲善其心已陷於小人之歸尚何暇天道之怨哉予觀顯融於斯世者多昔者質厚敦朴之士之子孫蓋斯人之爲善出於天性而未嘗知外物之可慕故有以合乎君子而得天道之祐非偶然也河南按察副使會稽徐公以積善名其堂以昭其祖考之善而推其福祿之所自且以勉其後之人夫徐公之顯由前人之積則夫後人之所憑藉者豈不在公之所爲乎公之爲人御下寬默有容而持身其謹衆咸服之以爲君子而不自以爲才是宜爲天道之所祐者也尚於其嗣人徵之

敬題蜀王殿下來鷗亭詩後

蜀王殿下以睿哲之資性與理合發言成章而謙虛好士士有見者未嘗不歛容垂問然文辭翰墨之賜非學術器識遠過乎人者弗能致也往者講學中都臨淮訓導姚宗文特承顧遇賜以來鷗亭詩時殿下春秋十有八耳而措辭雅馴有法雖縉紳儒先莫過焉是豈特儒者之美觀哉亦可以爲聖世宗室多賢之慶矣

題許士脩詩集後

師道之重古之君子以之參乎君父之間蓋以人之有身非父則莫能生非君則莫能養父既生之君有以養之而不聞道德禮義之教雖苟生於世不若無生之爲愈也是以於人爲特重視夫至尊至親之恩靡不及焉洙泗門人視孔子猶父及既沒三年猶哭失聲或築室獨居而不忍去此與唐虞之世如喪考妣者何異自道喪俗偷倫理廢薄而師弟子之義尤闕生無就養之禮死無爲喪之制其者讐疾其師乘勢折辱以快其忿豈皆民性之不逮古哉教者非其道受學者非其才故也誠使師有以爲教弟子知所以爲學其有不相親愛者邪吾鄉林景嘉猷始事吾友王脩德脩德良士毅然以古道自整飭後不幸徙家南中媼族無一人顧恤嘉猷徒步千里追送泣涕與訣別此其義有足多者嘉猷少予一歲輒以師禮事予會予教授漢中行六千里來學德業大進見之者莫不稱其篤行此其可與世俗弟子同語哉嘉猷爲予言里人王頤與其弟暉嘗師脩德之友許君士脩許君卒嘉猷爲集所爲詩頤暉爲購工刻于家以傳其待許君不以存沒少異若頤暉之於師蓋亦當世之所鮮也嗚呼予嘗嘆斯世不復有如古人者今

乃於閭里見之豈吾鄉之民性獨不異於古哉抑亦父兄長者之化有以習其耳目而致此也許君之詩予昔既爲之序復書其交友門人事以見許君之所教者非世俗所及而其所長非特在乎詩且以諷當時之爲弟子者使有所感發焉

跋劉氏家藏誥命後

烏傷劉氏在宋季如公亮者嘗以中奉大夫致仕而贈其父爲太中大夫亦嘗貴顯矣未越二百年而歷官行事之詳已無所考向微斯誥則子孫且無從徵之况他人乎此可見人之傳世在彼不在此中奉之昆孫剛方以學術自表著勉其所當爲而無外慕之心固知所輕重哉

題湯氏家藏賜笏記後

春秋書法至簡事之不登載者蓋甚衆而於寶玉大弓之竊獨兩書之而不厭蓋以國之傳器先世所受於君者其所繫爲至重也吳湯氏不忘其先祖爲進士於宋度宗時所受賜笏寶藏于家而求士君子以記之其亦孔子之意歟雖然笏之爲言忽也所以備忽忘且以戒人之忽也不忽則敬敬者德之本湯氏子孫持不忽之心以守此笏雖百世可也不然國家

天下大器以忽而失之者多矣况一笏乎

書李質夫序後

名號者已之所命以別乎人苟未極其美人未必非笑之也而名號者常務極其美焉聲譽者已之所致以彰其身一有所不至則人將訾謗之矣而爲士者未嘗脩其可以致名譽之道是之謂怠其所宜爲而先其所當後古之君子弗爲是焉名號與聲譽俱美者稱也二者相戾者愧也恐其相戾而勉焉以稱其名號者不亦善於自脩者乎善於自脩者君子取之章貢李君仲文常從事於儀曹親制作文爲之盛因自號曰質夫其意有慕古反始之美及來仕于吾郡慨然以矯浮薄復質厚爲職蓋欲推其所慕以同諸人也天下之理莫善於可繼莫不善於使人無以加文者周之所尚聖人非處其薄也然質之甚猶可繼之以文文而至於盛則無以復加矣故必反之於質而後可由質而之文猶繪於素雕於櫟順乎其難也反而復之質非盡浣濯剷除之何由復其始乎而李君乃欲舉而復之其志既美而其事甚難也雖然已不由而強人之從於事爲難已由之而化人之從非果難也士固有居乎閭里而化民成俗者况居位

者乎李君苟能因是號也思其義而身由之機巧之
去而醇厚之用椎魯之尚而矯飾之遺行成乎躬而
聞乎世東南之民他日有耻浮薄而勉爲忠樸者其
李君之化也夫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葉琰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歸戴濠之

黃巖縣學生孫煥堯牟汝鈞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九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贊

春秋諸君子贊 有序

余取友於當世而未得則於古人乎求之讀春秋左
氏傳得數十人心慕焉聖賢所稱較著者不敢論少
戾乎聖賢之道者不敢取自石碯以下十有五人取
其事贊其美以爲法云

石碯

國之所恃在老成人以國爲家不私其親知以發謀
勇以戢亂雍容談笑坐拯世難侃侃石子衛之父師
先事而諫徵若著龜始不吾從弑逆果作徐發一言
元兇就縛春秋所書篡弑孔多誰能討賊不煩干戈
雄才勁節英識大器仇牧晏嬰視之有媿世悅苟難
滅親是稱臨危善斷卓乎難能嗟衛之微臣有石子
嗚呼九州敢謂無士

季梁

賢知所居國小猶強文謨武猷屹如金湯荆楚之隨

遜志齋集卷之十八終

可坐而取久而不忘以有君子其在朝廷敵國震驚
有旅若林莫之與京及乎棄賢姦雄相賀世無人望
雖強易破長孺在漢子儀在唐叱咤指麾威行萬方
彼真弗思忽不知貴我懷生民今也誰恃

臧儂伯

賦禍弭亂世貴乎兵兵之所加治其既形心術之微
禍亂所自孰能治之諫臣之事在昔魯隱矢魚於棠
其事雖微其志已荒有臣儂伯憂其慚懈昌言正色
以訓以戒天稔其禍聞善不為鍾巫之難實兆於斯
聖之求諫匪曰觀美羣情既宣萬事畢理自以為智
厭棄人言冀弒將行至死不聞諫之不用鮮不亡國
我思若人中古遺直

公子友

魯有季子社稷大臣處人所難不失其仁莊儂之間
兄弟多故叔牙慶父交紊王度親為骨肉義存君臣
縱則廢法斷傷乎思酌事之中酬酢萬變龍驤虎時
蛇豕屏窳才優於為齊以無私春秋嘉之志其來歸
周公東征克對文武烈烈季子不忝皇祖後世之士
量小才輕大故臨前驚怖失聲聖賢至公狗道忘已
後國先家季子所耻

叔躬

士處衰世若行泥塗孰能超然不受其汚叔躬之賢
高潔蓋世非義之祿笑而不視兄也有國匪君斯君
獨深耻之安乎賤貧我拥我履可以衣食我身雖勞
吾義已得彼為富貴千乘萬鍾其外雖導通其心
則窮人之所趨不我能止我之所不不以易彼卑卑
小夫利達是圖朝讐夕臣大豕不如伯夷之清子臧
之節周公之孫魯邦之傑

劉康公

道在天下莫不與聞能知其真千載一人春秋之間
何國無士名言至論卓卓可紀有偉劉子獨得其宗
矢辭豈多妙合大中孰養其原以定厥命必有事焉
勤禮致敬後乎洙泗先乎唐虞聖賢有傳不謀而符
生民夢夢飲食作息道之不明誰達其極三代君相
治之師之逮德下衰以法廢之上曠其職下悖其紀
孰非天民嗚呼劉子

范文子

霸國之士尚利與功納君子邪不思其忠孰若夫子
識微慮遠以勝為懼勇於從善鄢陵之戰楚師大崩
矢中其王蠻方沸騰衆誇威強獨有憂色外患盡寧

非計之得彼昏不戒以幸爲常上肆下陵禍興蕭牆
先事有言衆謂迂惟深謀弗從卒履其敗六國滅秦
晉亂平吳全盛之邦多忽求圖烈烈夫子非霸者佐
以道事君大臣之亞

子臧

恒人於利錙銖必競亦獨何心力讓千乘仁義可樂
名節可尊肯取瓦礫棄遺珥璠篚紛紛孰非臣子
先生醜之恐其污已高不忘世潔不亂倫大鎮社稷
爲曹宗臣秦楚有王雄霸中國戰不足稱千載汗辱
去彼取此疇能與偕以利易生果何人哉

臧文仲

衆人之生莫不有死死而可傳舉世無幾有美大夫
國之典刑仁義之言煥如日星其身有終其名不沒
後人宗之指爲口實晉楚之盛豈乏世卿貴富一時
事無餘名大夫立言後世是式念哉勿忘尚懋厥德

祁奚

賢才之生國用所資觀其進退治亂從之一人在朝
善類興起欲知其心尚視所舉彼也吾戚此也吾朋
人以爲比吾舉其能孰爲隙讐孰所怨惡吾取其才
餘不暇顧心無黨私爲國得人苟利於國遑恤我身

古之君子自信不苟不以毀譽輒變所守嗟世之人
匪矯則偏或遠之用或親之指有徇大公舉讐與子
取謗速咎終莫能以道不勝僞治功日汗豈特夫子
當世所無

魏絳

晉有駝夫好兵而復以一笑故幾亡人國天鑒凶德
卒傾厥宗三卻受誅假手厲公允文魏子以兵爲戒
輯和戎夏晉以昌大悼公之世屢合諸侯績業文襄
政教具脩意之所嚮靡有不服羣賢在位魏子之力
士不知道以戰爲嬉孰能無爲坐制四夷

孟獻子

世無材智不過於刑非有仁人何以爲國魯號多士
繁乎有文穆穆獻子其德可專用侈國貧言利愈密
宣成之間肯政橫出夫子是悼勢莫止之昌言在人
後世紀之乘馬之微鷄豚不畜富盡天下恒患不足
古稱盜臣或以爲才我懷夫子莫知我哀

季札

士之制行不必於同取舍進退惟義之從苟同其跡
不度乎義尚類古人非德之至嗟嗟季子賢且有文
博達通微世鮮其倫使之有位變夷以夏桓文之績

不足與伍天將喪其鬻童僭攘晦德潔身效節子臧道之廢興蓋曰有命行非子光止豈子病衆人何知爲譽爲尤孰明子心其惟春秋世教日衰戰爭求位季子有知當爲流涕

子皮

大人無私物我同視善出於人與已無異人之勝已善者已能翼而扶之與之俱升授之國柄躬率以聽賞罰弛張必從其令此謂盛德自古難之懿哉子皮爲公卿師僑實國積社稷是賴振經立則國勢幾大非子知人羣枉孰容鄭之有政夫子之功紛紛鄙夫識闇量淺已則無能惡人爲善世之不治豈曰無賢孰起子皮吾爲執鞭

子家羈

魯有盜臣擅國自恣昭公寡謀躁以失位遜齊居晉淹恤八年惟子家子奉以周旋自有可爲謀猷甚遠拒而不從卒以衰返使用其言動令事機宜其終身棄國不歸久而彌恭困而無怨義不近名忠不避難考德千載難乎其全夫子之節允也可傳晉文五臣世嘉其績彼也以才夫子以德

蜀三守贊

李公冰

處厲民之時而爲惠民之政非仁者不能也興一方之利而流萬世之澤其才智足稱也幸而治乎蜀使斯民違乎難而樂其生也不幸而仕乎秦使後人論其世而賤其名也夫因時而宣上之德者易爲矯時而反古之道者難行也如公者爲人之所難而能取信于上下殆非秦人也三代之英也

文公翁

漢初之治猶有秦風刀筆程才賤德右功矯矯先生知政之首閔俗之龐化民以道聲建學官祖豆詩書英俊如雲從于後車蜀人聚觀爭服章甫儒教顯行齊于鄒魯兩漢之間號蜀多才孰啓其端先生所培植其不遇惠止一州使秉國鈞四海蒙休俗吏卑卑僅圖旦夕孰能起之俾輔邦國

張公詠

爲政匪難患才之卑才優於事乃克有爲惟忠定公萬夫之傑屢剖郡符有聲烈烈威惠所被梁益其尤坐鎮西南分天子憂時其寬嚴陽舒陰慘談笑指麾奸強破膽豈惟善政可配古人卓卓行危言爲世名臣將相無功名隨身逝誰能使民廟祀百世乘風騎氣

公神在天嗟彼儉邪敢執公鞭

三賢贊有序

聖賢之道以養氣為本今之人不如古者氣不充也氣不充則言不章言不章則道不明子竊有意於道而患委靡不振思起古豪傑而與之遊求於往昔得三人焉曰司馬子長曰韓退之曰歐陽永叔三人皆氣豪辭雄有振衰立懦之功因各為贊辭時觀之以自勵將由此進於聖人之道非敢以是為足也作三賢贊

司馬子長

三代之隆斯文顯然惟太史公震盪奮騫江河之深秦華之高大宇宙小析絲毫唐虞盛德湯武峻功春秋之辭楚漢之雄韋編竹書金匱石室千載遺亡公手紀述掃刮晦蒙揭茲日月上翼典謨下昭大法彼敗降者名將之孫公白其辜覆謂多言凡人受辱孰不就死所不死者建大名爾名之不磨赫赫義義比績丘明功孰少多卓哉英賢允矣良史何人無知巷伯是儼公去千年斯文湮沒紛紛鄙夫敢繼公筆

韓退之

漢後七代道喪言禁不有先生孰興斯文先生之生

志豪氣雄手扶百川注之使東刮垢去腐煥其一新詆排佛老扶起孟荀誰輿朽骨天子是迎請投水火以滅禍萌喁喁鱷魚為潮之毒帝念南瑛俾往殲戮大海茫茫五嶺蒼蒼發為文章震盪激昂山不足高海不足深斯文在茲無古無今惟鄒孟子仁義子戈先生在唐與之為徒吁此何時愈下彌衰先生不生孰扶孰持是氣長存磅礴上下有繼徽猷不在來者

歐陽永叔

宋至仁宗文治告成寔生偉人以鳴太平偉人為誰曰歐陽公宗孟繼韓蔚為文宗五季之末支離黜昧公曰嘻哉非予疇繼刪煩剷華去其艱深大獲咸池厥音沉沉如玉之温如波之澄不撓不驚既暢且明伊周以來以文致窮千載惟公躋身顯融既掌帝制亦預國政正色危言以犯以諍維蜀有蘇出公門下謂公斯文可比韓愈公之謂蘇托以斯文後世誦公哲於知人何哉鉅儒以多為貴人也可欺天也可畏

尚友五贊有序

有憂世之志而無經世之才有經世之才而無成物之德欲以有為於天下皆古昔之所難也聖賢之跡不見于世也久矣慕事功者多蔽於卑近務高遠者

每病於難行吾求士於二千載之間功業赫然可稱而秉心操行不倍於聖賢之道者得五人焉皆天下之才士今世之所未聞而余之所願學者也故贊其盛以識余之私因是五君子以望乎聖人之大全此余之志也以五君子為足法而不以大者自望非余之志亦非五君子之志也

諸葛武侯

漢治任法難乎大臣惟忠武公千載一人綜覈萬變以義而動虎躍龍驤天下震恐極其智能亂不足平天實厄之大勳無成敗紛然處之甚暇論其所存伊呂流亞古學不傳士氣益卑公心不亡百世之師

陸宣公

士不知義以國為外媚悅取容自為身計嗟吾先生慨然哀之君非堯舜媿見色辭諫書如雲指訐遺闕忠邪義利不少撓折事雖多遠言則長存用諸天下可安黎元豈若俗儒以文嬉戲先生見之當為流涕

范文正公

古之至人忘己徇民一夫顛連如疾在身此義不明貴我賤物以民自奉恬不加恤孰若先生惟民之憂飲食夢寐四海九州先事而言庸役所忌就其所成

允足經世世之通患溺於故常聖法皇猷皆以為在誰能致遠而舍車馬敢謂先生不在天下

韓忠獻公

生民難謀天下大器必能容之而後可治大人之量喬嶽巨川未嘗有為萬物資焉豈若淺夫露其才智初如可喜卒敗大事堂堂魏公宋之宗臣元氣流行為初為春欲名其功公本無作視其用舍為民憂樂世彌遠矣孰尚嗣之我觀九州悠悠我懷

司馬文正公

儒者之澤大行于民伊周以來惟公一人始未可為萬鍾不受途時多艱為世父母凡民之心惟久乃安欲其即從聖人猶難亦獨何脩政化甚速誠於為善四海悅服用術相欺惟恐不深公神在天汝果何心

云敬贊有序

捐其軀有益於天下君子之所樂為也而况身不至於死而有益於世教者乎宜乎趨義者之眾也然而人寧舍其生以徇利而不肯勉其身以為義死於利者首交於世而為義死者歷數百年無一人豈其所重在彼而所輕在此哉知利之可以養生而不知其可以傷生知義之或至於殺身而不知殺身之可以

不朽也古之仁人義士視刀鋸如飲食恬然就之而不辭者其好惡寧獨異於人哉見義明而慮道遠如是而死則安如是而生則辱如是而富貴則足耻如是而貧賤則可樂故其取舍之際斷乎其不苟也師弟子之義與君臣父子等古人蓋甚重之漢之時猶未變夏侯勝爲孝昭皇后授經勝卒后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夫以帝后而爲師傅服羣臣不以爲過則當時之俗猶可見也風化成于上雖以強臣亂賊之威指叱鼎鑊以待天下之士而士生乎其時猶有赴難蹈義止色疾趨而不顧者此漢所以爲盛也與王莽之殺吳章欲禁錮其子弟門人多更名它師而平陵云敞幼儒爲大司徒掾獨自劾吳章弟子收抱章尸歸棺歛之當時以是高之比爲藥布而敞竟以是名後世敞學術不可考後嘗仕莽爲魯郡大尹其行已未能無可議者然其事師不以死生變節誠志義之士也哉章弟子千餘人賢於敞者必衆矣畏禍惜位竟泯滅無聞而敞之名與朱雲相上下慕義之士其可不勉乎夫不以貴賤生死爲厚薄者非知道君子不能斯心也任社稷托幼孤將無所不可非若淺夫小人之不足仗也余是以贊之以爲弟子事師

遭變故者之法贊曰人之趨弊皆若可託觀於生死乃見厚薄朝以爲師暮則背之人實易誑心其可欺嗚呼云生志剛氣烈曷以知之偉然大節妻子在後鈇鎖在前所見者義吾何恤焉吾身可恤師其可負視更名者犬鼠之伍道喪民散俗益壞偷而恭皆違犬鼠所羞不趨其難矧徇其死我獨何人嗚呼云子

楊喬贊有序

富貴不可輕也然人不能輕富貴則不能處富貴捕虎者未嘗畏其爲虎故帖耳妥尾而惟吾之擒知其爲虎而畏之則必爲所噬矣人惟內有所重故視外物也輕天下之物舉不足動其心然後可以用天下之物一爲物所動將爲物役之不暇而何暇用物哉東漢固多節士及其衰也貪懦者處大位而君子皆困于下故小人得志以至于亡不然當時之士皆王佐才也得一人且可鞭笞海內之盜賊况若是其衆乎楊喬不在郭林宗徐孺子之列然吾觀其人不出于孺子下蓋其志可尚也人有慕富人之財而挑其女以逃者爲利所役視富人若王侯將相視其家若鈞天帝官而不知其爲可耻也由君子觀之苟不以義則崇堂邃寢猶蟻穴然珪組之貴與苴蒯無以異曾

何足願乎萬乘之主天下之至貴也妻帝之女入臣之至榮也喬惟恐爲所汗餓死而不辭此其心豈可以勢利奪哉使喬不死命爲大臣屬以天下漢猶可與也桓帝不爲天下慮而爲一女計可謂不知人矣喬之賢豈可以女子誘哉然桓帝雖不知喬而愛其才則後世之不如桓帝者多矣獨喬難遇耶吾常喜孺子爲人飢不可得而食寒不可得而衣以爲孺子與林宗猶夷與惠雖不可以優劣而孺子尤可慕蓋漢季一人而已及觀喬事壯其志喟然嘆曰孺子不孤矣吾求友於古人舍孺子與喬而誰取耶世皆知重孺子而不知喬可恨也作楊喬贊使人知重喬者自余始贊曰人之器量有小有大或盜一錢或讓天下天下雖大一錢之積觀其用心大者可識吾謂楊喬可爲三公屈以非義萬鍾不從曷由知之有大節帝女不娶利豈能奪其中所重在義與道視卓操董穿奮之盜伊誰可方孺子之倫求言尚友卓哉二人

田疇贊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爲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爲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

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與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苟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呂布不爲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爲漢而死則可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而其所爲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爲之報讐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苟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好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成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替之其詞曰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番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爲驚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爲田疇是悼操雖據國大胤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田疇忠義蓋世委

質劉震身死靡二使受之命為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為疇我與為友

李太白贊

唐治既極氣鬱弗舒乃生人豪邁天之奇矯矯李公雄蓋一世麟游龍驤不可控制糺棟萬物蠢蠢乾坤狂呼怒叱日月為奔或入金門或登玉堂東遊滄海西歷夜郎心觸化機噴珠湧璣翰墨所在百靈護持此氣之充無上無下安能瞑目開於黃土手搏長鯨鞭之如羊至於扶桑飛騰帝鄉惟昔戰國其豪莊周公生雖後斯文可侔彼何小儒氣餒如鬼仰瞻英風猶虎與鼠斯文之雄實以氣充後有作者尚視于公

孔璋贊

有序

所貴乎天下者非謂兵甲之多王帛之富擅海內之擁百萬之師無術以守之而至於敗亡者衆矣天下安恃乎此蓋人之羣居必有其望百人聚兵闔之不止一人叱之即愧作謝罪而引退者此必人之所望也欲服天下之心者必先求天下之望而尊之所慕愛敬屬欲俎豆之而不可得者立於朝廷則民焉有不歸者乎故周之興也以伯夷高光之興也以得張子房卓茂而賓師之武帝有汲黯諸侯惴畏

而不敢叛代宗相楊綰唐幾中興斯數君子者其容貌非動人才力非能與塞旗斬將者角然而聞其風烈奔走順從惟恐不得覩其輝光者德弘于中聲名著于當世有非才藝之士所及也故一才一藝治功可稱者可以有可以無而名德為四海望者國家興替之所繫也唐天寶之亂世皆其不用張九齡信矣然吾觀是時有名之士如李邕泰和亦一世望也而玄宗不能容之所信任者皆小人之尤聞之可為凜凜而玄宗不悟是豈特足以失國而已哉殃不逮其身則幸也當泰和之被繫張說筆皆擠搆之欲致之死而布衣孔璋獨上書請以身代璋信奇士乎而唐之君臣為可愧矣國不惜才而使布衣惜之斯世果何如也吾感璋之義讀其跡而為之泣下曰玄宗之治不足觀矣賴有孔璋耳作孔璋贊其詞曰世有英傑生民之望國能尊之天下可王如海如河魚龍所依既據其依孰不畢來唐李泰和亦天下士胡不存之欲寘之死天將亡唐故禡其魄人望既隕唐興不國我謂玄宗不若孔璋義聲光洗暴于四方布衣愛士而國惡之我思孔璋孰知我悲

袁安附雪圖贊

士必有守乃果於為苟賤卑汗大節已隳烈烈司徒處困不折志行皎然與雪俱潔登庸三朝作社稷臣萬乘安危寄公一身羣賓朋奸海內震恐正色揚言端不敢動孰能使然惟氣直剛養諸衡門施于廟廊卧雪有圖千載作則貪夫視之尚喪其魄

蕭僕贊 有序

蕭僕者蕭穎士之僕也穎士唐玄宗時人有文章而性褊躁少容其僕事之甚謹穎士時時笞罵之至不能堪僕拭涕奉承不敢怨惟恐拂其意穎士笞罵弗為止他客僕語蕭僕曰咄癡男子屈身為僕者為酒食財貨也酒食財貨寧獨蕭氏有乎曷不去而自愛困辱耶蕭僕曰吾非不知之去之誠何難顧惜主才不忍耳遂終其家不去余聞而悲之為作贊然非為是僕也贊曰天下之至賤者至於僕極矣僕之所欲得杯羹孟飯以養其生豈要好賢之名於天下哉而蕭氏僕獨愛其主之才受其箠辱而不悔甘其困厄而不去拳拳慕悅若忘其身之賤者何也蓋秉彝好德之心人人皆有之僕能不泯之耳是豈特賢於僕隸而已耶

杜士賢贊 有序

宋理宗景定五年秋葺出柳詒求言東陽杜希聖時為武學生上疏詆奸臣賈似道請正其罪以消天變天下壯之後百年其曾孫寔以疏草示余余讀而嘆曰嗚呼當危亂之時而士君子肯忘其身而為之言布衣之微斥其信任大臣而不諱上下交盡其道是皆三代以降之所無而後世所當取法者也為贊以附其左方贊曰天下之故猶人一身血沮氣窒不名為人君臣暨民以情相繫情或不通瓦解河潰維聖迪哲察于人言虛已旁求惟恐不聞天之從違於此告之邪之興亡於此占之聞人之言有若天命人豈知天不敢自聖宋初諸宗嗜諫若飴風俗丕隆如三代時迨其將衰奸克擅國國不遽亡繫諫之力惟時杜君奮不有身持書叩闕以擊權臣言雖不行肝膽幾落直氣凜然可撼山嶽君非御史君非公卿憂國而言卒以直名孰居其官而遺其事起君九京吾為君御

南稜王先生像贊 有序

士習之盛衰豈不繫乎世哉世之生士猶地之生木柯葉碩茂而花實盛美者必非瘠土之所能有也余觀於宋考其政教文章之懿而求士於其時其大者

既皆博覽多識宏偉而端亮其隱約而不顯者亦多
忠信敦慤方介嚴重望其威儀聽其論議莫不偉然
有以異於人此豈士之素賢哉師友之際禮義之習
有以成之也烏傷南稜王先生威仲生於宋季而老
于元余不及識其人而嘗問其家求其遺事詢其鄉
之耆老以考其行已之大方蓋直諒剛嚴之君子而
非今世之士所能及也揚子雲曰周之士也貴秦之
士也賤周秦之相遠士未必皆以之而貴且賤也然
不隨世而變者鮮矣安能不以之而異乎先生之第
子最顯者爲黃文獻公潛任元爲學者所宗而先生
之孫翰林待制禕以文學事今上有名當世觀於
先生可以識宋之盛觀於文獻公與待制君亦可以
知先生之德矣贊曰欲知其身視其所處之世欲知
其學視其所傳之人欲知其德之厚薄曷不觀諸于
孫吾以是知先生宋之善士古之逸民徐孺子管幼
安之倫也

御賜吳大學士畫像贊 有序

洪武十五年冬十月一日 皇上以萬機之暇召侍
從儒臣訪論古道今東閣大學士金華吳公沉實預
在列 上嘉其德業文學之美命善工繪其像賜之

以示寵褒之意公既詣闕稱謝將獻諸家以侈 上
恩以爲鄉邦子孫無窮之榮明年某至京師獲拜而
寓目焉因言曰昔之明臣獲畫像于王庭者若商之
傅說及漢麟閣雲臺之所圖者有矣然高宗圖說於
未見之初二漢像諸臣多在既沒之後惟唐太宗爲
學士十八人畫像當其尚存方任之時天下聞而慕
之有弗可及之歎時未嘗得受賜而藏于家也今
皇上優禮儒臣遠同於太宗而公忠盡密勿文足以
宗一世學足以貫古今使與虞姚數子並生當不出
其下而官爲學士職在論思皆與之同又獲賜像而
藏于家豈非間世奇遇尤爲可慕也哉第像公者能
窮其面貌而公之所蘊同於古人者非知德之士不
足以知之其非敢以爲然嘗讀公之文矣乃作贊辭
附其左方以致景仰之私其辭曰行安識明學粹義
精執筆橫經陟降大庭 帝敷人文化成九有公爲
儒宗陰翊治道德爲世儀文爲世師凡厥縉紳孰克
似之華髮蒼顏圖像孔肖子孫勿忘天子所詔

御書贊 有序

中書舍人臣蹇義以忠謹蒙 寵遇 皇上爲更今
名而御書以賜之會臣以校文來京師義以見示謹

稽首作贊曰惟天不言以象示人錫羨垂死景星慶雲聖人憲天與天同德誕宣至文以立民極包犧之畫神禹之疇昭揭天心臨照九州後王稽古莫不有作孰能巍然前聖是若明明我 皇聖與神通煥發天章衣被萬邦囑夷昧谷髫童鮪叟大訓宏謨傳誦人口惟是御書世則罕觀如彼瑞物時見人間虹光寶氣上燭霄漢見者稽首心駭目眩臣義何脩乃克有之天錫嘉名孰與之夷常人萬言理有未足惟聖一辭終身可服君臣之體父子之倫遠之天下邇之脩身由義而行罔有弗至對越幽明浩然無愧古人作聖敬立義行推其緒餘可臻治平衆兆寡知舍此弗踐心學無傳事功靡建義尚念哉祗奉聖猷 天子命汝俾自慎脩如山如河如鼎如璧以利萬物以鎮社稷前有千古後有萬年爲一不義以負于天之所賜惟德可守鬼神相之終古是保

潛溪先生像贊二首

星斗之文江海之量優游玉堂爲天下望名不係乎寵辱心無與乎得喪世何幸而見之當求其似於三代之英漢君之上也
道術可以化天下而遇合則安乎命也該博可以貫

萬世而是非不違乎聖也無求於利達故金門玉堂而不以爲榮無取於患難故遐陬絕域而中心未嘗病也卓然間氣之挺出粹然窮理而盡性也事功言語傳於世者乃其緒餘而其所存之深所守之正撓之而不倚挹之而不整也是蓋將友千古之豪傑待知已於後世而非適意於俄頃也彼外物之往來何足以累其大全而吾猶冀天道之終定也

待制華川王先生像序贊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強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內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羣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乎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子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爲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

漳州通判會詔脩元史遂徵還與企華太史公俱爲總裁及史成拜翰林侍制未幾而出使西夷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恒謂儒者不足爲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爲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叙而贊之曰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內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求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空同外史贊

飄然輕舉者吾知其爲僊然無累者吾知其爲禪操履仁義而不失者吾知其爲儒者之賢人於茲三事不可得而全也惟空同子嬉戲出入於其間慕僊而好佛行高而志專丰神朗潔如冰雪之在澗意氣閒逸如鸞鶴之飛天吾與之遊久矣而莫知其所由然也况可得而言傳耶

楊先生像贊

不翁翁以爲同不憂憂以爲矯遁身乎山林之中抗志乎雲霄之表若先生者崇爵厚祿不足以爲大布衣糲食不足爲之小以其所存者義所富者道也視彼曲學阿世顛蹶乎得喪之途而不止者鳳凰之於烏鳶靈芝之於衆草也乎

宋仲珩像贊

璠璣其溫冰雪其清皎如異人照映殿庭辭翰爛然爲世重寶却而不居曰志乎道世臻乎康斯文將昌彼美仲珩邦家之光

王仲搢像贊

身若不能勝衣而學術任千鈞之重口若不能發言而文辭如源泉之湧長於尚友而不能隨俗合汗銚於自脩而耻於干舉微寵此王子所以羣乎今之士而有古人之風賢者聞之而慕不肖者見之而恐而子嘗以謂苟不獲進於高位如漢之韋平亦可以奮其才猷爲今之賈董也

鄭仲釋像贊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畫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閭閻若是者又非畫

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朱方中像序贊

吾鄉士君子尚禮義而重名節凡仕于天下者雖學術有淺深才器有巨細政術有疎密至其所守未嘗不有以過于人蓋習俗然也開封朱通判方中士之廉慎敦厚者也居官且二年獨携一子與居弊廬蕭然壁無完土而牖無完紙厨厨薪菊幾不屬處之裕如不以動其心而惟以奉法守官為先務夜四鼓輒呼童奴起盥櫛坐廳事或至晚始得一食不知飢渴之及也予過大梁見而嘉重其所守因書贊以識其行事以示閭里云行本於儒不驕不汙人或以為迂言本乎書不諂不誣人或以為愚政事舒徐規矩靡喻人或以為踈夫孰知其外如不足而內實有餘不適于時而與古為徒嗟乎使斯人而為世之所喜吾必謂風俗已復乎古初

葉友直處士像贊

孝友植乎其內才猷著乎其外恬退於競趨之時優游於多事之際不巽巽以忤物不汨汨以阿世予方

於古人中求而不知其隱於蓋蒼之西東海之溟也

劉廷脩先生像贊

稽古之學用世之才直氣凜然山嶽可摧噐可有為時則不遇乃使妄庸希世取位不合于人造物為徒遺像在堂可敦薄夫

南齋像贊

知道德之榮故於祿位也輕以仁義為榮故於嗜好也薄畜壯盛之志而弗及小施忘歲年之邁而靡倦於學氣清而淳貌古而確雖不獲陪諸老於金馬王堂之署以為國之著龜然優游庠序之間導揚聖賢之旨誠足以續前緒而開後覺也歎

葉用賓贊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為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為名不銜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刑是蓋齊平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王中夫先生像贊

生混合治安之時備敦龐淳厚之氣寬和博大足以範俗而化民剛毅明決可以成功而贊治惜乎其不

盡試也出其餘馨發乎文藝沛若江河之決滌若星斗之耀世皆仰而尊之而不知特其餘事也蓋嘗於進退出處之際窺公之爲人窮而不戚奉而不肆位卑而道不行年高而學愈邃其所存者深遠矣當者英淪逝之餘覽乎遺像而挹淅

劉養浩像贊

世稱畫史能寫真吾獨謂儒者能寫真蓋畫史能肖其形而不能肖其神儒者則於性情心術莫不窮變態而畫彌綸此所以頓判萬彙而包括乾坤今吾養浩心之蘊蓄自足以藻繪一世而其形似何乃托於和丹吮墨之人吾試爲之言曰是夫也豈非今之文行君子而古之鐵漢子孫也

陳希古像贊

洒然絕俗之韻温然玩世之資不苟同於求合不立異以取奇出膺民社之寄處爲士子之師祭才猷於政事寓談笑於文辭若夫人者觀其儀狀清而若腴老而不衰其所養可知矣豈非遊情事物之表而不爲祿位所羈者乎

澹如居士贊

窅然深思者處事之精也冲然內足者燭理之明也

才可以應乎萬變而守之若無能也智可以洞乎幾先而泯跡若無所有也有以樂乎中故視外物之輕也衆所愧乎天故不願乎人知也此故君子之成德而澹如居士所以自名者耶

王蘊德像贊

德克於容言立於書著乎外者沛然有餘而存乎心者默然若虛通而不流介而不拘春陽之照時雨之濡是之謂世之醇儒而慕乎子雲仲舒之徒者歟

友鹿翁像贊

志淳而夷行和而厚不資榮於簪綬獨養高於林藪寓琴書而自樂取麋鹿以爲友無所累其心故身康而壽無所取乎外故家裕而久世常好夫智術謂狙詐爲可守孰知夫才大奇者難全德有餘者有後觀其容貌而考其子孫尚足以傳不朽也

俞博士畫像贊

位卑而志崇守約而氣豐清修間逸得晉宋名流之度精悍辯博有秦漢策士之風世多窺其外而不察其中故但知其識量之遠言論之雄以吾觀之才良志充而所存者厚矣豈一丘一壑所能容耶

黃氏三壽圖贊 有序

余少聞近古致治之主惟漢之文帝最賢求其本紀所載殊無其異之事而太史遷獨稱其時老年六七十翁未識至城市游遨嬉戲如小兒狀以爲極盛心嘗疑之謂此何足見其盛乎後遊四方海內經大亂之餘風俗益偷垂髫之童輒往來郡邑用智巧相欺給然後慨然思文帝之時信不可及追惟其盛未嘗不歎其難遇也間竊自解以爲唐虞三代固未易及至若文帝仁厚之主有志於治者皆可庶幾效之安知不復遇乎昔年遊葵園浦陽黃氏兄弟三人者合食以居至老不出閭巷心甚慕之今年至其家三老人者出迎鬚髯頰白冠裳如畫行步踈跛可數默然若不能爲辭余私念史遷之所稱者其謂是乎天下自此殆將治矣治亂之來雖由於天而實係乎俗便捷巧佞之俗成其流必至於亂忠厚朴愿之俗成治之漸也當文帝時漢興三十載矣故其俗之盛如此今國朝之興方一紀而東南遠邑之間已有若三老人者使越一世之後安知不如遷之所稱乎然則三老人者君子於其身觀國俗焉所繫豈小哉其鄉之好事者繪而爲圖而請余贊贊之固宜也雖然使天下之人皆若三老人者余之志伊周之志於是而見

也謂三老人爲異而贊之者非余之志也贊曰俗之澆淳視乎斯民治亂之原非天伊人世上之方亂民喪厥德詐譏機巧胥援以溺維治之符俗厚人龐厥風既成邦國以昌元亂既弭殆臻于理曷古其端視諸黃氏維黃世族爲婆望家爵位非崇其德孔華恃德而驕德則日墮弗居其名福祿攸躋懿茲黃氏有伯有季既錫之富又齊之齒人豈不富僅以貧名孰能與夷咸以善稱人之著艾集于一身疇得乎天施及第昆伯氏持觴維仲之授季也藥夔以穀以豆其服豈華斯帛斯絺食匪云玠于以療飢孰不能言我弗出口一其敬誠樂有壽考凡爾孫子曷不是程以革其滿以揚休聲豈惟爾家宜俗之導孰能旌之四方是效

杜推官贊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輒醉性剛嚴而治獄乎恕此杜子之所爲異也况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風聲而與之居者喜其樂易也

張文敏畫像贊

生平闊闊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筆冠豸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爲乎猶徘徊於冗散之場倘祥於寬閒之野邪

姚貞婦贊

越之山陰處士姚君彥良有貞婦俞氏年二十六而夫亡貞婦毀容劬身以奉喪葬降意循禮以事尊章慈以撫其子儉且敏以裕其業如是者三十餘年年五十八矣篤行微言傳于鄉閭休風慶澤施于後昆子禮原以才薦于朝爲禮部郎貞婦節行用是愈白于天下里父老言于縣以達于部使者叅伍審覈可信不誣且將有旌褒之令縉紳動色同聲交譽昔共姜守義歌于國風伯姬謹禮書于春秋惟茲俞氏實與爲儔而上弗預玄聖之筆下不列風雅之篇庸非闕乎乃作贊辭播于閭里俾有所勸用敦于人紀其辭曰帝降厥衷孔粹惟人人極不傾以有大倫惟夫惟婦實倫之始父子昆弟咸基于此元聖立憲萬世是繩書謹其初禮設其恒詩備盛哀著美刺愆春秋之義勸戒甚白婦德豈多以貞爲常從一而終顛沛

靡忘陰教既泯人失其行恣情棄軌罔克循正婉婉夫人婉越之姚有蔚其容令德宣昭宜于尊章協于嫺族胡性之懿而命不淑楚楚良人盛年云亡嗚呼者嬰爾爾在旁于清于溫則曰既老于鞠于育心焉閔悼龜勉劬勞時易世遷昭茲信誓敢負所天秉心靡渝如彼金石可銷可泐我則不易我葺我巢我維曉曉載翔載翺鳴于九霄天錫之祉貞婦有孝子爲天子使爲民所視人曰孝子弗祿是承何以啓之母德之真人曰貞婦眉壽未艾子報罔極克順克愛相古淑媛列于書圖貞婦配之奚寧弗如有赫名譽播于閭里帝命是旌邦國是模善無不享豈哉匪誣

老人星贊一首

帝有司命淑慝是主曰老人星司命之輔嗟此下民無謂弗聞彼杖而遨日瞰爾門食氣之母服天之章下上南極昭回萬方眷佑下民宰制元命誕錫永年邦家之慶

赤壁圖贊

羣兒戲兵汗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酌酒大江以滌其污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攷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

公在世間

白鹿洞規贊

浦陽王君復之取子朱子白鹿洞訓學者之規揭諸講學之齋余美其所嚮也述朱子之意為贊以繫之辭曰維天降衷維聖立極維賢稱教維民從式天賦之善靡有不同如木之升如水之東有或激之漂溢震蕩或闕其萌莫遂其長決之疏之猶禹導川沃以雨露俾全其天三代之英洙泗大成地滋海蓄日運神行昧擴而明虛受而飽匪聖私言時天之道以天治天沛乎無難矯以人為行之愈難千五百年聖統莫繼撥其緒餘以取祿利有宋羣哲闢而承之懿文齊公百世之師刮磨羣經淘沃眾說執其大中去取予奪遺書孔多輩被天下譬諸飲食非民水火推其本心曰余何言以言求之不汨則淺曷知其然其要甚簡斯道昭昭去人不遠有倫有紀天秩天彝民日由之寧不預知為學之初舍此焉學率而弗違匪資外鑠發之為事驗之於行天實庸民豈伊人能嗟今之人以學為戲言豈不工道則未至百爾君子公言是諷匪公之言維聖之歎

歸田圖贊

子祿非冒高蹈非矯趨舍進退由義與道孔明之度子房之英天厄其道非吾無能廬由崇宗其下江水清風穆然盛德之士

畫梅贊

金華潛溪公以翰林學士承旨致仕居家時嘗以郡人徐原父所畫梅寄余兄希學筆法清勁有出塵之意公薨今數年矣歲之不忍視族祖雪窩處士雅好畫論及畫梅取公所寄而閱之如見公焉處士欲得之因以獻處士且替之曰玉質冰姿不汗纖塵破頰一笑萬物皆春我思若人潛溪之上見者冥然如對公像

馬圖贊

昔人之論馬多以升天開被服御為貴故畫者喜極其形容以余言之物貴乎全其天而莫累乎不得自適使馬受羈勒備法駕有韓哀伯樂之徒以為御猶不若羣遊自肆之為樂况御非其才任非其道乎同郡高君示余以唐人所畫三馬頹然天放得馬之性非深於物理者不能也因為作贊云麒麟騶虞貴不可羈強加銜轡於馬為疵世人不察以此為美飾之金玉非馬所喜嗟此三駿乃馬之龍棄違天閑追雲

躡風羣飲于江江水欲竭仰天大鳴氣薄日月伯樂
視之振鬣奔馳兕首俯首駕君鼓車龍性難馴暫與
馬伍霹靂上天兩水九土

為好義作脩德樛木贊

王子善書得象之髓流為木石與書同理柯條玉潤
眾葉雲委鄭君得之贊者方子

臨海縣知縣黃諧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葉琰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騰卿戴濂之

黃巖縣學生孫覺年汝鈞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十九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勅整飭兵備南唐堯臣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校刊
祭文 誄 哀辭

祭太史公八首

丁巳之春公歸金華六月載途公歸于家公曰美哉
子來孔時斯文有傳非子誰宜我觀海內亦有作者
非言之難知道者寡古人為學惟道是明繫我望子
豈以文名拜公之言服公之德從公三年忘寢與食
公曰卓哉才器之奇加以歲年吾且畏之孰俾師友
傳之子孫意欲甥我以承其門歸告祖母祖母不可
吾老娶婦欲其事我道路阻邈其歸無期且責非偶
汝固以辭此言未聞公家遘難聞之涕泣夜不能旦
百口徙蜀與戎羗隣重走金華謀公弟昆欲往省公
中以故止祖母速歸得娶閭里選之三載龜勉以從
死生莫知以此負公公之為教必本禮義違親絕俗
固非公意公今薨矣我存何如所肯忘公有如江河
公之道德未白于世公之文章幾與公逝思公體貌
尚寓于孿哀公子孫桑梓是懷闡之雪之俾大以光

導之扶之使之大行告于天王返葬以禮脫其羈縻使復閭里或周其藉或開其昏凡力可爲不忘公恩第愚不肖弗敏爲學天容地負懷公與博忠義大節道德大原庶幾努力法古聖賢公之望我蓋將在此天未可期心則已矢公神在天亦我之思我辭告公寧不我知

嗚呼九鼎大呂不足炊糜陳于郊廟可鎮華夷麒麟騶虞不能服駕出千山藪可瑞天下盛德之士邦家所毗潛功隱澤不見施爲方其在時衆或未識厭世而去智者痛惜嗟吾先生全德邁倫盡性蹈道卓然天民文傳海內世謂止此遺其梁肉責其糠粃先生所存我何敢知使享眉壽人必賴之今也既亡民實無祿寥寥聖道嚆引嚆續昔始懸車學者滿門意謂小子可屬斯文歲月幾何忽十三年鈍拙無成實愧于天薄宦山南地隣西蜀遺孤萬里傷我心目身拘職業詎曰能來獲莫一觴豈非天哉道之廢興允匪人爲曷以爲報不負所期

士不知道以勢爲榮天貴不存寵辱易驚卓哉先生洞鑒千古駕雲乘風與造物伍 聖主庸之掌制王堂匪公之華邦家之光羣言讒之置于巴蜀匪公之

尤民之無祿正襟談笑瞑目伸眉浩然無愧處險若夷貴賤去來靡貳靡忒孰能與偕忠信之積惟公忠信海內所稀誇與身亡德爲世師顧余小子寡聞不肖茲粗有知實公之教繫官山南今且八年公墓在夔欲往莫前友生南歸舟過墓下遣致一奠省視松楸大江滔滔惟海是宗我心所懷曷有其窮嗚呼哀哉尚享

嗚呼我年十五始誦公文厥後五年登公之門公實天人遊戲世俗批糠死生談笑榮辱利祿刑禍不入於懷獨憂斯道未見英才聞人一能欣喜動色晚遇小子自賀有得致政蘿山館置千家細拆密微大包幽遐庸言極論莫匪正學翼孟宗韓沿洙遵洛筆瓢陋室若飭萬鍾訓物刑家惟孝惟忠天作奇殃去鄉往蜀萬里西行怡然瞑目當始戒途告我以書勉以道學爲君子儒慟哭山中忽復十年思公之心上通乎天一官蜀口蓋亦天意承乏校文私情幸遂公墓于夔拜謁靡遑孀孤滿目興我慨傷收恤教養後死之責祿薄刀微有願未獲公之屬望夫豈爲身將續斯道以開後人雖愚無能志尚未已報公之德庶或在此大江流東卒與海通公神在天曷日其逢

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勉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快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彙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者乎世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雄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夫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眉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乎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乎吾獨悲嘆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嗚呼哀哉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年而不死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而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具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

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秦華以爲散注滄海以爲尊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以冀有益於黎元酌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

嗚呼務遇合者或貴顯以終身而爲天下之所惡負大名者多困阨於一時而爲後世之所慕蓋利與善不可得而兼而公論必久而後定故也考乎公之平生道德冠縉紳而位與衆人同列文章耀夷夏而家無百金之富卒之速讒遇斥奔走顛沛而死於道路孰不尤聲譽之不祥而取造物之恚怒哉然身既沒而人主之知愈深家既破而子孫之守益固是以親王之賢覽遺文而歎息懷舊學而眷顧詢形容於圖像想儀矩於趨步已賜賚乎孤嫠復閱悼其墳墓爲王謀者惜公厭世之太早爲公悲者恨王至蜀之遲暮也夫盛衰禍福之理聖賢有所不能違惟其既死而猶存愈遠而見思茲君子所以異乎衆人不啻若麒麟之於狐兔也其學道無聞受業有素仰德容之如在嗟歲華之易度兩瞻峨眉濫跡鷓鴣愛綠丈人之烏術等千金之瓠惟嘉穀與清醕皆賜物而匪沽

上以昭乎厚恩下以寓乎秉燻

鳳飛赤霄百鳥朝之或集于枯鶡雀嘲之蛟龍天遊
雷雨九上一或泥蹠蛙蚓獻侮古之賢豪身居廟堂
耄倪稽首望其餘光一朝失勢遭讒遇斥羣兒樂禍
謗毀山積惟太史公間世之英國之著龜人之典刑
洪武初載光膺天寵名聞夷夏內外風動衣冠如雲
趨拜于門有得一言寶若璵璠不幸西遷瞋目江涘
麟踏而亡羣犬交吠物之見恠以異於常衆人不知
吾道乃光賴茲賢王誠明濬哲興懷先正追悼黃髮
意欲起公論過規失每觀遺文軫軫獨惟君知臣
惟賢知德王言既出讒妬自息公之名績終古不磨
鬼燐紛紛如日月何小子無能蚤承教育不鄙其愚
千載是託歲月過邁忽二十年志大無成懼辱公門
俗論之悲夫豈待辨九原聞之當笑其禍青城蓋天
羣僊所都公神不亡其在茲乎

祭太史公遷葬文

嗚呼盛衰得喪之際孰非天哉榮辱出於一時者雖
有幸與不幸而是非之公原於天道者終不可以勢
屈而利回當變故之初與先生恬然委順於長江之
涘荒城之隈雖樵童與牧婦亦爲掩涕而徘徊意謂

平生之德業將與祿位而俱頽孰知雲收雨霽星斗
之光有若洪瀾怒濤擊撞鼓盪而不能損砥柱之崔
嵬今則文辭大行於天下而聖主爲之追念子孫篤
守其遺緒而賢王爲之興哀賜之粟帛而遺孤有賴
慕其風采而尚疑其遊戲於瀛洲與蓬萊伸於既屈
之餘也尚若此而况千載之後公論既定其卓絕光
著又何如哉然則先生於天可以無憾而吾徒小子
所以倦倦如有失者恐上無以衛翼於斯道而下無
以啓迪於將來茲者自蜀告歸爲位一奠吾之不見
先生也久矣庶幾翩然下臨掀然微笑猶彷彿想像
乎盛德與雄才嗚呼哀哉尚享

祭胡仲申先生

上下百載四方萬里心所敬者數人而已惟數人中
少達多窮或困其始或艱其終謂天使然天實何故
賢者奚爲爲天所惡謂爲偶爾智力可圖孰云君子
不及鄙夫人之所重天之所輕其所至靳宜與禍并
汲水千隣終世不怒試攘珠玉挺劍相顧造化之機
變怪詭竒恒以示物使物莫窺儒者多言抉發幽秘
陵轆鬼神譏切天地人之至情忌人揣摩矧造化者
寧不謹呵是以賢哲多困不逢百無所能乃宜公卿

富貴一時電滅漚起有以自立百世不死較其所獲多寡可量肯舍八珎而取糟糠嗟若先生其又何悲不競斯湏千載是貽命不榮身祿不逮嗣人以爲報道不在此其中所畜月朗日温著爲文章追配古人風雲之變江海之深玄酒大羹粹璧精金惟所欲言無不如意聲名赫奕昭灼當世瞻視宇宙奚古奚今有畫者身無窮者心凡人所難深探獨得余復何嗟爲天下惜斯道不振文弊質凋環目顧之一何寥寥茲已可憾聞者嘆咨况在不肖嘗辱見知違濶幾何墓草已宿音容儀度宛在耳目後先相禪若晝夜然敢謂寡陋不圖其傳已死而生愈遠彌耀叙莫矢辭知已是報

重告胡先生墓

宋元之隆天下大同薦紳碩儒皆人中龍我生後矣見之無從所不恨者以識二公二公之德各致其崇先生以介太史以容容如江海百川所宗介如山嶽峭拔穹窿如粟於飢如裘於冬人被其利莫知其功往者太史致政而東先生來見皤然兩翁東人聚觀曰我父兄西人嘆言邦國未空顧登壽考顧履顯融內鎮國家外服狄戎用爲禎祥以誇無窮云胡皇天

降此荐凶太史入蜀先生亦終百年而成一日而失嗟今之人死生無日道微教析孰執闡孰一風俗變壞孰救其疾其類孰扶其潰孰室有邪有諛孰正孰黜有慕乎善孰爲引掖太史之行我已失色先生之神天充地塞何能泯滅爲坏土抑舒而爲風鬱而爲魄蒸爲雨露盪爲霹靂誰謂冥冥而不赫赫有戾乎理尊榮安逸人或不誅先生是殛蹈道行義屈伏困阨先生上訴福佑是錫不合於人天之所德不遇一時後世取則長山蒼蒼鎮此南國嗚呼先生與之無極

祭戴先生

斯道與宋俱遷南東文獻卓然發爲之宗各尊所聞以紹大統風行日舒山立海湧有元之衰耆老淪亡惟四先生揚其末光懿文太史事 明天子長山華川內外鼎峙惟九靈公遠跡自藏嬉遊物表不耀其章辟諸寶器致用先毀顧瞻四傑喪其三矣幸公尚存爲學者師孰是寡佑一老不遺自昔聖賢莫不有死死有所傳禍福同軌公之表著自不可磨視彼區區何足少多前有千祀後有萬世百年之間蓋不必計人圍大化如水在川成壞斯湏安可控搏有盡之形歸諸造物其無盡者終古不沒得失之理公已無

疑我獨何悲傷道之微星辰在上河嶽在下孰扶其
衰尚俟來者

祭王文節公

嗚呼天之於人無久不報之善人之於世無終不定
之天當事變之紛綸禍福險夷倒施而錯出若不可
以數推而理度及夫徐觀其後而究其所止殃慶之
應未嘗不曲當其實而無毫髮之偏僻之飄風暴雨
挾雷電而驟至遇之者駭愕眩惑以為無復見乎白
日矣瞬息之間軒豁開朗大而山嶽江河細而鷓雀
垂魚莫不各復其常而觀光采之爛然嗟乎先生負
剛健之氣蘊該博之學抱作者之宏才而遭 太祖
之用賢固宜得位行道以復先生久墜之典致四海
於平治拯萬世之顛連何期讒夫奸豎謀孽間搆卒
俾蒼黃奔走于西南萬里之滇夔百不一試而身竟
死於犬羊戎虜之腥羶當斯之時非惟親戚鄉黨痛
其不幸凡聞先生之名而知其事者靡不疑天道之
叵信為之悼屈而銜冤及 今皇之繼統施大惠於
八埏凡英偉奇傑之士無不招致于庶位而恨弗能
起先生於九原於是先生之子方以才受薦擢官太
學而先生平生大節因得陳于殿陛而達于旒扆之

前于以有學士之贈于以有文節之謚褒崇閎悼極
其華顯自有國之初文臣之沒者不知其幾而咸莫
能比肩豈不以抑之久也發必盛屈之甚者伸必長
而天道之徵於人者雖有遲速疾久之異而隨其所
積以為報則如符節之合而罔愆吾由是知天之可
恃善之可必人患不力於為善而不患為善之無傳
嗟乎先生之生也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
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後彼皆澌盡腐滅而無
遺而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
姓名之著又儼若超世而登僊乃知讒佞之排先生
也乃所以成先生之美戎虜之賊先生也適以表其
志節之全彼恣睢於一時此光曜乎萬年而先生又
何憾焉其等或從遊於風昔或尚友于簡編情不能
自已而託諸一奠莫不能哀而復告以茲言

祭鄭仲舒太常

嗚呼世之仕者恒以困州縣沉下僚為憾而公之所
歷 講殿禁林學省頌臺衆人望之若高舉而登僊
仕而通顯莫不慮危機之及以善退為難而公當廢
興之運優游解組取樂林泉昆弟賓客雍容談笑者
十有七年老者每患乎無所養死者每患乎無所傳

而公之家田祿室廬之美詩書禮樂之富足以娛意而便體公之身道德行業之懿文章字畫之工足以垂世而稱賢於衆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情之所願者無不全年踰七十考終于寢是蓋古人之所或見而今世之所未聞者也聞公之喪宜可無恨矣胡爲乎而使予失聲而頓足洒淚而呼天乎蓋斯民之生不能以自立必有君子以爲之望斯道之微不能以無弊苟非賢者則莫振其衰而扶其顛自宋之亡大統中絕顧瞻金華有光蟬聯五裔小予不幸而弗獲見其盛時矣所得見者五六人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而公出乎其間與之頡頏往復上下辨論若星斗之並明金石之相宣豈非當今之美觀哉往歲不淑而葉公卒胡公逝既而宋公薨于蜀范公奄去而不可援亦已甚矣不可言矣夫豈知公亦遽厭人世而歸於九泉乎嗚呼自今以往蚩蚩之衆何所效而爲善茫茫之緒誰爲之繼而尚延乎然則貴而歸考而沒於公之生雖可願而四三君子爭先而歸逝其於天下寧非甚可哀憐乎况孝孺之於諸公或親接其教或早受其知或陪几杖以周旋而釣游於麟溪之澗眺望於芝山之顛促席

飛觴會一時之英傑揮作賦掃千古之遺篇公之處我爲最久而待我尤拳拳也垂別而歸公執我手我視公類以爲公精強雅健當享百年之壽而余之求師取友考萬古之得失舍公門無所息肩違公之日淺而見公之歲尚綿綿也夫孰知至今六年而不一會余既憂善百惟而公翩然決去忍不少須見我以盤桓乎嗚呼當今之人知我者豈無有才者蓋鮮宜生而死宜福而禍奪功名於少壯抱空志而煩寃者相環也予獨哀公而不止得非以愛敬而偏乎蓋古道日散而天下無全人浮淺以爲通而輕銳以爲傑也狼戾以爲能而刻深以圖一己之安也求如公之靜重而有守和平而有量居之如山發之如淵犯弗忤而怒不遷者豈非鸞鳳之於鳴爲乎德可儀一世而與衆人同盡何以庇我黎民子孫乎是則吾之哀公者非特爲游從之好談諧之樂蓋一以閔吾之道而傷其將墜一以誅公之德以告公之曾玄公其以爲然乎

祭吳樞菴先生

余生孤艱蚤失先人何所恃賴以淑吾身惟茲先友皆時之彥不予棄遺納我於善十餘年間逝者如雲

四顧興嗟幸公尚存誰實無良恐速公死堂堂民望
于今盡矣惟公之生玉質金聲儼如列僊温粹而清
據席談笑羣言咸廢尤善爲詩尚友百世酒酣意適
奮筆吟哦睥睨曹劉謂不足多玄思妙語神構鬼設
獨得于心大呼擊節洞視天下嘆莫已知人之不知
豈待其詩仕非其志未老而退彼敢欺天謂公附勢
曷不與辨以死日明義帝受辱視死反輕人之有終
理所必至孰能久生閱世自肆古昔所傳惟僊能然
超乎物表不履憂患公昔慕願與僊爲儔死而有知
必從之遊人之有生憂讒畏毀公之至樂廼自今始
羣愚競利一老不容使果有僊孰不喜公爲公之計
死未爲失况享高年踰六望七昔我先人五十而終
以公觀之所得已豐吾心之哀匪私所愛哀彼流俗
淪胥以敗此獨爲善衆視若仇彼爲不善覆謂良謀
善不勝惡人事之變是非榮辱身後乃見公雖云死
不死者長寧若小人溘焉而亡念昔造門公迎以笑
豈知今也哭公以吊已矣我公人邪天邪悠悠此哀
爲誰言邪嗚呼哀哉尚享

祭葉夷仲主事

嗚呼天禍斯道一至於斯奇才偉士溘死無遺我自

結髮出遊天下所交所事皆名世者曾未十年零落
西東哀計日聞寰海爲空嗟嗟夫子博辨俊傑妙齡
挺秀揚聲楚越束書上馬翱翔燕京袖出文章諸公
駭驚國不可爲智者所畏退處兵間初匪其志天戈
南麾滇波不揚手持龍節萬里海邦蠻王島侯祗命
震悚南全大貝稽首米奉 帝嘉勞績俾佐一州入
宰畿縣奏課最優遠郡不治陟判其政引嫌告歸寓
跡觴詠當宁與歎在廷乏才近臣交薦邦憲是陪刀
筆章程衆趨刻覈輦蹇坐曹謂匪吾職羣士大比兩
司文衡宸眷方隆縉紳所榮云何不淑遽厭人世年
齒豈多五十而逝昔我先公與公最驩我爲童穉輒
觀公文謂公名人非我敢見乃辱愛知不我愚賤譽
我勉我待以友朋再薦而起實忝同徵舟行千里連
床接膝飛觴賦詩樂意橫溢公留我歸有喜有悲我
以家禍重之京師公篤道義不避嫌謗小人所怯公
氣益壯契濶還里于今四年嘗歸覲父一見即旋示
我以文論當世士來者莫知存者無幾意公未老士
譽所宗璧雍玉堂替德紀功孰知此別終天莫觀忍
不少留俾發蒙瞽人邪天邪誰識其因人理多辟天
豈亦然凡天之生莫不有盡惟有足傳雖亡不泯才

之難兼古昔所疑或工於文拙於猷爲或訥於言或昧於守人之所病公實備有使得高位以大其行何適不宜止以文鳴公文之尤自可傳世一時冥冥終古嗚嗚彼庸校者快意目前較其所得穢若鳴鳶事久跡明公可無憾我悲吾道爲天所厭既窮吾身又奪其儔顧瞻四方誰與從遊始聞公喪我病方甚不能趨哭淚滴衾枕歲且周矣哀不弭忘鬻鬻諸孤若在我旁貧不能振仰愧平昔文以告哀情何有極嗚呼哀哉尚享

祭郭士淵

寧海爲縣上下千年才士衆多實難爲賢至於近世諸老盡歿天啓其端俊傑乃出嗟嗟吾子蚤有譽聞在庠序間已驚其羣昔被薦書翔翔太學抗疏殿庭觀者膽落欲收其功先挫其銳歛而不施其聲愈揚在歲已未余從太史至於京師閱天下士孰不奮筆自擬韓歐我程其文莫如子優辭采粲然辨峭暢達波濤之壯鷹集之決太史好士無所不容獨奇子才稱之羣公坐受子拜以示親愛銘子先墓使求不墜嘗爲我言當世多才斯文可傳莫盛於子鮮朋友亦喜得子坐談千古大笑起舞意氣之盛自謂無儔

仰首視天曠視九州子纏居憂子亦還里徃來問難情義益美遊並子穀息聯子床凡子所聞無或闕藏予之金華子將赴闕自期即歸當與子別子留子去不相聞知思子無悲謂見有期孰云吾子而竟止此不與子面乃聞子死子方未死我在郡城人或訛言予不之聽或言吾子近頗嗜飲予曰不然子慎而審孰是不慎以殞厥身孰是不思殲此良人嗟嗟吾子子果死耶胡不子留俾文邦家况子之才可以用世非若文人僅名一藝吾意望子卓爾大成立言行道烜赫聲名天胡不然置子于毒困于讒構身死名辱衆人無知謗謂子狂紛紛矇瞽焉識否臧微生好直巨章不孝苟微孔孟是非曷較子之言行予實知之一時毀譽何足喜悲賢哲不幸古亦多有身後名彰終著不朽顧瞻文獻耿耿余懷爲斯道慟非予之私

祭許士脩

嗚呼士之自立各有所成考德要終乃可定名子之持身潔廉粹美珠完玉瑩不見纖滓去聖千載視之若存上探其心潛與討論細入絲毫大絡宇宙豁然洞視弦發矢透洩其珍奇以謳以嬉濯人肺腸俾蛻汚卑凡厥所能無不可喜自視若虛益進不止我自

識子至今七年每見輒驚常異於前愛子敬子謂子可望爲哲爲賢以淑吾黨命不可信道不可期不俟大成而中奪之業雖未究志則已白人實不幸非子之忤我圖其行惟世之英何以名子賢者之清使子有位大行所學辟如江漢蕩滌污濁不發其光卒歛而蔽天果何爲安可揣量豈謂斯世爲可厭敦清都王房招子遊息抑謂世故勞神憊形俾子來歸翱翔帝庭再紳簪筆侍帝左右吾見子壽孰謂子天彼昏無知畏死樂生疲瘁其身與憂患并天實佚子非子之禍曷知其然子昔告我子之將逝有卓其言幽明之故鬼神之原從容談笑不變顏色吾復何尤子道已得所足恨者同志日微有善孰進疇格予非吾寔無能子望我厚請將附子以托不朽子今死矣子復何爲天苟相子不負子知子喪在堂予處室至情不可制禮不敢出惟昔曾子嘗吊子張敢取斯義奠子一觴子不嗜飲觴豈子舉侑以斯言永訣終古嗚呼哀哉尚享

祭宋仲珩

嗚呼死生一塗禍福一門欲知得失視其所存違道而生與死何異孰爲不亡死而無愧惟子仲珩俯仰

不懇求之當今曾不二三况有文章才藝之美能知子名壘夷婦女子壽雖短所傳甚長儼乎若存不見其亡世豈無人尊榮壽考死無足稱猶賤而天鄙夫無知右彼左此可謂麒麟不若狐鼠古之論人志行是觀吾於所遇匪人由天天之使然聖智莫易豈其不能時有順逆仲由醢死宰子族夷衮衣大圭爲百世師田恒孔悝盜國欺世一時卿相千古狗彘子之獲譴或搆以罪子則已矣彼亦何在乃知小人徒爾紛紛毒機既發反中厥身戕善疾能百鬼所殛灼刺鞭箠俾爲虺蜮子之端直當爲明神駕風乘雲麾斥無垠浩然自得何所不可下視斯世汨沒膏火子當哀之吾敢子悲交友淪喪將誰與依自聞子亡心疑未決不見來歸乃抱子骨仰天驚號曾脊欲裂垂仁負義羞愧天日子家太史視我如子難不能救賤不能侍天實知之我爲何人尚有可勉以贖前愆撫孤教子使不失所傳道立名耀于終古我雖不肖誓不敢忘施重山嶽報微辜成否在天匪謂必能苟有所立斯言可徵子大夫人墓于蘿山吾欲拊之俟太史還從兄不可歸骨金華尚寧其君子故所家親友祖奠告以吾言匪特子知天實與聞

祭王博士

嗚呼人之有生何足恃邪始少壯之美好忽衰病之
侵加曾未幾時而俯仰瞬息之間形骸已隨乎物化
棺槨條掩乎泥沙又俄而過焉但見寒烟夕照宰木
喧噪乎殘鴉蓋生世之不足控持類如此雖聖賢豪
傑其德業勛名可以參天而二地知術政事可以宰
制乎衆庶而安定乎邦家及其終也未始能違乎斯
理而吾徒於仲縉又何爲屢嘆而深嗟嗟仲縉子
之去我而死一何速邪憶初見子於烏傷山中妙年
白晳宛如虞子操筆吐辭浩然源泉之初發燁若桃
李之方葩當時碩儒巨公莫不稱美愛惜謂翰林君
之有子而嘆其持節萬里未返乎荒遐後十餘年名
聞四達賢王遣使聘致于藩國因得親岷峨之奇峭
凌江漢之洶湧求先君奉使之所哀麻哭踊招徠魂
爽于滇池之涯是時年踰三十毅然有志於古道而
入覲王門出教郡學雄文美譽旁流溢乎邛巴及今
又將十年矣 新天子即位召爲博士遂入辭垣編
摩先朝之實錄文日以肆學日以盛而士之敬慕推
許者亦日以多自意當聖德顯融之時太平之期可
望而至庶幾與子嬉遊於翰墨之林漸涵乎禮義之

域蒼顏黃髮同歸里閭以婆娑何期一疾僅融數日
重入于室男哭袒而女號鬢嗚呼履仁有必壽之徵
積善有弗祿之報以子之先人死於忠國而子有令
德足以承其遺澤遽奪以死兩者不得享一焉其理
則謂之邪豈蒼蒼者不能司禍福之柄而天道或過
差乎將英才異入天之所靳天既生之復欲收之左
右以爲光華乎抑所稟者有定分人之不能兼備猶
天與之角翊者去其齒牙乎以子之淑明溫厚而壽
止踰四十位止登八品何至若是垂也雖然吾觀於
世得於天者多則遇於人者必薄厚取於世俗之所
貴者其去道也必賒子之所有者辟之球琳琬琰周
鼎商彝大貝與丹砂世人欲竊取其錙銖而不可得
而子并包並蓄揮揚簸弄接駟而連車所取者不已
過乎貪而所得者不亦奢乎如是而又望位高而祿
侈天之於人其孰能皆然則其可以不尤乎天而自
釋况有男可嗣其學而復有孫矣食也稼穡而杭稻
衣也樹藝而絲麻數世享之而有餘以子爲富且貴
夫孰以爲夸吾所憾者欲蹈道而無補將聞過而莫
子加四海之內章逢之流豈乏其人疇能如子助我
以中正而指吾之疵瑕過子之門腹腸糾痛而不能

已奉一觴而長慟知吾心之謂何

祭鄒博士

士生于世或榮其身而名則辱或顯于始而困于終不惟由乎學行之臧否亦係乎遭遇之窮通惟先生之早歲既對策大庭而慕乎論政之買誼及年七十有六復蒙 聖明被薦而起儼若議禮之申公拜焉博士而俾同修金匱石室之書 聖主之待老成可謂厚矣何一疾踰半載而竟不起縉紳之士欲挽留而無從昔與先生同試南宮之多士或淪喪於兵革或擢擢於凶求其壯而仕仕而壽壽而顯融文詞傳於海內姓名著於辟雍有祿以考其終有子以承其祭者蓋惟先生一人而莫能與同况乎 天子閔念耆臣賜棺以華且歛賜舟而致於家此皆士君子之奇遇而先生已得之矣復何有所傷恫然俊傑之生成才也難而才之可以名世者尤鮮數十年之所稱慕一旦而失之其何能無介然於心胸筆硯之相親笑談之相接今則無所望矣聊叙哀而酌酒一以慰先生於溟漠一以寫吾心之冲冲

祭趙希頴

天道至神爲萬化原凡得喪與禍福孰能揣較乎其

間故堯舜之聖而不能必賢於胤子湯文之德而夏臺羗里亦不能遠引而苟全孔孟之困於陳蔡而棄於齊梁短於臧倉而毀於叔孫夫一聖一賢豈其才智尚有所不足固亦安於天命之自然予之默識乎斯理也久矣今獨喟然有感於希頴嗟吾希頴文學之郡足以冠西蜀數十州之士譽聞之著非庸俗所能附麗而攀援上而達乎賢王之聽次亦屢見禮于名侯與大藩衆力推而競挽數稱疾而考槃晚爲予而一出不終歲而求還異憐然而荐至豈竟死乎空山嘗熟聆乎緒論蓋深欲以智自脫乎險艱今則已酬平昔之志願德雖不施於天下而幸身名之粗完夫豈希頴之智足以取此乎抑亦天道之佑而偶逢其安夫屈伸倚伏之機予不足以識之所能知者守道以保身則易抵巇以徼福則難嗟五希頴既有得於此矣其於死生之際尚何遺憾乎人寧彼儉狡之蚩蚩急營利而自殘始穰奪於毫毛卒顛隳於甍淵以彼較得失於此分賢否優劣曾何待於名言予獨區區不能忘情於一奠者交游之素師友之義取寓哀於此文

祭童伯禮

嗚呼我傷時人以利勝恩珍貴錙銖芥視天倫孰如
吾子愛友第昆同場合歲夭死靡分衆皆蚩蚩適已
忘物既充厥家他人遑恤孰如吾子克廣仁術惠于
艱斂拾取則弗人厚于躬薄于奉先貴爲公卿寢薦
且遵孰如吾子祠廟是虔歲時烝嘗其儀秩然鄙夫
蓄財吝嗇自封三牲私室庖靡供孰如吾子待士
敬恭冠蓋盈門曾無怠容彼氓寡知謂學無益騁私
角慧詆慢善德吾子愨之聞善必式寶愛訓言如金
如璧惟篤孝弟以弘惠仁虛心屈體于賢于賓觀于
其廡長幼振振嗟我鄉閭疇與爲隣予昔卧病杜門
避咎子招我遊欣然爲起雲林有廬其下流水謂將
與子黃髮燕喜官學于秦不見七年每以書來慰我
憂侑祝子壽考以遲我旋云胡不留未閱九泉荒荒
我里士冒日陋誰能易之力不能救松柏之萎荆棘
之茂追爾之亡我心孔疚秀目長身玉雪其頰夢寢
見之儼乎其存馳觴往奠不接笑言序德告哀以慰
子孫

祭外舅鄭公

嗚呼昔年蒙恩教授于梁詔歸故鄉携家以行浙水
漢川相去萬里妻弱子幼欲往誰倚公實慨然曰我

與俱我女甥嚙忍棄諸道路半年鬚髮爲白暨予
至官靡有安宅三歲奔走于蜀于秦挈挈西東以秋
以春公屢言歸志輒不遂女曰我父去我無遽甥曰
我翁慎毋我棄公性孝友和惠而慈豈不顧家事與
願違南望涕泣三易寒暑念父憶弟寢食獨語謂余
今歲歸省舊廬豈知一旦送公喪車不肖無能鄉間
寡偶荷公知愛期望甚厚姻親之故義不忍離我實
負公俾死及之豈無子孫亦有宗族公獨于遠云誰
在自然公爲人知命達生怨天尤人夫豈其情何况
此邦文武僚吏莫不愛公助公葬祭棺美墓安送者
如雲今終無憾云誰能臻心所最痛公未耆老方期
事養樂公壽考少失先子欲孝靡能庶幾事公以展
我誠此心已矣我復何怙茫茫九州孰論此苦今當
出壑再見無期天乎有靈寧知我悲

祭從兄希聲代家兄作

嗚呼同祖兄弟三父人人我年最長其次惟汝聰慧
祥順自少特殊識事有才迥出流輩謂宜福祿以大
厥家天不可知乃使汝天汝妻汝子皆先汝亡死而
有知痛恨何極我之先君實汝伯父罷官謫役汝偶
在旁勞動扶持不形言色今之子弟如汝者誰汝之

操行真此為美先君云亡十有一年今祖汝喪重我哀昔送柩臨穴病不能行酌汝一觴求與汝訣嗚呼哀哉尚享

東陽葛府君誄 有序

東陽為發上邑葛氏又為東陽貴族在宋理宗時太師端獻公洪以儒術參知政事而其弟諒獨不大顯後贈朝奉郎君子謂其有遺德焉越四世而處士實生諱若字夢賢其氣端而和其道方而直其學以仁義忠信為本處士生而不獲有一命之爵年六十又五而終門人咸哀傷以為天不可知或曰不然天與人恒相勝而不能相蕪受於天過厚者其於人也必薄得於人太盛者無得於天者也蕪而全之者數百歲不一遇焉孔子孟子皆受於天也多故發走窮中國而卒不獲有公侯之位彼貴富榮極者惟無得於天故終身逸樂而無憂若伊尹周公德為聖人位為輔相有生民以來未之數見也夫人之於萬物鮮也人而得其清明淑粹者又鮮也天下無一日而無主而聖人更數十世無一焉為公侯者比肩而賢者累百世無一焉爵祿滿行多如蠅毛而善人舉世無幾焉豈非天之所重在此而不在彼耶今處士基

上世之餘德而天畀以仁義忠信之全受天之爵則已厚矣奚謂天不可知乎使處士生而鍾邪戾之氣操詭隨之行秉凶暴之德雖都大位祗為細人耳其生也孰懷之其死也孰哀之其重輕奚待校耶於是其門人咸曰

某曰處士受於天者信厚矣

然有一憾焉使處士之善得施被其德沾其澤者豈其微哉而不少試以死此民之不幸亦處士之不幸也古之悼不幸者有誄節惠易名者有諡處士之守道弗貳不亦靖乎誠篤無偽不亦懿乎請以靖懿易名而誄之可也其門人皆曰然乃誄以辭其辭曰葛氏蔓延江淮之間歷歲二千不大而綿稚川避世吏隱以賢厥胤孔碩吳寧是遷吳寧有葛積久而殷侃侃太師秉國之鈞不悍以剛不懦以仁非棄千儀允矣大臣爰有良工太師之季人奮以趨獨戢以避嗜道若飴畏利猶虺世蓄不施以篤厥裔於淑處士天賦之英師聖友賢佩準蹈繩內誠而方外柔而明趨善遺榮梁肉羣經羣紛如辭與義鳴衆說交羅喧蛙聚螽導其指歸百川之東開塞以通實虛以充孰謂韋布綺綉之華孰謂藜糗鍾鼎奚加維義之安維道之奢萬物匪富錙銖猶多鄉有士子視之也則有

善斯程懷愆斯章人恃有師天奪何亟壽匪弗崇爵則靡錫嗚呼哀哉彼末之康文駟錦衣彼得之京位則孔魏既培以肥又祿而尸獨闕其途俾澤弗施天之降哀有繁其彙或昏以肆或駁以戾戾雖纒裳德則弗類疇若處士天爵之備聖有尼父位不公卿賢維子輿困於縱橫厚取於天人奚可損不得于人士斯道乃明嗟嗟處士處困而亨弗忤於衷弗愧于生諸生纒纒如喪父兄不顯其躬而榮厥名我傷匪他傷此下民水涸于淵苗槁于田能爲者人不能者天自昔已然將誰之愆古有昭則易名以謚揆行伊靖考德孔懿薦茲嘉號以永弗墜我思徽猷是以陳詠

鄭府君哀辭

洪武丁巳秋九月十日浦陽義門八世之長鄭府君年七十有二卒于家卒之明日其鄉之耆老子弟相携而來哭如失父母而哀三日舉邑之縉紳士大夫皆來哭如哭親戚而哀十日之內凡數百里之中聞府君之名者皆走來吊其容戚戚然如哭朋友嗚嗚相泣而不忍去則各來告于其曰哀之而哭不若哀之以辭爲其可以久而傳也吾今之哭非不哀也聲已絕而遂已矣雖欲求之不可得已故昔之人往往

宣之於辭因其辭而著其哀雖相去千里相後千載讀其辭其哀宛然也子曷爲我圖之某曰雖然昔人之爲辭以哀死者

其人或有天下望被其

澤不幸而蚤死有文章不能致通顯而遂貧困以死或死於逆旅之舍而父母不知或非其罪而橫罹天折或宗祀之重繫其一身既死而無子孫以承之葬埋之不時祭享之無主其姓名泯沒而不傳是誠可哀也故從而爲辭以道情情悲

言後而意愈

深使人讀之而不能成聲歌之而泣淚沾襟今府君則不然雖未嘗澤被天下而孝友爲一家之政雖不致通顯而彰大其家義聲聞乎四方家之

內外合 屏氣曲躬立兩序惟府君言是從禮焉

而禮具樂焉而樂具 而倚笑談其惟所欲而

陳乎前是不可謂之貧困也年登乎七十壽終乎正寢子孫林立乎䟽幕之下葬以時而祭有主家有範而墓有銘夫若是可謂之至幸矣聞其事者且將羨慕之不暇而何不幸之可哀乎客曰雖然以府君之身言之固無可憾也人之哀之者豈特哀其身哉哀吾民之不幸也夫府君者邑之善士也吾邑而得善士飢有所矜而寒有所恤難有所赴而學有所師其

有益於民大矣吾民之不幸而府君以卒豈得無哀乎若止哀其身則一人之私耳而豈吾之哀府君者乎某於是無以誥之也因思今年之夏拜府君於地華軒下府君不以其穉賤肅而置之賓位所以遇某者甚厚府君之卒嘗趨而哭哭而哀矣感府君之獨禮我也而不知府君之遇夫人舉若是其厚而人之哀府君者皆若是之深也嗚呼善人之有功於民也如此哉於府君而不哀以辭將為誰而哀乎况某之不文而敢惜乎府君諱渭字伯陽云其辭曰人之生死兮萬有不齊五福具享兮亦復何悲身雖無悲兮人則爾思人思何為兮喪厥表儀以義名門兮十世于茲漸仁習禮兮 穆而 生尸之兮以和勝威動一誠物兮不順 大執 兮小執 不畏以趨兮不慢以欺言惟忠信兮左矩右規家法孔儼兮鄉邦是推爾紛我解兮我調爾飢父老有 兮子弟有師嗚呼人兮胡不順頤善人之亡兮衆庶曷依 奔慟兮遐邇畢來曷為而然兮懿德致之德可感人兮亘古如斯嗟今之人兮胡寧不為 多版恨

鄭生祐哀辭

台寧海有衣冠之族曰鄭氏顯于宋之季世功德被

千民而名不大著於天下後百年有孫曰祐生而其質碩厚端秀氣銳而才良好強記多藝能年十四五壯偉如成人挽疆御悍超捷奇俊雖老將莫不咨賞之其父豪士善相人每出遊于外歸諦視其姿狀輒嘆曰舉莫如是兒矣縉紳先生過而見者亦異之咸謂必能振其宗使充其才氣將必卓然有所立而竟以疾天死死時年甫十有七其生也非惟其親戚交友愛之凡見之者亦與親戚交友同其愛其死也非惟其父母昆弟哀之凡識之者無不哀其不幸而哭之失聲世常疑天人之道好違而難合人之所愛者天必艱其生所甚愛者生之艱也為尤甚焉至於鳳鳥麒麟珍璋禎異之物愛之者彌衆則或曠四海歷千載而不一生而凡為人所憎疾厭苦者不植而自長不育而自蕃若恒有以相之其於人也麗童惡子狼戾恣睢以病乎人雖其父母亦以其速死為幸者則壯盛而無疾貴富而得志稍有才質為世所愛慕者輒遇禍患不獲與庸衆人等豈天之愛惡與衆人異趣哉是未可知也或謂人之愛斯人也必欲常見之暫離而不見則思天之於人也亦然聞其美也則愛之愛之甚則不欲去乎左右故嚚且惡者多存乎

固而俊哲之生也恒難其全是則天之愛人者乃所以禍之豈理也哉若鄭氏子才質之美爲人所奇愛而竟不永年推之於理莫知所由致也豈天者固有所難知而美好術智端爲致禍之具耶使美好術智者不夭折而底于成其福乎斯世也大矣然則鄭氏子之可哀寧獨其家與其身也哉凡有志於斯世者皆宜悼其不幸也余與之有連而不識其爲人既聞而哀之復重之以辭且以慰其父云氣渾判兮挺英特姿鸞麟兮貌虎力綽秀姣兮燁若神巧言笑兮肅而温未加弁兮突脩鉅衆咸慕兮莫敢侮嗟靈淑兮天所讐子美好兮死誰尤既聰達兮又慧哲超幾先兮燭眇忽規簡策兮目電光心不屬兮久無忘學之篤兮藝孔有弦強兮響良馳馬叱咤兮矢交飛殲麋豕兮載歸萬大駭兮力不格古有礙兮今焉索天所喜兮才藝精詔子歸兮難久生彼醫昏兮檢姦慝身老死兮人孰戚子不幸兮少恢奇躬天折兮今世悲死非鮮兮貴不柄天可壽兮奚以老嗟子死兮勿尤天天茫茫兮曷憎憐來墓爲兮去嚮往英靈滅兮將安放前于祀兮後無窮賢不遇兮古所同

吳氏二賢母哀辭

永興吳君荃母林年二十二夫亡一月生君甫彌月大父繼沒大母胡與林晝夜苦誓保持遺孤強暴欲脅娶林林負兒與姑逃稍長鬻簪珥資其就學學垂成而林卒胡督之益力於是吳君爲知名士具氏宗賴以弗墜予謂託孤寄命丈夫所難而二母能之因爲辭以宣其哀辭曰木則有枝兮婦則有夫嗟我二婦兮獨何孤夫兮謂何兮子猶在腹爲雌爲雄兮吾將誰卜子之生兮幸非女朝哭夫兮暮抱兒乳夫有知兮無知相見兮上續遺緒夫雖死兮舅在堂子生彌月兮舅亦云亡姑哭舅兮又哭子撫厥孫兮涕泗其滂我二婦兮何爲守空幃兮夜凄凄涼風慘兮中人蟋蟀鳴兮見夜啼撫枕兮太息起繞林兮淚沾臆夫死有言兮耳猶聞吾見不肖兮吳鬼安食婦辟纊兮姑抱兒吾兒雖微兮吾夫在茲孰謂余兮荼蓼余甘之兮如飴彼何心兮孤鼠乘餘孤兮謀覆吾祀跳梁瞰室兮嘯衆以呼謂余策兮將焉與處山之石兮藐魏海之水兮靡有涯水可竭兮石可移身寧死兮節不可虧襁吾兒兮我負來何難兮去何阻夫有神兮願爲虎身寄虎腹兮免人余侮諒一死兮何難志未伸兮魂魄靡安姑壽康兮子苟能養瞑余目兮

從夫九泉我姻兮我姪憫余孤兮余金晷妾媵兮如雲今隻影兮燈夜汲澗兮手龜抱薪兮棘裂我衣首如蓬兮誰理未亡人兮何有容儀袖簪兮脫珥揭羅襦兮裂文綺粥之兮為誰式教兮我兒嗟我兒兮勿怠荒爾祖爾父兮厥聞孔彰我不死兮為爾之故爾能立兮爾父不亡夙出兮暮歸不眠兮達旦勿謂母貧兮儋石無儲吾兄讀書兮我寧不飯兒踐兮母言焚膏繼晷兮以歲以年年忽及兮加冠文之聲兮爛然婦於姑兮相與吳之先公兮庶幾無餒感昔兮念今一悲兮一喜兒奉觴兮綠衣翩願壽兮如彼南山將竭力兮終養母忽逝兮不還姑撫婦兮泣鳴嗚曷不爾兮死無衰辱兮不死爾盛年兮惟此毒痛孫悲號兮奉大母有孫存兮大母無苦大母無子兮孫無父孫多材兮善奉甘旨嗟二母兮亦孔之難誓死撫孤兮身死志完引千鈞兮一髮以手障兮驚瀾二母死兮不死有子甚文兮善在國史國史旌銘兮五色有燁下燭泉扃兮上薄星紀彼何人兮豔婦夫屍在林兮笑言詡詡傾人宗兮殞人祀地下逢之兮顙汗猶泚嗚呼哀哉家有歸兮國有臣婦死以姑兮臣死以君胡獨二母兮吳祀是存嗚呼胡獨二母兮吳祀

是存

臨海縣知縣黃諱

黃嚴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嚴縣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葉瑛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戴慶

黃嚴縣學生孫晁牟文鈞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高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宣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行狀 傳

先府君行狀

嗚呼惟我先府君之幸不肖孤既以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奉柩與先妣林夫人合塋于深灣童施山之原復懼盛德未紀無以明示來世疾首痛心以日以夜然斯事至大非託之立言君子莫能傳而當今天下所師所宗言而傳世者惟夫子為然况不肖無狀又獲出入門下玷弟子之籍是用不避誅責嚶哀叩誠頓顙上請伏惟憐察焉嗚呼先君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先出於桐廬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二十四府君始遷寧海侯城里世敦儒術為邑禮義家曾大父諱重桂鄉貢進士有學行學者尊之曰介軒先生大父諱子野父諱烟元郵縣教諭皆以長者稱夫人葉氏宋丞相西澗公從曾祖也先君生而端重殊常五歲能讀書自辯章句年十餘暗記五經為文有奇語里中老生嘖嘖賞異呼為神童稍長閱關闔

遺書歎曰為學當如是矣遂刮去浮藻竭心推性命之秘閉門講習不知飢渴寒暑年十八九克然成德為名儒受業質疑者繼乎門先君口舉手畫橫分豎貫曲折明備各稱其所欲初邑人自宋季以駢儷雕刻為學莫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者至先君始以易教授開陳其說士俗為之大變至正甲申江浙當大比先君就之試時有司以諱忌去取士先君言時務歷數往昔治亂之由以為如是則治否必敗見者相顧出舌曰奇才奇才賈誼弗過也竟不敢第先君名先君縱觀南宋故都為文貫酒酌岳武穆王墓歌黍離之詩慷慨泣數行下望者以為異人會番易董彛先生為慶元路儒學正先君從之遊董先生素以通易自名先君與之辨質義文大旨先生不覺自失曰子信不可及愧其門人者久之先君自是道益明志益堅知元之將亂彌自詭晦窮理致知以盡其變至於陰陽消長之度禮樂名物之數并田封建之制躔次疆理之說咸求折中授業者日益多會海東盜起江湖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以白金募民為水兵先君曰此關利害吾其不可不言乃請金剛奴曰民之為盜者或迫於飢寒或祛於徭役今斯民固無賴矣

奈何使其去妻子而爲兵幾何不首爲盜耶是所謂致盜非禦盜也金劄奴怒而去已而水兵果中道殺護吏逃去從盜金劄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左荅納失里至郡議招諭劉中丞基爲副先君上書陳剿捕之畧不宜姑息劉君竒先君言而不能用遂至郡縣陷沒民受其害先君發憤稱疾決意不出行入山谷採松栢啖之或辟穀絕食累日不返然益務開淑後學講說君臣父子大義以動之聞者心解或至洒泣是時他鄉民多著鷓冠操戈劍從權貴剽劫獨所居鄉無一人附亂者鄉隣有訟或相率就先君取平先君教以禮讓多致感悔或來饋謝則卻不受當路以幕府事屈先君議先君謝不肯曰我辟穀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閔民憂世之志每於文辭見之君子謂先君制行廉正如陶潛策時事善中如賈誼造詣深天資和毅無愧程伯子識者以爲然丁未冬大明兵定郡縣先君著國家所以興亡之故爲書欲詣行在獻之其目曰舉賢才安人心黜豪強除暴斂明教化其畧以爲人心者國家之元氣教化所以燮養元氣之具也不任賢才則教化不行不去苛歛則人心不安夫人心

而得天下莫教化而求治平非所敢知也如是者累數千言洪武三年郡辟爲邑庠師先君日以師道磨礪學者晝夜辨析諄諄不懈四方後進負笈求聽者百餘人人人有所聞學者私稱不敢以姓因所自號稱愚庵先君既以太夫人春秋高自罷歸從而歸者踵相接一庠爲空遠至稍稍散去至今稱師道之盛必以先君爲言四十年行部使者表君宏以書幣來徵先君亡逸他邑郡吏詣門請雜逮姻連督索之先君不得已乃出時年四十有六矣之京師詣御史執政兩以母老辭執政詢以政治乃驚曰今列郡闕守長而先生適至朝廷之幸吾安敢蔽賢即下銓曹以易試中第二遂錫冠帶授濟寧知府階朝列大夫在官周三年省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天子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遣踐舊職頒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汝先君拜謝而退三月重至官越五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恨先君上封事言狀詔御史楊某按覈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君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吏卒繫之考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懼與其吏謀誣先君私用倉中炭膏二百斤時十月未嘗附火而膏則蓋公宇

垣實無私用者強卒以此誣先君先君不與辨遂得罪謫江浦終歲將釋歸會印章事起吏又誣及九年十月二十四日遂卒于京師享年僅五十有一嗚呼痛哉初先君受濟寧之命以爲非常之恩不可不盡力到部爲書懸之通衢諭以朝廷養民之意孝悌忠信之道俾民有所不誦府自言禁吏不得叱呵之日引耆耆之士坐語問以得失郡學官闕先聖廟頽壞先君聘前進士爲師弟子未備者選克之役浮屠葺廟堂鑿廟前地爲洋池撤佛廬增廊廡度廟後地爲射圃造弓矢置旒鶴日視學率諸生習業始郡兵後人未知學先君以身爲師爲之立章句謹節文講內聖外王之道不踰時皆化儒服者班班間出郡邑之內學舍數百區在弟子籍者二千人始有詔民開蕪田者後三歲乃稅吏邀近功不俟至期徵之復以田定其繇民滋惰田不增闢先君知其故下令申前詔與民約俾以丁男定繇著冊書列民之丁產爲上中下等下等析之三則每有徵發自上定之吏無所措其奸歲時躬出郊勸督見長老勉以教子弟令子弟以力日欣欣焉如戴父母初至大歎民仰給它郡先君竭誠撫輯不敢勞之歲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

役民舟者有誅旁郡俾民以牛車從事天雨雪牛僵死相枕濟寧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更先君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辭即以舟載具自于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後他郡車輪者雨雪毀過半民賣車牛以償且弗能足破產者十八九而郡民以舟得無害指天泣曰活民者方使君也郡倉糧絕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苦不便漕軍者自淮安輸濟南正道郡境先君以爲便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轉青州粟道且便告于省省不從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省臣大愧郡城圯舊以兵築指揮挾貴人勢當五六月後民萬餘築之民不得稽衣號即工聲聞數里旦暮不休先君憂憤不食曰民病不救焉用我爲密聞中書衆以爲且得罪不敢署名先君獨署之胡丞相以聞即日詔罷先時不雨先君袒跣遍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止至是詔至民驩呼而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惠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夏鄰邑蝗先君憂之移書社神變食省過夜焚香額天俄聞空中薨薨聲燭之皆飛蝗是秋四境外皆饑獨一郡完熟人以爲異先君於去民

害如飢渴或無已勞之事輒却酒肉不御凡訴訟者隨事裁決大者管辱小者論遣之不留狀牘尤慎於獄月錄日省不俾淹滯或事未具不決者時爲糜以食之夏秋之稅舊以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累旬不收民至謂倉爲弄先君令民自持槩斛卒斂手不敢出聲遇將穫欲預以書與民期民爭來輸稅群集時夜到倉下不敢就寢民信且悅不遣一吏而稅常先足於他郡江西浙西二省有詔輸糧百餘萬於濟寧水陸三千里先君視之如已民不使有絲毫怨抑常制每斛別增四升以補腐耗先君憐其道遠可念言於朝蠲之二省民感泣及朝京師民之在京者數十輩擁拜馬前曰此我輸糧時老父也舊徵州縣吏皆以隸率往往來索無厭先君下信符置郵而召莫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或屬之吏則托日月稽遠圖賄利先君自箴之緩急之期一自己出由是吏弊誕息復下其制於州縣斷吏率毋漬民有故皆以信符召集以故民得一力耕桑而襁負來者相屬四年戶僅三萬稅萬餘石八年稅以石計者增至十四萬四千七百戶增至六萬有奇二州十縣獄無滯囚郡獄幾空民有積粟野無餓殍鷄犬牛羊

散被草野富庶充實儼如承平之世先君奉神事上畫禮社稷山川諸祀在境內脩飾壇墀置器祭服漏澣之類躬親爲之周垣之外樹以名木將事之際一如儀則無或怠情水驛始在西門之內卑陋汚濕居者弗康先君料材木俟農之際更作於南城之陽庭堂室房弘敞幽巖百需之具舉無關者冬寒河凍驛船不行則伐木爲炭穿土穴藏米因其餘力以集事功計精慮密出人意表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故構石爲閘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閘歲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閘丁緹壞石治磚灰雜土築成之故以葦困蓄糧火屢爲災先君教民爲陶作瓦屋百餘間嚴飭火令編民居爲曹互相救恤火患爲息先君在官未嘗一時閑雖無事終日冠帶坐堂上召諸吏授以詩書法律盛暑嚴寒不廢公牘堆几群辨譁然片言折之大將軍魏國徐公曹國李公等率士馬百萬之燕駐郡頗久要官勢吏徵索糧芻爭欲先得相索授喧錯于前先君從容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未嘉侯朱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會河水涸舟膠不能動大怒召先君曰即具五千入浚河不者以軍法論時日且暮先君不忍煩民

退而禱于天夜三鼓大雨黎明河水漲數尺舟竟去莫敢言者先君爲政以教化爲先能以德勝佐貳始或倨慢先君愈誠待之牽愧服願爲弟子武夫悍將或不爲禮久乃化戢信愛凡任吏取質訥少文者必躬先之俾入于善不喜近名常稱曰務名者必樹威樹威者必害人害人以利己吾不忍爲也府庭之前不陳杖械皮鞭掛楹示不妄罰有過者告以道理使之自愧始而疑已而服已而信爲不可及至以吏議南還民號呼填道如失親戚隨而行百餘里者數百人郡之子弟員登成均者聞先君奔走閣門外慟哭失聲嗚呼哀哉先君孝愛切至事教諭府君卑聲婉色惟恐弗至及海寇亂劫村落焚廬舍府君躬負太夫人入山中逃不暫顧妻子兩踵血流不恤及出官外遇太夫人與已初度南向望拜竟日不樂稍遇奇味輒涕泣曰太夫人不食吾何食爲懸葉之至敗冕乃已遇二弟師訓父育終身未嘗變待朋友有恩好賙急難居濟寧南冠過者必以酒米饋之同郡者加厚焉同邑者又加厚焉告寒與衣告飢與食不能行者僦舟以送之同郡士爲菜蕪采歡迎其母而告無賞先君以一月俸金與之同僚以事奪無所衣食

先君歲買布帛以遺之日召之對食遇夜邀至家飲終三年如一日所入俸祿月二十石盡以散朋友不少吝惜自奉甚薄不服絛綺不帛襦袴一如布衣時或陋先君先君曰吾道當爾日不并肉或日無事輒却去曰祿不可徒食也每夜則拜而陳其所爲事于天始至斛米可易白金三兩先君日食之餘盡留之官以紆軍食或請先君爲家計先君曰先國可也敢射利乎所居室壞吏請葺不許曰毋以我故勞民出俸貲買蓆席障之令蔽風而已床榻左右雜置圖書入其室者若無入然居官五年惟一子及一童時人謂先君不堪而先君安之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先君咎童數十而召州吏還之鄉人爲他郡縣令以一罍鴈脩書先君卻去與絕交或以爲大甚先君曰吾非市名性不喜分外耳至於新葛之微皆易以粟一芥不取於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去官貧甚鬻所乘馬以行行李蕭然觀者歎息嗚呼矣哉先君面白如玉鬚眉秀麗不妄笑語不旁觀視動容周旋必以禮法率真任質不事表襮與人交好不以久近冷熱一立談頃洞見肺腑發言持論一本於正性命之道晚益精熟榮辱利害視之若一臨終之際知

非自致超然委命顏色不改嗚呼痛哉先君之學明白純正以紹述考亭爲己責所志益深且遠逢時得位亦欲推以淑斯人否則退隱丘園傳其業于書以詔後世皆未能究而天奪其年天耶天耶曷可信耶諸孤之痛曷有極而罪曷可量耶先君所爲文辭多不習彙有汗漫集若干卷藏于家林夫人諱姬婦道冠九族先十五年於元至正癸卯九月十四日卒生子男二人孝聞孝孺女一人再娶夫人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夫人卒庶母董氏育之董氏生男一人曰孝友嗚呼先君之道蓋法時乎易取政乎書主敬乎禮體和平樂雅言以詩制事以春秋其深高博大者雖不可測而知然而家焉而有善俗之化官焉而致富庶之治發之乎政事著之乎文辭比於古之賢人循吏未之或加也然古之人有若此而傳者矣亦有不傳者矣其傳者必其居高位者也必其有後人者也必其得立言者傳之也其否者或位卑而人弗知或其後不足以彰之與無傳之者耳今先君之位不顯以歿歿未數年而知者寡矣後之十年知者不尤寡乎又後之百年其復有知之者乎雖有不肖之孤存然年穉身賤言未信乎天下行未出乎四

方孰從而傳之乎縱有所待安知其能必至乎此所以不得不悲且懼而汲汲圖之於夫子也夫子哀亡憫存而賜之銘不惟諸孤不敢忘先君亦且感德於地下不朽矣謹狀

常山教諭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良玉字懷璞姓王氏其先太原祁人五季時節度使彥超由會稽徙婺之義烏所居鄉曰鳳林世號鳳林王氏其後有諱固者登皇祐五年進士第奉官恩陽令縣人在宋舉進士自恩陽始傳三世曰說贈宣奉大夫生二子曰永年喬年喬年生承奉郎濤承奉生江東轉運司幹辦某幹辦生誠誠生衛道衛道生濟景定二年應薦爲國子免解進士府君之祖也考諱炎澤元石峽書院山長有學術學者稱之曰南棧先生黃文獻公師之後爲銘其墓妣傅氏府君性高介容貌偉然讀書善辨說尤深於春秋與浦陽吳公萊交移書論析疑義甚至縉紳之士皆伏之爭迎爲弟子師府君據中座談孝悌之道燦然可紀聽者駭然相顧舉邑之秀民賢大夫之子弟爭執經拜門下願託名弟子籍中揖拜進退森森如度視府君顏色俯仰不敢譁笑其後成材者相繼府君屢試有

司不利至正辛酉江浙行中書當試士府君曰吾豈終窮者耶就之試占副榜前名儒學提舉司因用爲發學訓導府君曰善可以及人足矣何必官爲日未出冠帶坐堂上召諸生兩序立授其程範而督勸之一發端及覆數百言人人競列府君前以聽他帥所居戶外無一跡廉訪使者至郡羣儒迎謁爲禮畢俯首曲躬趨出惟恐其發問不能答府君每留坐與之言事數千載治亂人善惡成敗政當否俗淳漓隨問隨答使者未嘗不稱善拜送不敢以布衣待府君張君士弘善士也以廉訪使按部見府君才歎曰吾分得舉士而王先生老於布衣吾愧多矣卽上其名俄授常山儒學教諭府君至常山視婺益加功常山人稱之時府君春秋高三子裕禕補皆業儒而禕從黃文獻公學頡頏輩間尤有名待制浦陽柳公貫名士金華胡公翰交爲府君賀府君亦私喜有子怡怡亡其老之將至年七十五以甲辰歲五月五日卒於家六月某日葬崇德鄉青巖里金村之原夫人陳氏諱貞處士窳之女好學知義理通醫藥星曆之書其舅患臂痺夫人奉湯藥躬沃洗久而不倦蒞家御子孫嚴而能教詩書皆口授之晚好浮屠老子書時焚

香習誦疾病不廢年七十猶治絲枲不暫閑以今洪武壬子九月十一日卒得壽七十三丙辰十二月某日穿府君之葬附焉孫男六人綬綸綱紀紹紳孫女二人適傅完傳霖曾孫男十一人曰稠曰秩曰穆曰稷曰程曰穰曰稔曰稔曰稔曰稚女五人禕入國朝以文學致官翰林待制文顯天下而諸孫又皆能守父業府君之德於是乎益可見矣孝孺辱與綬交讀待制公文辭思其所自出因問諸綬而狀府君群行俾載焉以備其家乘之闕

象山王府君行狀

府君諱某字剡甫姓王氏四明象山人曾祖某祖芝翁父松母徐氏府君少儻負氣節讀書畧通大義以薦爲台州路學錄至正中兵起海上奉省檄攝東門巡檢司事居六年盜不敢犯民安之郡奇其才事難決者輒屬以治府君明而能斷民趨其令爭鬪相訟者不之邑而之府君聞一言釋感而去國朝洪武初昌國民作亂襲象山虜令丞王茫入于海府君與其友蔣公某謀曰狂豎屠上官據縣境其誅死固宜然事聞于上大兵必來邑民將盡盞粉吾曹可坐視而不救耶今能先格殺爲亂者以獻則邑人可無害

矣。府君遂募民爲兵，掩擊之，殺其魁二十餘人，釋其衆。喻之曰：「若曹良民，第脅於賊，爾能投兵復爲民，則可保首領，否則自取誅滅，無悔。」衆皆叩頭散去。曰：「君生我時，大兵聞有亂者，將盡殲邑人及府君，以事聞邑人，爭泣曰：『微君，此邑數萬人皆爲鬼矣。』」狀上京師，賜白金若干兩。府君家素多貧，至府君，皆益贏，然不以此自豪。單身好士人，有遇難不問利害，以身援之，弗責其報。人以此義，府君恒病，鄉鄰弟子不學，欲割田創學以教之。里有假貸者，不深取其息，與人交和易，質直意氣豁然。衆稱之爲忠信人。晚受誣，逮京師。十二年春正月三日卒，年六十八。聞者爲之歎泣。先娶葉氏，早卒。生一子，用鼎，好學，有文晚娶董氏。許氏生一子甫一歲，府君柩南歸，以其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俾某狀其事。其之先祖與府君俱娶葉氏，實聞府君事，遂泣而書之，以告立言君子謹狀。

明故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瞿府君行狀

府君諱嗣興，字華卿，姓瞿氏。其先居河南，後徙通州之海門。宋末有諱某者，避兵南來，至姑蘇之常熟，家焉。生二子，青達俱有才能，服其鄉人。元師破江南，有劉將軍者，徇地至常熟，青與達帥里中強壯拜馬

前迎之，有狂犬突出軍前，衆愕然，持弓不敢發。青直前一箭射殺之，衆驩曰：「壯士，壯士，可官也。」青曰：「吾不如弟達，遂求旗號，俾詔諭未降者，承制授達百夫長，及宋亡，遷蘇州，巡鹽大使，兼管內六縣捕盜，轉怯儻，口提領娶某氏，府君其子也。府君少時家有祿，食日從其徒射獵，飲酒爲樂，不喜學書。天資仁善，和順未嘗有過年七十，怯憐口以例革，不置官提領。君家食甚貧，府君即折弓矢，脫去統綺，故態躬力，穡事以養二親，承顏候色，惟恐弗至。毋嘗病癱，時天熱，癱潰臭不可聞，人皆掩鼻趨過。府君跪床下，執蒲葵扇驅蚊蚋，以手磨糞，剔汗扶起，卧不解帶者三月，至愈。乃止。毋又嘗患積氣，危甚，醫不能治，或告以股肉可瘳，乃置刀孟上而禱于神，俟刀躍乃可割。府君如其言，自旦至晡，時頸類干地，類破血流，盈面，刀弗動。府君泣曰：「天恐不憫我耶？我縱以身易母，猶母之肉，何暇惜乎？知刀率不可動，起引刀割肉，覆孟中，裂帛漬血，裹瘡，戒左右弗泄。羨之，謬稱他肉，以進。時母不食，已五日矣。見羨喜，爲之握箸，食一杯，羹盡，食已而瘳。母後嘗感疾，思啖菱，時菱未花，市之不得，解衣入菱澤中，哀呼索之，竟日手足皆腫，俄得菱，實三持歸，遺母毋

疾如失既而貧愈甚或隔日一炊府君曰事急矣尚守不變如父母何哉携家入蘇城謁多錢家願爲盡力多錢家察府君誠信可仗出貲財俾買遷日分其息十之二府君由是稍裕凡父母所欲無不致也府君不妄取而好施嘗朝出道獲人所遺囊有楮帛若干視其名則市中小夫府君坐不貼席走其家還之有遺田宅契書于路者覽之曰契書失將起爭端跡其人呼與之其人貴家奴失主契畏罪涕泣欲求死叩頭謝曰公活我體工王氏大雪凍餓不能起竈突無煙府君憫之天明獲錢二十緡潛投窻隙而去歎歲出糶有寡人來糶衣不及脛府君受其錢五千陽忘曰汝糶十千耶倍與其粟鬻蔬者過門府君取其五錢授以楮幣十倍曰吾適無錢汝持楮幣去將以餘錢裨我需者矣曰吾安有錢裨君耶府君曰汝第持去俟錢多歸我不汝急也其意與之而不欲其知皆此類凡負販者必多給其直家人怪問其故府君曰彼胼胝手足以求升合利吾忍與較耶歲丙申常熟凶民來依者數十輩府君餽舍以館而食之瘠氣發病者相枕府君躬親粥藥而時進之率賴以生府君晚喜浮屠言讀其書豁然若會其意者復閱北溪

陳氏性理字義即解其要曰聖賢之學蓋如是因戒其二子懋莊曰我少不學至老而始悔若等其勉之懋與莊服文訓刻志事學莊入國朝爲禮部員外郎府君及見之曰吾有望矣洪武乙卯九月府君得疾恐念慮或亂畫紙爲閣揭屏間常目之二十七日卒于家卒前一日楚府伴讀陳子晟等道過府君將之京師問府君欲何言府君以兩手加額曰語吾兒努力供職報天子恩我死不恨享年八十有四莊在禮部累請于朝未報卒後月餘贈將仕佐郎禮部員外郎配蔣氏贈安人安人事舅姑如府君之孝舅姑或怒則率子女羅拜于前曰新婦誠可怒願念諸孫貸其罪舅姑意不解悲泣不已年七十二先九年李是歲十月二十三日葬吳縣橫山梅家灣之原與安人合北女三人一天二適某其孫男四人絳緒紳某曾孫男二女一府君沒明年莊自員外郎拜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叅政階通奉大夫當得加贈而早欲圖其不朽未暇請云

大司農張公行狀

公諱晉字德昭姓張氏滑之白馬縣人曾大父某大父國柝大母宋氏公生而廣穎豐頤英穎異凡輩少

喪二親治書侍御史宋公竒公警慧挾以自隨宋公渾重長者寡言自與不妄有所可否僚吏白事頷之而已公年十二三嘗侍側會吏以事給宋公宋公乃頷之如平時吏退公惟問曰吏言事非是意實給公耳公不語而宜之可耶因悉舉其狀無所遺宋公大驚陽叱遣公曰童子何與乃公事召吏詰之如公言叩首服罪宋公因是愈內竒公勉以問學公亦慨然有志於事爲讀書務推學教大旨警悟辨析釋類訓繁咸有條理名動鄉邑遂以儒舉既而廉訪司強欲吏公公欲明習法意益學律法以儒術相參所折獄人稱其平辟宗正府掾吏中書省掾爲工部主事轉大禧宗禋院都事拜監察御史轉御史臺都事入中書爲左右司員外郎刑部右司皆爲郎中出爲河間都轉運鹽使平江

運糧萬戶闕就以

命之復入歷吏刑工三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爲江浙行省參政由江浙移淮南由淮南入中書參政事出滌彰德陞左丞移遼陽行省廷議闡燕兩荒田以給 命公爲司農大卿分司京東加授榮祿大夫大都路都總管尋以年請老至正二十二年以集賢大學士之祿致仕會邊事興復起爲中書左丞

公以疾辭復以大學士議中書之政而天下亂不可爲矣二十五年仍復以大司農致政歸于家時年七十有一矣後十年以國朝洪武七年二月十四日薨于家年八十有一薨後十日葬淇南之原公天質剛勁色嚴貌莊居廷中有大論議謇謇不少阿屈聞者悚然脫脫丞相尤禮憚之目爲鐵虎張公它曹事有所避必問張公以爲如何公亦以天下事自任所至必盡其方爲刑部時民有與父異居而富者父夜穿垣將入取貨其子以爲盜也矚其入撲殺之及燭視尸則其父也吏議欲誅其子則子不以其爲父欲釋無誅則有子殺父名久不能決公奮筆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爲盜不孝明矣卒殺之燕都市中有瞽人挾術詐治貴人病使書其仇人名欲爲之祈禳而誣告貴人以罪脅其賂以事覺衆以其篤疾將如常法收贖公曰彼之詐欺雖有目者不能爲宜以盜論使當直決之罪宦臣中政院使康達理以罪籍家徙海南後得還而死其妻訴寃請其家貨公謂闕豎蓄妻無夫婦道格不與其守正疾邪多類此然常傳以平恕時海內旣多故曉民常仗劍跨馬橫閭里劫財貨以給禦者輒死議者欲同叛賊

連罪且及其媼隣公爭曰罪其家可也彼爲惡者家且不恤况媼鄰乎使媼鄰畏法道而從盜愈盛矣妖寇有敗而微服行乞民間者後就擒吏蹤跡其宿食逆族家皆欲論誅之公爲審覈得歸罪者數百家皆鞭數十縱遣之去僚屬譁言奈何縱反者宜獲罪語聞丞相丞相曰張公必有說也非汝所知召公問故具以情對咸得免歸江浙運司嘗上言鹽引一比鹽鈔二十倍而法僞造鈔者不以赦原僞鹽引者值赦輒免是利重者法輕利輕者法重也下公議公以爲鈔乃有國者通行之寶引特鹽司防姦之法用之廣狹固異法焉得同言者不可用事寢不行其知法意皆如此故有重任必以屬公其分省彰德以兵刑工戶四部自隨尚書以下皆自選舉十路一州地方數千里賦民餉軍造兵器脩戰具以禦盜賊備河患禁剽掠輯亂恤飢以寧民雖陷亡相繼而人無不服其才而戴其仁及以司農居京師民無流竄惠意仁言洽于遐邇置十二屯屯立之吏以勸耕者貧無費者給牛界耕種貸以穀粟賑其匱乏而不取其息其所舉措常得法外意忠義之誠見於顏面事功雖不盈其志而論當世才能臣者必推公爲首而公亦老矣

逮元之亡李以壽終公敦內行育弟之孤子如已子爲之嫁娶使忘其孤遊宦內外四十年皆要位所得祿賜不私于家雅有威重据鞍執鞚不左右顧與人坐語竟日身不少側美髯長身望之巍然度量有容人或犯之不與較曲直使久自悔喜談雜爲文辭有氣有法度有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陳氏生子男二人用質用道用質字文敏介直有才仕國朝爲某官公薨在元亡之後史臣不爲立傳太常不爲定謚而其行能傳之于人者非知德之士不足以紀之而余非其人也文敏方以才自奮昭揭先德蓋將有在謹次其所知者以俟謹狀

孫伯融傳

孫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身長六尺餘面黑如鐵一足偏跛持辨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爲歌詩元至正中丁復夏煜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劘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采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奕句拍案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衆中常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死蒿下耶會江淮大亂今皇帝渡江來

金陵聞炎名召見與語累千數百言大意陳元運終終勸上延攬賢士以成大業義明辭正上甚悅之辟爲江南行中書省掾每問以事炎慷慨激切所謀多合上心上愈嘉重以爲可用上親征浙東炎從行以勞擢同知池州府尋陞知華陽府皆有聲己亥十一月擢行省都事是年十二月會師克處州擇守者咸以處在山澤間盜賊憑結不解難其入上旣才炎遂以炎爲處州總制錢穀兵馬之籍悉以委之不取中報且以勅牒未署者付之聽其聲任炎匹馬入處州時處州外七里皆賊窠穴獠首黠蠻狼嗥虎踞不奉官府約束炎至坐廳事召城中民列階下諭之曰元之不爲天祐人共知之今四海裂爲七八然吾觀其志皆無以生民爲心者得天下者必吾主上也至今爾民梗化未知朝廷意味者猶或握兵戲溝中自招誅滅主上不忍加兵故命我面諭爾民將以安爾非厲汝也爾民審思之帖帖遵化則有後福不然吾恐爾民將盡爲戮民叩頭拜謝誓不敢二心轉告其鄉民以孫使君不可翫狎炎亦下書屬縣編諭之數月皆化爲良民炎復擇其勇健者練爲兵將將教習之擇其爲衆所服者爲之長有寇則率以禦無事罷歸

爲農聞有小警發一符立至軍門無敢或有奸之者強族素驕蹇皆畏之如神不敢出聲語雖在數百里外亦皆縮氣喪膽民賴以安人人謂願得孫使君治吾郡時秀民有能才者見方戰爭勝負未分皆伏居山谷中不肯出炎患之鈎至一二人問有才者錄其姓名爲書遣使者招致之而故中丞劉基意溢知府葉琛皆爲處士所推基最有名亦豪俠負氣與炎類自以爲不當爲他人用使者再往返不起以一寶劍送炎炎作詩以爲劍當獻之天子斬不順命者我人臣不可私受封還之草數千言開陳天命以諭基文辭甚美基不荅遂逸就見置酒與飲論古今成敗之事如傾峽滾滾不休畧無枝複基乃深歎歎之曰基自以爲勝公觀公論議如此基何敢望哉炎遂致基于京師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壬寅二月賊將李某賀某叛襲炎炎被禽幽空屋中列李守之脅炎炎始給以生吾能爲若用賀李知非其本情恐留自遺患以導馮手酒噉炎曰以此與公訣炎拔劍割馮舉厄酒曰嗟乎我乃爲鼠輩所陷爾死犬豕且不爾食賊持刀視炎飲酒自如賊叱其解衣炎罵曰此紫綺衣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卧賊不忍伺其

驢乃害之時某日也年四十事聞上嗟悼以其年月日葬于金陵南門外聚寶山甲辰贈徵事郎洪武元年上即皇帝位念宣勞之臣閔炎死義追封丹陽縣男妻某氏爲賊所擒不屈死繼某氏子一人某女某炎事親孝與人交緩急可仗遇匱乏者解衣推食以給之所著有詩若干卷其弟子蔣敬編次傳于世方某曰余年十一二時先君守濟寧間言炎詩十餘篇皆豪宕可喜及觀却寶劍篇益奇其辭而炎死久矣炎負氣聽其言知其爲偉然大丈夫也故率以節死孟子論學必曰善養氣養氣有以夫

觀樂生傳

觀樂生者越南邑寧海人也其先出堯四岳伯夷周武王時男子許祀太岳春秋列諸侯之會稱善國後失國以爲氏自漢至今不絕人生其太岳支裔也或曰堯時有由者義其高堯欲讓以天下不從生蓋由後云或由由言行不見于經蓋非也生名繼字士脩少好學而家貧精確篤志不以貧故自沮遇事有拂激於意輒閉門取書誦之聲抑揚若合音節可聽至其家者見生爲人忘其爲貧生亦有以自樂不自知其貧也生能文辭而好遊山澤間物猶會心遐觀熟

視戀戀不忍離去已卽爲文辭以自見嘗曰吾於天得可樂者五天朗潔時纖滓不敢留與我心類可樂也日之初昇之方霽時吾樂之霞之舒歛雲之變化吾取以爲文樂之吾於地樂海之深溥浩漫淵之澄瑩樂山之秀拔而遠者是皆可輔吾志發吾氣吾文得以汪洋不竭峻而不險肆而不污者此也又曰吾於古人之言樂之不厭吾所以忘吾後古之世不知處乎荒僻曠絕之境而常有得者非以其書存耶斯其爲樂最深間以其意爲詩九章言所樂者而自謂觀九者而樂莫如我也因別爲號曰觀樂生人疑觀樂生是九物者人咸見之而生奚獨取以爲已樂觀樂生曰吾非樂九物也能使九物爲吾樂耳吾樂於天地間無所不取而豈特九物哉天之與我者亦大矣豈特與我衆人皆受之第衆人不知而吾知衆人不樂而我樂耳當吾之樂乎此也天不能與敵大地不能與敵厚力可以頓挫萬物者莫予加損也之理也積氣得之以爲物始積滓得之以爲物毋燭乎兩間者得之以爲晝夜禪明不息禹得之以爲水稌得之以爲黍黎庶周公孔子得之以爲百世師顏氏子得之以爲水飯粟而忘其貧而吾亦竊窺之以自

樂世之所樂者貴與富也。整其心之智計不足以致之，而李亦不能守也。藉能守之，覲覲然如鼠食乎機噐之傍，且嚙且目委尾而側行，惟恐機之發也。計其心曷能斯須樂哉？孰若不待求於人而得，不必畏乎人而安，隨乎所遇而無所不樂之為美也。疑觀樂生者聞其言而異之，曰：觀樂生其知道者耶？某曰：予始聞觀樂生名，觀其詩固以異焉。及論次其語，信乎非今之士也。超於寵辱之表，不以困窮易慮。古之人皆然而今不少見，何耶？豈遺世高蹈者衆無從知其事耶？以觀樂生之賢與之接者，猶不知其所存天下士，豈易識乎？人不知道而遽謂天下無士，其未可哉！其未可哉！

王進德傳

王進德者，名敏台之寧海人。其上世多為儒，以進士官于宋，而從兄璞字蘊德，尤文而賢。進德兒時從長兄竊觀縣庭，見縣令威儀甚盛，歎曰：吾豈不足為彼耶？從兄聞而奇其志，因令入縣學為諸生。同舍治經為文辭者，易進德年少，問其文法，斬不以告。進德憤且奮，晝夜攻習不休。踰年輒出其上。進德氣副有廉隅，不與人為款狎。其所為事，每欲異恒人。其家固

貧，當其為學，飢渴歸取杯水飲，休休然若飲梁肉者。人非其類，雖欲飲食之不能也。嘗與友夜讀空舍中，夜半隣女叩門求宿，甚哀。其友欲納之，進德扣門厲聲罵曰：吾在此，誰敢入此門？因疾呼使聞于外。其友愧謝，不敢出。聲女逸去。後學舍諸輕蕩士，指目進德，相戒不敢為非義，或飲酒歡笑，聞其款步即皆畏避。始易之者，至是皆歎服之。會太學徵郡縣士，遂貢于京。師試列高等，廷議遣太學生分教北方，賜衣陸見以行。進德得太原時天子方注意太學，學中少年被寵顧，異甚。入預近事，外官見諸生秀才從京師來，奔走伺候，若貴戚重臣。其分教者亦多驕橫，奴視吏民，不為禮。進德獨以禮自約束，如平時，不復過涯分守。令敬愛，退相語以為儒者不可媚。犯藩鎮主將苦其清介，異已，欲試其所為。召使飲酒，床幃婦人於偏室，酒酣內進德，其中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廐馬乘之，逃還。主將驚謝稱之，以為難。後徵分教諸生，還京師，郡邑恐其入奏發已罪，多賂以金錢。貧者受至數百千緡。進德一揖辭，父老即行，無毫髮私奉。旨監收嘉興新城糧，後督舟運糧，輪蜀峽江，悍急行者多舍運舟陸行，為目全計。進德生舟中，不顧

曰王事君命也。死生天命也。祇君命以俟天命。何以陸爲後自全者。多以失舟獲罪。進德拜監察御史。旬日以例免歸。再起爲刑部司獄。坐微法。輸作赦歸。暴疾。五月以洪武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卒于家。年二十有一。進德容貌端偉。有威重。慎交與。不挫屈于人。而善事父。兄得孝敬。意其所從。爲學從兄蘊德。方進德。李時爲紀。善於燕王府。還書與弟琦。相吊極痛惜之。琦有文章。謹操行。有名。然常語人。謂不若進德。葉伯巨居升郭濬。士淵皆奇士。伯巨以上書論分封事。死濬亦言事後以它事死。二人皆負豪氣。不服人。至稱進德。則自謂弗如也。贊曰。金華胡翰先生高介人也。嘗與余論獨行士。自言於衢。得一人曰汪瑄。余昔至京師。見瑄。故嘗仕斥不用。敝衣繩履。間纍然。幸以窮死。然其論議犖犖。不以貶而進德。亦喜瑄爲人。古所稱方以類聚者。進德與瑄之謂耶。跡進德操持。可謂篤義君子矣。而所遭乃如此。子罕言命。其以是夫。

詹鼎傳

詹鼎。字國器。台寧海人也。其家素賤。父鬻餅市中。而舍縣之大家。應繇于官者。大家惟吳氏最豪貴。舍其家。生鼎。鼎生六七年。不與市中兒嬉。放獨喜遊學館。

聽人讀書。歸輒能言。諸生所誦。吳氏愛之。謂其父令兒讀書。鼎欣然。其父獨不肯。罵曰。吾故市人家。生子而能業吾業。不廢足矣。奈何。從儒生遊也。然鼎每自課習。夜坐。餅竈下。誦不休。其父見其志不可奪。遣之讀書。踰年。盡通其師所能。師辭之時。吳氏家延師。儒鼎就學。吳氏亦子育之。使學未數年。吳氏子無能與鼎談者。其師去。鼎遂爲吳氏諸子師。還邑中。諸儒皆與爲禮。稱詹先生。不敢慢。鼎聞同邑有王愚。可先生者。學甚博。從而師之。學春秋。通其說。去就有司。試不得代。趙生試。趙生乃得上第。以仕。於是鼎謂趙生曰。我學經亦勞矣。而子乃以我而仕。此豈非天耶。然不可無以謝我。携趙生白金五十兩而去。元末方國珍起海上。不能制。以重位授之。國珍開府慶元。求士爲己用。是時知向背者。以爲國盜也。不可輔。皆匿不出。國珍聞鼎有才。以計獲之。鼎爲所獲。無奈。因爲之盡力。爲其府都事。有薦名國珍第。平章事有人犯法。屬鼎治。鼎論如法。平章之妻受賕。請于鼎。持不可。曰。今方氏欲舉大謀。當用天下賢士。一心守法。曷使婦人得預事乎。不許。妻怒。譖之。繫鼎獄。半載。乃釋。復起。爲上虞制。上虞與僞吳王張士誠地相錯。軍吏貴臣甚

聚以昂儒生不習邊事稍遠約昂會衆于庭引一驛丞責以不奉公斬之在庭者皆股栗膝行請罪膝屈久不能起乃罷後雖元帥萬夫長有所陳說皆長跪以言不敢舉目視其面昂臨事有才簡牘滿前須臾而決暇復與故人賓客出遊四方遊士爭及其門有馬給事者嘗與昂以事過寧海令以下皆迎謁旦暮候其市中人相指歎曰學之能貴人乃至於此乎至正末我兵臨慶元城下國珍懼乘樓船遁于海上怒欲舉兵誅之莫爲計昂爲草表謝辭甚恭而辯上讀表曰孰謂方氏無人哉是可以活其命矣乃赦不問更以國珍爲右丞昂亦召至京師昂爲書萬餘言詣闕下須駕出上之上爲之立馬受讀付丞相官昂榜憲爲左丞惡言事者奉例徙居梁又徙陝去數年憲敗凡爲憲用者皆受誅昂賴此以免在陝七年大臣薦昂名于朝昂至京師中書以謫徙人不宜用將還之於陝昂恐還爲人所輕咲以貨屬掾史願留掾爲之言於丞相曰詹昂有奇才以例棄不用可惜丞相不信其人在可召視之非誣也丞相果召見昂問之昂髯甚美又能爲梁趙間言步趨進退閑雅有威儀丞相甚喜之稱於衆曰詹昂尚書才也時河南行省

缺郎中吏部請命昂爲之丞相曰吾同事以昂才不可使外也待半歲除留守都衛經歷改刑部郎中刑部佐寮未完有司請除更丞相曰刑部有詹昂在勝百輩其見稱如此昂在刑部一以寬仁行法威聲不起而人皆樂其不苛刻罪人當分覆者爭曰願得詹公覆我我死不憾會大都督府受賂除軍吏事發認昂有賊御史覆昂昂言在留守時所養孤甥來省恐有之昂誠不知御史曰法貴殺有名辜誅昂與百餘人皆死昂坐罪薄有才人惜之彘爲文章氣燄逼古人守身廉重行義好學不廢自陝入京師時聞人有好書價金一斤昂無金惟所乘驢棄以買書其爲人奇偉如此及死其所養孤甥爲之服喪三年

葉伯巨鄭士利傳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昏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甚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

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二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况有明詔乎即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奸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准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烏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踈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况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庾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薦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于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凡數

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空印事以爲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爲軍遠方丞相大夫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以爲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爲天子殺無罪爲可痛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最詳其意以爲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害民耳臣以爲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校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况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于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

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族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兄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輪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張孟兼傳

張孟兼者名丁金華之浦江人也孟兼爲人侃侃自許涉獵書史頗有俊才爲鄉里所稱會天子詔徵才能士邵縣以孟兼名上擢國子學錄禮部主事遷太常司孟兼固負自能爲文常奴視同輩而是時誠意伯劉基以文章有重名與翰林學士宋先生俱爲天

下所尊信基氣豪不肯妄下人而獨喜稱孟兼嘗爲上言今天下文章士第一爲翰林學士宋濂臣基次之不敢辭又其次則有張生孟兼其餘臣不知也孟兼爲基所稱愈自高然他人弗服也或稍慢之孟兼輒怒嘗以文示其鄉人視之無言真袖中曰俟夜熟復之今弗悉也孟兼陽爲好言曰湏刪脩之可也退則大怒其鄉人發其所短揚言於衆罵之且誡其文曰彼猶蠻夷山谷中縱爲人衣前懸而後曳左侈而右歛視國工所製何敢望哉其鄉人自如不與較旣而孟兼以謫輪作鄉人不及唁及以赦出復官乃賀孟兼怒罵若見人失官則棄背不一視及復官乃更謬爲卑讓賀我若真細人吾何以禮爲倨坐不起迎送其傲睨好面訐人皆如此人以是不附之每爲宋先生言先生曷不於上前薦我先生亦才孟兼欲薦之未有逕會上欲用越僧證問先生嘗見證文否誰所有且索之以觀時證爲書與孟兼論性命先生因言太常丞張孟兼所有之詔先生召孟兼以證文至上覽畢顧孟兼謂先生曰張丞卿門人也先生對曰非臣門人乃臣里中子耳且爲文有才甚誠意伯劉基稱之上熟視孟兼曰生骨相薄仕宦徐徐進乃可

耳毋驟也未幾除孟兼爲山西按察司僉事孟兼廉勁疾惡抵司糾撻奸猾無所貸株連徒黨相援引每一事株流數十吏民見張僉事出行部皆凜然墮膽如畏鬼神聲聞朝廷陞副使移山東而山東布政使吳印乃鍾山主僧上親選拜官妻用金帛寵之甚厚印以見知人主自尊重禮節少簡孟兼自負其能無敵且印新用又僧也易之印候孟兼由中門入孟兼以爲印雖位大然我風憲司不當由我中門召守宰笞之月朔望入學謁孔子畢令諸生執經講說孟兼故以語侵譏印印不平時初刊大明寶鈔印不令使兵民更自至庫賈錢民以而孟兼謂此詔印擅行之是違制也騎馬入布政司譴簪僚吏問罪且言將上封事言于朝其餘吏皆大懼勸印即上封事言孟兼見陵侮然孟兼封事終不上也上覽印言以爲孟兼凌我任用臣不遜治笞之孟兼既辱愈憤即捕爲書封事者欲論以罪印復上書言狀請去位選孟兼之橫否者且爲所擠上大怒曰彼乃敢與我抗耶吾今乃與爾抗遂械孟兼至闕下廷詰之命衛士捽髮槁拏垂死特論棄市詔印曰吾除爾害矣善爲之初孟兼遷副使山東自陳父老大夫爲之請假上

許之孟兼歸至家縣令丞皆門謁奉酒牲爲禮孟兼坐受其拜不荅麾酒卻之鄉人皆勸其少遜讓和以下人孟兼不聽及于敗或憐之或快之以爲宜然孟兼中突無儉賊之心祇以尚氣好高人以故爲人所陷才能者人所欲得也苟無謙遜以奉之而挾以驕人其爲身害奚怪哉孟兼之才使能克已下人雖不幸未必死而欲尊大其勢而耽略它人謬矣法雖過嚴其底于此酷厥有自哉

芒菽公傳

芒菽公者世莫知其爲何許人或謂居廣信之龍虎山家世學老子之道天下爲老氏者咸推以爲宗其先在戰國時嘗相韓韓世家其能以計策教漢取天下者其祖也東漢亂韓相之末孫避去巴蜀者以禍鬼神語動其民民依之居者賴以脫于難後復來江南道益尊人稱之爲天師異時人主因而封爵之以天師爲稱號禮下之甚至芒菽公其裔也芒菽公姿顏如玉雪目瞳子爍爍有異光少襲祖父爵傳其業其所授徒遍海內所得有精粗其粗者猶能役雷電興雲雨探造化取徵驗如合券自天子以下皆神芒菽公之道歲時使者存問召至闕下道途所繇間井

市巷民聞芒菴公且來迎候拜伏車馬前以萬計車不得行芒菴公命其徒以符投井中令人就取去飲井立涸飲其水者病亦必愈於是聞芒菴公事者相增加歡語以為天人而芒菴公弗自是也曰吾祖取老子以無為為教其道甚高後世學者多異蓋神其道而後教行缺去老子滋遠矣乃謝其徒廬于龍虎山之芝渠峯黜嗜欲薄於自奉以虛靜為極以無言為教初多藝能好問學學靡所不習後盡棄去以為害道舉不以累其中志趣超然自得也學道之時缺指太虛示之無為之言亦推老子太肯其言不滯于物不淪於缺故共號之曰芒菴公錄其所言云贊曰老子後得其道者為列禦寇莊周世多有其書而列子言偽也莊周稱曰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觀曹參缺好莊周言又多奇能使盡用之術豈不也欲其自得者深矣

菜根居士傳

菜根居士括蒼人裔出延陵季子其字曰宗禹少簡伉志氣高不與世侷仰能為詩歌名出一時嘗遊江淮間釣濠水上登莊周 太極長嘯若不以禍福得失經意者人莫知其為誰見其家有菜又有處士服

因號之曰菜根居士居士聞之曰甚善遂以自名所居種菜數百畦植灌甚時且不留草萊亂之故其蔬常盛於恒圃性豁朗不設機穽人有過面折之善輒稱服又能料事當否於未然及成不失毫髮以故人爭推其才識與交者貴忘其位長忘其齒賢忘其所德皆傾心為之盡而居士斥落芒角益以謙和自持客至搢蔬啜酒既飲醉輒引客行蔬圃中人怪其蔬長問其術居士曰吾不失其性而已人愈奇之意其可居官累官于時每使其言不能容接人 不為人欺是以人愛其寬而伏其明去為人所思居士雖仕亦必隱者狀人不稱其官而稱其所居居士喜曰吾所隱誠非名所識也 侯城

友鹿翁傳

友鹿翁者居寧海東北蒼山之下莫知其字名或云其先祖父嘗侍從大官於宋自宋亡元中

世家故多難厭世俗芬華事自污棄遺業屏處蒼山下不交接庸俗日與麋鹿相款狎若甚好之者而忘其非已類也別號友鹿蒼山之人皆稱之爲友鹿翁

云翁氣貌淳厚意志豁然累散家財貧貧民不能償輒置不問視天下事舉無足累其心者因絕弗與人言曰與庸人談不如與吾鹿友服古處士服遊林壑間去來如飛年七十餘如六十許人顏面燁燁有光望之者疑其爲列僊里人知之者謂翁學通古今得養生法跡雖高而行不悖於倫理其友乎麋鹿蓋有激而然者非其意也或問之曰古之士慕一鄉一國天下皆有資乎其友其友必取道術類已者以翁之賢不友鄉之賢士而於鹿乎取奚取友之異邪或解之曰翁之賢視儕輩無可友者與其得儉巧之人而與之遊曷若友無知之鹿邪若使吾有以自娛物皆可以爲徒苟無得乎已夫孰肯與吾友哉昔舜以大聖人而與麋鹿遊非與之遊也不以所處之陋變其樂也傳不云乎篤於爲善者舜之徒翁其近是耶翁聞其語默然笑不荅或問不已則指鹿曰子其問諸鹿鹿善知我論曰世傳避世之士如荷篠接輿輩皆誕謾不倫非聖而自高多戾中道以余觀友鹿翁恂

恂然操行馴謹發言必稽乎義其真超乎世俗之表者邪彼以逢聖人而彰而此莫發其光士之立名績於天下者豈不係其所遇哉

大笑生傳

大笑生者越人也通文辭有才畧曉達世事居家以行義聞然善笑未嘗有威容每讀古書觀其得失禍福感應之理觸於中輒仰首大笑彌時不止聞人道當時賢不肖所遇乖殊則又大笑不已或問生大笑爲何生笑而應曰吾笑可笑者耳天地於人蓋等非大異於人也天與地得氣之極盛者而成形故其爲質巨爲壽久人得其氣微且薄故未久即化其爲物一也而俗以能予奪祥咎人者望之有不從而怨訾以爲天之尤豈不妄哉以人視天天固蒼然大也以蟻虫蛙蠅視人亦猶人之視天人乎曷嘗能制蟻虫蛙蠅之命哉或有踐撲涵蓄之者偶然爾夫億兆之人在天下不啻如蟻虫蛙蠅之多天必人人而察之以紀其善惡而各當其報不亦勞乎且天之所具以爲用者日月星辰風雷霜雪其事至近也猶耳目鼻口之於人至切也而且不能使其無差忒薄食之灾况能禍福乎故爲善惡而期天必報者惑也不可準

怠而不爲善者尤惑也堯舜之無子孔子頽回之厄大盜跖之壽且樂皆適然耳天何與乎人碩嘒嘒辨之以爲有定未定而必冀其報或又戚戚然懼其不足恃豈不皆大可笑乎吾少時亦嘗思聖賢冥世之說矣慨然悔悟以爲聖賢者有安斯民之才其職不得不憂若我於己且不足何暇他人之憂乎且憂無益也缺意不復憂者以笑之適吾性非好笑也可笑者陳吾前不得不笑爾然世人之笑樂也不笑憂也吾之笑非樂不笑非憂而笑在乎憂樂之間知憂之無益故於笑乎發之使我以笑爲憂則我死於憂久矣又曰富貴貧賤所以榮辱恒人而非我所榮辱也故吾未嘗以慕惡爲心而惟笑以處之毀譽喜怒出於人不可以爲輕重故吾聞譽且喜者大笑以應之聞毀且怒者亦大笑以應之我無善而彼譽且喜焉可笑也我無不善而彼怒且毀焉豈不可笑耶又曰天地之勝人也久矣人有可以敵之者非身之謂也或者不思而惟其身之欲是榮欲忽焉而俱滅彼蚩蚩者皆不覺也茲其甚可笑也嗚呼吾安得不笑耶其言如此而每遇儕輩則以告之其儕亦大笑不省也間之京師與余握手金陵門外辨上下古今數千

載事大笑不自勝謂余曰子且奇士解吾意余亦俛首而笑因呼之曰大笑生生又大喜曰願爲號云生王氏名基字泉 說者曰昔者楊朱阮籍皆好哭彼非好哭也心有所憤無以自舒因以寓其意然君子嘗病焉以爲士不值則樂道爾奚爲戚戚哉今大笑生獨好笑豈所謂樂道者非歟孔子論天人之際備矣而亦有所激而然歟否歟雖然其過於怵迫利害而不知止者遠矣

溪漁子傳

溪漁子金陵江寧人少脫畧不拘與群兒嬉遨輒處其上而什伍部署之今之曰之左則趨之左曰之右則折而右無敢過視者溪漁之父素長者常禁切之納之學使讀書時時棄去不肯帖帖諸生聞而所業未久即過諸生數倍諸生大畏之其師亦奇之謝曰子非吾曹人也溪漁子亦自雄其才志嘗往來江淮之南結交大俠異人論古人功業遇當其意徘徊歎息仰天拊髀若有意於從之遊也與天台林右張較最善右亦豪士善擊劍知兵而長於爲文較陽狂飲酒自放於歌詩二人皆自負高一世嬰豎視同列溪漁子在淮上嘗釣海濱望見二人踞坐大咲二人者

知其非庸人也即與之語大驚異其所爲引歸逆旅主人出酒相飲攝衣跣行起舞爲樂驪聲撼數十百家辨難上下古今事折衷損益根據理道識者知其非狂生或不識其爲人共矚指笑之以爲直狂或又疑其爲神仙云溪漁子舉若不聞遇適其志鮮衣美行衆人中見者爭觀之否則被汚垢短衣逐躡市人後市人吁之弗辭也後溪漁子盡悔故所爲買書千餘卷伏而讀之爲文章奇偉伉健然恥以自名常曰漢無儒者惟賈生諸葛孔明耳唐人陸贄粗有識然不足庶幾王道所貴乎學將以輔天地所不及不然多讀書何爲識溪漁子者聞其論高愈疑之終莫能測其爲何如士也或曰金陵有隱者王顯微仲好奇溪漁子即其人云或曰非也方子曰古者豪傑士其身未遇志未信下時寧晦于屠釣以自全不忍以細利挫其心彼誠有以真知輕重之分也溪漁子坐都邑中而遠利詭隱使人莫測其淺深此其志不苟且也明矣要之一世奇士哉

魏節婦傳

魏節婦趙氏者名第公口之寧海人也父國真故邑大家延儒傳之能爲春秋學者教其子仲武與江浦魏

氏子順之同受春秋穎悟精勤嘗與仲武較藝大爲國真所激賞順之祖悌元時以貧雄於鄉爲里主常儲錢百錠爲官用缺復補足其數一錢不取諸民德之呼爲魏百錠父恩能賙人之急寒者與衣飢者與食死而不能葬者與棺槨國真聞之歎曰求福無如積善脩身無如好學吾無間然矣遂以女歸順之生二女而順之李婦年僅二十四即以猶子校爲嗣誓不它適其兄仲武憐之潛受同邑婁氏聘議欲強迎之歸奪其志節婦聞之謂曰將嫁而女弟乎吾生爲魏氏婦死爲魏氏鬼爾吾弗歸也堅不爲動其兄不能奪校甫七歲晨昏教養至于成立爲娶同邑應氏生男女各二人而校亦蚤世應氏時年二十九上奉孀姑下撫諸子兢業惕勵無毫髮增損於前人男娶女嫁各適其宜人皆以爲善繼志趙氏今年九十三尚康強無恙應氏逮將五十子孫森然孝養不怠人人以爲節義所報校字師學應氏字小其子曰海曰江

童賢母傳

童賢母姓羅氏寧海童處士釋卿妻也羅爲縣舊族賢母少喪親姿端厚有識度年十三歸童氏時處士

之祖母高年而父母皆老賢母事之孝敬雍順治產業習女工甚得婦道舅姑喜家政一任之祖母晚病手足痺不能舉洩惡或時汚牀席賢母躬抱持洗滌飲食必執匙筋以進久而不懈祖姑心德其所爲每私祝曰吾苦新婦無以報願汝有子有婦咸若汝之孝敬賢母有知能遇女妹及族人親戚皆有恩祖姑及舅姑李相夫奉喪塋於內外細粗指畫經綜皆有方畧條理旣而家浸盛生四丈夫子子長各有才智好學問訓以禮義忠厚充有母道及處士蚤世諸子長娶婦生孫一聽賢母之教遂相與合食不分財異爨作先祠置祭器以奉祖考家庭之間出內有法長幼有倫遇人有惠符賓客有禮於是賢母遠邇皆稱焉初元季無政大家以貲結長吏田之租稅俾小民佃者代輸里正因而漁利每畝徵米四升小民以爲病會賢母家爲里正催民租稅命減其半不足寧出已粟以輸鄉閭貧弱賴以不困洪武初寧海及隣縣飢里中富人以麥貸貧乏者每麥斗責穀二斗三升時賢母家有麥數廩召諸子謂曰飢者衆而吾家幸有餘安忍乘時取倍蓰之息若等無效它人宜減息一斗以爲鄉率於是長子遵母意與諸弟行之又白

于縣請禁多取息以病民者數百里內貸麥者利其息少競奔走焉咸歎息以爲童母恩已母好施子孤弱不能自存者給以錢粟不責其償爲之娶婦使成家業如是者二十餘人人或告飢推食以予之遇人有急度其事可解屬諸子爲解之後或背負絕不與較至不義人戒莫近事於不可者戒弗爲其揣料世事明遠甚雖丈夫有弗逮也家人指逾千婢僕指稱之人人察其飢飽苦樂與其才性所宜無有怨者今年幾八十子婦及諸孫婦男女數十人曾孫七八人奉養祇順不敢違果若祖姑所祝名人士往來者皆致拜而去稱賢母云贊曰天道報施豈不昭哉世俗智識淺蔽所斷少不讐輒疑無禍福何其謬也吾觀世人家之興廢多由於婦德孝慈惠和者必生賢子暴逆狠悖者必無後福非特天意也氣之所感召各以其類應固有以致之矣考之童母之事祖姑雖古所稱孝婦何以過其愛人恤物有足多者殆非特婦人所難也卒受善祥果致才子以昌大其宗孰謂積德而不可恃乎

二賢婦傳

浦江嚴氏婦者鄭氏女也鄭氏之先以行義著聞

州郡累數世不異居至宋青田尉德璋生昂而愛之擇所居得嚴其歸其家鄉隣以爲鄭氏之女必賢可知也皆矚視其所爲見其事舅姑順悅而有禮處庭闈無謔言疾步乃私語曰吾知其異常人也今乃果然歸未久嚴氏貲稍衰饘粥或不給禮舅姑不以寡薄其父母富憐昂獨貧將召而勞之昂雅自脩飭無異平時未嘗以貧故告其父母父母欲畀之財則辭曰吾鄭氏固有成法何以女貧故多畀之財乎終不受其父卒母遺之經昂曰斯若翁喪昂也今不成服矣以遺汝泣曰古有父死而不忍視其書以手澤存也喪昂之存其比之書也大矣烏忍而受之母慚其言不敢復出口時其歸卷而納諸衾旣歸知母之藏也奉而齟于篋踰年而省母則出諸篋還之其不妄取如此嚴氏族皆賢之母女之甥爲諸暨金生有賢行既而妻于昂之曾孫源其事舅姑如其外王母之在嚴氏姑嘗感末疾不能興起晨昏侍床下煮糜煉藥路坐其側扶其首而飲食之或不進則憂戚與人言姑之疾輒嗚咽悲嘆及至姑所強爲喜悅之色以温之姑疾甚久而卒孝養不怠姑垂死以手指天曰吾苦吾婦無以謝願得孝婦事之足矣喪其姑極

悲哀無已聞者爲之泣下夫中歲慕黃老家言入山獨居間一至其家即去奉之愈恭如大賈家嘗遇盜賊夫虞山中金携其貲避匿他所及賊至逼甚知不可保委貲而去獨袖其先世墓文一卷及歸貲盡獨出墓文歸其夫其夫驚喜曰貲失千萬不足惜此文乃吾日夜屬心者若能存之真吾婦也後生子材娶宋 公女爲婦果孝類之率如其志云

方子曰教之於人也要矣吾聞鄭氏之先祖曰綺者初家貧其鄉人遺之金數斤卻去不取嚴氏婦綺之來孫也其不妄取固亦宜也若金氏少嘗受教於嚴氏婦矣觀其兢兢然奉舅姑久而無怨是雖孝子所難終有孝婦如其姑之所願豈可謂無天道哉

臨海縣知縣黃 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 芳

訓導李 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 程

府學生 陳 瑛 葉 琰 毛 梅 齡

臨海縣儒學生李 臨 卿 戴 澄 之

黃巖縣儒學生孫 范 牟 鈞 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終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一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授學士雲閣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曹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授學士雲閣范惟一 校刊

碑表誌

關王廟碑

古之享天下萬世祀者必有盛德大烈被乎人人其
或功蓋一時名震一國祀事止於其鄉而不能及乎
遠惟漢將關侯雲長用兵荆蜀間國統未復以身死
之至今千餘載窮荒遐裔小民稚子皆知尊其名畏
其威懷其烈不忘是孰致然哉蓋天地之妙萬物者
神也神之為之者氣也是氣也得其靈奇盛著則為
偉人當其生平時揮霍宇宙頓挫萬類叱電噫風雄
視乎舉世故發而為忠毅之業魏魏赫赫與日月並
明與陰陽同用不幸其施未竟鬱抑以沒其炳朗靈
變者不與衆人俱泯則復為明神無所不之固其理
也人多謂侯特武夫之勇非有損益於世此非知侯
之心者當侯之時勢莫完於曹操力莫強於孫權昭
烈敗亡之餘削弱為特甚操欲誘侯為己用毅然不
從權欲為子請婚焉辱其使如狗彘左右昭烈誓復漢

室此其忠義之氣固足以服天下而豈一世之雄哉
使侯不死與孔明戮力孔明治內侯治其外漢賊可
誅孫氏可虜而高祖天下可復矣然則侯之存豈惟
蜀人賴之海內實賴之無成而卒非惟蜀人痛之凡
嘗為漢民者皆宜為之悼惜也感之深思之久事其
在天之神以致尊慕之心而不廢豈非出於天理民
彝之正也哉寧海故有侯廟邑人虔奉如侯尚存咸
願紀德刻之牲石俾末世無惑詞曰

炎光中滅寰宇分奸雄鉅猾骨噉吞穢腥上聞帝為
擲大統重昇高皇孫勅令神人下天關虬髯虎眉面
赤磻寶刀白馬提三軍驅斬賊盜如孤豚扼荆取益
聲勢振東具喘恐睨且蹲中原萬里殺氣昏意欲掃
蕩無留痕厭世倏忽棄厥勳神靈在天燁若噉奉帝
之命施威恩旌善誅惡康黎元孫曹兇虐罪莫原羈
鬼號呼遭割焚孰若我侯久愈尊海內廟祀莫敢謾
春秋薦獻羅鹿門酒牲芳碩箭鼓喧侯乘飛龍雲駢
軒萬騎扈從持旌旆來如飈馳去星奔惠民以德不
以言嗟哉我民慎潔虔懋德致福無尤愆德涼媚瀆
神不食至理甚昭千古存侯神行世同乾坤

梅長者祠堂碑

天地至和之氣時得之而爲春日得之而爲煦風得之而爲薰皆所以長養萬物其化至密其用至醇其在天德也則爲仁爲至善之德爲醇厚之化爲無言之教備其理者在唐虞爲八元在周爲仁人在漢始稱長者其取義以爲能長育人材先躬行而尚本質有長盛昌大之道故善治天下者必貴之漢之大臣惟塞侯張歐皆以長者稱因其行而求之若曹懿侯之清淨寧謐萬石君之父子謙謹丙丞相之居德不代要皆長者之選長者之爲用迂而不曲緩而不滯寬大忠厚得聖人之度人主能用之者其國必興後嗣必蒙其利非若才智之士淺而易窮也彼子子然而露其智術任之以事聲威錯出非不可喜然刻薄少恩行法無餘意而慮民無隱情喜之者未終而厭苦之者衆矣若商鞅之於秦王猛之於符氏曾未旋踵而大亂作豈其才智之不足歟長厚之道微而人不懷其德也故天下可以無才能之人不可以無長者不幸而乏才能焉事不過於廢弛不幸而無忠厚之長者其誰恃而不亡乎長者之用梁肉也才智之效藥石也吾以所聞所見推之國有忠厚之治者後必不衰家之久存而不墜者必長者之子孫台

之寧海有梅氏考之圖譜昔有諱盛字昌圖者仕晉爲章安令擢南昌別駕知晉將亡耶是邑而隱焉常誦佛書而有靈焉降其所居之側若諦聽者歲餘始知邵縣以爲鳳集上其事宋文帝聞而下詔褒之上表稱謝曰此殆覽陛下之德耳臣何與焉帝咨嗟稱爲長者仍命邵縣關其所居舍爲舟丘寺云今八百餘年矣其子孫衆多爲邑巨家而寺亦不廢宋淳祐中諸孫之學佛者良阜建重閣像而事之歷年雖久而未有記其事者夫以劉宋立國未數十年而宗社爲墟長者之傳今千載而猶未艾此其所爲之可稱豈特一言之善哉宋文帝知其爲長者而不知長者之爲用國之不壽也固宜而長者之澤至於子孫而益著矣天之於善人其所施甚遠矣祠而奉之非特寓乎尊祖之思使聞長者之風者却去浮薄而趨忠厚豈不足爲天下之勸乎然則長者雖不獲如塞侯等之有益當時而其遺澤之所及未始不同也乃爲詩以系之詩曰中世取士貴乎才智巧僞如雲非國之利無言而化不爲而成長者之功沛然難名漢祀四百將相多有匪任長者其何能久如山之常如地之容不震不騰活以雨風或垂于時世不能以澤鍾

厥家千載祚祉有晉之衰攘於篡臣先生耻之高蹈
海濱行脩其身閭里咸化靈鳥降祥自天來下璽書
旌門惟德是嘉曰匪于躬邦家之華有而不居天下
儀式錫之嘉名江海動色上下百世作者幾君其誰
于今尚有子孫列堂森森衣冠奕葉孰能祐之長者
之澤爲善無位所係則長若惟尊崇李取危亡有嚴
祠宮浮屠攸宅歲時蒸嘗子孫千百輔德惟天爲善
惟人載其淳風民俗是悼

成都杜先生草堂碑

士之立言爲天下後世所慕者恒以蓄濟世之道絕
倫之才困不獲施而於此焉寓之故其氣之所至志
之所發浩乎可以充宇宙卓乎可以質鬼神非若專
事一藝者之陋狹也荀卿寓於著書屈原寓於離騷
司馬子長寓於史記當其抑鬱感慨無以洩其中各
託於言而寓焉是以頓挫揮霍沉醇宏偉雷電不足
喻其奇風雲不足喻其變江海不足喻其深率之震
耀千古而師表無極苟卑卑然竭所能以效一藝雖
至工巧亦技術之雄而已耳烏足與大儒君子之寓
於文者並稱哉少陵杜先生在唐開元天寶間懷經
濟之具而弗得施晚更兵亂益爲時所簡棄由是歛

所得於古人者悉於詩乎寓之其言包綜庶類凌跨
六合辭高旨遠兼衆長而挺出追風雅以爲友蓋有
得乎史記之叙事離騷之愛君而憂民閔世之心又
若有合乎成相之所陳者微意所屬時以古昔命世
聖賢自儼不知者咲之以爲狂而知其粗者憐之以
爲詩人之大言而孰能果識其所存哉蓋嘗論人與
物之品才知僅施於身者物之所以局於形理無不
備而知無不通者人之所以異於物至於不能擴其
所有以濟萬物而規圖止乎一身此則人而物者也
均是形也而能踐其形均是性也而能不私乎己以
字內之治亂生民之安危爲喜戚而勞思極慮必期
有以濟之此則所謂人而能天而可以謂之大儒君
子矣乎自孔孟沒聖學不傳士之卑者多以私智小
數爲學枉道以取富貴視斯民之困窮不少介於心
甚者或罔之以自利聖賢仁義之道不絕如髮先生
獨有感於此其心願世之人咸得其所而已雖飢寒
有不暇顧視夫自私之徒如螻蟻之求穴則嘆而哀
之是心也使幸而達諸天下雖致治如唐虞之盛可
也彼淺於知德者顧以大言爲先生病嗚呼先生庶
乎人而能天者也其寓於言豈衆人之所能識哉成

都浣花溪之上故有草堂廢於兵也蓋久 大明御
四海賢王受封至蜀以聖賢之學施寬厚之政既推
先王之心以惠斯民貧無食者賜之以粥陷于夷者
贖之以布歲所活以萬計歡聲達於遐邇復謂先生
爲萬世所慕者固不專在乎詩而成都之民思先生
而不忘亦不在乎草堂然使士君子因覩先生之居
而想先生之爲心咸有願學之志則草堂不可終廢
乃於洪武二十六年冬十二月命臣工更作之不踰
月而成中爲祠以奉祀廡其左右而門其前後爲草
堂以存其舊高傑華厰皆所未有下教俾臣某記
其事臣某惟先生不遇聖哲之君爲知己汝陽漢中
二王雖與友善而不能用其言數百載之內在位而
尊慕者間有其人然皆以詩人稱先生而未能察其
所存至於今王稽古尚德而後先生之道益光則夫
懷奇抱節之士不有遇於時必有合於後而道之顯
晦莫不有命觀於此亦可以知勸矣乃拜手獻銘曰
天於萬民愛而子之篤生聖賢俾之理之群聚錯居
顛迷於欲聖賢何事爲民耳目其處大位匪厚其身
爲君爲師制產明倫四海九州若視閨闈一物失所
仁聖憂怛稷契佐虞亦有伊周劬勤其形億兆爲憂

古道不傳士溺於利以位自娛以民爲戲卓哉先生
千古是懷力不能止詩以告哀推其本心可宰天下
利澤滂滂物無遺者世不能以天實使然不諧一朝
乃傳萬年神施鬼設地載海湧片言所加山岳震動
載求其實濟衆忠君爲唐一經上配典墳知言寥寥
賤德貴藝擄其餘膏粱肉是棄惟王濬哲道協聖神
蒐羅千載友古之人興懷先生爰作祠宇江山改容
觀者如堵仁千黎庶憫恤艱窮聞其呻呼如疾在躬
散粟賜糜以起其瘠百役不興以蘇其力問誰巨輔
惟王之明先生之志王舉以行由唐迄今歷世悠久
孰謂賤士而能不朽嗟蜀多士敬承王心斯道在人
何古何今

大明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
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
武封東甌王神道碑銘

洪武三十一年九月壬辰 皇帝御奉天門故東甌
襄武王之孫昱頓首言曰先臣和没已三年墓道之
碑已具而未有刻文惟陛下憫之俾史臣有述焉制
曰可臣昱至翰林以文爲請臣謹以其事聞有詔俾
爲之銘臣乃言曰昔元德既衰天下大亂我太祖高

皇帝以神武明聖之資哀生民之無辜奮袂一麾四方響應芟夷僭盜蕩滌兇奸十餘年間遂濟大業雖曰天命所屬不以智力然猛將名臣之勳著于王室有可徵者昔王之歸鳳陽新第也高皇帝有餞賜之勅其薨也有祭誄之文嘗自謂與王同受知滁陽王稱其智勇過人命勒石以紀勞績聖情深厚矣今陛下不遺舊而賜銘其碑以寵綏湯氏實行高皇帝之遺志臣執筆從太史後何敢卒讓謹按故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光祿大夫左都督左柱國議軍國事信國公追謚襄武封東甌王姓湯氏諱和字鼎臣世居鳳陽縣之東湖里曾祖五一府君祖六一府君皆以王貴追封信國公考七一府君贈特進光祿大夫右都督左柱國追封信國公會祖妣某氏祖妣周氏妣謝氏俱封信國夫人王勿喪二親卓越有奇志嬉戲常習騎射指使群兒父老異之及長身長七尺侷僮饒智畧元至正間豪傑多起兵據郡縣王亦思自奮拔以取富貴壬辰歲聞滁陽王據濠兵勢強率所厚壯士千餘人仗劍從之滁陽王竒王驍勇置之麾下使從諸將略地每在前行命爲百戶取九灣攻濠之定遠得兵千五百人擢爲千戶時 高皇帝

處滁陽王甥館王委心推奉率兵從攻大洪山寨得兵八百陞長萬夫復從攻滁州殺其守帥以功多授管軍總管招集士卒益衆又明年甲午帝自取和州諸將多滁陽王貴部曲顧望未盡效臣禮惟王以所領兵聽命甚謹帝心嘉焉會義兵元帥陳也先復攻和州王與將士擊走之乙未六月帝渡江下采石定太平王獲敵馬三百士卒稱是旣而也先與其將康將軍水陸分道寇城王擊其水軍矢中左臂怒氣益奮中山王徐公達寧河王鄧公愈帥師由東門轉戰城北破其步軍遂生擒也先以獻王分兵取溧水句容克而守之丙申帝定建業三月王偕中山王取鎮江一日克其城兵不血刃陞統兵元帥復同中山王取金壇及富莊七月轉同僉樞密院事丁酉三月克常州奉命鎮守其地攻取江陰明年僞吳張士誠兵寇常州王力戰却之擒其卒三百十月復來寇俘甲士千餘舟數千艘馬數十匹賊勢爲之沮壬寅偕中山王攻無錫癸卯大破士誠兵于楊山斬其梟將獲甲首五百級逐其別將莫將軍虜其妻子以還拜中書左丞甲辰士誠弟僞丞相士信寇圍長興王率步將吳福興會開平王常公遇春軍合戰士信大敗

而退趨遷中書平章乙巳擊江西劇盜姚大膽斬之
遂取朶新州戮僞左丞周安等籍士馬歸于京師仍
出守常州丙午帝命諸將伐士誠略太湖營于舊館
降僞將呂左丞等虜其兵二千馬八十疋轉戰湖州
守將張右丞降進擊吳江州將不能格亦降遂薄姑
蘇園之明年丁未爲吳元年九月中山開平與王益
督兵力戰卒平姑蘇縛士誠以歸三吳悉定除御史
大夫兼太子諭德階榮祿大夫時方谷珍據温台慶
元三郡與士誠比境聞士誠敗固已震恐王督諸軍
征之谷珍懼乘大舶逃匿海島中王遣人持書喻以
國家威德谷珍即率昆弟子姪待罪軍門得兵械舟
楫以萬計所至不擾王之功居多乘勝下福州戊申
帝即大位改元洪武王畧定閩中諸郡至延平主帥
陳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王虜
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是歲九月帝幸汴梁王實扈
從既而與宋國公馮勝取懷慶澤路晉絳二年同中
山王拔河中渡河入潼關趨鳳翔越六盤關隴皆平
明年與中山王宋國公至定西襲元將擴闊帖木兒
管西北取寧夏至察罕腦兒獲其猛將虎陳定東勝
大同宣府皆以勞先諸將九月還京師論功行賞錫

以鐵券封中山侯號開國輔運宣力武臣階榮祿大
夫勳柱國祿一千五百石明王珍乘中國亂僭號四
川以重慶爲都王珍死其子昇立四年詔王及德慶
侯廖永忠統諸將征之昇鎖瞿塘峽以遏舟師王以
計敗之水陸並進直擣僞都昇不能支率其臣厲奉
金寶以降五年同中山王北征窮追和林明年覽通
州外郭八年移鎮彰德甃其城是冬追元逋臣伯顏
帖木兒于察罕腦兒獲馬牛羊無筭十年正月元日
帝念王之功加號推誠位特進階爲光祿大夫職爲
左都督勳爲左柱國爵爲公國爲信俾議軍國事加
祿至三千石仍賜鐵券王益恭畏不自驕盈繼與岐
陽王李公文忠練卒于鳳陽鳳陽濠之賜名也明年
巡撫西河州繕完其城郭營舍十四年偕中山王北
伐下灰山擒其平章別里哥及樞密副使久通又明
年詔至四川未寧治塘濠飭士馬十八年五開山獠
爲亂王帥師討之夷其窟穴俘戮四萬人及入朝王
以春秋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群公次第以爲言
帝喜之賜寶鈔五萬俾造第宅於鳳陽而謂王曰日
本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害地築
城增戍以固守備王行築海上數十城民四丁取其

一爲兵以守之二十一年新第以成告率妻子陛辭賜白金以兩計者二千黃金以兩計者三百鈔以緡計者一萬五千元綺四十端信國夫人胡氏亦賜金錢文綺甚厚俱降手勅褒嘉之二十三年元旦朝于京師忽被末疾且失音不能言帝聞之大驚即命駕臨視嘆惋久之遣歸故里十月詔王之子將命召至邸賜以安車入殿庭燕勞備至復厚齎歸以俟有瘳二十七年王疾彌甚不能與帝思見之特詔輿入親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賜鈔六百五十緡預爲營葬之資二十八年八月七日薨於里第之正寢至是年七十矣訃聞帝感悼爲之不御朝者三日追封定謚親爲文授使者以祭命親王咸遣祭于其家棺槨明器冢壙皆官爲之以是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縣曹山之原詔尙像于功臣祠配享於太廟祥禱必賜祭 高皇帝禮遇功臣加恩于王恩禮之隆時莫與比夫人有婦德明詔稱其賢子五人曰昂署前軍都督府僉事曰軌太原中護衛鎮撫曰萬曰燮皆早卒曰醴同知左軍都督府階榮祿大夫將兵征五開卒于軍女五人長造德 侯康權次爲魯王妃次造萬泉衛指揮俞昂次造景東衛指揮賴鎮之子溶

次造楚雄衛指揮素義之子興孫男十一人曰昱暹昇晟昂昇昇旻旻昊畢晟其嫡也孫女四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不妄發言入聞國論一語不泄于左右行師受任有詔即行不少顧家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有語及兵書者輒笑曰臨陣決機在智識敏達耳何以泥古爲家畜妾媵百餘暮年皆資遣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黨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貴極公宰及歸田里見故交遺民意驩如也厥後群公多先物故而王獨享壽考以令名終斯固保身之有道而始終不倦可謂盛也已今陛下追惟創業之艱顯揚刻銘使播不朽豈獨蓋覆湯氏之子孫蓋以昭揚先帝之功德而垂萬世也是用備著其事而獻銘曰於昭上帝視下孔仁降聖儲才相茲兆民民之顛隳俾聖康之復俾賢臣佐而襄之有元旣棄天厭其亂薦生高皇拯綏大難龍奮于潛八極晦冥英傑如雲翼之以升惟東旣王旣智且武灼知天命早識直主衆方夢夢未決所從獨斷不疑委身效忠臣或擇君杖策千里生于帝鄉其社孰似寶劍彫戈折衝四方如虎如貔驅彼犬羊披淮濟江以作京邑京邑旣成皇業乃集東遄僞具坐鎮毘陵不

賽不傾伏義爲城帝德日宣遠懷邇服王率之行勢若破竹既平姑蘇元惡就誅威鎮東南暨于海隅乃清關隴乃平幽冀萬邦來同獻其琛貝帝曰念哉劬我元勛爰落土疆流慶後昆中山建侯遂公大國貂冠金券繡裳赤烏海宇晏寧變夷爲華民休田間穀粟絲麻王亦白髮燕嬉甲第伊誰致之天子之賜天子有詔并樂太平文錦兼金侑以百朋內暨夫人亦受寵錫璽書爛然觀者動色天實生才股肱聖皇豐其菲祿俾之壽康壽考令終孰與之同天子之門式勸有功沒登王封從饗宗廟始卒無瑕其忠有耀昭哉大明如日麗天載焯鴻勳以訓萬年

越國公新廟碑 代太史公作

丈夫之遇于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及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如四時而弗爽昭如日星而弗滅然後足以厭乎人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焚侵侮無所棲止 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滄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龍鳳乙未春二月 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

太平丙申春三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在行中舉旗斬將或擄發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 王破宣城 上命行樞密判官鄒愈成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軍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蕪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人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軍克嚴州公又偕行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 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自効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庚子夏六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狼人皆勸公還師公曰此閩楚喉衿地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隘守計辛丑夏五月 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閩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屯戍于婺州壬寅春二月溪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涕如喪厥父母 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以祭且命有司殯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復降 旨贈光祿大

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
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諸部曲與境內之民悵然遐
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即城中作新廟一區十閔
月而廟成堂門亭廡咸具及是寵褒之令下復群謁
於金華宋漁諸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嚴人無違禁
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必勝而不冒
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知而起之
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暴創注藥及
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以將之境
內之民又進曰吾婆之民凋瘵殊甚公搏心撫摩之
昔也奔走乎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愉愉雍
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給今也市區
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莫敢何
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人償之如承平時非公之
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今者寵光下被爵登上
公人神洽熙雲日潤明山川草木亦有喜氣適新廟
告成願爲我詳記公之功德以垂永於無窮是用合
辭以請瀛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城者矣苟得甲士
之懽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稍得
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或不免於愁歎孰有两全

者哉若公者可謂允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不知書
然吾行軍唯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少人女婦不
焚毀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附趨之蓋
公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附惟
其威也故不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御士
心不越法度所在吏人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爲立
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之其
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
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隣公降祥異或見
夢於人或覩靈光滿野洵洵聞人馬聲及出師輒大
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英魂靈爽出入於星
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并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
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真主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颺行雲從中有一人
萬夫之雄其人謂何時維越公其凜凜越公勁氣
橫騫手荷鉞及其粲若璐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階陣
如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
無堅城有聲洗洗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勛以疑其
王曰俞哉爾子羽翼發維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
解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闡建

牙威讐化乎莫敢或譁汝顛汝掖汝疾汝摩化汝呻
吟而爲謳歌^其視彼郊原其耕澤澤視彼闌闌其通
繹繹視彼室廬其居奕奕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我
民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同合化權民之云思其
何舍旃非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乃簡甕材乃端術徑
乃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垂粟令紫稅星錯
素階玉瑩^其邃清有寢嚴衛有門旁挾有廡四繚有
垣肖像中居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維公
顧綏時著靈響陰火東驚鐵騎西上赤熾一揮無敵
不礪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
書所列指縷可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
人則勻^其公實惠我弗間弗二人之依公如旌繫棧
登我稼穡遇我妖沴歆我明祀欽于世世^其

宋處士碑陰銘

宋處士諱文昭字文寔金華人也處士嘗以次子太
史公貴累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而曰處士以其德
不以其位邦人之志也處士生二子其一爲義烏教
諭淵次爲太史公濂享年八十有一而卒葬于白石
山之原至于今十有五年矣而邦人哀處士者如始
卒之歲稱處士者如處士尚存其獲侍太史公見公

忠厚慈讓負天下之盛名而不恃其才爲天下之顯
官而不驕其貴遇人無長幼貴賤一以至誠不欺爲
本未嘗不竊嘆以爲非人力所能爲退見公二子四
孫或仕或未仕皆恭敬樂易董穡有君子之行又竊
嘆以爲不可及固意其祖考之積者厚矣及讀公所
著墓表處士之德則皆平易之事耳初非有卓絕偉
特之行問邦人之所以哀處士者亦不能名而言之
於是而嘆曰處士之德其在是夫名至於使人不能
名者善之至也可以名舉者非善之至也鸚鵡猩猩
之能言騏驥之善走可得而名也至於鳳凰麒麟人
皆知其爲瑞而莫知其所以瑞非不知也蓋聲音形
貌之美不足以盡其德而人不敢易稱之也故善之
小者易述德之大者難名才傑之士多以奇功偉節
著聞道德充盈者非口舌文辭所能具而不傳者衆
矣然口之所稱歷世則亡而太史公舉其所可知而
不論其難名者恐人以爲私美其親也是則處士之
德非直而不阿者孰宜言之乃述邦人之意銘其碑
陰曰金華宋處士德如古之仁人誠以交物而敬以
持身天錫其後昆爲時碩臣孰謂善不可爲孰謂天
不可信尚徵於處士之墳

俞先生墓表

元既有江南以豪侈粗戾變禮文之俗未數十年薰
 漬狃狎骨化風成而宋之遺習消滅盡矣為士者黷
 髮短衣效其語言容飾以附于上莫速獲仕進否則
 訕笑以為鄙怯非確然自信者鮮不為之變是時金
 華俞先生獨率其家以禮深衣危冠坐談古道客造
 門肅威儀俯首拱而趨以迓至門左右立三揖至階
 揖如初乃升及位又揖者三每三揖皆有辭相稱慰
 慶贊周旋俯仰辭氣甚恭鄉人小子去宋久不知宋
 俗皆然或竊指先生為異或尤以為迂緩先生不顧
 年七十又二率于元至治四年正月十七日先生既
 卒而宋之遺風無有知者矣先生諱金字升器其先
 杭人吳越錢氏時仕其國為戶部尚書董晉田使者
 曰公帛嘗道婺義烏愛其地遂遷邑之鳳林鄉戶部
 生德銓德銓生諱又徙金華之孝順鎮諱生海海生
 善轉善智有子四人皆為儒惟善智子昌言宋大觀
 五年上舍釋褐進士知未豐蕭山二縣而善轉子奉
 復家溪南之琴山奉生上虞主簿允允生性性生壽
 壽生義義先生父也毋某氏先生少好學善自程督
 釣發水涵木滋月長歲化壯而有名一試不合有司

即退脩千家於經史尤潛心搜討較辯疑昧多所益
 附學者師尊之受業者繼于門先生德愈加志愈篤
 為學晚而彌成人望其致用而宋亡矣故先生之名
 不大顯于世惟發之文章以自見久而亦散軼不傳
 世由是無從知先生知而言之者鄉人而已然先生
 之所存鄉人未必知之知之之詳惟先生 娶王氏
 生五子曰祿衍椿著某而卒諸子以卒之歲十一月
 某日塋于義和里之楊家園今觀先生卒時十年而
 先生之孫欽麒釋觀慶用 亦為老成人曾孫十五
 人已多長云人于 疑豎孫至曾祖則已疎矣使復越
 數世尚有知者乎篤行自省固不恤乎人之知否然
 德如先生而不傳則天下之為善者怠矣余是以論
 列之以見不苟合于時者乃所以合乎後世也

林君墓表

元之有天下尚吏治而右文法凡以吏仕者捷出取
 大官過儒生遠甚故儒多屈為吏吏皆忠厚潔廉寬
 於用法而重於有過勇於致名而怯於言利進而為
 公卿者既以才能政術有聞于時而在郡邑之間者
 亦謹言篤行與其時稱豈特吏之素賢乎士而為吏
 宜其可稱者衆也元亡未久而遺風舊習與之俱變

求之於世若林君者蓋鮮矣吾是以喜稱之君諱德世字一元台寧海人其先臨海黃氏自其祖德秀從母爲林氏子考仁壽來吏寧海因家焉君少好學通經史大義有士行居母喪如禮事後好有子道長而明習世故恢奇卓偉貌莊氣嚴善辯說事當否得失而料其成敗後輒驗邑人多慕與遊國初知縣事李茂聞君才請與相見一見奇君曰吾不敢屈然使吾憚於政而病寧海之民君亦有不和焉願強佐我君語以土俗利害輔以義理法律因革翕張一本於愛民勸之立法以成步度田著爲冊書據其多寡以定徭賦民久而樂其便歲餘遷四明之定海定海杜令知君名事之難決者必謀於君無不立斷會歲大旱民合辭以灾告郡守庸怯畏得罪過斥不肯受屬縣承守旨禁訴災者君力爭于令獨受民辭達于郡請上聞郵被災者租守怒徵租益急令憂不知所爲君曰官爲國家牧小民當以死爲小民爭之奈何畏守一怒而爲惠不終乎令用君策抱印章持文書伏守庭下涕泣乞自免守猶持不許適羽林耿將軍奉詔行天下問民所苦民以被災狀自言將軍速郡縣官不受民辭者將寘之法令出文書袖中獻之將軍驚

曰浙東七郡無一人以早請于朝而令獨有憂民心可嘉也令以君本謀對將軍特免出令餘皆問罪如法遠近聞之莫不多君以爲賢令由是益信君謂君愛已君亦知無不言民有兄弟分財致訟者令欲以法繩之君謂彼以財而訟已失兄弟情今不教訓而直待之以刑是使其兄弟終身相怨無已也雖欲敦睦而無繇令因論以倫理歸其財而遣之縣正田籍或以田詭寄他人以避征役覺令欲徙之君曰誠信未洽使民爲詐非特民之罪也今遽徙之失爲民父母意卒得不徙令改作城隍廟患材木無所取君建議毀淫祠佛寺以給其用海上盜掠官所運鹽官欲償於民君持之堅民得不困其識大體善因事利民皆此類後竟坐以盜掠鹽奏報緩期論頴上居七年復起爲刑部掾閱兩月丁繼母憂歸以洪武辛酉六月十八日卒于家年六十一君脩行誼有器度始父歿時君偶出不獲躬侍藥餌後遇忌日必悲哀率之前五日病革矣妻子以忌日告猶強起以衣冠拜奠成禮如平時鄉先生舒公平初以宦勝國北徙病死毘陵爲携其遺骨還塋其在頴上兵後暴骨滿野率家童拾而瘞之馭下嚴而有恩教子必以禮義娶吳

氏生二子旭昶吳氏先君二年李君李之歲十二月十日合葬縣南許家山之原側室葉氏有子三人曰昇昇昂旭早死而昇善學勵行服喪不近酒肉者三年茲述其所知事行為書請識君墓余感夫世之銘墓者恒以位而不以德爵號崇顯之人過惡行溢而猶爲之書秉志篤行之士不幸無位則棄而弗錄故善者未必傳而傳者未必善也夫德合乎天者也位受乎人者也天之得而人之遺美也人之隆而天則替耻也賤其美而不貴而以耻爲榮豈理也哉君之得於人者雖微而其志之美蔚然而可稱過夫世之位有餘而德不足者多矣彼則務合乎人而此則求合乎天也人事常快於一時而天道必徵於悠遠子孫其自尚勸爲善

盧處士墓銘

士之出於三代之盛者豈素賢哉世教旣明勸懲之道旣備雖有未至者不得不企而及也生乎三代之後者上焉莫爲之率蹈乎邪者非惟不之禁而或以取榮趨乎義者非惟無以勸而適以取困故道之行也中人皆可以爲善及其廢也賢者之資不能以自立於不能自立之時而有由禮秉義之士可不謂難

能耶若盧處士者是已處士生元中世俗倫於胡夷天下皆辮髮椎髻習其言語文字馳馬帶劍以爲常處士居雖近市然恬冲坦靜不樂芬華長衣危帽徐言雅步操儒生禮不變事後母下心抑氣甚得子道遇宗族鄉里一以柔和不較爲先有犯者對之微笑恂恂酌谷恐傷其意由是斯人亦不忍侮之居家雖無事必蚤起櫛冠洒掃祠寢非疾病未嘗一日怠好讀書纂集古賢人粹言及今人文若嗜飲食言若不罷出口至論古今事當否得失成敗禍福及處之之宜詳審精深雖善辨者不能窮也親賓會集道前舊所歷見聞可法戒者以爲樂煦煦如也不肖者見之而愧善者見之而慕久與之居而不見其可厭蓋其天性粹美雖不同乎流俗而亦不求絕異於人故其生也人安之其沒也莫不悼惜焉盧氏盛於齊周隋唐之際居台之寧海者其族衆多號桑洲盧氏者處士族也曾大考國華大考天麟考至公皆以善稱妣陳氏繼母王氏處士諱中字思誠配方氏子之姑也子二人曰質曰朴一女適同縣張宗雅男曰乾一質以縣學諸生登國朝洪武二十一年進士第對策殿廷天子奇其文擢真第三授承事郎翰林編脩人

榮處士善教子而處士益謙退若不預聞者後二年庚午處士年六十四以十月七日卒于家以訃聞詔賜驛舟楫弊遣歸以明年正月九日葬於縣北梅林石門之原既葬又四年乙亥質陞中順大夫太常少卿以書來漢中俾述其事刻于墓士之滿於習俗也久矣以孔子之時三代遺風未盡變聖化之沾英才大賢相望輩出而孔子猶嘆善人不可見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况二千載之下禮樂亡缺之餘而習于近世之陋也哉若處士者不污於浮薄而持心制行與古君子類非所謂善人有恒者耶以此之資使及三代之盛而獲遊聖人之門道德之盛必有大過人者其所就當不止於此然則予於處士也安得不慕其賢而重有感也夫

楊處士墓誌銘

越新昌之楊氏當元滅宋時有諱普順者年十三歲爲兵挾以北至濟南屢次長而娶呂氏生子曰馬仕爲禁禦耶既而棄妻子南歸父母尚無恙遂留不去處士普順之孫而禁禦之長子也初禁禦娶王氏生五子自屢次來省父父強遣北還養其母會禁禦及王氏卒處士既葬畢遂與諸弟訣來新昌事大父處

士諱海珠字國寶少不資學問而凝重孝謹有德度在大父側愉色卑躬承意不少忤服喪治墓具合禮式家富好施與族媼貧無依者輒調給或養之終身鄉里賈之歲時遺以米粟告糴者必飲食之歲大疫里中民駢首卧爲糜粥湯藥問慰撫卹曲有恩意遇卒有道死者爲之歛葬後水鬻其畧復疏澗引流使避去每諸子收息錢田租于外必諭寬貸戒勿歛怨以禍我家里毗畊地得金而不能辯持以鬻錢處士語其直使貨于人人人尤處士不售取爲己利處士咲曰吾豈以利而昧心哉其所爲多類此尤善教子闔館延師儒率諸子尊禮之夜則張燈命誦古人名言卓行以爲勸至老不懈年七十四以洪武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終于家某年月日窆于白茅山之原配盧氏有美德男若干人魯某某孫男十有四人孫女四人魯由國子生爲成都前衛知事清慎能詩與余善述處士事始末來請銘銘曰義謂貴羸或債厥身富而克施天與其仁肫肫處士孝慈篤厚惠于鄉里不家其有惜其居下澤不旁流良貞靡虧善孰能傳古道日衰茲惟君子嗣人則之尚受餘祉

王處士墓表

天下之姓王氏爲盛其在東南者多出文獻公導文獻遠孫梁某將軍超孫始遷越剡溪將軍之裔有諱縉者石晉天福間自剡來台寧海之塔山因家焉處士其後也曾大父曰舉大父曰景叔父曰先魁在宋世皆不仕而爲富家處士生元初率國朝受命之四年洪武辛亥十二月五日年八十有五其事親盡愛以有禮家嘗遇火父年九十卧病不能行丞抱以出復至先祠遷神主他所一不顧貨產及父喪不飲食至七日其待昆弟義以和二兄蚤卒撫從子如子無愛憎厚薄䟽數群從子姓數十人慈洽教敷藹如也於宗族有恩意不能自衣食者調以粟帛不能喪者助以棺槨於鄉閭推所有無倦色里有瀦水之防曰蔣婆堰溉四百餘頃嘗決堰下田皆病旱捐私財募衆力築成之人賴其利其生見元之盛衰家富實不少變是時富家出有僕馬服有綺繡奉其身者多豪侈踰度而處士獨儉素喜讀書操行爲士人優游林泉以壽考終先娶盧氏年二十九生子元壽而卒繼室以其女弟生子曰富壽年八十五歲以洪武乙卯某月十日合葬上里與西山之原而塋先卒者于山北之原孫男五人嘉瓊琛璞瑞孫女五人曾孫十二

人皓昂吳昱普昨喉噴晄昂曾孫女九人處士旣沒十八年長孫嘉以墓上之文爲請後五年子自漢中來京師乃爲之言曰處士閱有元一代之終始不可謂不壽也所基者久而所積者厚不可爲不富也目不識兵革而終於牖下謂之康寧而考終孰以爲否也矧其服行于躬者粹乎合於禮義其好德之善非斯世之所多有也嗚呼古之所謂不朽者其將在茲乎

陳先生墓碣

前同知景州事陳德星旣塋其考踈清先生乃以其僚知州事林顯所撰先生群行來京請文將鑄其墓上之碑余視其意惻然可念也不可以辭先生諱汝檄字傳巖踈清其別號陳其氏象山其所居也其先五代末有仕閩爲光祿大夫者避亂自閩長溪航海來遷五傳至顯爲生子彥發彥發生雷雷生應魁字君玉登宋季進士第爲國子助教有學行宋亡爲元遂匿不起學者尊之先生其子也母恭人楊氏先生資端凝喜學問不爲世俗譁教疑浮薄之習事親有禮鄉人服其孝後親沒未塋隣家火勢將及家人爭負筐篋走避先生與其嬪徐氏伏柩號慟誓不獨存

已而風返火熄樞獲全人益駭嘆以爲篤孝所感史官王禕傳之事聞于世從弟汝舟疾且死以幼子爲託先生泣曰而子猶吾子也吾豈敢忘汝舟卒長其子娶婦以其遺物畀之歲大侵民飢先生與徐夫人謀鬻簪珥糴粟以調飢者所全活甚衆平居雅易誠信卽之者慕其賢聞之者樂稱其善多從之游歲時率賓客子姓婆娑嬉被服整飭論辯雄偉其鄉之名士蔣景高因取其遠祖大丘事題其居曰嘉賢堂翰林學士危公素爲書其額嘗以部使者辟爲郡學錄旣而引歸入國朝德星用薦者出仕而先生老矣年八十以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終于家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塋縣東延壽輿山之原以徐氏祔徐氏諱梓有婦德德星其長也次德淵德定德性文衍女二人適士族孫男十七人孫女五人德星由同州移景州所至民安其政可謂良吏又能著其親之美而昭暴之天之於善人意其在是夫銘曰全其貴不慕乎位惟其存不靳乎聞天錫之祉多孫子遺澤有徵將在此

侍讀唐君墓誌銘

建文三年閏三月二十三日翰林侍讀唐愚士卒于

京師玄津街之官舍明日文學博士方孝孺言于朝上嗟悼久之詔有司給舟載柩歸葬公卿大夫相與惜其才之晚用用而未及施於人士君子相與歎其賢且其壽考而不幸年五十二而歿門人學者相與奔走弔哭以爲失所依承而老成耆艾與之交者莫不爲之出涕君諱之淳字愚士以字行少有奇志攻學如飢渴之慕飲食父仕國初應奉翰林文字有名君早出遊諸公間若翰林承旨宋公等皆聲望高一世亟稱許其文詞而勉其爲學君年二十餘已有聲浙水東應奉君謫死臨濠君辛勤跋涉奉喪歸葬追求父平生題味篇什荒鄙敗壁高崖斷石之間纂錄收拾如獲金璧時時伏讀聲凄切動人聞者爲之掩泣長身巨鼻博聞多識練達世故爲文蔚瞻有俊氣長於詩而善筆札每一篇出人多傳道之洪武中屢欲有薦之者謝不就曹國李公好士爲勳戚第一聞其名走使者請至家俾其子師焉亦因與之講切待以賓友禮征行四方皆與俱歷燕薊秦周過前代廢都舊邑名賢傑士之遺跡未嘗不援筆有賦詞旨超絕必驚壓一時頗喜飲酒酒酣談辨古今雜以諧謔竟日夜不窮會天子卽位之三載詔翰林侍從之

臣集數千載經史中事爲書以考治亂爲鑑戒命舉
優通文學士孝孺與二三儒臣首以君薦上亦雅知
其名且謂曹公之客必賢也趣召至殿庭即拜侍讀
賜以冠帶俾與孝孺俱領脩書事且同以前漢書進
讀人以君久困晚得一官輒得近人主左右且將行
其所學咸爲之喜無忌嫉之者未幾而病病愈復起
又未幾時病甚或勸以禱于神不許卧月餘竟卒君
紹興山陰人曾祖榮貴祖應麒考應奉肅妣汪氏娶
周氏早死繼左氏生女四人得男輒夭卒之前某日
始得一男子君喜自名之曰起君無他宗族李曹公
最知之深而久將兵于外君久病念其家以悲旣而
甚公歸與語曰無以身後爲念吾在能恤君家及卒
喪具數百千緡皆倚以辦君次女塔國子生葉坦自
得疾即視湯藥今又送其柩以歸將以某月日塋于
山陰之赤土山而以銘爲請曰君之遺言也某聞君
名二十年相與往還且十餘年及今乃爲僚友方欲
與君同進于學而君棄予死矣垂絕之屬其何忍辭
君別號萍居所著有萍居稿數十卷及集錄他書又
數十卷可傳銘曰才而賤貧或尤乎人得位莫守將
誰之咎能約祿豐身顯名污較君所得不旣優乎

曹處士墓碣銘

元師取宋降其都宋恭帝北遷東南郡縣皆下廣益
二王將走海上處之縉雲有義士曰曹君誠散家貲
募兵泣謂二子天煖天驥曰吾先祖考繼世爲宋民
戴天踏地受德澤者三百餘年今宋亡主執吾義當
死之筋力不逮責在汝等汝其無違吾志二子受命
率兵從二王以行遇元師于台接戰不敵兄弟爭先
死兄曰我死也其弟曰兄未有子且嫡也弟死國兄
爲家不亦可乎遂代其兄而力戰以死兄還撫弟之
子如子時聞曹氏事者皆爲流涕固已下其有後已
而處士生處士天驥之子義士之孫宋泉州德化縣
令召之曾孫諱垓字德夫少孝謹識處已大方事親
先其所欲惡而將順之遇人無賤貴一以至誠不欺
爲本鄩大好施子歲饑捐錢粟周閭里力能康者庚
貧者置不問無難色於利人可爲者無不盡心而於
神廬佛寺墮壞亦糜金帛佐其費遠近化服咸稱爲
善人年五十有九以元至正丙戌正月五日卒是日
沐浴端坐戒後嗣以爲善勿怠累數百言不亂娶胡
氏宋太學 某之女賢而能順其夫年六十九以壬
辰三月五日終後 年 十一月二十七日合塋

洄巖之金盆山既差之明年盜起意其家有藏欲發之守冢者哭曰寧殺我毋發善人墓賊聞處士名德之相戒引去四男子某玘瑋璟三女適呂德卿羊塌遂初盧陽孫男十有五人曰浦澧清溶汗浙洄游泐滂相泰有濡深孫女五人婿曰呂欽名陳元某呂脩名陳希孟徐希和曾孫男二女三人浙有厚行國朝用薦者同知大同府階奉議大夫以政事聞與余善論次其族姓事可稱者爲書授余請銘其先蓋祖漢二十一世孫磕五季世爲縉雲尉遂家縉雲磕至義士凡十六世義士卒未百年諸孫數十人多爲大家銘曰其源孰啓視其祖父其澤孰承後昆是徵烈列厥先蕃蕃厥傳有弗爲善請考斯阡

吳處士墓表

處州麗水有處士曰吳君諱再字仲可生于元之盛時無一命之爵而有以樂其心無政教刑罰之柄而有以感服乎民無惠澤言語以被于世而其鄉閭思其善久而不忍忘也處士六世祖輩英仕宋爲朝請大夫浙東轉運使曾祖集祖德潤父魯皆以醫術濟人娶王氏生四男子元同麟鼎濟後娶詹氏生一子瑜蚤卒孫男十人浩溢泰深洄清澧清楚處士生

斯世者七十年以國朝洪武丙辰二月二十一日終于家既終其子某奉命以十一月某日窆于和樂鄉一塢之原今八年矣子孫多能守其家法而述其事處士敦厚和易孝于繼母而睦于宗族通史學能講說數千百年治亂得失邪正無所遺滯好賓客所友者皆名士然不以所長高人人以故喜親之貴者臨之忘其爲布衣之士貧賤者仰之忘其爲名族聞家雖野夫稚子皆知愛慕之以爲長者而處士初不爲詭異之行以徵譽於人也處士家故豐於財而不喜言利遇凶歲輒減粟價以賑飢人貸錢不能償以田來庚度與本伴即止息錢因棄不問貧者或焚其券民蔡氏趙氏親死不能葬處士聞之名至家給以葬費嘉 爲郡錄事欲買田於郡學以養士以處士公廉俾主其事處士恒以私錢倍田之數而償其租額田者至今利之其厚於爲人皆類是人用是稱之曰善人隣家火延燔處士棖桶垂及而及旁近舍處士家獨完鄉人大驚異之以爲爲善之報後子孫請易棖桶處士弗許曰使後人知吾何以得此於天庶有所警也然處士終不以語人是時天下久治風氣淳厚閭里老人皆以篤行相先非特處士爲然也

故處士之善雖爲鄉邦所稱而不甚著聞于世今去處士之歿未久後生小子習於陋薄智術勝而忠篤損天子屢下明詔責勵之而未能率變也則夫處士之德安可不稱諸天下以爲世勸

鄭處士墓石表辭

浦陽之鄭氏有貞孝處士諱淵字仲涵生未嘗仕平時足跡不出乎里門以洪武六年六月十一日卒二月十二日葬於左溪瑤塢其師太師公謚之而銘其墓墓上之木已拱矣問其鄉之細民則感頌曰仁人也處士在時吾民飢者告以食寒者告以衣病者我藥之稱貸者未嘗辭有恤我之心焉今死矣仁人不可得矣問其士大夫則感感然曰忠信人也其言也恐傷其氣其待人也和恕之容溢於面其見人有善也揚之唯恐弗亟見人有過也陰告之而不聞于外貧者賙之急者紓之而未嘗以是驕人惜其死矣問其親戚則泣之曰吾忝言其德乎縱言之其有既乎處士親在事之盡孝既沒而喪之過哀親死時思食瓜終其身不食瓜曰吾何能下咽也事兄如事父兄曰坐則趨走就位不命之坐則拱而立不敢平目視撫子弟有恩而嚴或有疾夜四五起及訓飭之際正

色厲辭凜凜如神明其視姻連不以貧富爲冷熱嫁其弟孤女踰於己出者其大者若此其少者可知吾言之安能旣也問乎太史公公出涕曰吾之徒也其事我也不以師而執子之禮其爲文辭水潔而木茂其於道有聞矣不幸四十有八而亡今則無矣問於其子楷欲發其辭而舌莫能舉求其文得遂初齋藁十卷讀未終篇爲之泣下沾襟嗚呼處士一布衣耳道行乎家不特使親者哀之而交游者至今哀之不特君子哀之而野人亦且悲之使處士有位其及人者豈少乎而卒以死者命也世固有高位而人無稱之者甚或詆詬之願其速死其視處士有諡以昭德有文以傳世得失果何如哉嗚呼可哀也已處士之曾祖諱德璋宋青田尉祖諱文轟父諱鉅皆以好義同居聞母周氏配某氏先處士卒與處士同壙男卽楷女二人適某孫男耀楷有文行太史公稱之與予友以墓表之辭爲屬彘曰古之爲儒道爲貴俗衰尙文才厥僞文奇行駁世所棄偉哉貞孝覺其弊躬行於家仁且義擴而爲文乃餘藝玄珪白璧郊廟器弗庸遠向山澤閔醇儒之亡衆歎歎幸有佳胤紹遺志積久報修將愈熾刻辭識之告來世

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周之文盛矣至其季也流而爲詐誇孔子蓋屢嘆之
教人必以忠信豈不以忠信爲立德之本故耶今世
去孔子時益遠機巧之俗勝而敦慤之風微乃有若
鄭處士者焉其可尚也哉處士諱濼字仲德別號采
苓子居金華之浦江自其七世祖綺教子孫勿異爨
今傳十又一世矣元及國朝皆表其閭天下稱之曰
義門鄭氏處士處乎世者八十有四年主其家者凡
十有七年自成童至耄老其言必信其行必篤其事
長撫孤待昆弟接朋友一以誠自持無纖毫之長望
之其容熙熙然即之其語怡怡然又與之盤旋未嘗
見其忿言怒色躁者久之而悔詐者近之而愧士君
子與之遊者若翰林承旨宋公教授胡公翰贈翰林
學士王文節公禕皆以文學重當世莫不推服以爲
賢而鄉人子弟聞處士之名者咸敬畏以爲不可及
也嗚呼可謂忠信之士矣處士爲學通大義美鬢長
身貌和而氣淳家以田賦多推擇爲糧長屢以事入
覲太祖高皇帝識之後妄人誣其家與權臣通財時
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不實必死而覆其家
處士與從弟湜兩人爭先就吏上獨憐之曰我知鄭

義門無是也人誣之耳擢湜福建布政司叅議而盡
以所徵貨全歸鄭氏且問處士治家所以長久之道
處士具以對上甚喜處士感上之恩每上生辰即捧
香詣闕下拜賀上未嘗不喜而勞之當是時浙東西
鉅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而處士家數千指特完蓋
忠信之報云處士高祖政曾祖宋能游承德珪與弟
青田尉德璋遭難爭先死祖文嗣考鈞處士本贈禮
部郎中鑿之子以父命爲叔父後娶周氏先五十八
年卒繼室梅氏子男四人樵檝林彬彬好學有長才
檝天餘皆先卒惟彬後四年歿女二人長早死次適
傳誼孫男五炳煜熾爍姦孫女四二遠諸暨何恭未
康朱輝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奎曰城曰壻女一處
士以洪武二十六年四月二十三日終八月二十四
日葬于石姥嶺之原塋之八年炳狀處士之善走京
師請銘余始冠時從宋公于藩山與處士家相去二
三里而公與處士名同而生之歲又同相好也故余
交處士祖子孫間甚熟公每語及處士未嘗不以爲
君子也後未幾時而公薨又十三年而處士卒至于
今而處士之故人文舊皆無在者而余幸執筆待罪
太史墓上之石烏得以固陋辭銘曰自古有國莫能

千年世之大家亦艱其傳貴富豈無章組相繼道不足稱位隆名替鄭出榮陽周之支孫來遷浦江以義爲門自宋迄今廢興多有巨族封君孰世其守維鄭之宗匪公匪侯躬率禮讓紹其先猷篤孝乎親協恭昆弟人豈不能莫濟其美侃侃處士克長厥家忠信自脩無僞無華和色徐言犯者弗較安享壽康登于耆耄惟皇太祖神斷如天華髮長髯屢對帝前帝眷綏之不怒以咲天恩誣敷爲善之報人之可恃令德爲尤疇棄不行外物是求宰木森森取則匪遠我品其傳以勸爲善

故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鄭公墓表

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雄斷治海內疾兼并之俗在位三十年間大家富民多以踰制失道亡其宗獨金華浦江鄭氏以孝義聞天下特受褒賞恩數甚盛或爲人所誣輒赦不問擢其子弟爲大官每指以風切當世而鄭公湜尤爲先帝所器者也公諱湜字仲持洪武十四年奸人誣告其家以交通賊臣事其危公兄弟二十五人存者幾二十人而五人爲公之兄仲兄瀧先以事在京師吏逮捕急四兄欲行公奮曰有弟在其忍使兄陷刑譬自詣吏請行至京兄瀧迎謂曰

吾家長當任其罪弟無與公曰凡年耄弟當任其責非兄罪二人相爭入獄旣而太祖聞之召二人至殿前勞勉之即赦其罪賜湯沐酒食詔拜公布政司叅政吏部奏叅政無缺員特設叅議之官以處之遂授中順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議賜冠帶襲衣復命舉所知因薦同郡王應等五人後皆授叅議俱有聞于時公治福建吏民熟公家聲相誡勿犯豪將病民者公與之爭可否帖帖畏服南靜縣民爲亂誑者數千百人部曲多掠其婦女爲奴公皆言于諸將縱遣去兵不敢譁商有二人劇盜殺其一而取其財其一入得脫訴于官捕盜在獄驗屍無有不肯承公夜取盜鞫訊因縛置于庭匿吏案下俾聽其語夜半盜顧庭空無人果私語始知其沉屍井中明日詰盜以沉屍處盜驚伏閩人神其政十五年正月二十日以疾卒于京師享年五十有六公之先自宋同居至祖文泰在元中世家始大考鉉封從仕郎江浙行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母張氏公少竒警受學于太史宋公公稱其長才貌姿魁偉識度卓卓負氣有爲其事長待人理財御下皆有方所創條教皆可爲子弟法娶張氏先公八年卒子男三人曰格曰杲曰柯杲及柯蘇

氏出女二人適同邑張瑄東陽將昇孫二人光焰光
其柯以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奉公喪歸葬于諸賢
龜山之原墓石未有文而格亦卒今年天子詔脩先
朝實錄公從弟前庶子濟爲史官與其聰事柯因以
文爲請孝孺昔年二十餘從太史講學青蘿山數至
公家拜其長老于堂上退而從公遊與諸公子姓相
與論難甚樂也今去之二十年長老多已亡公之子
姓多強壯爲老成人或已夭逝而詢公之墓木則已
拱而其亦衰病無所用於世矣嗚呼富貴不足恃惟
爲善可以獲天之祐少壯不可常惟備德可以垂令
名於無窮然則後之子孫追惟公之遭逢聖明以昌
其家以永其令名其可不思所自也哉

貞義處士鄭君墓表

金華之浦江有孝義門曰鄭氏鄭氏有好學篤義君
子曰處士諱洧字仲宗其言懿而信其行和而謹少
受業于太史潛溪公劬勞勤志痛自繩斷鷄籠卧榻
之側聞鷄初號輒危坐誦讀至夜二鼓不休由是盡
通貫聖賢經訓尤精于朱氏詩論議根據仁義下筆
爲文有奇俊語一時老儒多嘆譽之其家合族以食
男女數百人處士事尊長待昆弟御卑幼一以動篤

恭慎爲本上下莫不宜之洪武十九年詔天下度田
繪疆畛爲圖命太學生蒞其役太學生有以賄敗者
蔓連大家多坐死處士兄濂時主家政當逮京師處
士奮曰吾家以義名吾先曾祖弟昆坐誣罪爭先死
維陽獄吾兄老矣吾可不代吾兄而使之就吏乎遂
詣理自誣服死金陵其喪歸不惟其家哭之而鄉人
靡不哀之不特識之者爲之涕泣凡聞鄭氏事者靡
不掉其不幸也處士曾祖諱德璋宋青田縣尉昆弟
相代死者也祖諱文轟父諱鉅毋周氏配張氏子男
二人曰櫟曰柏女二人孫男五人焯烝耿結煥孫女
二人曾孫男一人瑄處士卒於十九年七月八日年
五十有三以明年七月七日葬於白麟溪北二里潘
坂之原鄉人私謚曰貞義柏有文學與余皆師潛溪
公處士遇余最厚柏以伯父左庶子濟所錄狀來請
銘詎不敢辭乃爲表其墓曰孟子謂以法死者非正
命亦視其所爲何如耳使獲罪於義理而抵法如孟
子之言可也倘所爲合乎義而遭逢其事變隕身于
難得命之正也孰加焉故比干之死於君申生之死
於父童汪錡之死於國孔子皆取之苟不由義而負
耻貪垢以全其生縱登上壽歿隴下君子視之猶狐

鼠之斃腐曷足謂之正命乎若處士者以身代兄死
于仁義其所全者大矣其於天之所畀可謂無負矣
壽雖不長名則永存爲善之報寧不在其子孫哉

鄭處士墓碣銘

洪武九年大臣擅事者以過用印章繫郡國守相以
下數十百人獄劾以死罪中外寃之而不敢言會
天子以星變詔臣民得言事寧海鄭士利奮曰事有
切於殺無罪者乎即具封事投中書省求入對宰相
問狀士利廷辨不屈又弗爲禮時士利兄湖廣提刑
按察司僉事士原亦以前同知懷慶府時印章事在
獄已得減死論宰相怒士利無以發因謂其上書規
免兄罪奏請治如律於是與兄俱輸作江淮間當是
時士利聲動朝廷事雖不行天下傳其言莫不嘆服
以爲奇士意其父兄之賢必大過乎人竦然慕之後
數年擅權者殛死士利始以赦免歸而父已卒兄亦
沒徙所又三年爲洪武十五年士利以十月二十八
日塋其父處士于縣東南土與山之原以兄僉事君
祔後四年始狀其事行來告曰利也無似父兄之生
也不獲盡吾心今不幸歿矣苟無以昭其志業于來
世其爲戾茲甚敢徵惠于吾子余知士利不敢辭處

士諱邦彥字國昌世爲台城士族後遷寧海石谿曾
大父某大父某考文明皆隱隴畝而考又以故廬漂
于水徙水車處士少好學有高志強敏絕出窮經爲
文有聲薦紳間其行已端其御家有禮其教人有法
嘗應進士舉不合郎不萌仕進意開門授徒學者聞
其講說各充然若有得喜蓄書手自校讐臯旨疑義
無不曉析望之溫雅可慕爰其言論愈久而益深至
其分別賢不肖善惡可否之際凜如也是以君子樂
與之遊而小人異趨者畏之而弗敢怨年七十四而
卒娶郭氏有婦德母道生四子一女子曰士原士亨
士利士貞女適元江浙行省鎮撫童鑰孫男二人大
同大雅女六人最長歸童淵餘尚幼士原字好仁僉
事君也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國朝有天下之
四年繇進士授奉訓大夫同知懷慶府事懷慶治一
州五縣兵後民著籍者僅三萬家君至官招徠安輯
論誘有恩平賦役簡追逮禁吏不得爲姦召其耆耄
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
戶與稅增十餘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鹽十之三各
府役車夫赴河東鹽司輦致民困於道路君獨謀懷
慶衛俾軍自輦鹽衛挾重臣勢令役民如各府行中

書省下府衛雜議君持不可曰吾郡民寡而事煩與諸府異使月爲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弟踵接河東之途猶不給也其何以爲生且設軍以衛民奈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官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知議民至今便之考滿除湖廣僉事荆襄之卒先是乘亂多掠民女婦爲妻妾或脅爲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君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呼諸衛官俾還所掠于民君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感而強有力者聞其風亦莫敢犯之數千里間貪猾屏息若臨其家會斷刑安陸府死囚有稱寃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君索成案視之語果不同因奏其寃狀御史大夫怒君敢沮格我事因銜之既而印章事起遂嫉懷慶吏誣君與知君與辯不勝遂自誣服輸作江浦明年徙儀真又三年徙京師年四十七以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遇疾卒時君父虞士亦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終君季弟士貞先三年死於是存者惟兩人士亨士利士利既葬父兄事寡嫂陳氏撫兄子大同如己子益刻厲爲學人謂鄭氏隱德累世積久發必大僉事君始欲以功名自奮竟不得年其將在士利乎士利學行日備蓋能大其家

者銘曰世之生才如木生地蘊積深厚其發必異鄭氏之先家學淵源至於虞士復尚以文韜矧其脩翼翼其教雖不有位厥德孔邵寔生良子才氣焯然郡政是毗邦憲是宣胸綬綴嘉柔摧擊暴強單窮舞歌姦屏盜亡聲威所暨千里化服銀重繡衣權貴震肅非昇遐壽遽闕其施窺其所存亦已雄奇凡今有家孰難非繼疇克象賢才美世濟考既有子弟復似凡尚敏其德以篤厥承

王君國祥墓碣

金陵王顯述其叔父王君國祥言行授余請文其墓上之石顯奇士其文辭甚奇至其叔父之事尤奇也余考之爲之言曰昔嘗讀太史遷書載戰國秦漢征伐攻取間事必有謀臣辯士之畧參乎其中或以一言脫屠陷轉敗爲勝或奉文書下十百城國之所由盛強豈特甲兵足恃哉蓋有文事之助焉近世史所錄名將爭戰之績則有矣而言辭之士寥闊罔聞豈馳說聘辯者不若古之人耶抑有之而莫之述也以顯所言王君說元御史大夫福壽以計破取二盜將如探鼓雖然固策士也哉而世不聞其名雖當時人亦不知計出乎君君說大夫時年六十二年且高不

喜名不聞於世至死而不悔古策士能之乎此其事足稱矣君諱元吉國祥其字也曾祖君祥祖子某父閏之君兄弟三人於次最少而重厚好問學自幼奇偉喜兵家書輒以其意常爲人言之人嘆其言之過君曰君凡子何足聞此吾誠過也年十四歲饑與兄行糴旁縣道遇盜利其粟將劫之兄懼走匿君不爲動徐給罵曰庸縣官使吾運粟許遣夫防我而不至若豈防夫耶後有粟車數十兩若其防後至者盜以爲然散去里中長老固已異之後大夫福壽在金陵盜陳也先潘甲率兵數千自稱爲元帥聲言討賊索軍食城下大言殺人守將閉門伏不出大夫憂不知所爲君造門譌大夫論以禍福說累百千言驚其座人大夫亦驚喜起問計君曰今城中無一軍而盜兵悍甚此難與爭鋒當以計破之盜索芻粟公宜開城門陳芻粟車若將饋之者而陽以好言給之請一元帥以卒來取芻粟彼聞吾言不測吾淺深兩人必相讓則主者必自來吾以計殺之而制其一人易矣大夫從其言既而潘甲果至執殺之也先失勢亦自敗去君絕不以語人又去而之燕秦齊魯之間陰察諸藩預知不足與言復歸金陵而今上已得江淮即

金陵爲帝鄉間子弟多致大官君嘆曰人主在吾鄉而吾求之天下吾之命薄明矣尚多談何爲因噤不更談世事隱警肆中以自給刮落銛鏑不露幾微故習恂恂務爲訥樸事父孝謹友其兄得恭遜意與衆人處不求其異人莫知其爲奇傑士也卒以布衣終年三十有九娶平氏一男頊再娶呂氏生某頊塋君子某山卒以其年月日以某年月日塋君爲人敦風誼知好尚當世名士多喜與交父喪致客千餘人挾其所長嘗以自高而人莫能高之世嘗謂古昔能言士多死於言爲奇謀士多以謀敗國因謂皆不若愚之全此要非篤論彼不善於用各有以取之非智辯之罪也若君之所蘊而視時察變不以得喪爲累謂善用其智辯者非邪銘曰言之辯也識又遠也才則孔豐邦之選也胡關其逢命之蹇也與時否通義是勉也不耆其終壽何短也揭昭于幽宮所存者遠也

許士脩墓銘

天台方孝孺有篤志尚德之友曰許君繼字士脩言必出乎正動必由乎禮趨舍取予咸則乎古之君子而無所苟其精思力學以求道德性命之蘊汲汲若

或失之而有得乎心沛然以樂不以貧賤患難惑其志余取友二十年所交海內知名之士甚衆考其所存莫有類吾士脩者蓋其操志勇自守介所期者遠而務踐乎事所造者深而其心歐焉如未有得使假以壽年其所志當卓絕過人而年僅三十有七而卒嗚呼此豈特斯人之不幸耶士脩之先汴人其六世祖景元宋高宗時爲台州教授遂家焉後徙寧海爲寧海人高祖文政曾祖彬祖父琳皆業儒而不仕士脩質高朗自爲兒童已有成人之志以學賢哲自勉喜爲詩其高妙處有魏晉人格韻別自號觀樂生其詩多道其所樂言暢而旨深非近世人之所及也或傳其觀樂九詩至京師翰林學士金華宋公見而嘆賞之以爲不愧古人凡一時名能詩者皆自謂不及而士脩不自足益刻意經學翫心天人究曠探微將大索六藝之緒反之於約以成身致用而病作矣既病咯然嘔血而學不止病凡三年每月必覺其進瀕死精神不亂與人言死生晝夜耳奚足怪談咲而逝嗚呼士脩之於斯道非篤信不惑其能然耶初士脩學於鄉先生王君蘊德王君奇之妻以女弟生一子曰籀二女曰忠曰惠王君固名士其弟琦尤與

士脩相好士脩以洪武十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琦述其行爲書托子銘予謝曰子兄弟與士脩善銘莫宜焉奚子之求後五年王君任藩邸死琦亦謫去士脩弟顯將以其年月日葬某山來速銘於是士脩之親友盡矣子尚誰辭銘曰學失其統驚於空言飾外以欺幾忘本源嗚呼士脩志篤行邵惟正之趨非義弗蹈暨暨其守汲汲其求棄遺芬華獨與道謀業雖不終世罕厥似我庸闡微以勗髦士

僊居張處士墓誌銘

余教漢中連以職事趨京師道秦必朝于王而後行每朝必承訪問賜酒食始遣去典儀副張君六成贊導進止具有儀法其奉上待人一以誠確予固熟識之去年冬自京師校文還六成館焉接其人與之言論愈熟蓋所謂端士而余同郡僊居人也旣而六成爲余述其父處士事輒泣下余曰豈於死生之奉有所憾耶六成曰吾與兄德恭事吾父雖不能致養然於子道不敢失所憾者吾父有德行稱善人於鄉而墓石未有述且吾父年僅五十有一生旣不獲享壽考于時使沒而弗彰顯其志于將來是重夭吾父也敢於子也請予讓非其人六成以右長史茅君大方

之狀請益固及考其狀處士之先居縣南之薦谷宗
人有諱時舉者居南澗坊無子處士父嗣宗後之其
家富而好施閭里德其惠處士諱文道字希道其學
務達倫理大義其事親孝而有禮居喪哀而有節事
繼母視其嫡無不及焉遇兄弟有恩意終其身不少
衰待鄉里承父志不倦元季兵起避去山中鄉人或
竊取其家貲後值其父陽爲弗知者其人慙謝以所
竊自歸處士謝遣之其寬厚皆類此娶徐氏二子德
恭六成也其卒以洪武甲寅三月某日塋以其年月
日墓在東嶺之原台屬邑五俗愿樸儉素惟仙居爲
尤士多尚行守義不爲華言麗飾往往有古長者風
如處士者是矣惜其歿于田里不克推其得於躬者
以化澆競之習也然六成典大國之禮人多敬其賢
處士之澤其將在茲乎銘曰其學也懋其行也卓其
位則卑而施不博尚其後也克享遺澤

陳仲昭墓銘

仲昭諱子晟姓陳氏閩連江人少喜讀書有名里中
長老稱之洪武四年詔用科舉取士仲昭甫任冠即
以周易與諸儒試諸儒顧莫得仲昭名在前列福建
行省貢于朝廷議少之俾入太學選爲荆王伴讀是

時天子方寵士俊郊祀燕遊遇奇異惟備之事輒
命從官王臣年少賦詩屬文親第高下咨賞其能仲
昭從太史公學文有法可觀尤爲上所顧命缺闕命
廷中年少趨過目視可者拜叅知政事御史郡守數
十人仲昭久之獨不與九年從王之國後二年還京
師病死中都學舍仲昭侍王蹇直敢言王甚任之其
府長史調巧授王經不正說恣王所爲無所諫正仲
昭每廷詰之長史輒面赤趨出街之會仲昭至楚娶
婦甚愛婦翁謫爲兵戍邊惟外姑及文存仲昭還京
師欲與外姑婦俱行長史持以爲兵妻不可格弗許
仲昭獨行行發病念婦及外姑不置遂死死時二十六
矣仲昭敏而專退朝覽誦綴述不少暇其鄉老生多
造舍請其文自謂不及閩中諸儒亦皆奇嘆不敢望
太史公尤稱之雖余亦重仲昭可友嗚呼今死矣與
仲昭同仕少年才器出仲昭下多致大官又善與人
合無所忤不遇禍仲昭獨以直取恨死不得志豈才
者固人所忌耶或言貴富脩短出於天世之得者甚
衆不必如仲昭則與仲昭獨天死豈天亦棄才耶嗚
呼其可哀也仲昭死以洪武某年四月一日塋以某
年月日銘曰孰俾子賢乎孰蓄子年乎孰使子無傳

乎嗚呼天平

王處士墓誌銘

臨海王處士孝弟行於家義讓聞於鄉樂易和雅爲才士名人所推重人勸之仕若不聞告以善惟恐失以是淑其身而訓其子孫享年八十於洪武丙辰二月初四日卒塋于胡家峙之原後十一年丙寅十二月二十八日夫人羅氏年八十有六亦終明年丁卯其子存誠將以十一月啓壙合塋泣且書曰先人行蓋一邑宜得銘以昭其歲今失不圖無以示後嗣乃拜書于從女之夫林行已走數百里以請予旣與爲禮問處士善狀林不能舉其目惟稱之爲善人予曰林君於是乎知人自世教之衰以詭激相高競趨細行以微名譽求其出乎誠由乎中者咸無焉俗益以薄僞益以滋今處士爲善而不求名務德而不眩俗其謂之善也宜矣予嘉而銘之處士諱彥字汝翼姓王氏王氏之居臨海者有兩族其先穀城來遷者曰迪功郎監台州稅其號曰西族處士本參軍之六世孫監稅七世孫太學生收無子以處士父勛爲後收之父上蔡書院望實諱復處士以爲曾祖上蔡之父楚州儒學教授諱滋處士以爲高祖處士夫人有賢

行能推其餘以賑施閭里而存誠事親以篤孝稱存誠之弟德純德徵皆蚤世二婦復相勉守節不變予以是益信處士之爲善人也女一適毛建中早死孫男三人惟啟惟效惟斐孫女二人曾孫男四人侄倣億侄嗚呼爲善者必有後其將在是銘曰穀城之王世以善聞迪功肇台寔蕃子孫名碩儒繩厥祖武出後宗人處士之父懿此處士篤履義仁令德有光加于前人天錫高年全歸于此過者式諸鄉之君子

曹府君墓誌銘

洪武十六年六月乙亥同知大同府事縉雲曹君養晦以疾卒京師明日其女兄之夫呂文煥治喪權殯于城南隅而謂曹君之友方某曰曹君性簡諒於人慎所推服於京師獲遇子稱於人以爲幸卒之日不能言矣猶張目舉手視予者久之察其意殆欲有言於予而不果今不幸死乎旅年僅二十有八父母在東南其子幼甚可悲也子何以銘之以悼其死且慰其父母之心又曰曹君固不壽矣然吾聞能壽人者莫如文辭之美者其壽爲尤甚子其可無辭余旣哭輿爲禮以不文讓不可則叙曰君字養晦諱湫以字舉于朝因以字行父某母盧氏祖垓號善人君資粹

清好學問居家事母以孝稱母嘗病醫言人肉可療時君尚少即入暗室持刀割其左臂血流滿几家人聞爭抱持止之則已得肉矣糜以進母母病果瘳其為人深沉有才智藝能鄉人交愛信之會詔書復漢法舉孝弟力田者里父老議稱此科者莫如吾曹君遂以君薦時有令肢體有癱傷者皆罷不用君以刳臂伏闕請罪上曰此直孝子也其可罷耶授奉議大夫使佐大同府大同爲山西大郡且宿重兵主兵者皆大將貴臣守以下稍無善狀輒困折吏遇之弗敢少抗君有才能舉措施張得事機宜聲名出守上邊將甚竒敬之屈其威風降已相驩狎政化行境內屬郡邑守令數十人歛戢奉職惟恐獲罪居官三年獄丞以私怨銜君言君嘗以公事繫訟獄中與僚屬飲酒下御史治言者因誣罪君當改官會病作遂率始余見君時君託余銘其祖墓不越數日而君病病時余日日視君君言語歷歷未嘗少變且命余爲文其思親之情懇焉可念嗚呼孰謂君之於親竟不復見而余乃復銘君之墓乎然君生有足稱道又終於官可謂具美雖不獲永年而古之聖賢固有然者此則命也於君可無憾矣君娶俞氏一子文某甫四歲君

臨終時以托呂君呂君永康人與君同居自君去官至率服勞勩治藥物皆躬先之一不以憂君今以其喪歸欲以某年月日塋某地又將恤其孤而教之觀呂君之恩君如此則君之行洽於家者又可知也銘曰漢始近古以行取才推家于邦政化易該後易故常貴文藝士學用糠粃教空政弛有能張之爲民擇賢茲懿曹君爲群士先行脩于家化成于治配古諸侯章服孔貴不竟其施而以官終於身爲幸於世爲恫嘉績有傳邦人是紀孰旌其藏嗚呼孝子

宋仲珪墓誌銘

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公有賢子曰宋璜字仲珪其言確而信其行和而謹其爲學據依乎仁義取予好惡非禮法所存弗處也自其少時已然持之終身心恒慍然雖變故灾患之迫于已者其所存未嘗不然是以在父母側父母安其養而宗族服其孝居鄉里耆艾幼稚富貴貧賤莫不樂其善而從之遊奉賓客無賢否遠邇咸得其懽心人人以爲長者毋賈夫人性嚴少不當意輒提耳詬責君年將老跪拜謝過若嬰兒然未始有怨懟之態伺其怒稍緩復溫容好言以悅之當公在翰林致仕居家時天下士多奔走門下

求文辭講道德者無虛日君營致酒食務順遠公志不使有不合於禮公之重名高當世而季弟遂爲中書舍人長子慎亦通籍于朝人以爲尊顯而處之無盈大之色及後弟子爲坐法者誣死家遭讒逐侍從蜀之西疆間關萬里一子繼天公亦卒于喪家人死者相繼人爲之危而送終御家不肯失常度其形貌敦實重厚類壽考者而年止五十四竟以洪武十九年丙寅四月十日歿于茂州安遠驛旁之蓬簇歿時惟從子懌以孤童治喪三男皆先死無存者初公之祖贈太常卿諱守富及公父贈禮部尚書諱朝皆以柔善謹愿稱閭里至公尤以盛德爲海內師尊而卒未獲其報是以於君之歿也天下之知德公者雖不識君莫不思公之德而爲之嗟悼其與君遊者雖不識公歛慕君之慈良易直咸痛惜而盡哀焉君先娶包氏金華人生三子慎愷恂繼同縣賈氏有二女長已適人矣季在室幼子懷卒之歲始生某從公學與君最懽且久公之西行不能從及今以事至蜀訪公遺孤得與懽會而懌以君群行見屬於是君之喪已五年矣情雖不忍銘而義則不可不銘也遂爲銘曰

家稱孝子鄉稱善士宜受其祉而謫以死嗚呼命矣夫

宋仲珩壙誌銘

璣爲君名仲珩字金華其居宋爲氏父瀛名儒國太史曾祖暨祖咸善士德政文昭乃厥諱君資稔清學淳美文辭妙麗天所畀書尤有法配虞李中書舍人五官禋忠孝慎恭世儀軌三十有七庚申死季冬八月時加已姪性迎喪友經紀明塋浦陽江東鄙耐母賈墓羅山趾仲夏某日襄厥事配方甚淑擇其子從太史行莫爲主嗚呼致斯果疇使埋石及泉載終始孝孺勒辭書鄭濟

宋子畏壙誌

金華宋慎子畏年二十七歲洪武十三年庚申十一月二十八日以某官卒京師明年五月某日從祖父弟性以其骨歸附塋浦江羅山祖母賈夫人墓左天台某誌之曰嗚呼子畏以太史公爲祖以仲珩甫爲父以子之才智竒偉其於富貴壽考皆所宜有而年不及壯仕不克膺舉莫推其故也告哀於幽使陵遷谷變之後有愛才者悼其不幸曰此仁人之子孫尚爲視護其墓

郭君壙銘

君諱濬字士淵姓郭氏台寧海人少靈異伉爽不群

從里中先生讀書易悟者素熟者為詩有奇語先生大稱愛之國朝建學設師弟子員選為弟子業益備策策有進聲精敏多有所難處事逆推其理無不中其機縣人皆以為才洪武九年詔郡縣貢諸生之秀者于太學寧海以君貢時有詔許臣民言政事君至上書闕下論當時急務甚切召對忤旨令學太學君自悔年少始學妄語非是閉齋取博士所藏書恣讀為文章輒美贍可喜太學所畜士數百千人見君文咸吐舌驚嘆謂不可及君亦氣高自負飲酒大醉縱筆疾書求者操紙立與及取以去無不意滿由是名起一時金華太史公以致仕歲來朝君同舍以君文見公稱為奇士是時太史公以盛名為當世師尊少所許可馱厚君奇其能君名愈聞于世既而丁母憂公為誌其母墓同學見君名以弗如君為恨除服復徵入學適有五人為學官君與語不合遂誣奏抵君罪以死死之歲洪武十五年五月某日而君年三十矣君曾祖某祖有聞父仁母黃氏娶同縣陳氏無子一女尚幼陳氏育君兄子某為君後而陳以君所仕 衣葬于某山且泣曰知吾夫者誰乎其生不幸死矣不可卒死吾夫也君兄乃使來告當君初上

書時同里人葉伯巨亦為太學生分教山西亦上封事言天下大計微至京師而死葉君亦豪士其年長於君其死在君前死亦無子人知不知聞二君事輒嘆息之而哀君為尤深非特相與友善者為然也嗚呼人之所願欲者富貴也壽考也才能也名譽也然不可得而兼都大位享眉壽者常患不能有為而為世所輕訕其有才能名譽驚人者又多不遇蚤死而無所成功豈非難哉然處大位而無益于民雖貴猶賤也耆艾白首而無旦夕之謀雖壽猶夭也以君視之幸不幸果何如哉君之卒友人王琦集其文若干卷藏于家而君遇余尤厚余實知君銘其可辭銘曰其成也孰畀之其逝也孰毀之人莫以之天實使之相其嗣人尚克祀之

駙馬都尉郭公擴誌

公諱鎮字彥鼎姓郭氏世為鳳陽臨淮縣人父英以才勇善戰從太祖高皇帝定天下為時名將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元勛柱國封武定侯夫人馬氏公何氏出高祖諱山甫曾祖諱聚以侯貴皆追封武定侯祖妣卓氏曾祖妣趙氏皆封武定侯夫人公故大家伯父子興以軍功封鞏昌侯追封陝國公諱

宣武而姑氏復爲高皇帝妃公以勲戚子弟資貌繁脩儀止詳謹朝謁之際上屬目班行獨心喜焉洪武二十二年遂選尚末嘉公主賜金玉帶鞍馬金繡衣九襲拜駙馬都尉歲食祿二千石時年甫十七好學工詩熟於禮度每命練兵綜事于外恭勤不懈中外稱之三十一年閏五月高皇帝崩今天子即位復命賞遼東兵事已而還中途疾作至京師不能朝詔國醫視之卒弗愈以元年正月薨于賜第年二十有八事聞天子輟正朝三日鑲及塋皆遣官賜祭諸王亦遣祭奠子三人曰蘭蕙荃皆上所賜名以是年四月十五日塋于應天府聚寶山喪塋之具一給于官不以煩其家嗚呼公父成功于先而公嗣其富貴以承恩寵能恪恭于位令聞有稱可謂賢矣生不末年無以竟其志豈非惜哉且著始終納諸幽堂庶後之人莫敢壞傷

處士鄭公壙誌

公家台寧海氏鄭與點其名字子詠父曰督度稱篤行昆弟三人次爲孟少習經傳有至性居家孝友和以敬抱才甚優未從政女夫從宦奉溫清癸酉仲夏已巳賤客死漢中緣一病年五十六非短命生雖不

顯德孔盛城北土岡厚且勁窳後三日龜所定子祥居南路脩迥尚其祐之俾終慶返塋故鄉禮斯稱

樓君墓銘

君諱士祥字彥璋氏曰樓所居邑曰義烏祖慧所紹父如浚字文翁文翁童兒少豐厚有志畧絕無子遂招而子之曰是兒必大吾家文翁既長理財殖產具有方晝日克月拓卒爲巨室當發之富民稱樓氏賓客食其庭者數十人子弟廝役皆衣綺綉善騎馬臂鷹走狗馳逐爲樂君獨弗效其所爲衣帛裘不臻華靡事親遇人誠謹篤實曾不知其爲富人賢士君子以是稱之遺長子從名儒太史公學教諸子事樹藝有餘以調困者歲時擊牲爲酒召所親厚故人會飲咲歌爲樂見之者曰此承平時富民也年六十有一以洪武三年三月九日終是年一月某日塋石橋山君娶方氏四男子長鍊從學者也其三人曰欽鉛銓皆爲士人二女長遠同里金持正次遠浦陽鄭幹孫男九人滋潤淇溱灑洪沃淵汴五孫女其二適人矣餘尚幼銓與子遊其族兄恕余友也以其狀請銘銘曰樓氏在葵望久聲啟君之先人奮以貫聞夏屋崇堂封君之宅鍾鼓牲牢以饗賓客歲時遨遊良馬

堅車綺綉煌煌被于臺輿君於其時獨耻不效率其儉素克祇克好不租于物不困于終視其朋輩孰可與同畜而弗施天道乃有孫子孔多尚徵厥後

嚴夫人鄭氏墓銘

浦陽鄭君源請銘其祖姑之墓而道其事曰祖姑名昂嫁同邑嚴氏曰權生男女幾人年八十有幾以某年月日終某年月日葬其所今數十年矣知其事者惟吾兄弟嘗及見祖姑者耳弗及見者不知也又越數十年及見者日益少寧有知者乎此不宜不追爲之銘又曰祖姑之在家父母稱爲良女歸嚴氏舅姑稱爲順婦鄉人聘婦者必曰安得如鄭氏賢乎生女者必曰得如鄭氏女足矣旣老時過平吾家須杖以行矣每坐必有業未嘗見其手之虛也始嚴氏富旣而貧對其夫無傲容返見父無怨言母遺之練帛三讓而不受暨老愈貧不求兄弟一錢此其終不可不銘又曰吾之妻諸暨金氏名玉祖姑甥女也少受祖姑教吾母久疾湯藥饘粥非手治弗進扶掖盥哺不以委人吾耳不聞其過言諸婦妾媵二百人服其賢無異辭每以善言告人輒曰嚴夫人之教也吾祖姑之德由吾妻徵之益明此宜祔書然非誼而好古者

不信於人敢惟子請君有道人言不妄銘固宜惜余非其人也然不敢辭夫人曾祖運祖政父德璋宋青田尉銘曰不知其家視其隣不知其祖視其孫夫人之德徵諸甥女而益信孰傳弗泯不在茲文

胡夫人范氏墓碣銘

夫人姓范氏諱某和州鷄籠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母婁氏四川都指揮使胡公淵之配贈驃騎將軍某其夫人某氏之孫婦贈某將軍某夫人某氏之子婦右驃騎衛親軍指揮使宗之母也胡公世家鳳陽之定遠材勇絕倫至正中 高皇帝起兵定江東公執戈從諸將爲瓜牙臣奪旗陷陣功居多自安豐正千戶三遷而至成都後衛指揮使自成都征雲南復爲雲南都指揮由雲南徙進金齒復遷今官階一品夫人以公貴有封號洪武三年嘗朝高皇后于中宮賜以珠冠禮服十三載復入朝勞問賜燕資以緝段羊酒人皆榮之夫人少能安於貧窶以相其夫成功業晚處富貴復能以儉勤率下教子婦勿爲奢靡事與其婦畢氏同居四十餘年奉養均一未嘗有忤容大小百口人人不同能調箴搏量皆得歡心見其子琮好學名士多造門輒喜曰士君子乃不棄吾兒耶

趣諸婦爲酒食延留久而不怠其明於事理類如此
三十一年戊寅閏五月十八日終於成都官舍享年
六十三子男四人曰寧曰安皆早卒次即琮次琮女
二人長遠耿奇季天孫男三奕奕孫女三媛娥姻
琮以明年巳卯隨父朝京師留拜親衛俾第琮以其
月日葬夫人于鷄籠鄉某山之原而以國子博士王
君仲縉之狀請銘余昔遊成都與琮善聞大夫士稱
夫人之行如博士之言乃爲之銘曰夫人處外志在
四方內輔得賢厥家乃昌高皇龍飛英傑如雨惟時
胡公猛敵貔虎寶劍彤弓戰功實多夫人相之俾勿
顧家其篋其微克堅其守既富既榮不恃其有始終
一德靡懈儉勤百口忝承率之以身入朝于宮后有
錫予綉服珠冠旨酒肥羜晚居于蜀公仕南中閨闈
肅齊夫人之功夫有勳閔子膺天寵歸葬故鄉責於
丘塚富貴豈無令德爲難婦順母慈歸其獨完有樹
於道其下惟石載昭其潛垂範罔極

楊夫人墓誌銘

寧海處士楊先生子明其賢配曰王夫人諱某元秘
書監丞大本之女贈禮部郎中晉昭之孫秘書君有
文章氣高奇其女擇所適莫如先生楊氏邑大家內

外族尊卑疏戚其人賢否和戾宜不同夫人翼翼雅
雅咸得其懽心事舅姑婉而恭慎而有禮先生從外
舅遊學京師以家屬夫人夫人祇上惠下各有儀則
甘腴溫軟必先奉舅姑揣度可欲營治以悅其意舅
姑不知其家之有無而忘其子之遠乎側也先生以
是得縱志爲學徧交當世士以成其德爲時聞人夫
人蓋有助及先生學成而歸不以細故緩心賓客至
談行竟日夫人治飭賓客飲饌必絮以時指使僮妾
隨其資才有任昇無廢務其精敏儉儉達於人此
句不可無理以蓄其有雖丈夫不能過而夫人亦未嘗挾
其所能以自有也尤善教子長子雖非巳出而好學
夫人恩之尤異納於庠序不忍沮以事卒爲善士故
邑人言爲婦爲母者必列以爲法春秋七十二以洪
武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是年十月二十八日葬
西白沙源先塋之次子男二人長靚也其次曰觀蚤
死二女其一嫁柴原英一在室先葬靚以狀告某且
曰吾母不甚學然知義理不喜浮屠言有勸施財祈
福者輒拒不信故人不敢以其所拒者奉之惟於文
字之傳所以報吾母也庶其在此其謂夫人以道相
夫承厥家子又以禮葬其可稱也乃銘曰柔爲陰恒

順為婦貞內政克脩惟才乃成荷茲夫人實涵衆美
劬躬勵志以相夫子其為言藹其為儀率其儉素約
世女 不命于朝播德閭里嗣人孔文尚受鴻祉
多有 缺誤

處士金君妻董氏墓銘

余昔在郡城郡士金景文持其所述毋夫人事行來
告景文年五十六喪其母三年矣辭氣容色若始喪
者余拜為禮問故景文進所持書讀之且讀且泣不
能成聲其辭悲愴諄切余聞之亦悲不自勝遽掩書
而問其所欲景文曰欲得子銘吾毋墓耳辭謝不敏
然視景文誠篤於余似甚厚者則應曰諾會余還寧
海屢遭家難未果為今年景文復以書來速銘書辭
益悲切謂我不可遺吾親倘吾毋以子文而傳吾悲
可少弭矣乃按其書而銘之夫人姓董氏諱某台之
臨海人父受孫仕元為某官夫人少有令質為父母
所愛既笄擇士之賢者得金處士而嫁之處士諱王
世家同郡之僂居有文學夫人事夫能明輔其志承
尊馭下具有禮則嫺族咸替以為得婦道年四十餘
產子輒夭死遂請處士置側室處士從之已而夫人
生一子景文也又四年側室亦育子曰德惠夫人撫

之慈愛均一人嘆嗟其難能二子長皆為娶婦夫人
抱二孫焉喜曰金氏祖有祭主矣年七十三以至正
壬辰九月十一日卒越二年甲午十月某日塋于昇
平鄉蕭洋之原與處士同穴孫男四人與嵩汝泰元
哲元臣曾孫男五人仲益仲山仲思仲昕仲麓景文
名德生好學能文辭為學者所宗觀其孝親以求其
為人固可推而知以夫人之賢益信其子之篤行有
以也銘曰詩著魯斯以立婦則內副而忌乃匪陰德
孰若夫人秉心淑嘉逮下孔恕誕開厥家天錫之子
有嫡有系一務以恩莫知其異彼悍弗知惟已私
式闕其宗祀事卒墮不私惟仁式蕃爾後嗚呼夫人
順婦哲母

黃處士妻鄭氏墓銘

湖烏程處士黃儼之配鄭氏諱惠貞善事姑姑安其
養洪武戊寅十月八日以疾暴卒其姑哭不食曰吾
孝婦亡矣予奚以生為其隣與其嫺戚聞其死亦皆
曰吾里夫一孝婦吾誰取則儼亦悼惜其孝且賢也
走書京師請誌其行以塋斯氏之不勉於行久矣孝
親事長非卓異難行也而盡之者士君子或愧焉况
女子乎今黃氏婦不出閨門而人稱其孝斯其可尚

已孝婦曾祖諱應辰祖諱貴誠父諱原隆母謝氏性淑慎柔婉在姑側卑顏抑氣候其喜怒察其嗜好而後餐言飲食必躬進匙筋絲銖細事不敢自專一聽於姑姑或有疾視藥謹值不忍去左右相夫子順以正遇娣奴恭以和其家故饒財紡績織緝未嘗少怠壽止三十有六而卒是以人咸悲之子男二人曰壽曰璘女二人葬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墓在錢山祖塋之傍儼之考諱毅母范氏大父諱應麟曾大父諱行銘曰淑孝靜韻胡不永年人以爲賢而不得乎天振古而然

鄭君妻洪氏墓銘

余與浦陽鄭君楷游東明山之麓過青松岡見塚焉鄭君惕然色變趨塚前揖揖已環視兆域疑立不忍遣余招而問之曰此塚與君有情耶何悲之甚也君泣曰吾先妻洪媛之塚也吾惡能無悲乎昔吾父之女兄適同里洪蓮生女媛而卒洪鄭氏世戚也故媛歸于我媛五歲時其母病涕泣禱于神請以身代及母卒哀慟如不欲生聞者爲之摧心九歲父娶後母鍾媛曲意奉承事之如已母洪故多貲日招賓客飲酒文妓羅列彈箏擊埤聲嘈嘈欲沸諸女競出褰簾

睇觀不休獨媛若無所聞閉戶業組紉足未嘗越戶闖其族人教女者必曰何不效媛耶年二十歸吾諸娣奴數十人共一堂食媛恭敬敏慧俯仰其間無不悅者尤得吾母周夫人心預測其意而將順之不待其言吾母有疾者累年媛節遶飽飢寒煥調湯藥扶持卧起雖久不暫去左右值吳越亂夜半訛言寇且至家人皆入山谷吾與奉母出匿隣人室吾母顧媛曰吾病去死近不足恤爾少艾曷不自爲計媛曰死則與姑俱死耳敢它之乎旣而吾母終媛方免乳故羸憊復衰號頓毀媛得熱病猶朝夕哭奠不已諸母見其病日甚勸稍食魚肉媛泣不肯哭愈哀會吾母小祥時媛已不能行呼媵女扶至帷前奠哭哭已仆地由是寢劇逾三月竟死死於洪武庚戌七月十三日年僅二十又七十一月某日葬于某處媛將死時語吾曰越百日即葬我而歸主家廟吾問其故媛曰先姑靈几在堂而妾柩復存焉寧不愈傷君舅之心乎吾收淚諾之精神垂死不少亂語家事無一遺者生一女然一男耀時尚勿其死時眈眈者久之而後逝嗚呼猶在吾目中也吾安能忘哉子欲慰吾悲其首爲我銘乎余曰媛行應銘法非恒婦人比其死

誠可惜也且與子善銘實宜煖字子姬祖諱與曾祖
諱天錫銘曰質之焯德又孔嘉而命則不遐嗚呼其
節君兮奈何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諭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程

府學生陳鎮業 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戴夢

黃巖縣學生孫恩光 牟汝鈞 杖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舉學校雷簡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前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古詩

蜀府敬慎齋

天降大命孔神而明魏魏天位匪德莫承赫赫聖皇
天實子之奄宅九有不冒四夷百辟是臨兆民是使
何遠弗綏何悍弗靡德威所加孰不震驚尚篤祗慎
以奉天明矧惟哲王有此大國天子之祐之寵之錫
君子西土厥壤汪汪喬岷大江式固其疆有臣有民
有隣有輔外有戎羗于微于圍匪格以誠孰克潛孚
匪治以仁疲羸肩蘇教之禦之以恩以禮攘之訓之
威武豈弟天有顯任舉集王躬惟克敬慎迺寧家邦
惟聖天子肇基百世衆建藩輔以匡來裔厥或罔恭
民亦罔從厥或弗慎下孰敢信惟王迪德懋昭大猷
日宣聖學以祗天休愔愔于思斐斐于守穆穆語言
不驚左右視乎在服有秩有倫視乎在廷紀法具陳
視乎禁衛動有矩律視乎郊圻靡有怠逸云孰致之
敬慎使然惟克敬慎迺罔有愆惟爾今王天子攸倚

四國攸喜下民攸恃王于齋宮古士祁祁教言徐徐
溫其有儀蹀躞黃髮忠嘉啓告直辭靡撓不怒以笑
古昔格王未有烈光彼或慢肆福祿靡常王孰稽古
天下取則宜其邦國稽古惟王邦國以康胤嗣用昌
天佑大明藩輔多賢宜于民人於千萬年

讀書齋

翼翼高齋秩秩群經推辭繹義必敬必誠持心惟虛
是受是承立志惟篤是毅是弘恢廓其量可吞滄溟
奮作其勇若捍都城求之勿易思之勿更取之欲博
約之欲精聖言何疑不疑不明聖道何正不正不平
融會其殊操植其信朝斯夕斯期乎有成外怯不足
小德微能內有若無益溢在盈惟仁之居惟義之貞
霽月之明止水之澄天君明泰我縱我橫道無不得
理無不形富貴敵屣子女酷刑難玷污辱寧過潔清
大之天下小之家庭是經是緯是章是程聖讀庸行
馬牛冠纓博覽孔殷書匱是銘允矣君子夜寐夙興
惟誠惟勇有權有衡聖訓赫臨于几于楹聖經是讀
聖德是行

四月一日蒙賜宴浣花新建草堂感恩懷古偶
作

靈雨過瑤階朝陽屢金殿吾王講藝餘特賜群儒宴
茲惟杜子宅遺址當郊甸盛代仰前脩高堂歛重建
葺茅昭舊迹拓地增新觀棟宇極崇華筵莞儼雕煥
兩楹陳綺席僊醴兼珍膳列坐無俗賓銜恩共酬勤
花溪浮砌淨雪嶺當窻見覽物獨興懷古人如對面
追思天寶後宇內疲征戰徒抱稷契心莫覩唐虞禪
薄游經險阻放意娛篇翰使獲遭聖明寧令老貧賤
人生鮮遇合自昔共嗟惋並世或棄捐千秋有相羨
吾曹獨何幸淺技蒙深眷難報國士知空爲昔賢歎
江山鍾粹美天地存幽贊佇俟英俊典重看盛文獻
臣近述基命錄粗載三代帝王寬厚之政以寓
忠愛之私幸徹睿覽過蒙賜詩寵褒詞高旨遠
復增慚荷謹依韻畧陳情以謝萬一云
明哲昔御世虛心禮賢臣令名昭簡策千秋播清芬
賢王啓大藩懿德貞且純英姿邁前烈高志企古人
聖學自得師曠代莫與鄰睿謨絜可述善政難具陳
况復抱雄才著作妙入神下筆百川湧潤澤義與仁
陋儒亦何幸趨召奉絲綸恩言寵賜褒復謂堪致君
仰惟文獻國濟濟申白賔圖治超太古餘光能見分
謹歌擬雅頌烜赫繼丘墳

齋殿觀書恭侍問燕且承賜文嘉勞無任感服
謹賦詩一首以抒下情

無爲運王化虛靜契天心神情既昭朗外誘安能侵
齋居闕道妙端拱肅冠襟超然萬彙表儼若上帝臨
竹素繁盈前群言恣窺尋遐思自知要博采仍鈎深
稽古忘飢渴好善踰球琳冥觀衆衆理抗志珍分陰
俯仰周乾坤瞬息貫古今爵已莫並天貴誰能任
賑寡散倉粟贖入指府金政教洽四境蒼生歌德音
文昭聖明喜誠恪鬼神歆陋儒荷龍光避席瞻旒簪
垂歡惠顏色灑翰嘉忠忱瀚海茫無涯豈復資蹄泮
警彼一簣土寧補泰華岑受恩徒徬徨憂懷鬱欽欽
鴻勳希旦奭令名仰回參日新崇大業濟世同舟霖
臣 仰德之深非言可喻謹次淵明九日詩韻叙

謝萬一

至人憲天德虚心體群生自爲代工計豈爲濟衆名
惟王問世才欽聖奉天明端居澹無欲四海流仁聲
耄倪競稽首願王壽千齡如彼岷峨高不騫復不傾
小臣最陋劣夙受顧盼禁孤恩愧明義念舊勞瘡情
臨風拭病目思見德化成

癸酉歲京府徵考試繼奉蜀王殿下命述事

小時輕離別志氣誇壯強及茲未莫年已復多感傷
念昔之蜀都執經侍賢王放懷禮法地取樂文翰場
耆俊滿大廷濟濟會冠裳出言有同趣講藝靡乖方
惟王帝室英聰達世莫當精誠洞千古一目連十行
道大才更雄氣溫色彌非勞心撫庶政虛已思慮唐
封內數十州德聲藹洋洋皇天降嘉貺百穀屢豐穰
盛美不自居檢身循典章凝情觀衆妙博問取所長
自慚魯鈍學三歲承寵光避席王座側設醴金殿旁
睿哲能兼容闕失專覆藏采陳等葑菲比珍匪琳琅
近者迎駕車拜辭褒水陽情真賜色咲感激銘肺腑
喜遇大比秋齋官舍晝凉寸情擬披豁古訓思對揚
雖乏涓埃補忠貞誓無忘豈知事難必曩願弗獲償
徵書京國來迅若晨風翔謬忝較文職守臣啓儲皇
儲皇新德一作聽政出令聞八荒戒飭况丁寧庸薄實
恐惶經旬廢寢食嘔欬病在床王人俄繼至幣自藩
闈將強起扶杖迎坐語兩傍徬報國固臣節效信亦
士常趨召遠天朝懼非義所滅王心秉忠孝處事明
且詳微衷倘見察庶或貸死亡赫赫我大明幅員同
夏商仁恩洽宇宙帝業熾以昌九有如一家內外咸
樂康取士皆爲國何嘗限封疆蜀道平若砥漢水淺

可航胡為不能往矯首徒慨慷白日流光輝蔡藿隨
低昂願王崇明德以慰蔡藿望

休日奉陪蜀府諸公宴集

居闕嘆時邁閱世知才短頰為觀國遊每覺歸期緩
群公盡耆英過從恨殊晚他鄉親故稀骨肉不在眼
非資談咏歡孰使離情展大藩仰仁哲政化崇寬簡
長日自優游茲辰况休澣牲醴出珍賜果蔬隨物產
一觴偶相酬萬慮皆可遣貴同周士肆狂笑晉人嬾
語樂天趣深心清市塵遠新秋欣已至毒暑行將斷
靈雨席上來微涼座中滿明時古難遇良會世所罕
各勉存令猷垂聲繼伊管

蜀府遇夏昔教諭次韻叙德言懷

周道昔淪喪鳳鳥收其聲紛紛徇世士各以智術鳴
仲舒起西都蜀漢有孔明下帷談正誼濡走濟群生
二子苟遇時惠澤被孤惻惜其遭逢謬不見禮樂興
邇來一千年文獻鮮有徵豈無輔相貴未免利祿嬰
鄙夫何所知浪竊當世名致君事莫及好古心徒傾
身疲道路長興入江山清偶隨群臣後獲見百代英
神姿儼淵肅雄論極醇精德政尚寬和西土臻治平
福善固天理願治本民情昔嘆賢豪稀今見德位并

寄言同袍子拭目王化行

閒居感懷十七首

鳴鳩知天雨乾鵲知天風蝗蟀最無知亦悲年運窮
云何當世上憤憤溫飽中變故如波濤浮沉安所終
鳳隨天風下暮息梧桐枝群鷓得腐鼠咲汝長苦飢
舉頭望八荒默與千秋期一飽亮易得所存終不移
乘時功易立處下事少成君看蕭曹才豈若魯兩生
賢豪志大業舉措流俗驚循循乃筆間固足為公卿
賢有四海志家無一金貨言高力不足舉世爭笑之
不如富俠子錢刀散孤黎閭閻稱行義赫赫名聲垂
竊竊衆所憂不踰衣食間孰知溫飽外可憂非一端
賤憂道難行貴憂名不完誰能斷棄此自樂如孔顏
無事本無尤無作自無愧心超萬化表跡混人群內
卑卑流俗語懶問亦懶對有時或出門獨撫霜中檜
庭前兩古檜封植今百年女蘿欺衰朽揚翹冠其巔
弱榮蒲柳脆鉅幹金石堅得時不自料歲晚良可憐
我非今世人空懷今世憂所憂諒無他慨想萬九州
商君以為秦周公以為周哀哉萬年後誰為斯民謀
士無及物智每喜華其廬我居豈不敞於道已有餘
明取容吾身與取蔽吾書奚須嘆其陋不見阿房初

秦人奮戎狄蠶食舉八荒自言功德大傳叙萬世長
鮑魚臭未絕赤龍欲飛翔魏魏且莫保瑣瑣安可量
習俗日頹壞疇能塞其源自從并牧廢開此爭效門
救弊豈無術得君古難言田間一卮酒踞酌蒼梧魂
道喪學術敝士心日汗卑躋扳得斗祿寧使節行墮
古人安分義鄉相有不爲栖糞土中困處固其宜
俗士不知道喜以異自雄安知名世者固與常人同
聖賢蓋其常縱浪禮義中何須驚神變恟怛驚群聳
內有丘山重外有秋毫輕於心不自得誰克慕榮名
少賤事干謁尊貴樂驕盈焉知陋巷士塵芥視簪纓
利欲烈炎火雲談起縱橫區區一子輿死以口舌爭
豈不念迂遠安能負平生皇皇斯湏困炳炳萬世明
胡貊咲紈綺吳越賤取車群庸方囂囂固謂智士愚
刀筆計得失絲粟較盈虧誰云周公聖對此慚不如
池魚不知海越鳥不思燕蚯蚓霸一穴神龍輕九天
小大萬相殊豈惟物性然君子勿歎息彼誠可哀憐

次王仲緝感懷韻十首兼呈張廷登

哲后踐貞軌簡策有餘馥彼或趨卑汗流惡寧有足
明達知所師鑑古以自燭惟王實天縱虛心湛無欲
學道期濟人爲善靡徵福群書不去手萬理瞭在目

鄙臣守鉛槧恩光蒙遠矚穆如首夏風煦若陽春旭
才微媿寵厚跡賤慚愛篤報德諒無階錫嘏徒有祝
東京多節士我懷管幼安騰身風塵表籠祿寧肯干
子魚不相諒高位屢超遷腐鼠欲見污聞之媿心顏
皜皜由夷姿迥出兩漢前彼哉阿世者變滅同飛煙
榮華神所戲貧賤節斯完此道匪難知胡爲人不然
禍生既有胎福茂詎無根玄理諒不爽群動何紘紘
商周數百載積累甚至仁胤嗣豈皆賢所藉先澤存
後王昧經遠謀慮止其身於道或偶合秉心殊未純
未懷極盛時民物熙陽春孟氏好斥霸惡彼能亂真
隆中有一士卓然古天民長嘯六合間草昧思經綸
寸心如白日可破萬古昏所遇雖不諧餘輝尚燉燉
使逢高光主禮樂寧沉湮惜其遺書亡大志人罕聞
如何徇利子於道不知真卑卑章句中徼祿求潤身
可貴不在位可賤不在貧無取一時好當作千載人
翠鳥質微細乃以羽自戕犀象獸之雄每因齒角亡
物生無巨小適用反相傷大羊死柔弱虎豹死暴強
彭聃死於壽夭者死於殤萬生誰長存所貴德譽光
古來志節士立身有大方孰云蕭艾藜果勝蘭蕙芳
封倫論治道盛詆習俗瀆鄭公若砥柱坐障狂瀾馳

嗟此古遺直磊落胸中奇遭逢英明君計畫得小施
劉賁豈不偉結舌竟如癡浚恒寧獨然天運固若斯
焯焯趨愈下滔滔竟何之萬事吾不識聊以善自持
始見澤腹堅又聞谷風至炎燭復能幾木葉忽已墜
四序不少停景物日夜異思之熱中腸不遑食與寐
支離如病鶴顧影獨長吟黃雀飽稻梁啾爾番兩翅
野性拙生理大化無停機縕袍汗沃若絺綌風淒其
壯士千載心豈憂食與衣由來浮海志不是軒冕姿
人生尚聞道富貴復奚爲賢有陋巷樂聖有西山飢
采順多所失苦節未可非

保身戒無疾制治憂小康苟操敬慎心何必求扁倉
依依桃李花安知有嚴霜松竹淡自守歲晚凌衆芳
小人徒媵媵志士多慨慷我生豈不貴萬物備天常
天常既無虧貧賤果何傷

榮華衆所慕志得慮咎愆賤貧可無憂復爲飢凍纏
有能外兩途逍遙循自然苟不悟斯道中心何由宣
曰子素寡昧未達性命原勵茲不息操夙夜靡違安
奮庸有伊周處約有饒淵敬承聖哲訓庶慰遲暮年

追次朱子春懷詩韻

聞鍾理短髮徐步啓荆扉不知夜雨過園林頓芳菲

江山靜妙顏雲日淡清輝殘梅落欲盡幽池水痕肥
始見新歲來景物忽如茲徒爲逝川嘆未遂滄州期
及時貴取樂莫遣青春歸

舟中呈同召葉夷仲林公輔楊大中陳元豐

本之適時用誤爲當世知進身媿蹇拙退處乃其宜
何意承寵光使車忽來茲靡靡踰南國秩秩錫多儀
嚴程不可稽王命自有期親愛俱在眼弗復顧我私
聖猷同山嶽微忠劣毫絲罷勉諒何補徒興千載思
上巳約友登南樓

生意忽滿眼不知春淺深良朋曠嘉會濁酒難孤斟
迢迢城上樓高朗宜遠臨曷不一舉趾縱望淵與岑
道遙群動表舒豁萬古心古人已寂寞繼者應在今
蘊真有至樂外慕非所欽疇昔舞雩詠千秋虞氏琴
窮達各有造宇宙流遺音景風生穆清佳趣溢魚禽
願言領衆妙無爲鬱冲襟

次韻

春色與漢水相看兩俱深誰能當此時有酒不共斟
城端聳華構賔友皆來臨東瞻太白雪西望峩嶺岑
縱觀八紘內洞見天地心千年等旦暮豈識古與今
尚友懷賢豪妄意鮮所欽慷慨隆中嘯窈眇河汾琴

其人儼不忘思欲嗣徽音觴多意不盡譁咲驚飛禽
清風似相知數數吹余襟

再次前韻

昔時喜飲酒舉白不辭深及茲中歲來已復畏人對
後生多所忽豈識老會臨志士惜景光登麓已知岑
每聞前世事頗見古人心逝者良不息將來誰嗣今
百年當有成泯滅寧足歛每憐伯牙陋鍾死破其琴
自得苟堪傳何必求知音俯觀水中儵仰觀雲際禽
真樂不吾隱欣然豁煩襟

送鄭叔貞之成都

謝公江海人雅量極宏廓中年別親友猶謂懷抱惡
况我福迫士志意早衰弱辟如遙指金詎耐膏火爍
豈無骨肉親相望天一角兩生萬里至講道慰寂寞
探竒忘舊悲觀妙有新樂寧知事多忤重使嘆離索
林也前歲歸重來忘曩約鄭子今復去南行踰嶽嶠
成都壯麗地江水帶郭郭山窺子美堂雲護孔明栢
壯遊豈不佳觀國資所學國僚盡耆俊政簡恒燕暇
日開百金筵坐有四方客揄毫歌盛美文彩紛烜赫
卓爾樂邦風巍乎王者宅王誠天人秀今德顏閔若
神機盡經緯大度蘊才畧心融群聖言穎銳智獨覺

坐收千古秘萬理隨綜錯尚友師微猷姚姒靡間隔
勵精施惠政民物沾德澤至化通幽明餘恩及飛躍
小心事天子放意就簡策道積不自盈怡怡躬吐握
知名久佇望前席啓東閣立談盡歡娛至理無適莫
從容倘垂問占對慎酌酢為言寡朋儔舊業愈荒落
疑經待同勘蕪史期共削相須左右肱理勢不可各
王仁極深廣夙昔受殊渥囊餘舊賜錢篋有新頒帛
身為微職絆感歎顏面忤使子能輸忠寧不副所托
金門盛才彥德星耀井絡翩翩白鳳群豈復少一鶴
惟茲山南郡士氣陋且薄古心莫與論積疾誰為藥
願子早告歸離憂變歡噓四科洙泗道五等成周爵
真知苟內充外物奚須度早麓清照人漢水淺可濯
懷哉春服成重繼味歸作

又送叔貞之成都

空名詎當世自誤還勞人鄭子復為誰跋涉窮冬春
去年赴上國風雪迷江津徒步從我行面黑手足皴
今茲有徵命欲往志靡伸子復之成都代余陳所因
念子遠遊學三年別慈親敝衣犯緇垢斷裂莫為紉
蜀道幸坦平王化甚惠仁歷覽快心目庶足忘苦辛
諸葛政猶在少陵詩有神浩蕩觀大江穹秀瞻峨岷

心胃蘊奇偉撫事氣益振丈夫平生懷豈惟安其身
况可廣咨訪大邦多縉紳恨我不得俱惟恐孤主恩
見王再三謝念此踈遠臣

偶爾遣意奉呈同學諸君子及示叔貞秀才

累物擾靈府澹然無所爲家貧自鮮營萬事俱不知
日祿餘一斗粗給菜與麩林田亦易畊有酒供四時
門多儒雅客暇則斟酌之相對靡俗言共談止詩書
遐情或深契歡咲同解頤孰謂千古遠其人如在茲
於心有至樂天地亦可遺未知軒裳貴詎識勢位卑
彼美要路仕賢勞權輕肥窮通各有適寧論是與非
送謝生因奉寄岐陽公

帝子謹王度大藩臻治平文風播南土四國揚休聲
上公國懿親令德惟邦禎奉恩自夙昔脩貢表貞誠
名馬西域來王勒懸珠纓金門足麒麟特受顧盼榮
王昨駐中都貂蟬謁盈庭公來必燕語禮接同友生
異質况天授至尊愛彌甥勳賢冠當世夷夏欽盛名
繼美實在茲聞望良匪輕近因師傳重愈見德業成
曆數傳萬年蒼生仰皇明豈徒本支盛股肱在公卿
海內雖已康民俗猶未寧鄙夫抱深念思覩禮樂興
願公善匡輔報主以忠貞載光史臣籍未邁宗戚英

靈雨洗南麓漢光晚來盈臨流送回使懷古動遐情
發褒城過七盤嶺宿獨架橋閣上

名爲不祥噐斯理昔未覺及茲困奔走始嘆立論確
險哉七盤山羊腸凌巖嶮三年八往返顛頭髮早白
此行當盛夏溽暑暹餘雲書伏避蚤蚤背征越林薄
危橋帶僂水俯瞰波流亞鑿石勞衆工綠崖搆飛閣
下扶千柱壯上倚浮雲弱怒雷地底鳴懸瀑崖際落
山中郵傳少過客資淒泊勞者務苟安寧思非所托
更關急雨至洪濤相噴薄鬼神助晦冥天地混磅礴
病身倦輾轉酣寢絕疑憚晨興香景澄林壑還可樂
有生大化中萬變相綜錯所遇聽自然何處匪安宅
歷聘魯中叟詠歸沂上客勞逸命分殊順俟安敢擇

過漾陽

露濕塵不起曉行秋氣清遙辭天星未沒野草虫亂
鳴途中何所見多見古軍營斷溝無新水荒隴存
古城爲問戰者誰其人總蒙英當時誇氣勢卑命恣
紛爭但恨智力殫詎思時世更寂寞千載後艱勞竟
何成身亡事即已得失存空名善者或稱嘆惡者受
譏評因之念首陽西顧清風生感此默自嘆白日車
前明

過寧陵縣學

師道古所重義與君父同自從東漢來節行者高風
繫理或訴克死請代以躬收堊與撫孤懸側曾蒼穹
聖賢垂大法勉孝兼勸忠豈聞訟其師擠真囹圄中
執憲者何心此輩忍見容不惟紊人紀實敦上帝衷
至理有相關斯乃教化宗扶持罔失墜允藉參贊功
末俗日悍驕童稚忘敬恭滔滔未有艾醜談安所從
我行聞怪事竊嘆徒傷恫誰操黜陟柄幸為懲頑克

葺書齋舊門扇

安貧未必爾才拙本無能謬隨縉紳後誤以好道稱
竭來忝一官行役歲屢仍風雪走沮洳舊路充炎蒸
山南舊草堂居處不得恒前人遺構築一椽無暇增
雙扇昔所關蠹版同春米三年忘葺理啓闔繫以繩
友生每謂予朴陋良可憎曷不稍脩治費少力易勝
人生跡如寄外物豈須憑聖哲有廣居所貴心志弘
雄都多甲第華樣映雕甍位崇德義薄鬼神見侵凌
顧我田野人貧賤分所應庇身何必好取足容曲肱
所異對康時尊酒延佳朋春風日滿座涼雨宵同燈
順理觀暮息養恬神慮澄庶幾謹素飾弗畔顏與曾
感橙樹有作有序

秋林道旁有橙樹處荆棘中不知幾何年矣
會增置驛舍及夷堂基斧斤幾及遇識者知
其為菓實之美也獲免築室既成正值憲隔
間結實纍纍然可愛過而見焉感而為之賦

詩

橙生蜀山裏蕪沒荆棘場荆棘忽剪除孤根處見傷
幸遇識者顧扶植不忍戕築室適在茲窻牖正相當
花垂素雪感葉茂青雲張方秋氣盛肅原野飛早霜
翠木不復榮百草已罷芳纍纍枝間實爛爛半青黃
摘置樽俎間几席有餘輝輝光豈惟巴人羨南服亦罕
當鬼弋帝王宮異味來萬方何以解煩渴甘酪間蔗
漿此物倘前陳王食倍馨香可令積疾蠲坐見人情
康惜無先容者盱彼途路長遇世良有會處已貴安
常歲寒善自保用舍隨行藏

栽柏

迂拙乎世用每蘊無窮思取效非目前遠與千載期
翠栢信良材成長計功遲茲晨斲煙雨移動盈尺姿
清廟嚴潔地聖靈會于斯豈無杞柳輩不足當階墀
殷社夙所尚古制非徒為先師實殷人植此理固宜
但恐枝幹弱不耐風霜欺培護苟無失終見盛大時

三年過人長十年齊桶榘百年必合抱根深柯葉滋
青霄泊鸞鳳厚土蟠蛟螭豈特傲寒暑將堪閱興衰
所托况得所永免斤斧危旣膺顧盼榮復與剪伐辭
寥寥百世後神物相扶持何必爲棟梁迺見材氣施
流光若飛翰時代易推移行看好古士追說種者誰
我生素多病中歲早孱羸待爲鶴髮翁見汝凌雲枝
志士用心者濩落爲世嗤何如群兒巧插槿紛成籬
新栽栢爲瓠蔓所纏令諸生披解以遂生意有

作

青青庭前栢植芳春時旣承雨露潤歛見雲霄姿
盛夏乏人工眼中蕪穢滋瓠壺引長蔓左右纏蔽之
晨興試行觀沉思喟然悲微物凌善類勝負關盛衰
巨葉覆其顛濃陰密如帷自非爲披拆恐使嘉樹萎
呼童操短鎌芟彼草與茨瓠蔓亦徐解扶持向藩籬
植物共有生榮枯兩無知貞脆本天質生成仗人爲
仰惟玄造心發育靡偏私於焉別臧否可以人理推
漢昭任博陸不受群邪欺符堅逐仇騰景畧事業施
用賢必遠佞果斷貴無疑嗟余何爲者棲屑名位卑
觸物徒有懷於時竟奚裨栢也材氣良取效嘗患遲
衆人重口腹愛瓠固其且紛紛俄頃計落落千載期

浩歌向蒼穹此意知者誰

喜脩德汝器二君子偕嘉猷秀才至

宛宛心所慕盈盈日興思今辰果何祥舉目皆在茲
經時抱沉瘵杜門謝親知猶獨莫與徒有懷欲從誰
聊求古人志遠與後世期放情簡冊間庶以靜自怡
此意信似拙衆方背而馳非子秉冲襟曩能無棄遺
敝廬面落日炎暑每相欺清談偶有遠四座生涼颺
久之經世具就正生民瘁深衷鬱未宣流光迅難追
慨餘喜胥會豈以慰我私相期樹斯道與國隆丕基

又

孟春期過我仲夏始來翔只尺同里居會合猶莫常
何況涉遠道各據天一方言歸雖有期心思詎能忘
我如失群鶴歛翮鷄鷺場時逢涼颺發仰首睇穹蒼
子若隨陽鴈高舉隘八荒知時識天叙豈慕稻與粱
哲兄富文學簪筆侍賢王愛國心事苦念親夢魂長
朝退寢室靜閱書焚妙香宿僚各雨散思子不在旁
子去義所安講道信有望山河壯都會圖譜有餘芳
吊古考隆替撫時推興亡賈傳論過秦杜生賦阿房
千秋繼竒偉亦足宣慨慷顧惟河洛間神丘鬱相當
遠思百聖烈近想群賢咸載瞻伊水濱二龍宣重光

和貞各詣極崇，聊交揮揚。後來閨衡，傑閣述爛昭章。
匪是啓靈秘，正途已微茫。願子奮遐躅，整策趨康莊。
明明吾所懷，暨暨宜力將。幽獨靜自憫，內視德其涼。
方忻麗澤益，垂析情增傷。遲子即來旋，緬跡鴛鴦行。
墜緒俟並緝，他岐莫同攘。重開萬古昏，再覩斯民昌。
深期實在茲，抱瘵語莫詳。行當重執手，毋使熱中腸。

次鄭好義見貽韻 五首

鄭子好古學，天機靜而深。冲然舞雩詠，中有咸韶音。
茅舍帶流水，琴書閱清陰。遊魚戲晴波，好鳥鳴遠林。
那得一咲樂，洗此千古心。

赤驥困阜樞，垂頭避駑駘。王良振長轡，蹴踏風雲開。
古來功名際，何代無奇才。當其未遇時，誰免蒙塵埃。
丈夫亮有命，勿使心顏頹。

少時見白日，意謂手可扳。仰天逸無階，狂走徒顛顛。
尺綆愧深汲，寸管無全斑。聖途千萬里，用力恒苦艱。
安得驂飛龍，倏爾升天關。

勿安老丘壑，千載想高情。鄙哉華子魚，軒冕良可輕。
功名世不少，孰與節義并。至樂有天貴，苟得非吾榮。
臨風發長歎，欲爲智者評。

山中一樽酒，慰此離別腸。清夜步廣庭，大星吐寒芒。

向來負奇氣，舉目空四方。極逢盛年至，留滯天南荒。
君看升帝閑，不必真乘黃。

乙丑中秋在石鏡精舍，同士友翫月，後二日家
兄寄示會飲分韻諸詩，覽之悵然，歎不得與因
奉次來韻，兼東鄭君好義 四首

我來南山中，正見秋月圓。我家豈無此，兄弟况滿前。
胡爲輕別離，顧影清輝寒。賴有座上客，共結無窮歡。
愁端旋消釋，言笑各開顏。奇謝兄與弟，明年相對看。
秋霽月正好，山谷氣逾清。風簷敞虛牖，愛此萬里明。
嘉賓自遠至，樂飲暢高情。雄談振林谷，頓令懷抱傾。
叢桂困荆棘，時來吐芳馨。物生尚有待，吾意詎無成。
且終良宵會，難值衆美并。酒酣發長嘯，似聞鸞鶴聲。
惟恐日易出，顧影遶庭行。

開樽酌月華，酒味清且醲。吐氣長風生，吹滅天際雲。
此身與宇宙，誰主復誰賓。有生道爲貴，萬事何足論。
苦節慕夷齊，延年稱美門。僊凡兩冥漠，奸雄猶啖吞。
山樓未爲隱，頗喜離俗氛。固窮固非潔，用世豈吾仁。
昏昏坐平旦，兀兀行薄暮。豈乏往來人，幽懷寡清晤。
辭源湮曩濬，理窟增舊綱。幸子有佳期，欣然爲素素。
玄談相應發，妙理獨超悟。頗憚尊酌煩，易覺光景度。

拙身遠道遠高世遭衆惡勉矣循大中心期永無敦
題山水

昔隱林壑中不知林壑美今來在城闕見之心輒喜
楓林新受霜茅茨隔秋水安得呼扁舟遨遊五湖裏
楊柳渡

殘月墮瑤天涼風在高樹人行野色分鳥轉巖光暗
川平愜幽眺境勝遺慮日出小舟橫依依楊柳渡
宿夾江寺

忽開覺山近院涼知雨足淡月透疎櫺流螢度深竹
心空慮仍澹神清夢難熟起坐佛燈前間抽易書讀
二重吟

飄飄暮光螢燭舉競飛附沒身煙燭間至死終不悟
日月衆所瞻嗟汝不一顧雖有向明心所從良已誤
喧喧秋後蚊白日嗜我肌我雖病無力掃撲亦易爲
憐汝營一飽未得死及之且復縱遣去天運自有時

郭西精舍士友同宿

淹懷終歲思幸際清宵會情深新喜集語愜孤愁退
離居積頽鄙處下多允悔倦翻謝鴛鴦騰羈蹤損貞介
含悲靜自嘅抱獨招群怪非子不我遺斯心復誰賴
天寒四野寂雲歛踈星大霜葉響枯條水灘咽鳴瀨

振衣逞玄覽妙趣超塵瑳靜泝一氣先虛涵萬象外
林泉皆道情縻組本天械擺落已遺榮過從敢辭憊
祛疑異閣論立儒佇明誠頽風倘可還最德期無憊
追次文公先生歲莫燕集韻二首

靈臺湛無爲一念寂不起外物紛相交飛揚千萬里
哲人善操養淵澄復山峙所期天爵脩詎以貧賤耻
豈無華軒客膏梁飢頽鄙道義竟無聞放浪徒自喜
滔滔從俗化悄悄爲誰美知言世所難感歎何時已
賢豪居廟堂四海爲興起時乎有不遇淳風化閭里
用爲江河流處作喬嶽峙所逢異通塞內省無欣耻
紛紛夸毗輩患失誠足鄙屈身營所欲易愠復易喜
人生貴聞道外物豈真美千載羣瓢生今聞傳不已
歲除祭先奉懷家兄次文公先生病中呈諸友

韻

日月行不息我亦少安居遠家今幾何忽復五載餘
微官悞人事鮮令親者踈每思別時語不見空中書
及茲歲將闌感嘆正躊躇祀先具薄奠撫已懷厥初
觴酒豈云乏獨酌悶難祛寧當解組去御子花間車
遊石鏡山訪親友會集諸公回途有作

世道久凋喪斯文難合并駕言山中遊來與子同盟

高齋在深谷側徑防險行白日亦蕭散惟聞絃誦聲
開筵動芳酌與客張華燈持盃恣歡譁聯床如弟兄
凌晨起盥櫛披襟瞰前楹霜林凋綺葉秋花吐奇英
百靈競紛集萬象森羅迎佳趣心已領新詩誰與評
良會不可常俗慮仍相縈登途數回首暫別難爲情
迴溪屢曲渡清流堪濯纓離離莫雲合矯矯孤鴈鳴
乘高望遙火彷彿識巖扃勞生幸脫鞅至道思服膺
從君來借榻棲隱謝浮名

再次石鏡精舍會集韻 三首

風日淡秋晚欣此佳會并賢豪昔同調泉石非舊盟
祇應念違別忽作山中行雄談爲絕倒空谷騰歡聲
論詩涉風雅深夜張華燈義交無老少情親如弟兄
齋中二三子侍立環兩楹把酒起爲壽禮秩交相迎
丈人名文章落紙誠世英珊瑚與玉樹對之敢譏評
乃知高世人不爲塵俗縈秋空白雲散悠然暢遐情
嗟予尚稚劣夙心會簪纓沉潛守編簡愁對寒虫鳴
豈知金石韵鏗鏘振林垆重茲領秀句願言當服膺
匪徼一時譽終期千古名

野性淡無嗜不求四美并喜茲二三友同結歲寒盟
願言道義文豈慕青雲行山深寡轍跡地僻無囂聲

曲几列遺編踈籬翳寒燈疑神對賢哲况共弟與兄
幽蘭藹北牖脩竹羅前楹忽聞長者車倒屣欣趨迎
貌匪山澤癯器乃邦國英揚論徹幽邃萬彙隨品評
風雲時動盪川岳互迴縈磊落賢俊姿慷慨古今情
不耽好爵貴飄然解簪纓至今懷今望江海傳詩鳴
奇懷寄竹帛安居守林垆小子來問道仰德思服膺
從茲勉素業不媿知己名

太古日已遠轉覺浮僞并聞金蘭契豈願同盤盟
浮雲無定態流水難西行滔滔勢利間豈識龍濩聲
翻思機巧徒明滅風前燈閉門絕聞見所親惟父兄
丈人忽來過雅淡振軒楹山禽競喧呼童穉亦歡迎
清詩多古調妙論超時英富貴苟不累貧賤孰能縈
群賢共舒睡萬物屬品評星斗羅奇襟風雲動高情
瞿瞿世儀表濟濟古冠纓孰知荆棘間尚有鸞鳳鳴
鯁生寡交接遊息在村垆偶茲觀美德夙與當服膺
幸托龍門賞終期崇令名

病眼喜郡守見過

目疾不飲酒昏昏心意煩忽聞郡守至出戶強開顏
况覩溫粹姿復聆弟言乃知盛名世屬任多才賢
神歡坐忘疲欲起屢相援筍蔬雨餘美細酌林花間

風煖落英過日斜歸鳥喧苦云事填委未暇蘇痲瘵
高位不易居斯民良亦難一夫或凍餒仁者爲悲酸
腐儒實無能教士慚素餐臨觴願有祝早使群黎安
題信可時經歷慰帛圖

聖主恩如天賜帛一萬匹承之錦繡段重之踰金璧
西風摧刀尺將爲君子衣熨貼既勻調粲粲光陸離
防胡猶未已行役何當歸爲君重着絮此地饒寒威
奉懷太史公用畫字韵

隆替存恒期舍生會當盡獨遭誣枉構既往有餘愍
哀彼草昧初遺黎困戈盾英雄逞割據未暇分牡牝
公來作著龜王畧見封畛上爲宗社鎮下爲邦國準
旂常揭日月鍾磬羅虀翼諷諫陸賈多制作張華敏
格天誠密運恤物涕潛隕氣回窮冬温力導大川引
竭忠職調護番老辭疾疾謂可樂桑榆相從拾芝菌
安知事乖謬玄造獨何忍顛頊萬里行流離闔門殞
所餘已無幾猶受飢凍窘自顧受深知無能效贖賑
是非屬公議不以窮達泯終古仰大名昭回配箕軫
紛紛榮辱論百世同一晒三嘆秋風前目送高飛隼

鄰父粍酒相飲

夷惠俱可慕清和合天真汨子流俗中豈暇思古人

抱拙耻爲佞遇物展殷勤雖無失已尤事過每自嗔
隣翁偶相訪延坐列主賓爲言林田登願我嘗其新
巨榼傾濁醪鷄黍雜前陳持盃強勸飲禮率意態親
顧子寡德業無以給比隣何階及爾輩愧此風俗淳
酒酣述往事所歷多苦辛却憶全盛時無言指蒼旻
世運有隆替玄造豈不仁父老且少安汝本三代民
九重敦政教萬幾盡經綸行當被嘉澤鼓舞歌聖神

二禽咏

鶻噪未足喜鴉鳴未須憂天道神且遠微物徒喧啾
翰音善司晨不免供肴羞鶴鶴至高潔所識惟林丘
鴻鵠隘八荒但爲稻粱謀文彩羨孔鸞續繳或暗投
况彼鴉與鶻志非衆鳥儔質陋羽翮短雲霄非所遊
性貪嗜飲啄逐逐不自休飢則播口吻向人如有求
何能洞先幾兆與天心侔禍福有定命所致各有由
人理固坦夷鬼神良昧幽苟中存仁義自可無愆尤
何須浪悲喜爲禽鳥詎請來寅慰韓愈惡聲感黃州
好怪失所守二子非英流吾方千古遠法孔與周
考祥視素履樂道以夷猶

敬次張南軒贈朱文公韻送董公

昔忝國士薦觀光帝王州強言酬顧問流汗對冕旒

有詔試文章下筆心懷羞退朝東閣下復與夫子遊
夫子燕薊來氣貌何休休至尊重純德特為儲王留
出入朝兩宮寵恩正網繆予時報聞罷歸飯田間牛
升沉本命分出處非人謀安知十載後握手梁山幽
虫鳴月耿耿鴈度風颺颺話舊若夢中一咲忘百憂
况茲林泉窟足以寓冥搜仰看岷峨峯俯視江漢流
敬慎以為楫忠貞以為軸居夷聖所欲勿憚道阻脩

題董賢母卷後

南山有喬木柯葉敷重陰匪惟雨露滋土腹根本深
童氏秉孝義兄弟同一心構獲良足多先澤久浸淫
卓哉賢母行鄉邦迭嗟欽婦道盡恭睦庭訓肅規箴
收矜靡廩粟收宗散籛金生業隨日增善積祥慶尋
繩繩僉斯應王立蘭芽森玄理諒靡僭令德斯鑒臨
垂裕既有始濟美宜自今末言引弗替百世流徽音

應教恭賦靜妙軒

世故役群動方寸如旋蓬孰知神妙理乃在玄默中
至人本無為清明常在躬百念寂不起湛然與天通
庶政或前陳聽斷每從容化原有餘地善應無留蹤
齋居樂康時爐熏颺微風忘言對縹帙端拱師黃農
茲惟文獻拜富庶古莫同載敷嘉靖治會見躋時雍

宋五公

李文靖公

李公安平相雅識極淵永倦倦閱無告扣陛日有請
格君古不易慮國存要領紛然土木興始悟先幾炳

王文貞公

盛德每多容平世喜迂怪公操鎮靜量不幸當其會
神書祀河嶽王府窮賞餐昭昭知過心寵祿有餘悔

寇忠愍公

寇公社稷臣識遠才亦果張皇澶淵狩佞幸慚計左
青衫老作吏赤子淚交墮宏謨雖不終亦足振媮惰

范文正公

布衣憂社稷此義古亦然桓桓高平志致主二帝前
時屯道難合謗息名愈全繼明有良胤千載陋常賢

司馬溫公

傾否難求圖拯溺有遺巧肫肫反正力誠節足動穹
吳群邪競回適善政恣紛擾廢典豈人謀千秋仰元

老

訊瘡

尊生道不足衛生亦無由微疴忽相侵坐為肢體憂
凝冰集寒氣挾續思重裘瘡醜繼踵然締給不願留

陰陽各用事對處天一取如何兩相值追逐同仇讐
弱質受摧沮有似中鴟牛有耳不解聰有目等無眸
舌不辯辛甘鼻不別薰蕕耳目口鼻官焦然共懷愁
謂此果誰致試與天君壽吾觀今之人紛紜劇蚍蜉
日趨紅塵市夜醉笙歌樓緣情喪怕性縱欲戕天猷
告之養壽命大怒不頷頭云胡反無疾健捷如猱猴
方子頗好道少以禮自脩觀其居家庭未嘗暫嬉遊
且食不暇飽夕夢孔與周生疾豈有端天君亦知否
天君聞之笑汝言理誠優子病殆天意皆非汝愆尤
惟天生俊哲蓋爲萬世謀大欲扶三綱次欲叙九疇
安能閉關卧縮首嗚啾啾孔孟處衰世奔走摧輪軸
寧不懷寔安此道難中休天令所賦授與古豈不侔
恐其不自強降疾警情媮方子暫違疾身疲面無膏
恐見萬赤子病者半九州子能憂斯民厥疾當自瘳
苟徒念一身壽考吾所羞耳受口以告目鼻涕泗流
方子豁爾寤百體頽和柔再拜紀嘉言可以垂千秋

次脩德雜詩韻三首

通衢夷且直舉世所共知求端迷往轍顛躓終無歸
達人解至理秉心若明曦敬恭視盤盥齋莊整裳衣
昭昭奉一德暨暨滅衆私爲仁諒茲在彼任胡弗思

制變易爲失所貴謹未然本心秉靈德洞鑒巖與妍
譬彼達海流出自山下泉積久諒益深雲濤鼓風煙
始學誠已誤補過幸有年力微道尚遠感此徒煩煩
神龍卧深澤不若抱甕滋白日闕重陰不如寸燭輝
賢豪初未遇但覺吾道非紛紛當途子權勢衆所歸
兩生困蓬藿屠販建旌麾斯事自古然今人安足悲

初冬雨中獨坐

吾廬混入群來往劇鼃鼃頗欣夜雨來頃使蹤跡屏
澗澗流水障悄悄耳目靜風窗試展書佳趣倏已領
平生煙霞癖夙昔慕箕顛抗懷軒冕上雅志星日炳
寧知墮俗流汨沒未獲逞奇懷獨不忘幽念時自省
豪雄外身名曠士賤鍾鼎欲語嗟莫同長歌碧林瞑

雜詩四首贈林嘉猷

伊周不治經董賈不言文宏謨塞宇宙高論追典墳
如何末代士操觚動成群但要言辭好不顧心志分
至道豈難行曷倫人共聞勉哉不遠復恭默事天君
循循勇不逮頡頏善或虧古人患才難可以當世推
自吾行四方所見多有之豈之後爽流未足慰我思
聖道充天地其微入毫絲非精莫能察非敏莫能爲
致用貴不頗篤守在不移由來賢哲事皆本純粹資

顧予亦陋劣前微亦能追仰止二三友有過頻相規
擇行一不慎坐取終身憂發言一不思或為萬世羞
過小莫吝改進德勿厭脩誰能百無為自致孔與周
載籍彌九有群言劇毫毛棄置患術踈窮探畏心勞
何由領其要可使道藝高聖學亂百家黍稷雜秀蒿
良農善別識培溉復芸薶取大成吾身致用同伊臯
彼哉溝澮魚豈足連九鰲

次韻贈國亮經歷

君侯昔筮仕匹馬之幽并先子守東藩始結鄰壤盟
寧知十載後握手山中行髮髮白欲盡韶光復潛聲
話舊若夢覺痛飲張華燈尚欣古義敦愛余均父兄
雨洗秋色淨群山擁前楹山鳥喜客來飛鳴似相迎
緬思天下士公是世外英流俗何所知紛紛好議評
莫邪雖在土龍氣上迴紫自非水鑑識誰知江海情
談詩較李杜起舞笑絕纓大音久闕寡厭聽寒蟲鳴
麟鳳居空谷何由在郊垆處世媿郭泰通家慚李膺
巖棲倘有約相與棄榮名

雜詩四首

相如妙文辭高處無與敵多財為身累終老汗名蹟
人生取予際千載觀今德苟富何足論喪節良可惜

好名未知道古人有揚雄者書欲傳世不暇脩厥躬
聖言德之餘屈伸與天同哀哉大節廢豈足稱固窮
賈生信英才蚤識當世事身逢致治期遇主亦天意
道高固難合流俗工媚忌一死尚足多千秋想奇氣
幡幡市井人出納量錙銖積財至千萬慘然奉有餘
華堂占廣陌列肆遍通衢朝餐聚俠客莫飲羅名姝
一朝與法遇家破及妻孥金玉歸縣官不能贖其軀
郭解既夷滅李倫亦門誅安知子原憲窮巷歌唐虞

脩德以詩寄次韻

藜羹淡無和腐粟春難圓羞將饋俗賓歡笑置子前
子豈乏梁肉對之每欣然云胡恐費我來往動經年
子行信勞止吾道良足憐深期挹嘉話不必狂華賤
抱疴百日卧欲言無與朋敦敦守一床髮脫影如僧
豈惟形容悴智識無由增視此不棄捐子心一何弘
細人忘名軋俗士為利嚮孰能使我慕君子固有恒
營營苟得者忍以利易生徇欲遂忘反捐軀匪其情
古人崇仁義講切極粹精於斯弗自得惺飲番紳纓
貴有不足懷賤有不足輕景公徒千駟子真豈其卿

再和并簡林嘉猷

夜光自有輝不因磨礪圓騏驥自致遠不以鞭策前

古來知道者天質固使然師友發其微成德在早年
余少稍有慕今也反自憐子誠肯問我嘉言著來牋
十年窮取友四海幾得朋豈惟得吾徒旁及老與僧
自昔得王子勃警氣爲增子才信已毅愧我德未弘
所患涉道淺未免臨事情何由與子隣講習日可恒
温温我所愛處子有林生匪惟質柔嘉迥出遺世情
從我南山遊斲雪煮黃精其悲祖喜怒靜閑猴冠纓
生也尚審思勿言常布輕魏魏孔子堯業豈以爲公卿
送一宗和尚次蜀王詩韻有序

成都大慈禪師欽公一宗與余皆天台人雖
所趨殊途而相見萬里之外有足樂者今將
暫還故山謹次賢王殿下賜草堂長老詩韻
以寓別情里中故人有相問者幸爲謝之

浮雲出山中浩蕩隨去來來非有所係去亦忘所之
若人釋門秀矯矯孤鶴姿林泉三十年喜譽如波馳
平生西方學所蘊未及施一朝忽乘輿來謁毘峨師
微笑坐談空傾城走群緇遂令好事者懶問子雲竒
清香焚柏子細雨洒楊枝相逢話鄉曲塵尾不暇麾
越蜀萬里途各處天之陲胡爲偶至此欲語忘其辭
歷歷世間事星星髮中絲迢遙無所嬰老大祇自知

巴江復舉棹故廬訪遺基散懷天台月濯足楫溪澗
我亦倦遊客歸耕有深期身在華山陽夢繞大海湄
徘徊將何說祇恐負明時

家兄寄中秋會飲詩因分韻述懷以答

時過不自惜長年轉多憂壯心若湍水湧激不少休
念昔童稚日此身百無愁良宵見明月喜躍如有求
大母方壽康諸祖未白頭開筵羅廣庭蔬果間殺鱸
先公奉觴起叔父迭獻酬玉立四五人文采皆琳瑯
酒行聞雅歌鹿鳴和呦呦豈無辨難言禮義皆先猷
脫畧輕萬事高視曠九州每里楚漢業或誤良平謀
奮袖時抵掌舉筋借前籌座間二季父豪俊邈無儔
慷慨頗遽起自許公與侯酒罷寧復眠長吟倚危樓
夜闌得秀句叩戶來相投我時被鍾愛兄弟共譁咻
席賓欲亡酒輒笑牽衣留轉眼二十年存亡兩悠悠
庭闈音容絕門戶變故稠巢壞鶴上天雷行龍脫湫
惟餘老仲父衰髮對清秋今歲月最好我適南山遊
含情面尊俎感歎蓋有由伯氏欲相寬新詩遞來郵
發函清淚墮紙濕不可收未思舊所見一往如川流
于今會飲歡頗似昔日否我家勢運謬難與時人侔
譬彼百年屋不足施雕鏤願伯善扶持重使楹棟脩

庶免傾壓虞百口蒙庇庶我愚更懶情樸學愧前脩
 術疎何所成言高每難譬空懷濟物志夢寐談孔周
 歲華易為度自哂等浮漚長恐墜遺業上貽先人羞
 伯也幸閱我正救愆與充復為戒諸弟敦睦無相循
 道德在詩書為生視田疇天倫苟足樂外物皆懸疣
 骨肉豈異人風波同一舟持家尚禮讓處眾貴和柔
 堂構倘樹立梓杞加丹髹重還當時盛豈特才藝優
 世欲登真唐吾將老林丘終期友愛樂黃髮叙網繆
 深衷久有懷對月偶歌謳歌竟視天宇寒光衝斗牛

奇好義

同鄉不相見動涉秋去春何意忽來翔會合當茲辰
 雄談有遠趣文采驚世人譬彼隨和質衆目咸知珍
 陋俗之奇士懷抱鬱未伸每思伊葛流磊落展經綸
 志大固難售心孤邈誰親君來起我意頗覺氣為振
 炳炳千古事悠悠三代民舉首視大荒汗顏慚此身
 深衷非一端欲語未及陳胡為復求去重使別恨新
 夙負江海情耻為兒女仁賢豪日衰謝感歎易悲辛
 涼風吹碧海月露洗高旻酒至且持飲言歸何所噴

送友人之雲南教官

地遠會面難情深嗟別速今衝微雨去欲向誰家宿

山城碧雲裏
 亦含清溪曲
 莫厭官寂寥
 終期化夷俗

巾山晨望東錢克溫

月落江水明
 踈鍾發林杪
 濛濛山氣合
 歷歷川光曉
 妙靜玄化機
 縱意群動表
 悠然悟真趣
 忽覺天地小
 是身本無累
 萬事相紛擾
 願釋經世情
 於茲共幽討

閒居偶題

雨歇塔草淨
 鳥鳴叢竹中
 偶無輪鞅過
 遂與山林同
 晞髮庭際日
 振衣松下風
 自非捐世故
 誰得此相從

勉學詩二十四首

殘燈結成花
 枯木化為菌
 凋零如此物
 秀氣終未盡
 人心最靈智
 自棄獨何忍
 聖門本弘大
 梯磴多接引
 曾高愚魯資
 直解配顏閔
 流年急如箭
 髮白難再鬢
 及時不努力
 老大成蠶蠹

樹木生有枝
 子弟教及時
 七年異男女
 八歲分尊卑
 二五學書計
 逢人多禮儀
 二五學射御
 四五加冠緹
 今來謾不省
 古道當如茲
 欲作高高臺
 為爾寬作基
 欲求深深井
 為爾遠為期
 不聞鄒孟學
 遠自俎豆嬉
 人材日衰少
 善保膝下兒

兒童聚嬉戲
 不離父母傍
 父母顧盼之
 百憂為爾忘
 惟此慈愛心
 比同春日光
 陽和透地脉
 草木俱芬芳

兒身已長大能不念往常愉色與婉容傾心奉高當
嗟哉力何短父母恩甚長

上堂拜父母甘旨手自供入廟羅豆薦祀我祖與宗
死者魂魄安生者恩義隆一門無二志警歎生春風
豈惟董閭里上聞天九重祥雲及膏雨滋我庭下松
孰云唐虞遠不得身邊逢由來豪傑士世世皆時雍

藹藹桑梓樹逢逢杖履音未瞻父母顏已起恭敬心
樹木手所植杖履身所任此物猶足重况彼鍾愛深
父愛我亦愛不間歌與禽六親同骨肉何以能相侵

莫聖屋上烏烏有反哺誠莫烹池中鴈鴈行如弟兄
沈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人生處骨肉胡不心自平
田家一聚散草木爲枯榮我願三春日垂光照紫荆
同根而並蒂藹藹共生成

妻賢少夫禍子孝寬父心不知何人語相傳猶至今
室家兩相好如鼓瑟與琴二親豈不驩花木羅春陰
雖云一樽酒共酌還共斟物情動相失安用儲千金
家賸在婦德彙繫有遺音

內則記孝養檀弓著哀思寥寥三代音於此猶見之
我欲繪作圖豈乏丹青師丹青狀形體性情那可爲
冬夏適溫清芳鮮在盤匱二親未飲食如子渴與飢

奈何報木心限以百歲期飛鳥失其巢尚且鳴聲悲
創鉅痛亦深衰麻交涕洟聖王爲制禮進退隨天時
千人萬人心一人心可知

誰人夏侯氏有女志獨高夫家盡蕩滅節義終持操
榮華昔共享禍患今同遭妾身偶生存志已埋黃蒿
親戚勿訝我人類異羽毛引刀斷耳鼻見義不見刀
至厚莫如地桑田變波濤真金不畏火見此女兒曹

結交須結心取士須取德古交金不鍊古士麟五色
如何當世人作事多傾側甘言轉相媚內險不可測
青青好禾稼生此螟蟲騰堂堂美少年化爲狐與蠅
人心天機在利欲日夜昏好苗莫助長惡木先除根
斧斤一時緩惡木何由斷莫畏根株深所憂筋力短

吉人語何少凶人語何多多言亦反覆簡默終無他
可磨白圭玷言玷不可磨有口號談天有辨誇縣河
心原一已放觸物生偏頗悠悠百年內榮辱當如何
驅車入東洛策馬上西京所遇何表表莫非公與卿

旌旄出廣路百步辟人行前駟與後擁不絕如雷轟
人生處困厄孰不思寵榮此途良足樂此任苦不輕
丈夫誓許國身作萬里城未懷鼎足戒毋使公餗傾

五行各異氣萬物無全材聲當配匏竹味即調鹽梅

何器不適用有根當復培山中多松柏城中多第宅
孟嘗千金表一狐難取白

田單拜齊將即墨乘孤危群心做死關燕士不敢支
一朝寵祿盛惜身思自持人敵竟不下大寇空若箕
功名每如此樹立終陵夷國家匪憂危寵爾將何爲
動懷首鼠計退與災禍期向非魯蓮子身死節亦虧
鸞鳳寡儔匹王樹少枝柯貴人在高位骨肉苦無多
輕車駕駟馬妙舞隋清歌獨樂不如衆中心欲如何
東家借一軸西家求一椽織成十丈幕周我堂之阿
至親隔咫尺舉首如山河

人生四海內同作兄弟看一夫向隅泣滿座爲無歡
豈我無衣裳念爾飢且寒豈我無梁肉爲爾不能殮
群生本一原有此惻隱端胡爲自汨沒功利日相殘
辟如同母兒給之豆與簞奪彼以與此終非心所安
飲馬長城窟窟中水無多秋風動百草水面亦生波
長城備外侮室內起干戈非關絕地脉乃是傷人和
不見豐水上靈臺鬱差我前有大雅詩後有秦民歌
鍾塗得苦水流毒如江河

黃河西北來云自崑崙丘經行非一山回薄半九州
上有不測源下有無盡流萬化同此機不知幾春秋

分明天地心不爲淺狹謀癡人用小計顛倒若無求
安得申韓氏化爲古伊周

布帛文被體粟菽味充飢常人未識察往往爭好奇
倉奇不願寶刻成無當厄大鈞播萬類瑣細各有宜
得時易長養失叙徒施爲哀哉揚朱淚滴向他路岐
正途亦甚坦舍此將安之

蜘蛛解布網蝓蟻能轉圓萬物各有後何人得安然
周公貴爲相仰思夜不眠仲尼大聖人易書三絕編
孰謂我有耳不聞古所傳一聞敢自墮勇志如奔泉
好龍非真龍藻繪等兒戲懼虎思虎傷聲容凜然異
六經豈虛文中有無盡意一從河出圖光景不可闕
皎皎如日星悠悠在天地青編積几閣翻閱何容易
曾參之一唯已往難再值

勸爾一盃酒君行莫匆匆君心雖欲速道路久乃通
東可窺大壑西能越空同不憂歲月晚但憂筋力窮
三年刻片楮九年成一弓制作雖云難爲藝則已工
小事可喻大願言置胃中

離離園中樹花開動無數或紅如丹朱或白如瑩素
今日正自佳明晨不如故易盛還易衰浮華眼前度
物情何參差天地均雨露南山有松栢壽並金石固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學教諭程

府學生陳鎮 葉瑛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臨卿 戴慶之

黃巖縣學生孫恩光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雲間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蜀王殿下賜行厨酒膳奉謝

天門傳詔飛金符帝子餐春朝帝都萬里巴江引軸
 轡朝離瞿塘莫荆巫牙旗羽扇照江湖馮夷操楫龍
 伯扶威振海若驚天吳袞衣登朝王陛趨至尊撫問
 情繁紆奏還大國天語俞却從周秦行坦途乘傳西
 來試馳驅日行三百尚未晡親藩留宴窮歡娛秦民
 擁路觀金輦口稱盛德目睢盱共說賢王世所無南
 入荆門喜氣蘇蜀邦密邇忘崎嶇山花爛熳雲糝糊
 綠樹清江如畫圖漢中小臣章句儒早向王門曾曳
 裾是日來迎拜路隅按轡遙看咲且呼暮抵行宮侍
 直爐華燈照夜舖糧從容前席講典謨玄談蟬聯
 如貫珠上探千古周八區鄙諂榮辱聖為徒更關喜
 極行玉壺叩頭舉白紅生膚侍臣奉教恩意殊大官
 美醞貯行厨特賜歸飲不用沾上尊珠味甘且腴受
 之無功辭有辜心感王恩厚矣乎獻諸祖禰頌婁孳
 拾致朋僚洗疊觥共飲相歡同賜醺平生飲水兼茹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三

蔬祗將鉛槧代耕鋤近為校教食民租尸居靜閱年
歲但世人視之等泥途賴逢聖主意氣乎討論聖猷
師古初經綸萬理髮在梳小臣學術本麤疎志廣年
荒才更迂量同溟海肯納汗欲致衆駭先收駑願王
道德為世模摩撫疲瘵恤鰥孤南漸瀘戎北羗胡陽
和發生無朽枯育民興賢語不誣行致孔明與夷吾
共康國政秉事樞保釐西土佐唐虞不數蠶叢及魚
鳧吾王端拱化日舒從此感恩非一夫

歌風臺

歌風臺下春水黃歌風臺上春草碧黃河之水日夜
流碧草年年自春色漢祖當時為帝王龍泉三尺飛
秋霜五年馬上得天下富貴樂在歸故鄉臺前老人
爭拜跪杖杖麻衣見天子龍顏自喜還自傷一半隨
龍半隨鬼翻思昔日亭長時一心捧檄日夜馳即今
宇宙過四海一榻之外誰撐持却令猛士鎮寰宇安
得長年在鄉里可憐創業垂統君后使乾機付諸呂
淮陰少年韓將軍金戈鐵馬立戰勳藏弓烹狗太逼
迫解衣推食何殷勤致令英雄遭婦手血濺紅裙當
斬首蕭何下獄子房歸左右功臣皆掣肘還鄉悲唱
大風歌向來老將今無多咸陽宮闕親眼見不忍判

棘埋銅駝臺前老人淚如雨為言不獨漢高祖古來
世事無不然稍稍功成忘險阻荒祠古廟名歌臺前
人已盡今人哀感激悲歌下臺去新碑春雨生莓苔

潼關

潼關將軍才且武五千士卒健於虎朝廷養汝為阿
誰盜賊公行如不覩昨日官軍將到關西風放顛塵
滿天錢囊衣篋繫車後歛來掣去同鷹鷂南望京師
五千里僮僕所資餘有幾離家漸遠親故稀向我長
號淚如雨嗟嗟僮僕汝莫愁聖人在上治九州會看
海內皆富足關不須防無盜偷

淮陰

淮陰城頭落日黃淮陰城下秋草荒古城西繞淮水
長猶如背水陣堂堂當時大將功無雙顛羸蹴項勇
莫當丈夫何乃為假王至今遺恨令人傷漂母一飯
千金償解衣推食那敢忘相君之背貴莫置蒯生此
語無忠良值弗出口遭吾撞歌風帝子歸故鄉思得
勇士守四方胡為鳥盡良弓藏

題嚴子陵

敬賢當遠色治國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此陰麗華
糟糠之妻尚如此貧賤之交奚足倚羊裘老子早見

機獨向桐江釣煙水

赤壁

東夏口西武昌赤壁峭絕當中央
奸雄將軍氣蓋世敗卒零落慚周郎
得鱸魚沽美酒孰若黃州蘇子瞻
謫向江湖動星斗噫吁戲曹公氣勢
蘇子文章人物銷鏖塵跡荒涼惟有
江水千古萬古空流長

吊李白

君不見唐朝李白特達士其人雖亡
神不死聲名流落天地間千載高風
有誰似我今誦詩篇亂髮飄蕭寒若
非曾中湖海闔定有九曲蛟龍蟠却
憶金鑿殿上見天子玉山已頽扶不
起脫靴力士祗羞顏捧硯揚妃勞玉
指當時豪俠應一人豈愛富貴留其
身歸來長安弄明月從此不復朝金
闕酒家有酒頻典衣日日醉倒身忘
歸詩成不管鬼神泣筆下自有煙雲
飛丈夫襟懷真磊落將口談日月薄
泰山高兮高可夷滄海深兮深可涸
惟有李白天才奪造化世人孰得窺
其作我言李白古無雙至今采石生
輝光嗟哉石崇空豪富終當埋沒聲
不揚黃金白璧不足貴但願男兒有
筆如長杠

題李白觀瀑布圖

天寶之亂唐已亡中興幸有汾陽王
孤軍疋馬跨河北手扶紅日照萬方
凌煙功臣世爭羨李侯先識英雄固
沉香亭北對蛾眉眼中已見漁陽亂
故令邊將儲虎臣爲君談咲清胡塵
朝廷策勛當第一珪組不敢縻天人
西遊夜郎探月窟南浮萬里窮楚越
雲山勝地有匡廬銀河掛空酒飛雪
醉中信馬踏清秋白眼望天天爲愁
全閩老奴汚吾足更欲坐濯清溪流
英風逸氣掀宇宙千載人間寧復有
夢魂飛度南斗傍咲酌廬山一卮酒
雲松可巢今在無九江落照連蒼梧
欲從李侯叫虞舜盡傾江水洗寰區

題李白對月飲圖

明月出高樹上懸青天下有萬頃之
長江揚波泛彩清若空江風吹人色
淒凜此時對月誰能寢十千斗酒何
足論舉盃就花前飲花前飲酒無與
儔酒酣意氣輕王侯仰招行雲不可
得但見月與河漢俱西流僊人伐桂
樹玉女倚瓊樓顧盼暫相悅棄去終
莫留昨日已浩浩今日復悠悠人生
如飛光及時不飲空白頭君不見月
中玉兔搗靈藥不能醫此萬古愁何
如醉卧長不醒天地與我同虛舟混
混六合間浩然何所求

徽宗花鳥圖

宣仁升遐司馬死宋祚當時已中否豈知禍亂猶未
 休更立端王作天子簡書四出捷星馳重見熙豐舊
 設施太室既崇荆國祀朝堂新刊黨人碑廷臣往往
 多鉗口四海禎祥無不有萬金寶藏造池臺千里樓
 船載花柳君臣自詫文德修不數唐漢追商周陳鍾
 考鼓按雅樂厲甲揚戈昧遠謀宮中從容萬機暇酣
 飲逸遊忘晝夜御輦時過宰相家微行或飲倡樓下
 宣和殿內玉屏風綺席金爐處處同詔遣內官宣畫
 史時拈象筆極形容神機密運回天巧萬歲齊呼畫
 稱好玉礮裝軸錦裁題墨署花書朱篆寶心怡意造
 藝愈良自道丹青過百王盡將兵籍副邊將還信奸
 臣斥俊良契丹滅後金人喜猶剖王封賞闈豎露布
 初騰蒙陌塵天驕已渡黃河水汴京鎖鑰一時開雉
 扇鸞輿去不回圖書萬卷入沙漠奎壁無光天為哀
 祗今俯仰三百載南北興亡幾更改廢陵已發社無
 基尺素誰家尚收在吾知此畫非人為當有神物常
 呵摩故留花鳥在人世要俾後來懲戒之古來君德
 在仁義小技雖工何足計不見昭陵一藝無儔續鴻
 名照天地

錢氏家山圖

錢君望鄉勞夢思陳君奮筆為寫之毫端歛吸驅鬼
 物風霆捲地山川移紫雲峯高當面立獅子灘聲轉
 山急翠竹搖風市塵遠青楓夾路樵歌入山脚盤迴
 到石門桑榆深映數家村百年丘壠澤未泯中古衣
 冠今尚存高堂老人年八十皓首紅顏瞳點漆柴門
 拄杖望兒還坐聽庭鳥心若失錢君一見增喟傷此
 身如在淮水傍摩挲門戶欲歸去細看無路墮渺茫
 乃知陳子善戲劇放假丹青惱胃臆世間萬事無不
 然畫地作餅安可食陳子亦是憶家客不特戲人兼
 自釋沙際扁舟已上檣何當共載歸故鄉

題南屏對雪圖

昔年歲莫京國還艤舟夜宿南屏山山風吹雲天欲
 壓夜半大雪埋江關清晨倚樓望吳越六合玉花飄
 未絕恍疑江水駕山來萬頃銀濤湧城闕山僧好事
 喜客留置酒開筵樓上頭玉堂僊人宋夫子紅顏白
 髮青貂裘坐談今古如指掌共看雲收月華上寒輝
 素彩相蕩摩碧海瓊臺迭蕭爽酒酣擊節心目開慷
 慨弔古思英才荒祠古栢岳王墓廢湖殘柳蘇公堤
 一時嘉會難再得僊人上天塵世窄王子何年繪此

圖正貌南屏舊遊迹吾知王也奇崛人新詩妙墨俱
絕倫偶然揮洒豈無意神授髮髯存天真世間今古
同飛電回首人豪都不見空有羅山石室晝夜夜虹
光射霄漢

江山萬里圖

我昔奉勅辭金闕西下巴川持使節僊槎二月出龍
河萬里春風掉晴雪吳江茫茫入杳冥棹歌初過峨眉
亭錦袍不見李供奉白雲遮斷三山青烟蕪漲綠
知何地白鳥雙雙沒淮樹片帆風滿疾如飛矯首驚
看圻流去大孤小孤橫雪波巨廬五老青差栽九江
秀色嘆奇絕半空飛瀑懸銀河推蓬竟日閑吟倚聯
息舟移洞庭水君山如黛屢中流十二煙鬟鏡光裏
好山遠自峨眉來瀟湘練明天際開疑峯九點落空
翠重華孤墳安在哉武昌地轉多遺迹隔岸鳥鳴瞻
赤壁烟焰旌旗魏武兵綸巾羽扇周郎策扶醉曾登
黃鶴樓漢陽城對鸚鵡洲即從鄂渚權明月沂流直
上窺荊州夷陵山勢多重疊楚樹蠻雲遠相接欲向
夔城入錦城還於巴峽穿巫峽神女峰前路欲迷瞿
塘灩澦聞猿啼五溪越盡見雲嶺但見鳥道青天低
萬里橋西看立馬足迹經遊半天下愧無草檄擬相

如咲擲案金輕陸賈今年詔許臨丹丘夢中往往驚
羈愁江山誰寫入圖畫眼中歷歷如經遊岸巾一覽
發長嘯蒲襟爽氣高堂秋

題王叔明墨竹爲鄭叔度賦

吳下王蒙藝且文具興趙公之外孫黃塵飄蕩今白
髮典刑遠矣風流存華亭米芾稱善畫每觀家畫必
歎詫謂言妙處逼古人世俗相傳倍增價昔年夜到
南屏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見修竹煙雨冥
漠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
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
外枝葉求神奇天機貴足不貴似此事不可傳諸師
麟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其趣嗚呼世間作者
非不多鄭君甚少可奈何

失硯嘆

吾家石硯玄玉色來自扶桑海中國盪摩日月露光
精吞吐波濤含潤澤天生奇質爲世用海王龍伯不
敢匿少時得之方外人四座傳翫皆歎息二十年來
親翰墨北走洙泗西梁益錢塘會稽屢遊歷鬼神呵
護同琪壁水怪山精皆辟易佐我爲文寫冒險上探
玄化與爲敵宣暢民彝輔皇極雲雨布濩飛霹靂條

忽變遷靡定迹謬致聲名驚四方招謗速侮不煖席
其間損益兩相補硯也於余良盡職豈知萬事不可
料昔者相親今不得潼關群盜何大刺竊賊行人俟
昏黑金錢雖失不足歎此硯使我深痛借我非玩物
有偏愛又非昧理苦蔽惑直傷美器不遇主有似賢
才受驅迫真猶奉使陷叛臣蘇武持節幽異域忠肝
義膽貫天地豈忍包羞汗凶逆孔子春秋至謹嚴細
事不肯登簡策大弓寶玉二物耳特書盜竊懲亂賊
我誅鼠輩恨無力著作有心禪六籍何時見汝生羽
翼奮飛重來侍吾側不然變化爲星辰照臨下土常
烜赫外物聚散如置奕胡爲念汝長戚戚君不見自
我得之失無憾不如蕭公差達識

扇

寒藤陰壑懸風霜剝皮擣骨收溪光銀漢半邊秋月
白璫臺一幅春雲香青旗翠纛湘潭竹實刀織纖破
寒玉束來十二碧琅玕鳳骨凝香冷盈掬吁嗟造化
由天功乃知製作歸良工膠漆投情作鸞偶卷舒懷
袖生清風清風飄飄可人意忽覺聲名滿天地南州
溽暑恩愛多只恐涼飈入庭樹

紅酒歌

田家八月秋林黃豚肩滿檐金穰穰西成萬室喜登
場斗酒勞慶年豐祥天台山人傳秘方釀成九醞丹
霞漿紫檀槽頭秋點長絳囊醉壓甘露涼猩紅顆滴
真珠光蓼花色比桃花強薦新設席請客嘗風吹桂
花滿屋香燄出肥鷄一筋肪橙斫蟹鱠雙螯霜不須
琥珀琉璃觥不須太白力士鑿我愛真率田家郎磁
甌瓦盆罌木觴爛熳爲我澆吟腸新詩吐出雲錦章
醉來興發恣豪狂高歌起舞當斜陽出門一咲爾汝
忘大江東去煙茫茫

食羊肉

白額咆哮振山谷老羝見之驚且伏一朝強弱兩不
存此肉都歸野人腹腹中惟恐相啖吞急呼美酒爲
解紛酒酣一醉更懷古千載英雄羝與虎

蕨箕行

並海飢民千百數鐮鋤上山斲山土蕨根已盡斲不
休力絕筋疲未言苦屋頭五日無炊煙十步九却行
不前全家性命係朝莫弱子假息阿母眠昨日斲蕨
僅盈斗今日蕨根不滿手但憑斲蕨保餘生再拜青
山感恩厚青山青山爾勿猜明朝未死携鋤來

海米行

海邊有草名海米大非蓬高小非齊婦女携籃書作
群採掇仍於海中洗歸來滌釜燒松枝煮米爲飯充
朝飢莫辭苦澁不下咽性命聊假湏臾時皇天不仁
我當死况乃催科急如矢來牟擬作日月期欲保餘
生更復爾嗚呼棄止不復陳椎牛酹酒何爲人

遊峨嵋

楚客求丹梯泝沅三峽踰五溪浙僧訪佛祖一錫凌
空向西土江左儒生尋謫仙相逢共上峨嵋巔峨嵋
山高氣磅礴萬朵蓮開青插天天高地遠望無極海
東日出扶桑赤氣衝衲衣舉光搖角巾明眼庄汪洋
巨鰲動耳邊鬚髯天鷄鳴龍宮對月窟曾聞謫仙遊
霞光疑不散復迹今尚留千崖崩摧勢欲墮羽流緇
侶參差坐七寶巖留供佛燈萬松龜起燒火風霆蕩
涵雲樹糝糊虎豹接跡猿猱呼星漢當頭手可摘
靈芝甘露無時無雲漏日兮光一線金蓮白象兮紛
紛而來見萬籟動兮天樂和仙之人兮夜經過忽神
驚而目眩豈事幻而說頗覩謫仙而無有杳風管與
鸞車塵心未斷懷鄉土青鞋復踏來時路行行回首
語青山石室無鎖門無關重來有日當躋攀肯效越
趨囁嚅微名勢坐令塵土涸朱顏

題萬間室

少陵老翁餓殍死意欲大庇天下人一椽菲屋不足
蔽風雨安得萬間之厦蓋覆四海赤子同欣欣言狂
意廣不量力至今世俗聞者交咲噴侯城小儒愚獨
甚不敢噴咲謂公之意厚且真古來致亂皆有因大
臣固位謹持祿其計止爲安一身高車大纛耀侈富
子女玉帛驕里隣安危得失百不知更僭膏腴便利
田宅遺子孫生靈窮苦墮溝瀆寒士困悴無衣紳彼
也珍羞綺席歌舞燕樂窮朝昏老翁哀痛實爲此熟
視鄙夫儉子辟之犬鼠加冠巾曰我得志有不爲嫉
邪憤世欲救其弊忘賤貧至今已閱八百歲知翁之
意世獨少蹈翁所惡常紛紛侯城子爲是懼人受天
地中何以不與禽獸草木爲等倫一心運萬化五性
涵義仁下補后土所不能上替皇天之闕燮調寒暑
撫五辰大禹疏百川伊周綜理禮樂政教與世爲陶
鈞孔子孟軻不得位著書明道亦與治水極世之功
均吾爲孔子徒恐汨流俗同沉淪故題一室曰萬間
坐覺宇宙亭毒氣勢皆前陳身賤不敢論政教誓將
修復孔業爲世開昏聩室中左右列古書亦有諸史
所筆志義之士忠良臣關有子厚洛有伯淳群公近

出皆鳳麟美哉子厚西銘之說何諄諄吾恐當時亦感悲歎意故立此論可與日月同光新為君不知此無以建皇極為臣不知此無以康兆民願寫此書千萬卷洗濯鄙智與私智使知林林之衆皆吾共出而同嫉視之不至越與秦盡變呻吟愁歎之俗若夫寒沍逢陽春小儒不惜獨困處此室作為雅頌歌聖神再見中國大治同周啟

滄州趣為台城趙生孝禮題

少年負奇志味道輕神僊縛虎千仞崖斬蛟萬里川東指扶桑西月窟以手捫天問天關醉中欲奪羲和鞭驅策六龍下溟渤歲華忽復晚奇功竟無成恥作楚狂人甘為魯諸生俯首蓬屋中被褐勘六經憂多髮白早觸事萬感盈擬從安期輩採藥遊蓬瀛蓬瀛群僊別來久聞知掉頭還拍手世上憂勞早已知身後功名復何有棄我如敝屣不肯相攀援登高發長嘯目送白鶴歸三山我友王子喬示予海嶠圖孤峯拔出數千尺丹光雲彩交模糊下臨無地上極無天漉波浩蕩望不極恍若巨鰲掀舞勢與元氣同回旋金銀宮闕隱倒景翠綃絳節在眼前對此愜心賞便欲乘風與俱往恨乏同心人臨岐獨惆悵趙生天資

妙訪我東海頭清談雄辨有僊趣坐覺毛骨寒颼颼生方讀書取青紫我已屏跡棲林丘他年謝事倘相會與爾共作蓬瀛遊

許氏龜巖行

寧海許子名績字士成年踰三十事母以孝稱士成六歲失嚴父母氏祿抱避亂慈溪城于時鯨鯢奮擲東海沸紅塵滿天波血腥流離異鄉幾寒暑慈母守義志節如霜明盜平歸來閭里驚母能愛子復善教紡績衣食使入庠序拜揖從先生所學在大倫耻以文藝鳴家居近市母不樂又為迎至龜巖之下養且耕兒壯母髮白諸孫長大能扶王母行士成歲時奉觴為母壽踰躐拜舞同孩嬰食有黍稻殺有牲母氏感舊涕泣難為情士成念母守節苦身賤莫達天子拜每為鄉間道母事辭旨悽咽弗忍聽縣令不之察郡守不為聞朝家有命誰能旌悲哉士成之恨何由平嗟嗟今之人豈無高車大馬垂華纓推恩及父母丘壠沾光榮立身奉法不能謹雖有恩寵無由承身死汗辱增宗族愧醜父不願以為子弟不願以為兄孰若士成隱居不仕行修千家馳名龜巖土厚且沃龜巖水甘且清龜巖之人誰與許子京許子之賢

母所令鄉人祝許氏母子年百齡母爲人婦法子爲
事親之準繩嘉爾母子孝且貞龜岩之高與天俱不
傾樂哉士成配岩永久流芳聲

蜀道易有序

昔唐李白作蜀道難以譏刺蜀帥之酷虐厥
後帝臯治蜀陸暢反其名作蜀道易以美之
今其詞不傳臯雖惠於蜀民頗以專橫爲朝
廷所患暢之詞工否未可知推其意蓋不過
媚臯云爾非實事也伏惟今天子以大聖
御極殿下以睿哲之資爲蜀神民主臨國以
來施惠政崇文教大賚臣僚及於兵吏內外
同聲稱頌喜悅天下言仁義忠孝者推焉西
方萬里之外水浮陸走無有寇盜商賈駢集
如赴鄉閭蜀道之易於斯爲至矣臣才雖不
敢望白而所遇之時白不敢望臣也因奉教
作蜀道易一篇以述聖上及賢王之德名雖
襲暢而詞無溢美頗謂過之其詩曰

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難陸有重巖峻嶺萬
仞鏡天之劔閣水有砮雷掣電懸流怒吼之江關自
昔相戒不敢至胡爲乎今人操舟抹馬夕往而朝還

大聖建皇極王道坦坦如絃直西有雕題金齒之夷
北有瓊表椎髻之貊東南大海際天地島居洲聚千
萬國莫不奉琛執贄効朝貢春秋使者來接迹何况
川蜀處華夏賢王於此開壽域播以仁風沾以義澤
家人和裕築兵欽革豺狼變化作鸞虞蛇虺消藏同
蜥蜴鑿山焚荒穢畧水剝崖石帆檣罪履任所往死
若宇宙重開關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四方行旅絡
繹來遊西覽德成都萬室比屋如雲桑麻蔽原野鷄
犬聲相聞文翁之化孔明之仁嚴鄭之節楊馬之文
遺風漸被比鄰魯士行賢哲方回參方今况有賢聖
君大開學館作論典墳坐令政化希華勛徵賢一詔
到巖穴咄爾四方之士孰不爭先而駿奔王道有通
塞蜀道無古今至險不在山與水只在國政弃人心
六朝五季時王路嗟陸沉遂令三代民盡爲獸與禽
當時豈惟蜀道難八荒之內皆晦陰戎夷雜寇盜干
戈密如林今逢天子聖賢王之德世所欽文教洽飛
動風俗無邪滯孱夫弱婦懷千金悍吏熟視不敢侵
蜀道之易諒在此咄爾四方來者不憚山高江水深

爲玉泉山人題

天池直接扶桑東百川委會來無窮兩崖爲門障海

完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鼓篋千里來過
 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
 輝于天門逝者法云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
 倚歎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充乾塞坤實孚名隨
 上徹九天鶴書翩翩降於丘園爰自布韋專城以居
 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
 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達于齊垠以煦以嫗以致其亨
 民或勞只如魴之賴乃平更繇俾遂其生黠骨舞文
 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扼其吭人相告言久嬰亂離
 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為群其來如雲操厥耰鋤
 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彙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
 鄰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儒之效
 小試則股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蘇薰蒸郁紛輪困
 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
 淚如懸河我又奚嘆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
 善人珍瘁斯道之衰顏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
 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方希學傳

方孝聞字希學先生伯兄也少有至性年十三喪母
 輒稽顙禮蔬食水飲彌越三年及父卒斷酒肉居宿

于外祖母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噦出血
 扶而後起於是寢成羸疾行步偃僂然守禮益確親
 戚鄉閭莫不稱焉孝子家素貧窶一錢寸帛不私妻
 子奉尊撫幼衣食寶祭喪葬婚嫁費用百出經理補
 葺以身任之曲中儀節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徧
 學五經而邃於易精求聖賢旨趣由致知而誠身由
 親睦而愛物務篤踐履不為空言發為文辭理深意
 遠存心仁厚接物和恕里有爭訟者不至郡縣而
 相率以質是非開以一言莫不悅服德器完精才具
 優長通達世務議論甚備先生嘗曰某所以粗知斯
 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飭也卒于家見
 史私錄及赤城新志石龍集

方希詩

方孝友字希先生季弟也舊傳 文廟召先生草
 詔不屈親屬皆就戮先生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
 吟一絕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
 頭千載後旒魂依舊到家山士論世之以為不愧先
 生之弟云

方氏二烈女傳

正學方先生一門四節之盛世所共知而二女子之

臨海軍錄

覺歸途未未須玩物遽憂患有形易化皆幻境明朝
陰翳盡掃除天際諸峰翠相並乘興伸眉且一咲人
生飢寒非不幸莫將詩句效蘇公准陰詎肯儕儻等

愛日堂

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莫虞淵堂上有親雪滿巖坐
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義和義和
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寄貧

朝食漿一盂莫食蔬一盤胃中六經聚星斗筆底萬
卷馳波瀾人咲先生窮不取先生嘆人愚可鄙終朝
醉飽百不知何異腥羶飢螻蟻世上群兒味重輕每
是螻蟻非先生縱令先生窮至老猶與日月爭光明

覽以德用中二友和東坡喜雨之作

席前矜佩多如雨危坐談經亦良苦講堂日晏未朝
食舌倦唇焦面生土小齋退食聞扣門倒屣起迎咽
還吐知是兩賢送詩至咲却杜康麾陸羽錢也駁馬
氣莫當陳也奔泉勢難禦元祐詩壇不易登俱欲升
堂啓其戶文章由來關政教道術何曾聞今古每憐
陋儒不自量詆訶前人竟奚補浪與唐宋較優劣有
如癡兒侮厥母蘇公風骨真天人駭視四海手摩撫

二南洋溢騶虞出九韶鏗鏘鳳凰舞列僊得道行御
風漢相閑居老食乳神竒變化脫邊幅怒罵喧熾皆
新語眼中不復見此翁雲月江山澹難主我狂自少
喜翰墨辟若情農服田畝嘆彼么麼星辰出望公光
燄日當午二公豪健敢扳附蓄積穰穰富倉庾大篇
屬和意有餘坐覺詩名動城府當今聖朝任英俊雅
頌再作聲教普吾衰才薄子勉旃振起斯文繼前武

渡淮後寄宗文先輩及諸士友

長淮風顛浪雷吼爭渡千人喧渡口蹇馱破帽衆所
輕行李甘心落人後臨淮先生交義深視我重比雙
南金席前弟子總英俊相携擁鱗淮之陰就中孫玘
藝且勇奮袖登舟氣增重扶顛禦侮况有人病身幸
免波濤恐掛帆長嘯煙霧開主人謝客綠城回孫也
追隨不憚險艱危可仗真竒才世俗結交看勢利有
勢相依無即棄賤貧如我豈足憐脫落凡情見真意
賢豪邂逅何所無排難多由竒丈夫古人事業望公
等欲輔國步須捐軀

次鄭好義紀夢韻有引

昨承竒示紀夢長句諷詠之餘不勝感歎因
用增至二十五韻以道鄙懷答雅意尚正

教之

奇材偉人世不作太息斯文付冥漠承君忽枉紀嘉
 篇喜極長吟淚交落雄辭璀璨錯進星斗險語鏗旬飛
 電電念我雖知意氣真感君復使情懷惡憶昔與子
 在京師玉堂老僕侍幃冠蓋追趨禁闥深朝廷尊
 寵禮數渥聲名如雷動天地震起蟄虫伸屈矍國有
 著龜民有師水之海濱山之嶽升堂執筆集英彥寶
 帶朱衣雜南朔朽材浪跡偏見衲繩墨匠持重齧斷
 子時好脩美文藝清談劇辨相娛樂公於多士雖並
 收視我與君尤不薄龍驤咸歸伯樂廐天球本出荆
 山璞要為國家樹基址屬望吾人興禮樂安知番老
 萬里行直泝岷江踰劍閣死生契闊恩義乖音書隔
 絕道路邈索居卧病東海上舊德棄捐徒歎作夢中
 見公疑尚存雅度高風儼如昨公之神明在宇宙陔
 隆照臨焉可度或乘鸞鳳騶麒麟或奏韶夏陳羽籥
 鈞天清都足豪俊講道論文恣歡譁應悲我輩混世
 塵倪首擧眉語咿啞獨念靈檜客西土明詔未許歸
 故宅昔蒙召見欲奏論造次自疑難感格 聖君需
 澤覃萬方寧使遺骸羣夷貊子文無後善人懼馬遷
 有書心事白所憂陋拙忝知已昭雪孤忠負前諾公

心豈不望後人入夢語子意甚確子兄文章極醇雅
 典國製作名烜赫為銘功行播遐邇可配史傳垂簡
 策子將繼踵縮章綬便當任此千古託如吾自料乏
 時才空言駭世徒宏廓水北山南結茅宇弟唱兄酬
 老耕穫著書倘可寓王制未死尚期明聖學與子他
 年擬見公公歸應化遼東鶴

寄脩德

平生識字不滿百浪竊聲名有慚色反觀身世每自
 鄙何以使子心莫逆前月馳書許訪我恐我無錢厭
 宿客惠書問疾繼踵來為賀更生重悽惻我力不能
 事耕稼性又不耐管官職承明辭歸茹藜糗侯封鼎
 食誰願易今年瘡鬼忽侵凌寒熱交爭類劫敵垂頭
 伏枕二十旬腰腹枵羸面如腊嗑乾恃粥不善飯下
 牀須扶還按壁向來意氣隘九州頃步顛躓真可惜
 所忻元兄督家政甌石無儲免憂戚抱書歌卧困即
 眠見客暫起飢輒食萬事盡拋思慮表一身豈卹飢
 寒迫古來賢豪例窮苦屠兒販豎子金殖皇天子奪
 有深意衆生淺闇何由識君來不須念我貧厭飭仁
 義非外得薄田近獲十斛麥炊之作糜可朝夕溪南
 磐石廣數仞墻頭新筍高百尺竹間讀書石上卧青

雲爲蓋苔當席頗聞海上有巨鰲鼓舞洪濤氣腥黑
請君持竿亟一掣膾肉作脯如山積盡俾黔黎飽君
德與君大嚼醉千日免使窮愁惱胃臆

送劉士端歸括蒼

憶昔 高皇定華夏海內遘屯龍戰野幃幄謀謨三
數公君家中丞最瀟灑酒軸轡十萬搗虛來帆檣蔽空
聲吼雷從容決策掃強寇手扶日月滄溟開盜犯洪
都突彭蠡砲石星流湖水沸御舟閣河諸將譁神箭
穿顛逆首斃是時中丞謀畧精指揮英傑江南平掀
髯撫掌談世事天子稱善群臣驚寰區混一定勲賞
鐵券金符頌土壤中丞獨擅翊贊功賜號每爲諸伯
長青田宰木三十年 高皇僊馭亦賓天國初故老
尚誰在幾人事業圖凌煙忽見閩孫三歎息秀目踈
髯遺像逼檄樹豐碑墓道邊欲請天朝重褒錫至尊
含咲問近臣先帝功臣今有孫胡為拂衣入山去肝
食未敢干君恩海內只今無盜賊幽州興兵惱邦國
廟堂謀議豈無人我懷中丞淚沾臆嗚呼志士古所
稀留侯武鄉今是誰九原招公倘可作爲解四海蒼
生危

題王節婦

妾入君門知有夫夫雖不幸夫子孤人生必死死即
已大義一失將安圖爾有金如山我有心匪石頭髮
可斷頭可得以死報夫奚所惜幽哉猗蘭芳在彼澗
水湄荆棘非不繁永終保令姿千秋萬載苟可滅白
日成塵海成血

楊節婦

良人贈我明月珠永託團圓誓無違豈期生子髮未
髫竟以王事捐其軀妾身既作楊家婦撫此孤兒事
堅守明月之珠深自藏千金不落他人手青絲髮斷
今復長妾心直與珠爭光推門鬻市卒不售死將地
下還阿郎玉堂學士文章伯爲發幽貞播金石千載
少似曹家妻凜凜遺風可相敵

題許節婦傳

渭水不可濁豈與常流俱節婦不可辱自與常婦殊
節婦之節良可書書出大手名斯垂嗚呼奇花異卉
人難植瑞麥嘉禾不可常種得

寫懷

子規聲裏具蠶熟星網纍纍照人目踏車已作春雷
鳴我獨無人冷機軸繭老蛾飛爭奈何愁端寒亂如
絲多故人一去不復返徒有血淚如春波新婚已盟

未諧耦青鳥傳音在春後青春會少離別多心事殷
勤向誰剖君不見古井淵源百尺深欲汲未得勞人
心井深百人君莫恨但恨繩索無千尋

聞鵲

不如歸去不如歸去一聲動我愁二聲傷我慮三聲
思逐白雲飛四聲夢繞荆花樹五聲落月照踈櫺想
見當年弄機杼六聲泣血濺花枝恐污堦前蘭茁紫
七八九聲不忍聞起坐無言淚如雨憶昔在家未遠
遊每聽鶻聲無點愁今日身在金陵上始信鶻聲能
白頭

律詩

懿文皇太子輓詩十章

盛德聞中夏黎民望彼蒼少留臨宇宙未必媿成康
宗社千年恨山陵後世光神遊思下土經國意難忘
文華端國本潛澤被寰區雲繞星辰劍春回造化爐
變通周典禮寬太漢規模厭世嗟何早蒼生恨欲枯
監國裨皇政憂勞二十年龍樓方愛日鶴馭遽賓天
已失群生望空餘萬世傳長江一掬淚流恨繞虞淵
相宅圖方獻還宮疾遽侵昂龜懸寶命笙鶴動哀音
誰紹三皇治徒傾四海心關中諸父老猶望翠華臨

三朝兼庶政仁孝感嬰孩萬歲千秋志經天緯地才
未登宸極定忍見泰山頽聖子承皇業能舒四海哀
懿文光典冊善美過昭明曆數歸元子哀榮慰聖情
神靈遊帝所陵寢鎮天京公論當時定千秋有頌聲
虹光流渚日五馬渡江年聖質中興運天倫位正傳
德隆尊未極仁與壽難全餘慶垂中古皇家世有賢
淵默師成憲端嚴信若神承天行日月與世作陽春
銳意思寬政溫顏訪老臣至今江海士猶想屬車塵
六龍猶未御萬物已昭蘇使處尊崇位應無凍餒夫
不知天上樂還憶世間無八極遨遊暇跼踟顧帝都
斥土開瑤殿因山近翠微神輿離鶴禁天淚濕龍衣
日月還丹闕風雲送六飛太平皇業固清廟詠光輝

右十詩蓋以馮臣子之至情而寓攀號迫切
之意未嘗敢以示人今以記事靈殿適舍弟
以諸生來見感泣乃書以與之然辭之卑陋
而事之隆重身之踈寡而道之崇高宜其不
足以形容之也

大行皇帝輓詩

睿哲君天下恢弘德化新宵衣晝治道側席致賢臣
王氣金臺曉仁風玉宇春忽朝雲晏駕率土淚沾巾

謝蜀王撫問賜藥六首 有序

臣伏承睿恩撫問兼賜良藥及臯比講席拜受之餘無任感荷敬次滕訓導所寄詩韻粗述瞻仰之誠辭句蕪拙乞垂宥察而正教之

李甚

超悟天人際從容禮法中豪端錦江水塵尾雪山風善共東平樂才看異北空感恩慚獨厚箋疏許頻通壤地三千里絃歌五十城廷多漢長者座有宋耆英立事多師古行仁不近名願存無逸戒佇見治功成聽政憂民切虛心待士虔典章皆有據談笑總堪傳夜月初筵酒春風廣厦瓊小臣懷德處每憶白駒篇大名傳海宇盛德冠時人文字天垂象姿顏徽降神仁施邦域遠年與憲章新願沐恩波澗花溪理釣緡賢王思賤士欲為制頽齡藥授還丹祕功存本草經駐顏噉鐻白鬪歲比冬青倘遂飛昇去長依傳說星服猛本王政賜皮書閣中林泉眼如電文采座生風似可講周易寧須喚小空深思避賢者玄理未能通

應召赴京道上有作 三首

搖落秋冬際蒼茫郵越間青山歌枕過白鳥背人還問俗鄉音異消息酒價慳虛名果何物不使病夫閑

官程催歲暮百尺可停牽煙浦高低樹晚江來去船青山過越少滄海帶星偏所遇無親舊懷人興耿然客路喜暄暖初冬天始寒近京風俗異逆浪水程艱人語吳音雜漁歌楚調酸畏途非好友懷抱若為寬

病中述懷 二首

卧病知為國尤須謹未形盛強多過計安逸每傷生燮理宜脩政賢治乃用兵但令元氣固四海樂昇平故交憐抱病意厚數相過憂患人難免方書俗易訛衛生功莫就醫國理如何但喜心無恙斯民疾更多

送盧信道漢中擊兵

真子東南秀照人眉宇清早探經濟學已負老成名治世難忘武邊城要足兵關河雖跋涉歷覽快平生

題萬間室

一室纔函丈何緣號萬間靜中存太極圖裏看人寰舒卷心無外經綸意自閑誰能同此樂魚鳥亦歡顏

題曲徑

曲徑潛通市高塘遠背村醉眠忘作客靜讀懶開門古學嗟中絕群經續已繁平生刪述意深恐負乾坤

次韻奉寄好義 四首

真齋至出見寄詩甚樹懸渴諷詠不能已因

借韻述懷色中還同宿偶作一首今并錄上

初旭濕霜痕溪流緩復奔路因頻到熱心待舊交論
山勢隨村曲窰煙接海昏知君多善教听至俗還敦

聞說幽居僻僂髮翠嶼南陽坡饒美木曲澗會澄潭
問俗何方古藏名此地堪深期帶經往清夜擁爐譚

野性便時棄虛名耻世間目緣多慮暗志為好奇分
傍日翻書卷臨池寫練裙思君同雅興搔首誦停雲

混俗非真隱深居學遜囂看雲山映竹坐石水通潮
道勝貧何病神完趣獨超遺經對千古意頗似聞韶

草没堦前石雲連戶外山位居人下拙身在病中閑
出處多難事逢迎有瘦顏仰看雙白鶴暮向遠林還

歲暮寄王脩德先生二首

秋歲盡盡寒花悄悄繁律回春有信水動水生痕

樸學慚經濟窮居廢討論都將百年意一咲付乾坤

長嘯茅齋窄清談酒盞空天寒爐擅寵歲惡甌無功

計拙居鳩上身癯訝鶴同燈花咲愁絕故向夜窻紅

承宜隱友兄同還精舍賦短律五首為別

風檻臨溪敞幽人稱隱居高松偏宿鷺濁水最多魚

隣父邀甯酒鄉蒙咲著書時艱知己少來往莫教踈

堪友踏溪沙同尋隱者家雨多知損麥土暖喜宜瓜

身願明時棄文慚世俗誇旅懷難一咲撥遣付流霞

於世吾何補論心子最知叫閤他日恨感事百年悲
地主能投轄天開幸脫羈談經深夜坐涼月在清池

情深難遽別送遠却同歸木濕酒塵雨路經垂釣磯
山童迎客慣國士似君稀且復聽雄辯前賢賴發微

千載康成學群賢惜異時典童秦火盡禮樂漢書疑
聚訟吾何敢承家子莫辭從來參筆削萬一補民彝

次韻岑錢文學二首

幽亭斜日在佳魚與君同暇潤催詩雨衣涼醒酒風

鵝群穿草白蜂足帶花紅愁散身殊健全寬雲夢胸

雲山留客住尊酒賴君同照影林端月清心水函風

醉書詩草里咲剪燭花紅不是聽雄辨難消磊砢胸

題畫二首

得意支郎畫分明是米家亂雲浮雜樹遠渡卧枯槎

白屋孤舟迥丹崖一徑斜何時世漁叟洞口訪桃花

曲折成千里雲山儼一鄉林疎茅屋見水落釣舟葺

世路羊腸外僂家鳥道傍此身何處着箕穎意難忘

寄童伯禮二首

俗薄吾深厭家肥子孰過孝慈諸弟共才俊一門多

處世難同衆居鄉本貴和古來脩禮讓盜賊尚投戈

忝肉屢來饋寸心殊自憐傷廉增我過尚德貴君賢
握臂知身瘦捐書待病痊每懷徐孺子表世道能全

催菊

蚤帶春泥種頻添沃壤培如何九日至不見一枝開
時過花何補天寒客懶來便須連夜發莫負掌中盃

代菊荅

生意本天得無人亦自芳但能娛晚節何必媚重陽
服食多延壽風霜獨擅場祗應夷皓輩心迹可相忘

過北山翁

避世慚無術忘年賴有翁山中九日後花下一尊同
江迥宜秋色林疎怯晚風放懷甘取醉舍此更誰從

送鄭履順二首

病卧思親友幾人能見過天寒念我至風義覺君多
取士周三物論才魯四科相期曾閱上歲月莫蹉跎

學是千秋事文非一藝卑古來傳道術誰免假言辭
魯史三王政周官百世規知君美才氣慎勿負深期

峨眉縣曉發次韻

渡水籃輿穩穿林草徑微勝遊方外得樂事世間稀
風過歌僧笠雲來掛道衣山靈應待久好去莫相違

謝群公送別

賤士何須送群公不世情聽鷄朝謁後並馬出郊行
心戀金門遠身依王樹榮愁來今夜月兩地向誰明

道中遇盧先生

先生獨無慮作客竟忘歸謾把詩書閱寧知世事非
秋風吹落鴈江樹隱斜暉少立橋邊路相思恨久違

春和五首

幽人遊澗谷芳譽動京華暫食高山蕨終替上苑花
醉歌辭激烈老態影欹斜願得萬間厦轉為寒士家
山深諸歲殖海廣百川歸材首廊廟器文張錦繡機

魚龍將遠化鳧鶴漫齊飛為愛賢名久人間萬事非
慨余徒就老羨子早馳名幽谷遷鶯語九臯孤鶴聲

課蒙聊給膳教子力勤耕身世相忘久山猿總不驚
念子身宜隱憂時志復存騰章吐語索句發奇言

燕雀爭栖闌豺狼鬪食喧寧知陶靖節遠意向田園
鄭生瑚璉器曾住此林丘死骨今埋土新阡誰樹楸

寄處州教授蘇平仲先生四首

懷舊輕千里無書遠七年論心思盡地會面極升天
名重連城價文雄萬斛泉何時絮厄酒紀德浦陽阡

舊習深知誤虛名久自羞故人猶比數文死昔同遊

整女遺言絕胡公學制優科君施善教才俊滿南州
蘿山同業士存沒兩無聞未盡人間用寧備地下文
劉郎應屏跡鄭谷自清芬搔首看征馬天寒遠索群
昔過東陽縣知君近始來留詩徒屬和無計復邀回
賴有梁園客同傾杜酒盃死生星散後感舊復憐才

二十九日 三首

揮淚劬勞日持觴孝義門敢承千古託恐負二親恩
善頌慚諸彥傷懷望九原寂寥生意盡空愧此身存
野人哀感日天子戊辰年已負懸弧意空吟陟岵篇
病身難報國歎歲欲求田築室依先隴將心訴九泉
就木悲賢傑持家賴哲凡三人嗟莫並一世竟何成
毀壁千秋痛看雲此日情遙憐小兒子念我倚欄楹

遺病 十首

冬瘡春仍壯身羸氣覺虛腹乾祇食粥眼眩廢觀書
行步兒童嘆形容老病如平生千古意獨在悶難舒
病疴當歲晏去病猶存氣弱翻多汗心虛苦畏喧
此生應有命萬事可忘言向晚移書卷微吟則負暄
底用憂微疾人多悔久生危機非畎畝高枕豈公卿
千古斯文託群經此日情廢與天命在得酒且須傾
急雨張燈夜匡床伏枕時食貧宜客少身病領春遲

道豈斯文著才非聖世遺用心耕鑿外榮辱竟何施
久病諸人問深居四壁牢故交貽善藥姻婭饋醇醪
閑厭虛名絆貧知古道高時來稍暄暖斟酌減錦袍
二月風猶勁寒生滄海波呻吟知夜求羸瘵損天和
行覺冬衣重眠妨夜食多百年強壯日排悶付高歌
出戶迎人倦投床散帙迷牽衣噴釋子衰藥愧山妻
暮令尋勾漏梅生入會稽病思方術士亦似咀雲泥
春風已兩月閉戶不相知百舌強言事衆芳空滿枝
官途多世難卧病亦天時應有箠纓者低頭羨我爲
飲酒留盃底攤書礙枕旁人扶脩冠櫛客勸罷文章
穀雨催田父花時到海棠病夫渾不較流轉任春光
病久身渾憊警跡行易窮囊空宜勿藥跡滯尚飄蓬
禮樂周秦後乾坤橐籥中數行憂國淚江海與俱東

童景純來 二首

千古劬勞恨三冬瘡瀉餘故交猶記憶尊酒問何如
拜倩人扶笠又教子代書何時減藥餌一嘆百憂除
歌枕雨聲歇竹間聞鳥鳴病惟愁是伴閑與懶相成
墮地驚茲日終天負所生一杯魚菽祭非感淚縱橫
贈鮑民瞻
學道懶言文君文思不群雪消三峽水波漲一川雲

出處存文彖經綸在典墳莫名詞苑傳湏立濟時勳
哭吳樗庵先生五十韻

夫子嗟淪喪鄉閭寂寞百年遺老盡一代典刑銷
在昔朝廷盛諸儒學業饒著書磨歲月抗論切雲霄
獨步才偏壯清時俗未澆翟門人競集鄭驛客嘗邀
冠蓋來千里牲牢具一朝柳管嘶騷裏茗椀捧妖燒
家釀傳荷葉溪鮮貫柳條醉猶親簡策樂不爲簞瓢
晚節趨王命顰眉逐使軺將軍開幕府書諾任賓僚
燕薊藩翰重兵戎節制遙宣威增國勢僑魄避天驕
絕漠清烽火前驅奏鼓簫歸田心戀繚解組思飄飄
松菊猶堪理桑榆幸未彫散金思效廣擊壤願歌亮
紗帽長蒙首銀章懶束腰吟哦今李杜吐納古松喬
勝會無虛日清談或屢宵小心親里閭避咎狎漁樵
名美偏招謗年高未免謠聞牛嘔孔雀孤鶴畏鷓鴣
媚灶慚何枉懷冰恨莫消事隨東逝水迹斷舊題橋
素櫬還家慘總麻聚哭豈可憐嬰世網本不負天朝
盛德知誰繼克魂謾擬招園林春黯淡風雨暮飄飄
致遠悲良驥搏空憶皂鵠聞喪皆頌足知已自垂髫
秀句時稱賞華筵必辱要吟成珠滿紙坐久斗回杓
適意魚依藻搜奇翠映茗劇談余每共痛飲燭頻燒

髮爲工詩白心緣慮患焦豈知埋玉樹常想報瓊瑤
劍許何當掛琴存久不調已同麟斃魯空待鶴歸遼
官忍題朱旆家聞賣黑貂徑荒泥蚓出池廢雨蛙跳
隆替天難問災祥理匪昭聖賢從古歎憂患幾人超
女在難同祭身危不類晁知音俄頃失抱疾轉無聊
蜀魄三更月胥江萬古潮誰能名季札應解訴臯陶
痛絕生芻莫哀傷壞木嚙空齋暮聞笛揮淚向風颺
次危紀善五十韻倍成千字獻蜀王 有序

臣幸侍燕間叨陪論講於道德之奧雖未敢
窺然不可謂不知其一二近閱危紀善五十
韻排律詩因次其韻意有未盡輒復增加庶
數倍之成一千字上進蓋以紀事實而昭聖
世之盛美非欲效詞人墨客以靡麗爲工也
伏惟賜覽觀焉

曆數歸真主皇威定八荒奉天頒正朔截海統封疆
建國遵姚姒貽謀鄙晉唐德星臨井絡全蜀仰賢王
白日開金殿紅雲統繡裳輿圖文獻域城闕武擔陽
地秀多才彥田腴足稻粱十年藩輔重萬里幅員長
南土通流粵東墜帶沔湘周封元過楚禹貢舊稱梁
盛德超中古高名冠四方擎天爲柱石瑞世比鸞凰

禦衆樞機簡臨朝禮貌莊正冠居便座決事處齋房
實踐循規矩精思入混茫小臣名畫記直士諫無妨
該博尤知要英明匪過剛群書陪几席前哲儼羹墻
日稟宜方駕間平合侍傍事神乎矜嚮欽聖祝穹蒼
講學心無逸憂民意不忘陳經黃閣老問俗白髯郎
不洩親毛穎知微却杜康青雲隨鶴駕紫綬列鷓行
漢代規模大周官法制詳懿親思魯衛洪業重高光
師古人爲鑑存心禮自防不知千乘貴惟恐一夫傷
餓殍虞填壑流民閔陷羌水糲贖賤頰王粒飫飢腸
但欲明黎庶寧辭罄積倉分曹具餽粥隨處集羸羸
有嗇群聲沸相携蹇步躑躅靡無橫天盜賊耻相攘
恩出編租今歡騰施藥坊嬰孩頌殺養齒酪賜棺藏
故老偏優禮先賢盡表章中興想劉葛佐運念關張
擬植千尋栢還栽八百桑廟堂新邃宇劍履列長廊
杜屋重輪魚花溪頃煇煌齊名圖至白接武配蘇黃
善政俱脩舉仁聲遠播揚校人馴相虎膳宰縱河魴
要使天心順寧教物命戕至誠通造化惠澤及飛翔
淵懿真堪述謙恭莫肯當崇儒先五教建極重三綱
開館延耆艾隆師錫篚筐衣冠儀秩絃誦韻洋洋
執業諸生衆求書使者忙九流分插架萬卷載連樞

樂善人心悅無爲國本強虎懷臻聖域躡步領文場
揮翰銀鈎活摘薛玉佩鏘昂聳皆國器蘭桂本天香
觀妙言逾富研精食靡遑日惟親孔孟性不惑姪姜
軫念窮邊地垂情健卒糧撫身無凍餒遇敵必騰驤
解語踈鸚鵡長鳴歎驢驢劬農興耒耜寬法絕桁楊
當代真希遇前王或未嘗泰山高莫並瀛海浩難航
麟趾耽經史龍衣佩瑤璫咲談溫玉色追琢燦金相
肅挹尊賢傳端居喚小璫已能通魯語正可齒虞庠
王樹連枝秀瓊葩奕葉芳骨奇瞻日角派近識天潢
舉措存寬厚蒐羅必俊良聚賢類設醴實訓舊明堂
未學逢昭代平生服令望承顏初見日屈指九經霜
術類千金帚榮過七寶牀敢期蓮作炬每飲蔗爲漿
身賤思疑病言高點類狂汗顏趨紫闥馳羣落倉浪
心怯恩波闊人誇寵數彰賜衣頻跼踖前席屢徬徨
授簡安能賦開筵特命觴偶同華屋燕徒飽大官羊
雅句褒彌重微軀感莫量聯篇舒錦綺一字重琳琅
憶昔憂居壑陳情訴陟岡奎文昭孝行宰木發光芒
寵異兼存歿風聲別否臧望林掄杞梓占斗扳干將
知己恩偏渥希賢德甚涼何由酬覆載深幸覲顛昂
喜見皇家盛從知世運昌弓戈戢府庫道德固金湯

政教依仁宅詢謀遠智曩朝廷存鎮重夷狄敢飛揚
誠可回天地心能協雨暘群生蒙長養百谷屢豐穰
人傑生臯摯邦基過夏商九重延祚胤百世受禎祥
磐石安宗社山河拱帝鄉孤忠深佇望恭已贊吾皇

人日從蜀王登萬歲山

鰲首高臨紫極開五雲長日擁蓬萊嵩呼曾獻君王
壽人日今從帝子來寶仗鳴鞭金駮裹石牀御坐錦
莓苔才華愧匪朝陽風飛蓋華隆喜共陪

宿峰頂次濟定韻

層崖削壁跨千重坐鎮西南勢獨雄元氣崑崙磅礴
外祥尤隱見有無中珠璣寶佛皆全相金碧樓臺倚
半空縱是蓬萊并弱水清虛難與此相同

登歸雲寺閣

棲身丹壑總忘歸水閣頻登趣不稀雨脚斜侵耕叟
笠苔花青匠定僧衣山餘積雪寒猶壯巖墮流星曉
更飛卜築何當居此地玉堂金馬任相違

木皮嶺

自慚非佛亦非僊也宿丹崖綠樹巔曉汲衣翻草頭
露午炊竈起木皮煙日離滄海三竿遠天厭烏紗五
尺連頓覺眼前無俗物片雲飛過鳥爭喧

山中對景書懷

烏靴脫却換青鞋踏徧名山愜素懷虎嘯石頭風萬
壑鶴眠松頂月千厓雲開面高峰如削谷轉行行樹
似排湖海故交零落盡煙霞清趣幾人偕

宿新津寶花寺

百丈岡頭佛寺開晚涼按轡陟崔嵬落花亂逐溪流
瀉歸鳥低衝馬箭回雲外老僧鋤筍蕨樹根童子掃
莓苔景清愛借禪房宿不爲叅玄聽講來

送吳主簿

關西短簿衆稱賢太華峯前坐五年心爲嫉邪曾奏
事家因好客不留錢霜寒茅屋鷄聲蚤月落江城厲
影翻此去京華遇鄉使好將嘉政萬人傳

次韻贈方自巖山人

到處清泉可洗心禪機一指用功深任教東住復西
住不改鄉音與梵音是客喜爲青眼顧能詩懶效白
頭吟近來識面峨眉上蘿月松雲得共尋

次韻九調弟希政并柬鄭叔度二首

百年喬木陰當戶五畝幽居水映茅好古喜尋遺老
問避喧懶與貴人交從兄受學慚蘇轍與弟分財咲
藜包孝友傳家得無愧聚蚊兌使退之嘲

鄉間儒術許誰加弟唱兒酬興未賒經濟有心慚薄
德安居無事任貧家日高甕牖蜂穿紙潮落江汀鴈
聚沙却嘆離居趨侍日時來相對卜燈花

挽徐節婦

大節寥寥不可聞晚從吾郡始知真百年禮樂無男
子一日干戈有婦人波冷曹娥沉白骨雨荒剡嶺洗
紅塵爭如烈焰三千丈高照青編萬古春

贈韓敏道先生赴召

先生樂道慕前人又被書徵覲紫宸詩卷已隨官棹
月布衣還染屬車塵文章共喜遭逢晚禮樂應知入
問頻登眺鳳臺多制作郵筒珍重寄河濱

次韻留別陳季明先生二首

太丘美政漢稱賢高節英風四海傳垂白雲孫今幾
葉汗青甲子已千年盍替重見星垂象落筆猶驚地
湧泉耻以文章為世用懶將辭色向人妍

每懷海上三秋別來借山中一榻眠妙論久容親講
席深盃相勸惜離筵時清共喜閑身健情重翻令別
意綿他日朝廷訪遺老吹噓擬進白雲篇

絕句

枯木圖寄許士修

春到已多時幽禽尚未知上林無限好何事立枯枝

虎圖

踴躍谷生風呼噪百獸中豈知王者瑞足不履生虫

題山水二首

欲向匡廬隱出門知路難江山奇絕處多在畫圖看
離家今幾載衣袂染京塵不敢看圖畫青山恐吠人

題曹娥江

娥以孝而死江因娥得名至今潮上落猶帶哭爺聲

題竹月圖送太學生歸省

黃金臺上月照爾憶親情歸去供甘旨春林笋正生

病中除夕四首

數漏掩殘曆中宵氣候殊獨憐愁共病不與歲同除
三十知未老已難同少年功名謝時輩心事愧前賢
里巷占新歲皆云勝舊年幾回新歲過萬事只如前
良醫難治病學道不能行瘡疾何須患吾心病未輕

題畫

茅屋東嶼西嶼白雲前山後山為報溪頭流水落花

休出人間

牧牛圖

谷口驚湍雨歇柳陰芳草春還試問太平樂事夕陽

牛背青山

奉試靈芝甘露論

漢家圖治策賢良董子昌言日月光自咲腐儒千載後却勞聖主試文章

書事

伏枕三旬不整冠
夢魂時復對金鑿
忽聞盛事披衣坐
今日朝廷立諫官

二月十四日書事 二首

斧屐臨軒几硯閑
春風和氣滿龍顏
細聽天語揮毫久
携得香煙兩袖還

風軟彤庭尚薄寒
御爐香繞玉闌干
黃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

試院偶題 三首

柳影波光鎖院深
一塵不到市聲沉
多情惟有雙靈鶴
時到庭前送好音

三代賓興法尚存
每因取士嘆斯文
近來眼病無聊甚
豈復能空冀北群

橋門冠蓋藹如雲
才氣爭先總出群
自愧腐儒無一莖
強顏來此較斯文

次韻謝蜀王六首 有序

敬蒙睿恩賜以篇什誦味感愧次韻六首以謝

恩命許辭金殿直歸裝仍賜石渠書欲知懷德無窮意長望星辰想屬車

志是子淵方是廣才如曾點始為狂自慚末學何為者孤負恩言鬢欲蒼

幸瞻天下難逢德又讀人間未見書魂夢何嘗遠禁闈深恩安敢忘巾車

德尊待士真忘勢位下憂民每悔狂明日岷峨應漸遠莫雲回首看青蒼

全德已看承道統雄才更復主詩盟欲知聖敬心無息願謁參前與倚衡

德勝東平弟與兄共誇樂國似蓬瀛近聞傳令安黎庶歡動山南十萬兵

侍世子奉獻蜀王十首 有序

臣 謬以疎庸復侍世子殿下硯席竊覩岐嶷之姿英偉之識度越于人萬萬誠宗社之慶欲述鄙言陳民事人情物理之槩少效忠懇以廣聰明恨未果為先作絕句十首以進

伏惟益懋典學以副下情不勝至願

賢君德業本天成猶待脩心道益明喜見儲王親筆

硯更須講學近儒臣

昧爽先求問寢衣三朝日日禮無遺古來世子能敦

孝惟有文王最可師

祖訓昭昭日月新由來治國本天倫令名要使傳千

載仁政須教及萬民

炫日輝霞錦價高製成稱體小龍袍試看黼黻文章

美須念蠶桑杼軸勞

金匙碾益絳紗籠玉瑩珠圓顆顆同願采函風歌七

月要知稼穡重三農

農事艱難古所憐一生幾度過豐年若非聖世輕租

稅逐末何人肯力田

九經治國本脩身身正方能鑒別人辯佞要知駑異

驥任賢莫指玉爲珉

君王待士古來無今德高名滿八區濟美喜看賢世

子已能端拱禮諸儒

去歲開倉賑饑夫今年下令活無辜東平謾說能爲

善未識當時有此無

稅薄刑清見盛時民安田里俗熙熙欲求上古無爲

治仁孝君王自足師

謝蜀王賜果十首有序

屢承佳果之賜偶爾成句并述所見以寄下
情謹錄進上伏惟宥察

涪州丹荔擅時稱翠筐來庭色尚新獻罷未曾登玉
案先教頒賜與群臣

翠籠擎出殿門東受賜群臣喜色同却咲開元恩未
廣祇將異味悅深宮

尚食煩供素膳回金壺僊醞不曾開君王嗜道渾忘
味佳果何勞遠貢來

無才慚曳殿門裾瓊珠味類嘗玉饌餘解道側生風味
好惜非梁苑馬相如

九重勤儉恤民勞錫貢深思道路遙異味奇珍俱詔
罷皇明家法勝前朝

病身趨召歷千山又見江城荔子丹竊食無功心有
愧賜歸分與衆人看

園官愛果勝黃金一樹生成一樹心味美已知堪遠
口當思培植用功深

利欲頽波挽不回幾人沉溺壞臺要明聖道無窮
意須仗賢王不世才

道術衰微幾百年陋儒無力愧皇天已看位是真王
貴須使心承往聖賢

新製蒲鞭賜理官丁寧用法效劉寬好生要使民無
犯示辱如寬也不難

無題三首

宮臣傳教造安車駕出金門賜舊儒優老免親藩國
政入朝唯讀帝王書

山南桃李競春光食實年年在異鄉應被旁人暗相
咲閑官那得許多忙

伯兄海上思相見幼子山南憶別離兩地關心歸未
得夜看雲漢立多時

遠遶關戍二首

戀關思家兩繫情君王恩重屢留行欲知去國遲遲
意三日祇趨一日程

形如槁木榮枯泯心似虛舟去住忘底事別情猶不
奈只因懷德慕賢王

遊峨眉山紀行十首

一鶴相隨復一瓢山巔水滌足逍遙祇因戀關情無
限回首忘過萬里橋

西蜀雲山處處奇最奇人說在峨眉想應踏遍千崖
月露滴松梢鶴夢時

出郭涼風入抱清亂山遊馬似相迎寧知待召登瀛

客忽作看雲聽水行

王憐塵土辱凡肌命入雲山茹紫芝只恐同袍不相
識誤猜禮佛到峨眉

客久賢王兩賜衣不知春到已春歸清朝試出都門
看留得殘紅一片飛

山頭月出天初露江面風生水欲波正是勝遊新得
意片雲相引入峨眉

朝辭宮闕莫田家江白山清兩岸沙卧犬不驚籬落
靜麥風簷底響綠車

孤舟湖口一名僧咫尺鄉山識未曾今去峨眉同覽
勝躋扳湏上百千層

名山佳處孰同遊白髮緇衣四五流青眼古銘鄉士
彥燈前夜夜話台州

學德無骨佛無緣甘着儒冠坐一氈入社敢同陶靖
節不須三咲虎溪前

入山後覽定水仰山二上人并具講師次予發
成都絕句韻因復次韻述事言懷

落日斜明掛樹瓢下方城郭去人遙青山過雨僧深
定門外雲封獨木橋

羽客禪僧也好奇對人覓句幾攢眉林端新月初高

夜葉底殘紅落盡時

倚澗人家近更清吹風驚穴走還迎衲衣鶴筆從章

甫落日看山一字行

山南夫子待多時庭外松花落澗芝夜半夢回聞鼓

響覺來顙泚冷沾眉

澗底白頭僧浣衣雲間童子負薪歸幽栖更羨投林

鳥半已尋巢半已飛

千尋古木已無柯萬丈深淵不起波此日勝遊他日

記落花時節到中峨

東海西頭是我家門前花徑接鷗沙三年別後一作

徒多恨敢道詩書讀五車

山行十日只逢僧盡道蒙恩報未曾共上峨眉望宮

闕祥雲五色繞三層

奉詔名山作勝遊壯懷如水不停流今朝獨坐峨眉

頂一覽端能隘九州

榻借禪那豈夙緣坐來渾似舊家氈祗應心事慚蘇

晉不解長齋綉佛前

次韻馮懷送叔貞之成都十七首有序

乙亥新春出城東偶作十七詩同遊諸友從

而和之因亦次韻以寫所懷會叔貞之成都

書以識別詩中所云司戶孫者即叔貞也

道濟群生心尚歎知周萬物禮逾勤能為世上難行

事始是人中寡過人

盛世豈無謀國者漢家長憶富民侯榮名史策尋常

事公論江河萬古流

漢高嫂士千餘載不見師臣與友臣解使時君謙德

重孔明而下兩三人

下士立身涇渭渾胸中耿耿是非存子雲美新最可

賤著作猶尊李仲元

密葉叢篁噪晚鴉荒村百里兩三家疲民采拾供租

稅猶恐傍人議權茶

多才久要錢文學長日詩筒袞袞來俊思雪消三峽

長好懷春到百花開

伯尚庭前傾竹葉用中宅畔看梅花天教二子相為

樂來往風流也足誇

每懷樗散鄭司戶喜看杞梓作孫枝氣清似得江山

助才異休令匠石疑

胡生挾策行千里足繭衣穿不肯回斯道要為終古

計丈夫寧避俗人猜

江山萬里無黃耳雨露三年憶紫荊日暮出門聞鴈

過恐聽雲畔索群聲

一念無爲付道耕百邪還聽欽心丘本原能與天同體三代功名始可成

浩蕩乾坤爛熳春天將樂意付窮人迥無臭味堪誇世縱有爭心豈解嗔

烏石岡頭白苧衣幾回醉伴夕陽歸山中兄弟遙相憶未必天心與我違

我與東風作主賓恐教負却太平春一觴一味酬佳景也未輸他世上人

梅逕桃蹊透葦門半依城市半通村春風一見如相識莫逆於心兩不言

魚在深淵鳥在山乾坤無物不相關野亭日午支頤坐閒看雲天一鶴還

食罷移床坐小亭細看群蟻奪餘腥倦來莞爾成微笑字宙茫茫幾廢興

感舊九首

雄文不見林公輔病眼荒荒何處開將相亦輸天上樂多情莫向世間來

孟酒論心有幾人天台張毅舊相親近來詩句多奇語書比歲真更絕倫

精通八法揚文遇暗誦五經陳用中揮翰天庭應獨步恐飢村巷欲成翁

翰苑暫歸盧太史銓曹已失鄭郎中名高金殿龍頭選夢憶蒼山馬鬣封

林鄭爲文學我家波瀾議論闊無涯兩年不見何時到望斷嶠江八月槎

博陵博士才華盛漢上嗚人道術卑欲寄一書無鴈過相期千古只心知

立言溫粹懷陳采肆筆縱橫憶鮑岡若使韓門加接引未容籍湜獨升堂

王郎遠逐雲中戍許子俄爲地下郎重訪舊人尋舊迹嶺雲溪月總堪傷

多病深知志術荒中年苦復厭文章欲圖天地相終始肯與時人較短長

別母舅吳外舅鄭公三首

昔奉安車共入關擬於此路復南還今朝獨向江東去淚洒西風草樹斑

女甥携抱遠相從骨肉情深反負公南鄭江頭三尺塚夕陽衰草萬山中

竹帛相期古道深結婚端不爲多金自斲非是奇男

子恐負侯高擇婿心

中秋對月 二首

雙檣鳴江水不波雲山無數拂船過夜深把酒問明

月月色與愁誰較多

南鄭荒墳草木寒東甌舊宅桂花丹九秋最好入宵

月又向孤舟獨自看

題漢中三寺佛放光

三寺神燈古有名我來惟見月華清非關佛日今消

歇應避文星不敢明

蜀相像

羽扇綸巾一卧龍誓匡寶祚剪奸雄圖開八陣神機

外國定三分掌裡中

買臣妻墓

青草池邊一故丘千年埋骨不埋羞丁寧囑付人間

婦自古糟糠合到頭

二喬觀書

深閨睡起讀兵書窈窕丰姿若个誰千古周南風化

本晚凉何不誦關雎

王節婦

兩月孤兒百里墳一燈風雨幾黃昏可憐玉帳豪華

客不識金沙節義門

鄭義門

丹詔旌門已拜嘉千年盛典賞堪誇史臣何用春秋

筆天子親書孝義門

彭山道中

煙鳥歸林已夕陽野人相引度高岡馬頭一片青山

影經過緜衣似水涼

夜度桑洲驛

山路響響石蹇平碧天涼露下三更無端一夜西風

惡吹着新愁上紫荆

客至

竹裏烹茶費屢呼埽堂沽酒遶村無同食麥飯無難

色風槩知非淺丈夫

聞廬原質表兄廷試探花即授編脩喜而寄之

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是青蘿居士

說近來文運屬天台

送義烏龔叔安給事歸省 二首

鷄舌同舍侍紫宸朝回東閣每相親片帆忽逐西風

去駕驚行中少一人

繡湖煙雨正宜秋之子還家喜得遊忠孝堂前舊明

月相隨重到鳳池頭

談詩 五首

舉世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能探風雅無窮
意始是乾坤絕妙詞

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僞今人未識崑崙
派却咲黃河是濁流

發揮道德乃成文枝葉何曾離本根末俗競工繁縟
體千秋精意與誰論

天曆諸公製作新力排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
氣難詆熙豐作後塵

萬古乾坤此道存前無端緒後無垠手操北斗調元
氣散作桑麻雨露恩

覽陳先生見和諸詩戲題
孔璋揮翰檄曹公烈日秋霜格力雄白髮雲孫千載
後新詩尚可愈頭風

道者扇

競利爭名不暫休紛紛盡逐水東流道人心事如松
栢閱盡尋常草木秋

題山水隱者

先生六歲時作

棟宇參差逼翠微路通猶恐世人知等閑識得東風

面則看白雲初起時

題山水

霜落江南木葉丹滔天波浪一舟還何人得似林中
雙目送浮雲過遠山

脩德惠枯木圖次韻

有序

脩德先生寄惠枯木小幅并以詩留別病中
不能追從謹次韻奉答

四首

遠別出門愁見難燕山越水路盤盤將心付與天邊
月兩地清宵一樣看

月明樹影落晴波寫寄山房古意多已分此身同槁
木歲寒相對老巖阿

百年禮樂愧前賢灑洛微言久不傳待子歸來同講
習細炊麥飯飲寒泉

至道無聞昧力行神交千載獨周程直教俯仰渾無
愧始是堂堂世上英

見梅

寒梅凍後放幽姿何事今年花較遲昨日途中春意
到溪頭纔見兩三枝

畫梅

微雪初消月半池籬邊遙見兩三枝清香傳得天心

在未許尋常草木知

竹

不禁俗物敗人意忽見幽篁眼為明記得舊遊天上
夢連昌宮外聽秋聲

題東坡畫竹

內翰何年寫畫圖眼中驚見鳳毛孤一枝潤帶江南
雨遂使眉山草木枯

斑竹圖

湘君泣盡淚痕乾翠袖蕭蕭倚暮寒却憶洞庭為客
處滿湖風月泛舟看

墨菊二首

解印歸來鬢已斑故園松菊可怡顏祇緣三徑荒涼
久特寫秋花仔細看

分根昔日向東籬種近羲之洗硯池幾度偶澆池上
水花開朵朵墨淋漓

題菊

順流舟楫日邊回古木軒窗水際開萬里西風數行
鴈送將秋色過江來

馬

一日曾騎越與燕鼓車隨後意茫然圍人何必相羈

絆亦未乘龍去上天

聞燕

曉夢驚回燕語巢牕前紅日在花梢心思佩玉朝天
日待漏金門鼓尚敲

百雀圖

曲巷高簷避網羅朝來飽啄鷹頭禾但令四海長豐
稔不厭人間鼠雀多

羲之籠鵝圖

內史清真江海情每將高詛動朝廷平生却被能書
誤更為鵝群寫道經

荷花渚禽

絕世丰姿不受塵丹霞為質玉為神渚禽莫怪開時
晚一洗尋常草木春

鸚鵡

幽禽兀自轉佳音玉立雕籠萬里心只為從前解言
語半生不得在山林

立春偶題二首

萬事悠悠白髮生強顏閱盡靜中聲効忠無計歸無
路深媿淵明與孔明

百念蹉跎總未成世途深恐誤平生中宵擁被依牆

坐默數隣鷄報五更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文程

府學生陳鎮 葉瑛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李歸 戴濤之

黃巖縣學生孫晃 牟汝鈞 校對

遜志齋集附錄

中順大夫浙江按察司副使奉 勅提督學校監范惟一 編輯

奉政大夫浙江按察司僉事奉 勅整飭兵備南昌唐堯臣 校訂

中順大夫浙江台州府知府事刑部郎中東吳王可大 校刊

蜀王賜方漢中書二首

公西州之冠冕有識者無不心悅誠服而新學晚生亦有所依歸也余一日不見有如三秋况在遠道乎先民有言能自得師者王又曰務學不如務求師良有以哉

予以耿躬藩衛宗社之重亦必慎東賢良以備顧問爾懿文清節有東漢之風尚志立言為當代之重秘閣閱書燕閒賜對經帷進讀道德坐論矧乃郡庠之責學課之繁別既數月良非得已忠言嘉謀予所饑渴竭乃心力副子眷待遺書指不多及

蜀王送希直先生還漢中詩

崑山峨峨江水泱泱我疆我理俾民以康靡言匪衣靡善匪得閱士孔多我敬希直謙以自牧卑以自持雍容儒雅鸞鳳之儀有學有識乃作乃述追之珠之金玉之質侍我經筵不倦以勤非德不言非道不陳

遜志齋集卷之二十四

職思其歸義不可奪采采者芹何教如渴

爰抹其馬爰振其衣拜手稽首載辭而歸

昔之來也春日遲遲今之歸也涼風淒淒

悠悠我心念子良苦爰命辭臣飲餞江汜

王道如砥既歌且詠八月初吉抵于南鄭

沔彼江漢亦合而流瞻彼岷峨鬱其相繆

心之知矣臨別繾綣子如我思道豈云遠

歲行在子文闈秋開較藝至公遲子西來

蜀王賜方教授詩三首

伊昔開東閣相看眼獨青文章奏金石衿佩覩儀刑

應世遊三輔焉能困一經削星垂炳耀染翰侍彤庭

聞說眼空天下士只疑身是洛陽人少年有學談仁

義高論無慚問鬼神九載之官看教育萬言詣闕聽

敷陳曳裾已在長沙日知已相逢此志信

四十雖聞不動心平生富貴豈能淫屢蒙論薦來天

祿自負文章入翰林養望也須添白髮觀光仍遣教

青衿河間好古嗟予慕多士從遊愛子深

蜀王送胡志高赴漢中兼東方希直二首

趣裝何處去驅車赴漢中欣然遊大郡况復依方公

問學日益博道德日益隆丈夫志遠大那肯局樊籠

他年居館閣步武接夔龍

胡子蜀中士受公知更深不憚三巴路欲成仁者心

伊昔韓門士籍湜蒙賞音勗哉今胡子頗無媿鄭林

鄭公智
林良顯

蜀王讀基命錄

武皇稱汲黯近古社稷臣卓乎天地間百世有餘芬

宋公廊廟姿志慮殊精純由來慕前烈頓學在斯人

雖處江湖遠擬欲踐臣鄰苟非堯舜道肯向繡裳陳

嘗咲賈太傅前席對鬼神著述累萬言所言皆歸仁

為君觀此書四海屬經綸為臣觀此書有術能致君

聖賢友多聞我亦忝嘉賓持此以贈我讀之至夜分

撫卷再三歎良可媲美墳

送方生還天台詩有序

金華宋潛溪瀛

古者重德教非惟子弟之求師而為師者得

一英才而訓飭之未嘗不喜動顏色此無它

天理民彝之不能自已也予以一日之長來

受經者每有其人今皆散落四方忝稷雖荒

荒不如稷稗之有秋者多矣晚得天台方生

希直其為人也凝重而不遷於物穎銳有以

燭諸理間發為文如水湧而山出喧啾百鳥

中見此孤鳳凰云胡不喜越一年別去感慨
今昔又云何弗思退朝之暇懸燈默坐因發
於聲詩一十四章以送之末章用來字者莫
負笈重來以迄於有成也詩曰

北風何逶迤雪花大於手之子有遠役忍勸尊中酒
念子初來時才思若繭絲抽之已見緒染就五色衣
被之行儒林孰不生豔慕蹀躞學徒一歩一回顧
余生老且至秋髮垂兩肩得之喜欲舞如獲寶珞然
素編就清書青燈坐深夜探玄欲忘寢薦味如啖蔗
一朝別我去何以釋離憂不禁秦淮水流子江上舟
但願逆風起吹舟不得往共穿鍾阜雲時看白石長
風本無情物豈能知我心事既不得諧贈言如贈金
須知九仞山功或少一簣學貴隨日新慎勿中道廢
群經耿明訓白日麗青天苟徒溺文辭螢燭儻爭妍
姬孔亦何人顏面了不異肯墮盆盎中當作瑚璉器
不見金谷園瓊芳委塵沙泰山有喬松老幹凌蒼霞
四海皆兄弟知己獨難遇伯樂倘不逢鹽車厄騏驥
明年二三月羅山花正開登高日盼望逢子能重來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書于蘿山石室精舍

送希直歸寧海五十四韻 有引

潛溪

洪武丙辰予官禁林寧海方生希直以文爲
贊一覽輒竒之館寘左右與其譚經歷三時
乃去明年丁巳予蒙恩謝事還浦陽生復執
經來侍喜動于中几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
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
肆言之離析於一絲而會歸於大通生精敏
絕倫每粗發其端倪能逆推而底于極本末
兼舉細大弗遺見於論著文義森蔚千變萬
態不主故常而辭意濯然常新袞袞滔滔未
始有竭也細占其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
同僅越四春秋而已英發光著如斯使後四
春秋則其所至又不知爲何如以近代言之
歐陽少師蘇長公輩姑置未論自餘諸子與
之角逐於文藝之場不識孰爲後孰爲先也
今爲此說人必疑予之過情後二十餘年當
信其爲知言而許生者非過也雖然予之所
許生者寧獨文哉庚申之秋生以不見大母
者久將歸省焉予深惜其去爲賦是詩旣揚
其素有之善而復勗以遠大之業云詩曰
昔在辭垣時英才常駿奔水碧與金膏價重駭見聞

終然無根蒂歛散空中雲方生海來上玉立而春溫
 袖携緜繡書面帶薊薇文揖遜入禮域陳義凌秋昊
 同食大倉粟共勘典與墳潛深索幽邃穹高攀嶙峋
 踏雪忽言別涉險航江津梅花似相憐沿途憫孤貧
 湛恩來九天憫我髮如銀特勅還故山許與煙霞親
 生聞抱經來處此寂寞濱藩蒼扣無始溟滓窮無垠
 宇宙所管攝載籍所敷陳終始鉤鉗之若大樂建鈞
 律呂按高下宮商肅君臣嚙和兌瀉瀝疊奏歸繹純
 柔濮咲麾斥滛哇竟何存黃鍾壓瓦釜庭燎滅鬼燐
 似茲稽古力可敵戡定勛濡毫寫雄顛勢足移峨岷
 漏泄渾沌竅出入造化神變幻波起伏清溫玉璫珣
 蓋抽神奇秘不墮臭腐塵所以日出之愈見光景新
 山鬼當酒泣湘靈且逡迷振古著作家後先各續紛
 豈知萬毛牛難婉一角麟古今二千載有如星在晨
 豈意瓦礫中見此席上珍予生髮未燥立言鄙河汾
 結交一世士暮齒越七旬妍媸與昔良入目無留痕
 自非病狂藥顛倒甲與謹寧因一學徒諛辭浪云云
 大言心不忤祗為所見真生今省行期序飲松竹根
 咲摘黃金花起泛青瑤尊酒酣兩耳熱劇論如抽繯
 寧無贈別言有志須當遵真儒在用世毋徒帶彌文

文繁必喪質遠中邇彬彬有虞號多士九官展經綸
 惟時亮天工外夷悉來賓不聞有著書鼓蕩摩乾坤
 生乃周容刀生乃魯璣璠道直器乃貴奚須用空言
 孳孳務踐形勿負七尺身敬義以為衣忠信以為冠
 慈仁以為佩廉知以為鑿特立睨千古萬象昭無昏
 此意竟誰知為爾言諄諄毋徒謂強聒一一宜書紳
 洪武十三年庚申秋九月吉日

先生與伯欽書云太史示予此詩未嘗以示人蓋
 以其知者少故也今特錄寄吾兄前輩勉後學倦
 倦之意不特在乎文辭而已望相與勉之

跋太史公送方希直還詩 臨海林佑公輔

天下之士不能皆賢拔其尤賢者而訓迪播揚之則
 天下之未賢者亦將觀感而興起矣此善教之道也
 孔子論仁論學之際一則曰顏子二則曰顏子而三
 千之徒亦自以為不及日夜勸勉求其所以為顏子
 者終聖人之世雖庸才末學聞風而起者皆有所成
 非教者約而所成者博哉苟不擇賢愚槩而進之非
 惟彼未有所悟而我之教無迺屑屑矣乎當今之世
 去聖人已遠執聖人之道以尸牖天下者太史公一
 人而已天下之士登公門者奚翅千數而公許與之

間特於希直深有望焉觀所贈詩拳拳之意蓋可見矣雖然使天下之士其立心其操行其爲文辭誠如希直者公之心也幸而僅有焉又烏得不深望哉又烏知所望於希直者不爲天下學者之所望哉吾知此詩之作不特於希直見之

又

臨海葉見恭夷仲

見恭視宋太史公以年則父兄也以道則師也少爲學子時常思從公遊而不可得洪武初自安南還始拜公京師公一見即呼爲忘年友而不屑以師父兄自居頗疑公有所惜旣而侍公者數月辨論親誨未嘗不爲予盡乃益服公學鉅德溥信乎其爲一代偉人而非叢爾小子之所能測也其後爲廩祿所縻挈挈然往復南北雖或間至京師一再見公而不得久嗚呼公今不可作矣閱其遺稿輒潸然出涕公高第方君希直性孝友爲文章雄邁醇深登公門者皆莫能與之齒公特鍾愛之雖親子姪弗及也在金華時嘗辭歸省公作詩二百餘言送之所以期望之甚重今年冬予與希直同徵赴京師希直於舟中出以見示相與收淚讀之予且衰愧無以答公之知希直方富於齒尚益自力以求副詩中之所稱也夫洪武十

五年長至日

又

同邑郭濬士淵

濬事愚菴先生時希直年纔十四五操筆綴文固已不凡後希直從先生守濟寧由京師還值予武林出示今太史公所贈詩觀其規勉屬望之厚情詞藹然濬疑天下能文之士莫不以得出太史公之門爲幸如希直者宜非一人而希直以童冠之年厠於其間獨何道以致此哉去年冬太史公來朝往拜之頃復得與希直晤叙且得盡見其所謂遜志齋稿文氣渾成識見卓邁動以聖賢自許其身不但言詞之古而已然後知希直之致此者有在也雖然古學不明久矣世之人以時代觀人而不知今之可以爲古故特達抱負之士恒見累于多口是雖習俗與時移易抑亦吾道未有以信之爾希直尚益勉循古道興復古學不負太史公屬望規勉之意使先生之學大被于世斯爲善爲人後矣惟希直念之

染說

金華蘇伯衡平仲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梔取藍取茅蒐取棠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浣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熾

之濕之暴之宿之滯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
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
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
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
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
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
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于
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說
之乎此惟善工者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於染
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
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
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
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
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
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
勢和之以節奏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
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染
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辭則不能達猶不
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况於
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

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
况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
固劉向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脩王
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
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
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視六經豈不
有徑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
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
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
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辭氣非六經不
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
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緞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
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
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
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縉紳以至四方之
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
過宋公退即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
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
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章垂五十而
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

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于哉此予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洪武十九年秋八月望日

古詩贈希直

葉見泰

吾友方濟寧其人世希生有如炎燬之雪晴天之星平生特立不徇俗窮年矻矻惟究心乎義文周孔之遺經一旦起作郡卓然爲群黎之怙恃列牧之儀刑九原長往不可作使人思之泫然雙涕零我言濟寧今不死濟寧有子字希直外焉才華已絕世內焉持敬恒惺惺往年我謁宋太史見之坐右愛其風神秀發目光如月雙眉青太史文章擅中土東播踰若木西流入麓冷每稱希直稟間氣旁馳餘子猶以清渭臨濁涇太史猶巨鐘而我猶寸莛我誦無陋辭一一爲我側耳聽只今遠行不可覲送入樊籠仍剪翎我歸已五載俛首類拘囹每一念疇昔中心若生螟今年希直忽相過使我洒淚如醉醒握手塵市中碩影兩蛉蟬雄文細字塞巨帙咄哉著述能爾馨振袂快讀不可了雅辭宏論開心局其顯遏雲漢其幽通窈冥瞻如戈甲積晉庫竒如盤鼎鑄商銘麗如勾芒青春布花卉壯如隆豐白日驅雷霆千沓萬派怒奔放終然帖帖趨東溟願我歛退餘守口動如瓶今日得

子文耽誦不暫停有如赤日途解渴得楚萍又如藜藿腸忽咀五侯鯖瑣瑣彼何人邇工月露形劃然周廷覩巨燿光影不復窺微螢嗟哉希直執經太史門聞禮濟寧庭以文比行行益峻持以用世不啻如養生之穀粟濟疾之參苓胡乃僻處東海裔坐閱晦朔彫堯堯我欲其爲不朽計鏗鏗淬礪重發劄至音詎能秘錫鸞谷和鈴直頂上追虞書媿周雅豈肯下比秦誓方魯駟于以作春秋之羽翼爲禮樂之藩屏嗟哉載道器孰謂在世猶芻靈上帝閱世憫斯文寧復下取勅六丁水爲江漢星作斗鑄之金石番千齡洪武十年夏五月吉日

送希直遊金華

同邑許繼士脩

良會古所惜光景不可留故人今有行出門復悠悠晨鷄號遠陌行色滿道周惻愴意莫宣慷慨意難酬願言力古訓所貴德業優千里從明師豈徒事遠遊川原渺何極仰止在山丘余生學苦晚賢哲忽我尤願乏馳騁力重增離別憂遙遙金華道逸駕邈難儔瞻望兩相失從君去無由願爲東南風吹上八詠樓願爲雲端月照彼雙溪流君情諒不遠我心復何求

答希直

許繼

發嶺隱天末遙思正屬君慰情來遠札動目有新文
逸驥莫並駕離鴻常念群山空歲華晚舊話幾時聞

送希直應聘赴京

許繼

陋學窺千載古今極寥寥奇才不世出先哲何其遙
方子間氣英孤鳳翔九霄經史欲胸臆早歲能充饒
深造入玄闕精研味腴膏發為五色文光燄萬丈高
吐辭信雄筆江河勢滔滔聞者但縮喙白首慚俊髦
受知潛溪翁恩義猶同袍顧託有深意揚言豈虛褒
聲價凌海嶽山澤焉久邀神珠隱自現寶王終難諂
中使隆優禮特起推賢豪天衢麗雲日盛際宜有遭
紀載小班馬明良慕夔臯微猷諒已著榮名非所傲
同鄉託交誼眷戀豈一朝因依附勁翮愧我腹背毛
會難思少留去馬疾若飈情至不能別病懷空鬱陶

聞希直自京還

許繼

玉音初捧已殊倫天意深喜得異人衆謂歐蘇才復
出我知孔孟道當伸賜歸使就林泉養期用留為瑞
世珠一旦已成千載遇高風矯首在清昊

寄方正學內翰

樂平程仕簡

三十年前下董帷姓名早見註黃扉古今文字非無
託天地精華信有歸金匱入編嚴斧鉞紫泥承諾落

珠璣斯文盛代惟公輩林下何曾有布衣

正學齋記

金華王紳仲縉

漢中府教授天台方公希直備神明之資負正大之
學慨然有志於聖賢者也蜀王殿下素加禮敬間嘗
聘置右右以咨諏正道公見必以仁義道德之言陳
於前王方大肆力於緝熙之學日以誠意正心躬脩
體驗為務與公論辨若律呂之諧肯綮之中無不脗
合王愈加歛容納之與臣下言必曰方公今之賢者
也遂賜名其讀書之齋曰正學期其底聖賢也公退
以告于紳紳聞三代之隆大道昭著風俗淳厚人倫
明于上教化行於下故人之學焉者多出於正周衰
列國分爭人尚詭異各自知能自立門戶而異端之
術競起矣若楊墨之為我兼愛老聃莊列之虛無張
儀蘇秦之縱橫韓非申不害之刑名管仲晏嬰之事
功有不能枚舉者逮至漢唐世愈降而道愈漓著書
動以百計其為說必曰我著書所以明斯道也而道
卒不加明我立言所以開人心也而人心終不加古
非徒無益於人其所以壅塞正途聾盲耳目者為甚
大天下之士莫不隨波逐流而相上下其於聖賢之
道遂若岐逕之異趨矣比之三代之學其邪正為何

如哉尚幸間有豪傑之士出於其間足以回人心破邪說挽頽波而振餘風然亦不能多見若漢之董仲舒其言明白坦易爲得聖賢之心唐之韓愈卓乎特立於百世之下皆間世之奇才也至宋周茂叔以洒落之懷得理與於默契心融之妙及其門者若二程子之主敬行恕窮神知化而道益宏遠矣其後新安朱子出又能推明周程之旨而集群賢之大成於是世之先後雖不同要皆羽翼斯道而所學純乎其正者也故自三代之下論者莫先於宋有元之時若許衡氏若吳澂氏若許謙氏輩彬彬和附于下者蓋莫非朱子之傳嗚呼上下千數百年求其人僅僅如此而邪說之惑人反有過之則夫凌高駕虛勵志鼓勇而跌足於異途者可勝道哉此志士仁人所以扼腕而深悲也今公才足以振俗德足以服人生逢聖明之世而又遭遇賢王之眷顧則所以追諸子而邇三代者公其可無意乎紳識志卑淺於公之學無能爲役幸嘗辱知於公最久故敢竊公之餘論以繹睿念之萬一苟以爲然則繼今以往益圖執鞭以爲御焉

谷方希直先生書

王紳

紳向時嘗立於道邊見有行者揖群兒而問曰某將

往于其敢問何之群兒指曰當從此往有頃行者悔曰群兒之言不足信乃更揖於父老父老曰當從彼往行者從父老言果得周道以此自懲學問之道果何異哉自孔孟沒後道術分裂百家並起各自以所見爲言上下數千年其人不可勝數大抵皆得其一而遺其二剽其末而失其本者也甚至敗道傷化流毒遺害者有之况至於今風俗愈漓教化愈敝則其言又豈不甚乎此豪傑之士所不忍見而自默稍有志者當慎擇而聽信之也紳質性愚陋固不能立言以攻之然切欲慎擇而聽信四五年來問道之心甚切群兒之言喧囂闐闐于耳者亦不爲不多及求如父老之言惟執事也故紳於執事之言每心融神會旨解意通獨恨力不足耳苟其可強雖水火在前弗顧也今執事乃惠書以紳能聽執事之言爲獎嗚呼以善道告人而從之入之情也又豈紳有過人也哉雖然執事所謂知言難遇發口祇覺無味故默默自解此則紳之所惑者也自昔聖賢之生豈必逢聖賢而後言皆俯躬曲就喋喋而誨之惟恐其道不明也孔子嘗環轍於魯衛陳宋之邦至老不倦後雖有無言之歎然亦發憤之辭也孟子奔走於宋梁之國汲

汲以仁義闢邪說時人不察或譏其好辨而孟子不沮觀其所爲可槩見矣今執事備精誠之才蓄純明之德日以立言明道爲己任而期底乎聖賢之域庶日談論於衆人之中是者進之非者斥之使開其心化其質是其宜也胡爲默然以自解無乃與孔孟之心異乎雖然紳之愚世所不取而執事且教之又安知執事之言非孔孟之意乎徒以紳受執事之知而不以是爲復是負執事之心也又豈紳之心哉

上侯城先生書

先生又嘗覽侯城生

王紳

君子負天下重望者必有副之之道也然言其衆非一士安得人人而誨之哉言其久非一時安得日日而語之哉古之立言著書者正以此也紳切見執事以英妙之年早屬天下之重望然而副之者非無意也第恐有所未盡焉姑以近日目所及者言之自邪而入見于王口談堯舜周孔之道日閱書詩六藝之文及申而出接見賓客學徒者十數輩扣之以律而應之以律倡之以呂而和之以呂無不各中其節其用心亦云至矣而其勞亦且甚矣然復以爲言者蓋以陳于王前者雖甚盛而尋丈之外人不得而與聞也接于往來者雖甚美而閭巷之間人不得而共知

也是則執事窮神憊力於一日之中而所及者止此則又何以慰遐陬僻壤之望哉此紳之所以拳拳望執事立言著書以明道也且道之不明亦已久矣自孔子沒異端並起至孟子麾而斥之其言見於七篇之書其書雖爲門弟子之所記述然莫非其精神心術之所萃後乎萬世斯道藉之爲保障生民倚之爲粟帛其功不在禹下者豈止及數人而利一時哉其後若荀卿若司馬遷若劉向揚雄班固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而其所至亦各不同惟韓愈獨不喜著書故張籍切切爲言愈請待五六十然後爲之紳未嘗不慊于懷以爲著書必待五六十且萬一天不假年則賈生之策不及陳而文中子之中說不及著也切意愈之卓立豪傑邁于近世其書之不著固不足爲其重輕第人之仰望者不無缺意焉今執事之才之美固將轅馬劉駕揚班而底孟荀也天下之所仰望者豈外此哉執事苟不亦有以副之吾恐望之弗得必繼之以怨怨之不止必隨之以詆且毀也或者又謂凡著書必其道不行于時故托於書以自見耳今侯城蘊才蓄德筮仕云初方將駸駸見用以究其志奚以空言爲事乎曷思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其並列非一日矣孔子亦曰有德者必有言未聞立德者棄事功而建勲業者遂忘言也周公其德大聖也其位冢宰而攝政也其言散見於詩書周禮也迄今未有病之者而著書豈足以病執事哉今執事之德厚矣言之見於文章日用者大而至矣苟遂因而筆之於書則雖安處一室終日如愚而遠近之人均受其惠矣何必窮年竟月披寒冒暑奔頓於道途以副人人之望而卒不能周其望乎惟執事其納而圖之

上侯城先生第二書

王紳

向者不揣愚惑輒獻警言於左右蓋祈執事立言著書以振天下之聾盲情激于中不覺觀縷執事以爲然耶談笑納之俾副其望可也以爲非耶訶叱而麾斥之不爲過也今旣不遂其請願乃賜答以千數百言若有所論辨者尤見執事之德之弘不以言之不善而遺之獨固守其謹攝而不變又且道之使盡其言者是豈紳之所敢望哉然而有不可已於言者故不得不終其說也執事懲揚雄王通之徒未明道而著書爲無益於世遂欲躬顏子黃憲之行俾默默無片簡之可傳而後已足猶懲人之病風而惡出畏人

之溺水而却游也不其矯之太深而過情也哉且天之生聖人也豈特獨厚其身邪亦將用其有餘以備其不足爾觀乎堯舜禹臯陶蓋之典謨高宗湯武成康伊傳周召之訓誥若孔子之所以刪述曾子思孟之所以繼繩其大要皆所以成已而成物也以是聖人雖不世出而斯道不終泯者以有斯文之足徵也今執事又謂斯道近世大儒剖析刮磨具已明白縱著書不能加於孔孟故辭讓不爲是尤不可也且所謂成已成物之道六經已具載矣孔子無言可也而猶不忘於弟子之問答孔子大聖也其言該博無遺宜若無以加矣而曾子猶用心於大學子思親承曾子之授且聖人之澤未遠可以忘言矣亦汲汲於中庸孟子時異端雖起荷舉聖人之說而闢之亦可矣乃反覆乎七篇之言至周元公道絕千數百載文獻昭昭尚在也亦必以心得之妙筆而爲書其後若二程子若張子若朱子若呂子輩莫不各以著書爲事其餘紛然作者不暇論彼諸聖賢者豈不知天下之道一揆也聖賢之至不可等也然且鯁鯁焉若此者所謂畏天命而悲人窮至仁之心也今執事言行皆取則於賢哲願獨於斯而避之此紳之所以未曉也

且執事之所以脩于己者美矣而士之所以望於執事者亦至矣正宜寢不安席食不下咽拳拳夜以繼日而圖副人之望尚何暇恬居安處而俯與紳論辨去取乎哉惟執事深思而毋忽

與章景庸書

王徐叔豐仲編先生之子

王徐再拜書奉景庸契家兄長執事二十四年之別山川阻脩莫遂一會晨夕惟翹企尺素之書稍慰契闊至今未奉一字其於馳戀之懷奚啻飢渴去秋得剡西孫孟昭書知有教翰至東陽煩單宗陽付趙希德轉達舍下不意希德領書遂一疾不起後問其諸子竟失所在惟增悵恨而已茲會貴邑祁姓商人詢知使門與其同里葉宅有姻聯之雅從而獲審文候動履迪吉賢伯仲均綏多福為慰僕今歲假館於金華郡城義士袁仲仁家童冠叟叟遣日學無寸進徒於世有生無益死無聞之憂懼耳視執事賢伯仲德脩而業廣文雄而名振士林者不可同年語矣敝郡斯文寥寥潛溪文脉之遺僅有浦江鄭義門叔度先生檢討叔美先生乃弟叔端先生三數公而已聚會間談論同門往事未嘗不慨然興歎先師遜志齋及先人諸公之不作而深有羨於賢伯仲能繼斯文於

茲時也遜志遺文鄭氏收輯四五冊缺逸頗多長史公每從僕抵貴郡會賢伯仲補完之貧病多故未卜何時可遂僕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今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為家傳行狀以傳同志有愛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而謹藏或可待時發揚於萬一此事惟賢伯仲從之久而知之深餘恐未能暴白其志而遜志冥冥間寧無望於賢伯仲乎撰次成幸附便來或躬造義門一遊甚佳遜志表姪鄭季温珣近有消息否或歸隱鄉里執事幸囑其來與僕一會或可謀往聚寶門旅殯之所負遺骸歸瘞故里此區區之素志必欲行之而未遂也執事幸加深察因祁歸便特此聊達遠懷餘不能悉惟萬萬自愛以副交遊遠望

方先生小傳

郡齋舊刻

先生方氏名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嘗以遜志名其齋蜀獻王更之曰正學世稱正學先生遠祖自桐廬徙居寧海父克勤洪武初擢知濟寧府言行政事名一時母林氏元至正丁酉生先生生時有木星墮其所雙瞳炯炯如電甫髫髻日讀書積寸人以其善屬文呼為小韓子十五六時侍父濟寧歷齊魯之墟

覽周公孔子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慨然有愿學之志洪武八年父被誣逮獄上書政府願以身代不報明年以文謁宋公景瀛深驚器之名流老輩皆讓不敢及會父坐空印事章疏將詣闕伸理而父沒扶喪歸葬又明年宋公致仕還浦陽復往卒業凡四載辭歸公尋徙蜀先生欲往省不果爲文顯天願輸已壽以延師齡洪武十五年 上用吳沉揭樞等薦

聘至陳說多稱旨 上謂樞曰方孝孺孰與女對曰十倍於臣 上以是不忍輕用諭遣還家數年復辟至 上知先生志存教化謂群臣曰今非用

方孝孺時乃除漢中學教授 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恒曰方先生古之賢者也先生久于蜀因得訪宋公墓卹其孤遺癸酉丙子校文京府三十一年戊寅

大孫嗣召爲翰林博士尋進侍講禮遇甚重當是時天下識與不識咸仰之以爲顏孟程朱復出旣靖難

丘下城破嗣君亡 文廟納姚廣孝言召用先生不屈死之夷其族時輩除建文之五年永樂元年也

年四十六所著周易枝辭周禮考次目錄武王戒書注宋史要言基命錄文統皆燬不傳宣德以還 國

禁漸開遺詩文始出于世贊曰方先生在當時名重

行尊故得禍最慘然以身殉主自其常分而心之安也自晚宋來士習大衰先生無所待而興其志願學聖人慨然以經世宰物爲心謂三代政教鑿鑿可行於今其本在脩身故篤志力行箴儆之道無不備心事儼然無毫髮可疑信子曾子所稱君子人也誠得師孔子將不爲曾子矣乎

正學先生事狀

臨海陳紀

先生名孝孺字希直姓方氏裔出桐廬玄英處士宋初徙居寧海緱城里曾祖子野祖炯元鄞縣儒學教諭父克勤母林氏以至正丁酉先生生癸卯母沒時方六歲哀慕如成人洪武辛亥隨父知濟寧謁曹國李文忠公公禮貌之期爲國士乙卯父被誣下獄上書丞相府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丙辰以文謁金華宋太史公于翰林公視其疑重不遷於物頴銳洞釋諸理有喧啾百鳥中見此孤鳳凰之喜館置左右譚經歷三時會父坐空印事章疏將詣闕伸理值父沒扶柩歸葬丁巳太史公謝事還浦陽先生復執經往侍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幾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變無不言之析於一絲會歸大通每粗發其端即能逆推而底于極見於論著文義森蔚辭

濯然常新未始有竭進脩之功日有異而月不同僅越四寒暑而已庚申之秋歸省祖母公惜別因叙其素有之善勛以遠大之業且曰予所許者不獨在文後二十餘年當信其爲知言辛酉公徙蜀先生往省不獲爲文顓天願以已之壽年輸委乞延師命壬戌秋在郡城會葉林張陳四君子登巾山絕頂縱談千古竟夕不寐先生自以此樂乃蘇子瞻死後三百年所無也癸亥召至京以疾還壬申復召除漢中府學

教授有令許至家與妻偕往癸酉閏四月到任時京府啓 儲君四川遵 蜀王命俱以鄉試考文見徵

先生辭四川赴京府甲戌春朝 蜀獻王道經夔得

謁宋太史公墓而卹其家 王好善忘勢召對不名

賜號其讀書之室曰正學學者稱爲正學先生自是

書啓往復無虛時其賜教有曰闔門忠義爲百世光

華先生謝云惟當克已慎行益勵夙心體國忠君不

負所學丙子考文京府戊寅 高皇帝賓天 皇

孫嗣位召爲翰林博士己卯陞侍講命考文京府庚

辰復司會試一時君臣道合有大制作若省躬殿銘凝

命神寶頌御史府記東甌王神道碑銘皆出先生手

是時海宇謐靖幽州兵起先生憂國追惟劉中丞基

爲之淚下未幾天命有歸先生以死殉君至於夷滅不變上距宋太史公惜別時適二十餘年矣知德之深知言之至至是信哉爲文雄邁醇深所著述有僅存者然當時有禁又五十年鄉之儒紳始蒐輯成帙錄梓以傳南安守華亭張弼題其卷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九原有知亦足以少慰也夫子小子景仰先哲直以甲子書其所信者以示不忘弘治己酉五月朔

成都府正學方先生祠堂記 臨海趙淵

君子之學曷爲正持其志養其浩然之氣而已矣是故志立則氣充氣充則人與天一無是氣天地亦幾乎息矣而况於人乎吾台方先生希直蚤以聖賢自期其言曰學聖人者須先識孟子學孟子者須先識浩然之氣又自名其齋曰遜志蓋其平生所得力處端在是矣我 高皇帝時兩召語合稍除漢中教授蜀獻王復數延之尊之曰正學先生於是天下識與不識咸望之若孟子建文初累官侍講與決大機天下倚之若伊尹靖難兵至姚廣孝輩中以烈禍屹不能動天下義之若夷齊若此者正孟子所謂不能淫不能移不能屈焉者矣非學之正志之篤有得於所

謂浩然者耶卒之國禁開於 仁皇廣孝壽於 今
上遺文盛流天下寶之蓋出於人心之同然而不容
以終泯者如此頃淵遊蜀謂先生過化之地義宜建
祠迺循俗采白于都御史唐公鳳儀御史丘公道隆
既復聞于 王王曰隆真儒以光我 先王余貴也
於是承奉君周宣陶宣審儀周琦者復慨然各輸數
伯金以襄睿德祠成仍題之曰正學初潛溪宋先生
客塋於雙獻王 惠王凡兩遷之其墓其祠則宋承
奉景之所自營者而今祠則其東曠壤也越蜀幽明
之遇似亦非偶然者矣嗚呼師生之緒君臣之義
列聖 列王之德此誠關一代大故而奚可以不書
若承奉諸君之効義夫亦人所難者因并及之且以
語蜀之多士相與游心於先生之學云

嘉靖壬辰夏四月既望

祭文貞公文祠在漢中府學 和順王雲鳳

公傳究經史高談仁義動息言貌必揆諸禮法文辭
渾然天成浩浩洋洋駕其所得該括萬事慨慕三代
之治自任經濟之重立朝未久殺身成仁百千萬年
溼有生氣公嘗教授漢中未斬之澤于今猶在鳳掖
部過此率諸生稱公爲文貞先生繫除一室題曰正

學祠正學者蜀王賜公號也作主祀公侯後之欲知
公者有攷焉謹告

過侯城里有感

金陵魏澤參恩

笋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依然感慨與黃鳥向人空百
轉青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
盛名却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謁侯城里有感

太平謝省

侯城里侯城老人死不死萬丈文光射列星正流一
派分洙泗忠肝義膽照冰雪烈氣憑憑塞天地神遊
帝側騎箕尾行天還整義和馭寒爲陽和早爲雨精
靈颯爽誰能闕冥交不用查逢千脩撰王郎舊知已

又

謝鐸

我憶侯城人不見侯城里悲風忽何來令人淚如雨
侯城西薄山侯城東逼海西山不可餓東海不可死
千秋萬歲心悽惻竟誰語惟應劍光血夜夜衝斗起

又

謝鐸

欲向西風酌一樽乾坤何處著英魂百年事過風前
燭千古名傳海上村香火半龕誰地主孫枝一葉是
君恩夕陽滿地傷心淚付與江流自吐吞

謁正學先生祠堂

吉安袁道

我從東南行清風東南至往事垂百年行人口如矢
大商有夷齊大唐有王魏稽首拜先生地下知誰愧

附家傳

故愚庵先生方公墓版文

宋瀛

嗚呼自我齊國文公紹伊洛之正緒號爲世適益衍
而彰傳道受業者幾徧大江之南而天台爲極盛時
則有潘子善氏林叔恭氏趙幾道氏兄弟以及杜仲
良氏如此者不能徧舉皆見而知之推原體用之學
敦化弘治而風動於四方重徽疊照於斯爲至流風
遺俗迄今猶有未泯若我愚庵先生方公其殆聞而
知之者歟先生諱克勤字去矜姓方氏其裔出睦州
玄英處士于宋初十五世祖廿四府君某始遷寧海
侯城里曾大父重桂鄉貢進士大父子野父炯元鄭
縣儒學教諭母葉氏朱丞相墓鼻從曾孫女也先生
幼而端凝五歲知讀書自辨章句十歲暗記五經諸
老先生嘖嘖愛賞目爲神童年垂弱冠徧窮瀛洛關
閩遺書及尋鄉先達授源委几涉性命道德之秘窮
研探索寢食爲之幾廢因喟然歎曰爲學必合天人
而後可舍是非學也至正甲辰嘗一踐場屋言國家
利害峭直無所顧忌有司不敢取飄然東歸益閉戶

潛心于一卦一爻必欲驗諸事爲至於天文地理禮
樂刑政及制度名物之屬亦辨析歸於至當如指諸
掌曾海民爲變江浙行中書檄吳江同知金剛奴募
民爲水兵先生詣金剛奴謂曰民計窮而爲盜未爲
盜者亦挺挺欲動柰何授之以兵是謂增盜非禦盜
也金剛奴怒不荅旣而水兵果於中道殺護吏逃去
從盜金剛奴踰垣走折一足始悔曰吾不從方先生
言以至於此未幾侍御史左荅納失里至郡招諭劉
都事某爲之副先生上書陳勦殄之畧不宜姑息都
事聽其言而不能用遂致郡縣陷沒民罹塗炭先生
發憤入山谷採松栢食之累日不返當路延先生入
幕府先生謝曰我辟教久矣弗足與人間事也吳元
年冬 大明兵取台州先生欣逢

直主之出乃大有爲之時 疏舉賢才安人心黜豪
強除暴欽明教育十餘事將上之未果洪武二年詔
立郡縣學以訓導辟先生樂於育才即起應命負笈
來從者至百餘人先生據經陳義曲暢旁通幾無毫
髮遺憾聞者皆皆淪肌浹髓薰爲善良俄以母夫人
春秋高力辭而歸諸生追之者踵相接學舍爲空四
年夏

朝廷聞先生賢欲致之部使者袁君宏以書幣來徵先生以母老不忍離左右辟去旁縣郡丞使者風旨雜逮媼連督索之先生上京師兩詣執政固辭執

政奇先生材命就銓曹試考殿入格名列第二

上特命知濟寧府事階朝列大夫錫之冠帶以行先生至官爲書一通懸於康衢諭上愛養元元之意民有所不平詣府自言禁吏胥不得呵問日引耆

耆坐語訊以得失郡學官缺孔子廟堂頽圯聘前進士爲師弟子自有未備者選補之役浮屠以葺廟堂

廟南鑿爲洋池傍列兩序闢射圃於廟北造弓矢樹正鶴日一拜視學親爲正句讀較中否屬縣之內社

各立學學凡數百區學子繫籍者二千人兵後號爲最盛始有詔民闢廢田者闕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

俟期歛之復以田定起科繇民益墮田不增闢先生與民約定爲簡書列爲丁產爲上中下三等復柝

爲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爲則吏不敢並緣爲姦歲且暮轉戎衣于燕時有令役民舟者有誅別郡以牛車

從事天雨雪牛僵死于道破產者十八九民請以舟就役僚佐畏令難之先生曰吾知從民便抵法非所

辭也即載以舟具白山東行中書省省義不問郡倉

絕糧省檄民七百里轉粟青州民病不能適漕運者自淮安輸濟南道出郡境先生欲就輸郡倉而俾濟南致青州告于行省弗聽即以聞戶部戶部奏可行

省目愧之郡城壞故事築以兵指揮使挾貴人勢當五六月聚民萬餘治之民不得田哀號而即工聲聞

數里先生奮曰民病不收惡用二千石爲密聞中書同官疑且得罪不敢署名先生獨署之胡丞相惟庸

以聞即日詔罷先是不雨先生袒跣徧禱群祠涕泣卧祠下誓不雨不還至是詔下民驩呼而

散大雨如注是歲五穀俱熟民歌曰孰罷我役使君之力孰成我黍使君之雨使君勿去我民父母自是

連三歲三禱皆有年五年秋隣境盡蝗先生省愆變食稽首告天夜聞空中鼙鼙聲燭之乃飛蝗蔽天而

過郡獨有年民有赴愬者隨事則決大者答辱小者論道之不置案牘尤慎於庶獄月錄日省不使久淹

或文有未具時作糜餼食之夏秋之稅每命斛卒持槩高下出其手或至累旬不收民競指倉爲葬先生

令民自槩斛卒斂手不敢出氣遇將西成預移文與民期民爭來輸不遺一吏而稅常先登江西浙西二

行省運糧百萬濟寧水陸數千里先生視如部民不

使有錙銖怨懣舊比每斛益四升以裨蠹耗先生憫其道遠言于朝蠲之府召州縣官屬皆役阜隸往往索賂無厭先生下信符置郵無敢不至者信符之籍以印識而中分之吏托月日稽違以媒利先生私蔵之緩急有程一自已出復行其法於封內壹以信符召民民得竟并力耕桑襁負來歸者相望于道初赴官時戶僅三萬稅萬餘石三年之後稅以石計者十四萬四千七百戶亦增至六萬有奇二州二十縣家有積粟野無餓莩羊牛鷄犬散被郊坰富庶充實如承平之世至於社稷山川諸祀先生脩崇壇壝嚴飭器服或樹名木於周垣之外一如儀制無有所闕水驛在西門內庫陋汚濕居者弗寧先生料棟材木候農隙之際更作於城南庭堂室房弘敞逾昔冬寒河凍驛舟不行令舟人伐木爲炭穿土穴藏水因其餘力以成事功泗水經郡城南通淮江北引河濟地勢高瀉構石爲牖而時畜洩之魯橋棗林二牖歷歲久壞石填河中舟道難之役牖丁絙壞石治仄而甃之故以葦困辱糧火屢爲災教民爲陶瓦營屋百餘間申戒火令編民居爲曹伍遞相救恤其患遂止大將軍魏國徐公達副將軍曹國李公文忠統士馬十萬

之燕駐郡稍久要官勢更爭索糧芻相膠葛于前先生依序酬決無不如意一軍稱能求嘉侯朱公亮祖將舟師數百艘北征河水涸舟膠不可動會先生曰即趣五千夫浚河否則以軍法論日且暮先生不忍煩民泣禱於天夜二鼓天雨黎明水起數尺舟竟去莫有言者先生爲政以風化爲急務以德勝佐貳始雖倨慢先生委誠待之卒自愧服武夫悍將不知禮久亦化戢在官縱無事終日冠衣坐堂上召諸吏授以書詩法律或公牘堆几群辨方譁先生片言折之各心悅而去性不喜近名常自誦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爲也府庭之間不陳杻械革鞭懸楹間示不妄罰首憲考績爲六府最八年春入朝皇上以爲善治民錫燕儀曹使踐其舊職瀕行獎諭有加且曰政成當顯用卿秋八月知曹縣事程貢嘗以不職被笞心銜之上封事言狀 詔御史楊某廉按楊適程故人恐程坐誣罪易民服潛索先生過事踰兩月無所得乃捕府中卒吏盡繫之榜掠無完膚無一可問者楊更與其吏謀誣先生用倉中灰莆時十月固未嘗附火而莆則苦公宇垣實無私用者先生不與辨遂就逮民號呼填道隨行百餘里者

將千數先生次子孝孺上書政府大臣願以身爲軍贖父罪不報竟謫役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之孝孺復草疏將伏闕上訴而先生歿於京師九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壽僅五十又一孝孺與兄孝聞奉柩東歸十年春二月二十四日寔於縣東北深灣童施山之原禮也先生娶林氏諱姬婦道爲一族兄先十五年卒至是合葬生子二人即孝聞孝孺孝聞年十三居母之喪不肉食至服除人以純孝稱之女一人再娶王氏諱在生女一人未彌月而王卒少房董氏育之董氏生子一人曰孝友二女皆在室未行先生面白如玉須眉秀整不妄咲語動容周旋必合禮法兵亂負母逃入深谷兩踵血流遇二弟訓育備至終身未嘗失色與人交率真任質不事表襮不以久近爲冷熱立談之頃洞見肝膈南冠過郡者必以米醪饋之不能步者僦舟車送之萊蕪丞陳川欲迎母爲養厄於無貲出錢五千助之同列以事奪祿買布帛給其用且日延之對食久而不衰脫逢其飲醉投案太詬而去待之益恭及酒解來謝陽若不知者曰昔之夜吾亦醉矣不識君何謝也生平奉養簡素不服紈綺御一布袍數載不易日不再肉不治官事

輒却肉不食所守廉甚絲毛不取諸人每行縣以物自隨杯湯不肯受兗州守因童進二水瓜咎童十名州吏還之鄉人有爲饒陽令者以燂雁侑書力却去乃已初至官時祿米一斛可易金三兩以軍食告乏月取十斗爲食餘悉儲于倉或尤其迂不恤也晚年益加畏慎晝所爲之事夜則白於天俯仰皆無愧作榮辱利害恒視之若一坦然不疑古所謂體道成德之人先生誠庶幾焉其爲文章質而不華平而中理有汗漫集若干卷傳學者云瀛私自念齊國文公之薨殆一百七十又九年而其學寔微諱世取寵者徒剽掠爲談辨誇多闕靡者務組織爲篇章文公所以扶世教淑人心者率棄爲空言故其臨事之際仰攬俯拾唯恐利不入索至有庸夫賤豎之不肖爲者嗚呼可嘆也已有如先生聞風而興乃能誠求實踐參前倚衡儼若上帝鑒臨溲養旣純發舒自異仁民善俗之政至今人人能道之大命雖止於斯而其率性會道無愧於文公者尚嗷然弗誣也孝孺久從瀛受經頗知先生行事之詳於是歷叙其故而繫之以銘

銘曰

堂堂齊公命世之雄伊洛正傳實爲大宗入天出人

完傳翼經有過必疏無幽不明疇不敵篋千里來過
 燦如聚星惟台獨多流光所及寧有翳昏揭彼日月
 輝于天門逝者法云滅景銷聲不有人豪聞風孰興
 倚歎先生行知尊聞養氣弗餒充乾塞坤實孚名隨
 上徹九天鶴書翩翻降於丘園爰自布常專城以居
 象笏朱衣於赫其儀寵恩之加其廣無垠曷以報之
 誓不顧身敷宣帝仁達于齊氓以煦以嫗以致其亨
 民或勞只如魴之頰乃平更縣俾遂其生黠胥舞文
 其貪若狼乃障乃防而扼其吭人相告言久嬰亂離
 父母孔邇我胡弗歸十百為群其來如雲操豚糶鋤
 以播以耘我行其原萬彙沃然俯瞰于隰黍苗芊眠
 鄰多孽蝗刺天而飛避不入境絕類有知真儒之效
 小試則殷誰曰漢吏專美其循太蘇薰蒸郁紛輪囷
 自此而升何澤弗臻大命止斯傷如之何視天方高
 淚如懸河我又奚嘆數奇則然中心無慊生順死安
 善人殄瘁斯道之衰顏瞻無依胡寧不哀崔崔者岡
 渺渺者陂其中有墳千載之悲

方希學傳

方孝聞字希學先生伯兄也少有至性年十三喪母
 輒稽顙禮蔬食水飲彌越三年及父卒斷酒肉居宿

于外祖母亡亦如之每一號慟聲盡氣極嘔噦出血
 扶而後起於是寢成羸疾行步偃偻然守禮益確親
 戚鄉間莫不稱焉孝子家素貧窶一錢寸帛不私妻
 子奉尊撫幼衣食資祭喪葬婚嫁費用百出經理補
 葺以身任之曲中儀節儉而不陋平居未嘗去書徧
 學五經而邃於易精求聖賢旨趣由致知而誠身由
 親睦而愛物務篤踐履不為空言發為文辭理深意
 遠存心仁厚接物和睦里有爭訟者不至郡縣而
 相率以質是非開以一言莫不悅服德器完精才具
 優長通達世務議論甚偉先生嘗曰某所以粗知斯
 道者非特父師之教抑亦吾兄之訓錫也卒于家
見
 史私錄及赤城新志石龍集

方希詩

方孝友字希先生季弟也舊傳 文廟召先生草
 詔不屈親屬皆就戮先生目之不覺淚下孝友乃口
 吟一絕阿兄何必淚潛潛取義成仁在此間華表柱
 頭千載後旅魂依舊到家山士論壯之以為不愧先
 生之弟云

方氏二烈女傳

正學方先生一門四節之盛世所共知而二女子之
 臨海章錄

死則或未知先年天台老儒西軒王宗元九十歲時與石梁王君度言嘗授經烏傷山中有祝監生者老矣謂及見西楊閣老嘆方先生二女當先生死時年俱未笄被逮過淮相與投橋水死其事甚烈當時西楊欲爲傳未就西軒以屬王君曰子可遂成西楊之意後石梁由南部出守建昌亦未及爲當時獄與石梁之子胤東實與聞之茲因重刻先生之文錄此附載集中以見先生篤學守道不貳厥心而死君難精誠薰浸家庭閭閻雖二小女子臨變赴義視死如歸不憚不回與先生伯仲之死同烈者講之素定也或者人得併觀於此益徵先生立言無虛語真足以昭方來起後學不惟見道化攸乎且使人知反身激厲處常變茲心則同當不忍以丈夫子愧于方氏之二小女子云嘉靖庚申仲冬

新刊正學方先生文集序

臨海趙洪

洪自髫年聞諸老成稱先生之道德文章出乎天性始生之夕有木星墮於其所雙瞳炯炯如電弱冠日讀書積寸從金華太史公游時所收皆天下士先生五經百家皆已醞藉下筆翩翩盡聖賢膏腴公深驚器之以爲莫之與京厥考守濟陽坐累先生數請以

身代獲原洎應詔擢蜀府教授引道匡主獨秀於玉葉中尋用交薦內閣一時倚重凡將相間所爲惟先生之咨四方表裔得一字珪於至璧晚路崎危皎皎大節出人所難先生易之今猶薰灼耳目也噫先生之淑頌如此宜天有以培祐之而漸湯慘於無遺如此豈理也耶自古有然又何云異先生之文撰述最多大足以包天地近不離日用之常皆雋永乎道德之語而意獨至而其論辨之高遠超昔賢之見今其縹囊儲初不可得而覩矣幸而擬乎噓虛之餘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也中間在蜀之作皆友人侯君邦彥得姑蘇編脩陳公之所傳錄與夫傅采士夫間之記誦凡詩文二百六十七篇吾鄉之士肆畏道厥事什襲珍藏無由哀采洪竊惟春陽已舒江漢旣濯應不屑於毛疵矣迺於寒暑之暇捐俸募工繡梓以圖壽傳悉手所繕落於天順六年六月望日考於次年四月望後一日也尚恨孤陋寓僻之好事同志與之共成而諦訂焉魯魚中存凡經目者其加宥正又當知先生之文不宜以文視文而以之求道得先生之心可也雖然先生之功德固不啻文章以顯先生之文章亦不假洪以傳然洪之所以疲於僭鑿而不少

為輕重者特為吾鄉餼羊之計云爾苟居隱墅而如是存德義以善里閭歷仕階而如是持忠節以冀朝杜庶乎不忝所生而可以闡聖澤矣或者典刑具存豈非鄉人之美觀也哉豈非先生之敷錫也哉又惡知非先生之所望於後人之志哉凡我知愛苟私所遺惠然輻湊洪當情巨筆以書成美敢蝕厥雅邪時天順七年歲次癸未夏四月望日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謝鐸

右遜志先生文集三十卷拾遺十卷為文千二百首總若干萬言於乎先生之文不見於世也久矣天順中趙教諭洪實始鋟梓以傳既而鐸與文選黃君孔昭頗加蒐輯於是葉文莊公盛秋卿林公鴉王忠文公之孫汶諸所傳錄者皆粹焉既又從柳別駕演盡得常人之所藏者視昔蓋不啻倍蓰而先生之文乃始稍稍以完今年春寧海令郭君紳聞之以書來曰先生邑人也是不可廢頌益得以傳諸梓鐸與文選君亟喜而授之或者曰先生之功業雖不盡見於當時其道德在天下蓋有不可掩者文直其餘事耳而後以其傳不傳為先生意哉鐸曰不然文者道德之著而功業則又文之見於行事者也伊周孔孟之

道德功業盛矣千載之下匪由斯文之存曷從而知之又曷從而傳之乎且至大如天地至明如日月其疾徐之度盈虛之數循必有待乎人而況於人乎故欲傳先生之文者非徒為先生計也為後之人慕先生之道德欲盡求其功業而不可得者計也先生之文非吾台所敢私亦非予小子所得而贊特以著令尹之志於不忘且以告夫天下後世知誦先生之文者令尹又嘗即先生故居求所謂祠堂者而新之蓋洪熙初先生之遺族得從寬法而為之者也常本舊稱遜志齋集者訛缺為甚謹具存之不敢別有所更益教諭之編有的知其非出於先生者乃不敢取其曰正學者蓋蜀獻王所賜遜志則先生所自號今并入之以復其舊而其續得者當更為別錄云成化己亥冬十月朔

新刊遜志齋集後序

黃巖黃孔昭

孔昭自幼習聞先生之名於鄉長老私謂先生學本天成非人所能及也既長稍知向慕求先生遺文而讀之則知先生之學雖浩瀚如江海運動如日月變化如鬼神而其所言無一不出乎日用彝倫之常蓋皆愚夫愚婦之所能知能行而天地聖人之所不能

外嗚呼先生之學固孔子孟子之學也學者欲學孔孟之道孰得而後之哉惜其遺文散佚天下僅見趙教論刻本孔昭乃與謝侍講鐸日加訪采而其邑之秀彥猶能各以所藏來告遂合葉林二亞卿王李二中書與柳常州之所得者彙次之而是編成焉於是先生之文亦庶幾其全矣然先生之學已不愧存歿文之全不全亦奚損益哉惟吾後人小子欲求先生之道者非此則無以考其全也集既成福建林愈憲克賢寧海郭縣尹紳各以書來請壽梓孔昭與侍講圖斯文永久莫如先生桑梓之地故奉以屬郭尹郭尹又蒐訪於其邑得詩與文若干首附益之方經畫名工而金義士明陳訓導熙鄭學究公詢秀才楊顓金遠輩咸奮義助相校書董治各有司任不日木板將告成嗚呼於此又可見先生德澤之在鄉邑者愈久而愈不忘也雖然是集也抑豈吾台人所得而私之哉庸書諸末簡以告天下後世之欲知先生者成化十六年庚子夏五月朔日

書方正學遜志齋集後

張爾

二十年前瑞安楊元霽知吾華亭嘗出方先生遜志齋藁見示乃錄本也且道先生大節頗詳謹讀而妄

書其後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宇宙之間僅見此老後得刻本則又加多竊謂孔子此八字而豈過也乎猶以見之未盡爲恨今年二兒弘宜知寧海乃先生之闈里也得全集十二本寄南安秉燭疾讀掩卷深思如讀程朱之集喜而忘寐而又不覺涕泗之交零也嗚呼學之正養之充行之確而此八字未爲過也三代而下可考其詳者大節或有之所養所學恐未逮乎當時有以歐蘇擬之者宜其弗屑也我朝以宋潛溪楊東里爲文章稱首然恐亦不當出其右乎於乎以文章家目之殆非先生之知己也於乎九原可作舉世皆當奔走爲之執鞭如遇孔子不知以三仁許之乎嗚呼成化十八年壬寅五月之吉

書重刻遜志齋集後

先生王者之佐于時以彼其才易服就列宜致卿相之位究厥謨猷碩堂與唐王魏者等先生不此之顧悲楚抗激至磔身沈族而氣不少回凡以存君臣之義爲天下防也嗚呼忠哉抑有功於昭代深矣雖報卹闕然而遺文盛流斯固列聖之惠與文始集于趙學諭洪至禮部尚書謝公鐸工部侍郎黃公孔昭益廣搜之得若干卷刻諸寧海木今慢矣乃會

黃參軍紹應吉士良趙大行淵刪定偽謬重刻斯編
以行于世俾知夫膏大忠者本如此云正德庚辰仲
冬朔守台後學姑蘇顧璘識

臨海縣知縣黃誥

黃巖縣知縣張師善

台州府儒學教授尚芳

訓導李深

黃巖縣儒學教諭程

府學生陳績 葉琰 王梅齡

臨海縣學生臚 戴澄

黃巖縣學生孫魚光 牟汝鈞 校對